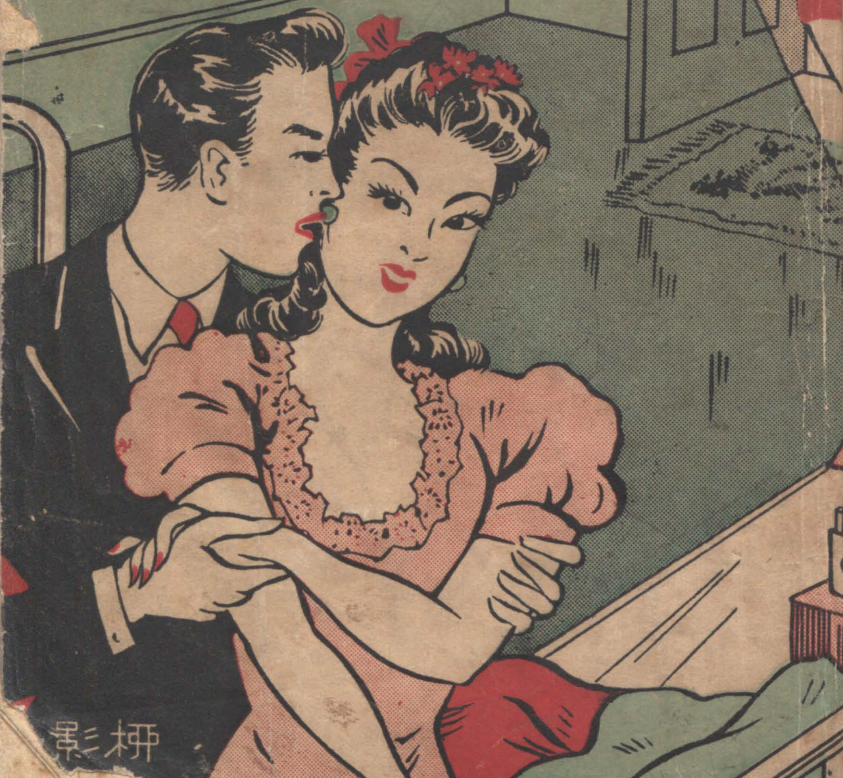


# 春一夜

劉雲若著



影柳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3237B

劉

雲

若

著

一夜春曉

一九四八出版



上海廣藝書局印行

# 一夜春曉目次

- 第一回 風雨踰東牆佳人作賊 英雄出紅粉玉手殲仇……………一
- 第二回 驚心傳影象馬跡蛛絲 亡命向家山風聲鶴唳……………二一
- 第三回 茅屋出書聲桃源誤入 花枝搖月影山鳥驚飛……………七二
- 第四回 旅舍藏奸衣冠侶禽獸 風塵邁而劍胆識琴心……………一一〇
- 第五回 賃屋租屋孤女逢新寡 鬧鬼捉鬼情侶遇恩人……………一五七
- 第六回 此因此果高樓現身設法 知己知彼愛河蕩地風波……………一九六
- 第七回 海誓山盟重締同心結 天羅地網暗施巧舌計……………二三九
- 第八回 仇讎互弱女出險入險 孽怨相循消息半信半疑……………二八九
- 第九回 相處患難旖旎春色成幻夢 懸崖勒馬苦心一片落汪洋……………三零

# 一夜春曉

劉雲若著

## 第一回 風雨踰東牆佳人作賊 英雄出紅粉玉手殲仇

……一個雜院中一間最小的房裏，燃着暗黃如豆的油燈，燈燄被由破窗侵入的風絲雨氣，吹得動搖不定，搖得房中光景更加淒慘，四壁所糊的紙，都已剝落翻垂，好似掛着的字畫，屋頂露着房樑，橫豎搭的朽木，黑黝黝的真如人的脅骨，森然可怕，並且由木縫間向下漏着雨水，更似人受傷流血，房中隱窗放着一具極敝舊的寫字臺，臺上居然還有文房用具，臺旁放着一張破椅，靠後牆雨漏所不及的地方，有一板榻，榻上破被舊絮，堆成一個小邱，邱內埋着一個老婦人，只露着臉兒在外，已尪瘦如鬼，呻吟聲和窗外雨聲相和，但在呻吟聲中，還似喚着一個人的名子，房中四壁，除了半落的糊紙以外，還有唯一的壁飾，就是在前窗之旁，懸着個一尺長方的木框鏡子，鏡內嵌着一張省立第八中學的畢業證書，上面人名寫着右付學生容佩馨，紙張也已黯舊，似乎在這破室中已有幾年，這時窗外雨聲，仍下個不住，房

中燈燄漸昏，四圍雨氣濛濛，似將全室都變爲夢中幻境……以上所述的破屋光景，在著者筆下並非實境，却是容佩馨腦內所思的家中景象，但容佩馨並未在家，却在左鄰一家的高樓之上，預作賊呢，這容佩馨本是一個自幼喪父的孤兒，仗着有一位賢母，把他父親所遺的積蓄，再加上十指辛勤的進益，供給兒子讀了十多年的書，由小學而中學，及至容佩馨二十歲過，中學畢業，家中積蓄業已用盡，母親也已衰老，不能再作針黹，容佩馨念着母親恩勤，就努力上進，謀求生計，以供甘旨，無奈時運太壞，又加近百業凋敝，人浮於事，容佩馨雖然費盡心力，不辭勞苦，但在二三年內，都沒得到長久職業，只能勉強度命，徧徧上天作弄苦人，他母親又突然生病，可憐容佩馨東奔西撞，也沒得到請醫治病的款項，把所有的衣服食物，全行變買，只了兩次出診費四元八的名醫，就已告罄，但母親的病絲毫不見起色，到這天，已經水盡山窮，容佩馨本人兩天未曾吃飯，他母親呻吟床褥，可憐連一口稀粥也沒有，半夜風雨大作，他母親忽然稍醒，要討水喝，容佩馨房裏已有數日不舉火，在白天還可向院鄰乞取熱水，這時人家都已睡了，容佩馨聽着外面雨聲，知道遍地是水，若把冷水給病人喝，必有危險，但除了天降的水，容佩馨實尋不出給母親解渴之物，這就和航海失

事的人一樣，雖然焦渴欲死，却看着取之不禁用之不竭的海水，不敢掬而入喉，結果能守在水中渴死，容佩馨尋思半天，決計不將雨水給母親吃，熬到天明，再想辦法，無奈他母親呻吟極慘，他聽着心如刀攪，不敢再在房裏，就溜到房外，在簷下雨所不及處，來回亂踱，半晌忽自嘆道，老天逼我走這條路，我可顧不得了，我不能看着母親生生窮死，尋思了三四天，到底還得走這條道兒，說着又回到房中，聽母親叫得更慘，他不能駐足，又退到房外，這時雨稍小些，他只穿着一身敝舊的夾衣，也尋不着蔽雨之物，就開大門冒雨出去，走到巷中，見巷口路燈已竟滅了，佩馨暗叫慚愧，這也許是上天見我可憐，有意助我，原來這巷之外，有座三樓三底的樓房，門口掛着何寓的門牌，裏面住戶甚爲豪富，門外時有汽車停着，又在前幾月，這家人曾邀票友清唱過一天，鄰近的貧民，素日因這住戶只有夫婦二人，竟住高大樓房，已然驚羨，這時更奔走相告，以爲這家真是財主，居然在宅裏搭台唱戲了，佩馨也是受了宣傳的惑，這時窮極無奈，就生心想去這何家去偷一票，但他終是書生，雖看母親病重難醫，仍躊躇不敢實行，不過既已有心，在每次出入之際，不由自主的就觀察這何寓的形式，見這座樓的東角圍着短牆，很容易上去，這時被他母親呻吟聲，激動決心，自想母

親病得這樣，怎忍看着她死，還不自己先死了乾淨，但自己與其作無謂的死，還不如拚出命去，挺而走險，還可以救活母親，才直奔何家而來，他看見路燈已滅，就順着牆邊，溜到何家矮牆之下。佩馨在學校時，曾練習過跑跳工夫，身體輕靈，但此際因腹空體弱，連跳了幾次，才用手攀住了牆頭，然後將脚尖登着牆頭磚縫，慢慢上去，蹲到牆頭，伸手便可摸着二樓旁門小月台的圍欄，佩馨又抹着圍欄，慢慢立起，此際手撐樓欄，脚登着牆頭，全身已傾斜着懸空，及至全身撐直，就見圍欄以內，便是樓門，門上玻璃，似乎糊着厚紙，明明看着窗內亮着電燈，却沒有強光外射，佩馨被雨淋着，身寒體戰，瞧着圍欄以內，三尺餘見方的空地，上有樓簷覆着，正打算手攀圍欄的邊沿，爬將上去，但心裏忽然一轉，自思這時尚可由牆頭下去，若到了樓欄以上，無論偷着東西沒有，被人家本主捉着，却要當賊辦的，想着方自躊躇，腦中突又映現了一幕心慘目的圖畫，便是本書開始描寫的光景，佩馨中一疼，立刻咬了咬牙，就再不顧什麼志節廉恥，同時也生了力氣，用兩隻臂膊，把全身拔了上去，到了月台之上，雨滴已追不到了，佩馨俯着圍欄，喘了一會，才轉過身去，要向窗內窺視，無奈窗中糊得很嚴，不能透視，佩馨又怕被光亮的窗子，映出自己的影兒，若有路人看



見，豈不糟糕，就仍自蹲下，他這一蹲，竟生了意外的功效，因為身體矮了，恰瞧見門上的鎖孔向外射光，他忙由孔中窺看，只見房中好似客室光景，傢俱都是素白顏色，當中的圓几上，還放着花瓶，內插幾枝白玉簪花兒，瞧了半天，心想這時已到半夜，主人必是忘記熄滅客廳電燈，就行入睡，佩馨因是學生出身，又久處貧賤，並不知世上有一種富貴人家，或是黑藉人物，全過着與鬼為鄰的夜生活，他的腦中，以為世上的人，全和他同院住的工人一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連燈油這筆開銷都要省去，於是他斷定這房中主人，必是睡了，就大着胆子，輕輕推門，躡足走入房中一看，只見這客室的南面下連樓梯，西面便是自己進來的月台門口，北面還有個門兒靜的關着，佩馨四顧客室中，雖然陳設頗為考究，而都是笨重之物，無法取攜，只壁爐的高沿頂上，擺着幾件古玩，佩馨看不出是古值錢，但是此來希望甚奢，想由此得到母親醫藥之資，和以後經年甘旨之奉，就想尋覓貴重物件，但是居家之道，沒有把金珠細軟，放在客廳裏的，只可冒險向內室一探了，佩馨想着，又恐自己在明處，易被主家察覺，就四向瞧看，想尋着電門，把電燈熄滅，藏在黑影裏，便可進可退了，正在這時，忽聽樓下一陣嗚嗚聲音，接着似乎汽車喇叭響，又有人，叫開門，你家何大爺回

來了，佩馨想不到主人還在外面，此時方才歸來，正在驚懼，忽又聽近處有女人聲音罵道，該死的，你可回來了，佩馨聽這說話聲音，是發於北面的房門以內，並且樓板上有腳步聲，似乎有人就要出來，這時已不及由來路退出月台，忙一矮身，想鑽到桌下，無奈這桌子是圓形，只中間一根支柱，下分三足，絕對不能容身，但裏面門內的人已將走出，佩馨嚇得戰戰兢兢，只得蹲在桌後，借着案幕隱藏，隨聞北面房門一開，有人走出，經過桌前，就直奔南面，佩馨知道沒瞧見自己，就探着頭兒忽向樓梯那面偷看，只瞧着一個長身量的少婦的背影，恍惚似秀髮垂肩，身穿着大紅褲子，淺草色小衣，其餘沒看清楚，這少婦已下了樓，佩馨心想這必本宅女主人何太太，她丈夫想是有什麼應酬，此際方才回家，她怎樣客氣，還下樓去接呢，又想自己藏處不妥，就移一隻大沙發後面伏着，過了一會，樓梯一陣亂響，偷眼再看，只見那少婦着一個中年男子，走了上來，男子身體魁梧，頭兒伏在少婦肩上，似乎飲酒大醉，那少婦不勝他的重量，柳腰亂晃，佩馨只覺這少婦容貌甚為嬌豔，在電燈近處一過，顯得膚髮瑩潔，雙眸似水，真是容光四照，只雙眉顰蹙，好像討厭那男子的酒氣，走到北面的門旁，她將手兒向牆上一按，佩馨猛覺眼前突然黑暗，才知她把客廳的燈熄

滅了，隨見她扶着那男子走進北面門內，由門內射出燈光一線，佩馨心裏方安，知道他們再不會出來。自己就悄悄立起，心想北面門中，必是內室，男子由外醉着回來，一定上床便睡，女的等候半夜，必已倦乏，少時也將入睡，只得耐心等着，就在這時，外面雨更大了，聲音非常喧嘩，便是大聲喊嚷，也不會被人聽見。佩馨暗地感謝上天見助，又等了一會，忽見北面房門突開，光線外射，佩馨嚇得坐到樓板上，就見由門內出來了一個人影，好似是女的，出來便撲地坐在最近的沙發之上，靜寂無聲，不知她作什麼，少時她又走進門內，門也關嚴了，佩馨心想這女的怎還不睡。上天若知道我的母親，正在病得將死，要錢救命，就該催她快睡，好使我下手，早得一刻，我母親便早治一刻啊，想着外面的暴雨又復漸小，只剩簌滴作聲，佩馨見北面房門仍有極細的光線外射，就想過去窺視一下，躡着腳兒，走到門邊，才知這房門和門框之間，原有空隙，由空隙向內一看，只見裏面並非臥室，好像起居室的樣兒，擺着一套沙發和字臺古董等物，靠東床也放了一張矮榻，上面並沒有人，好像爲吸煙用的，北面還有個門兒，料着那裏面才是臥室，佩馨窺視半晌，瞧見古董櫃的頂上，擺着有七八件銀器，如銀杯銀盾之類，寫字臺上還有個鎏金小鐘，這些物件，發出金銀之

直射入佩馨眼中，他因出身貧賤，並不知這種金銀器內摻雜雜質，不甚值錢，他可當作是寶貝，自思只要把這幾件東西得到手裏，也就不必多求，當時用手拉開了門，不知怎的，心裏又怕起來，連忙重行關上，兩條腿只管打戰，好容易定住了心，決計進去，又拉門慢慢溜入，聽了聽北面門內，並無聲息，想是主人全已睡了，他先到了寫字檯前，好像和誰爭奪似的，猛伸手把那小鐘拿到手裏，才又轉身到古董榻邊，那榻子作得約有六尺多高，佩馨翹着腳還摸不着頂上的東西，只得先把小榻放在地上，輕輕搬過一張椅子，放在榻下接腳，他上去一手扳着榻頂邊沿，一手搶取物事，頭一次取下三件，放在樓板上，又重上去，正待再取，就聽北面門內突然連着發出極沉重的響聲，好似什麼東西撞擊，佩馨大驚，腿下一軟，幾乎跌將下去，幸而雙手扳住榻子，勉強站住，但那榻子既扁且高，重心不低，禁不住一個人的拉曳，搖了幾搖，各層夾空裏所擺的古重，也隨着東倒西歪，佩馨忙用雙手抵住，方得穩定，但他貪心把驚懼遮沒，還想把銀器完全取下，顧可急速逃跑，那知還沒容得全行到手，猛聽北面房內，似有人嬌呻一聲，隨見門兒一開，那女子竟又狂奔了出來，她雙手撫胸，似乎驚恐非常，奔出就直撲到寫字檯邊，一聲嘍呀，就伏在檯上，佩馨這時突見主人出

來，以爲是聽得聲息，來捉自己，嚇得把一件取到手裏的銀杯，落在地下，噹的一響，那女子聽得聲音，忙一回頭正瞧見離地三尺的佩馨，佩馨驚惶失措中，也不由向她一對眼光，只見這女子秀髮蓬飛，花容失色。雖然在燈光下，仍看得出是個貌美的婦人，但不知怎的，目眶深陷，櫻口大張，鼻孔也不住揪動，似乎才跑了許多路，累得要死，又加乍受驚恐，容貌全改了常態，在美麗中夾雜了鬼氣，佩馨在這一瞬之間，起初嚇得發呆，欲動不得，繼而想到幸而出來的是個女人。她又好像是爲着別故，奔了出來，無意中瞧見自己，嚇成這樣，我還不敢快走，倘若她一喊叫，裏面男子出來，可就糟了，想着急忙向椅下一跳，低着頭看見樓板上的鐘和銀器，竟順手抄起了兩件，向外要跑，他一直低着頭，不敢再瞧那女子，向門外衝去，不料還沒到門邊，忽聽碎的一聲巨響，隨着一聲嬌叱，叫道：站住，佩馨腦中闐然，幾乎神魂飄散，抬頭一看，就見那個女了已將身擋在門前，手握門鈕，面上已不似方才的樣兒，柳眉皺，妙目圓睜，嚴然有威的攔住去路。佩馨倉皇後顧，知道後面只通臥室，他也顧不得危險，急忙逃命，翻身又向裏跑，忽聽後面那女子連喊站住，站住，我不捉你，佩馨魂飛魄散，那還顧得理會她的話，一直衝進臥室的門，那女子驚叫了一聲，隨後追入，

佩馨奔到房中，只見裏面燈光甚明，陳設非常華麗，而且滿眼全是美觀的色彩，但是鼻裏聞得脂粉香氣中，夾雜着一種似乎很腥的氣味，佩馨意在逃跑，張皇四顧，想要尋個門兒出去，但是這臥室却沒有別的門，他驚恐萬分，無意中向東面床上一看，立刻嚇得腦中哄的一聲，似乎靈魂從頭頂奔門而出，他只叫了聲噯喲媽呀，就向旁傾跌，幸而倚住牆壁，未致倒地，原來那邊床頂上，還開着一盞粉紅紗罩的電燈，下照床上，躺着一個中年大漢，頭上用一塊小手帕蒙着，看不清面目，身上只穿一條褲衩，以外俱都赤裸，最可怕的却是在喉嚨和胸口，各有一個血花流爛的窟窿，還向外冒着鮮血，因為床上鋪着涼蓆，不能沁血，血直由床邊滴到樓板上，積而成窪，另外在床頭那死人的頭側，還放着一柄鋒利的尖刀，上面滿是血跡，佩馨迷昏之間，明白這男子定是被女子所害，方才聽得房中屢作聲響，一定是她動手殺人，她完了，看着尸身害怕，才逃出外間，以致瞧見自己，可是自己怎不向外跑，倒闖進這臥室來，發現這件兇案，應該如何是好，想着忽聽身後那女子聲音說道，你都瞧見了，這兒有死尸，不害怕麼，佩馨這時雖還沒醒過攢出，但心裏雖然怕那女子，却比怕死尸好得多，急忙轉過身去，見那女子已立在自己身邊，面色不驚不怒，反變成很安穩的樣兒，

把水冷冷的眼兒，直注着他，好似她是個局外人，瞧着佩馨落到這樣危險驚奇的環境中，真如看見一個落到水中的人，如何掙扎逃命，佩馨此際突然想起老母，覺着一身關着兩命，不能不忍辱求生，立刻撲的跪下，哀叫道，太太，饒我。我實在家裏有老娘，害病沒錢醫治，才生心作賊，實在是頭一次，你多積德，饒了我吧，那女子聽了，星眸一轉，道，你是作賊來的……：……哦，你又是頭一次作賊，家裏還有八十歲老娘，怎麼凡是作賊的被人捉住，全是這一套呢，佩馨心想，我何曾說過老娘八十歲，便又哭告道，我不敢說謊，就住在後面巷裏，巷底路南的院子，有母親病着，連買水的錢都沒有，您不信跟我去看，那女子聽了，唇角露出一點冷笑，道，你真是只爲偷東西來的麼，佩馨不解她所問的是何意思，忙道，我也不管是東西是現錢，只弄一些給母親治病就好，現在我什麼也不敢要了，你饒我吧，那女子伸手一指道，你既不敢再要，手裏拿的什麼，佩馨這才瞧見自己手中還拿着兩件銀器，連忙放到地下，道，你放我走吧，那女子略一猶疑，眼光射到床上，佩馨猛然靈機一動，心想那床上男子，定是她所殺無疑，自己是一個小賊兒，她却是個殺人兇手，此際若鬧來了人，她的罪比我要重上萬倍，我又何必怕她，佩馨雖想開這個道理，但心裏仍自發怯，不敢怎樣抗

拒，却說出無形挾制的話道：太太，你多作好事，放了我，我在這兒瞧見的事，絕對不對別人聲說，報<sup>○</sup>您放我的恩德，那女子上身斜倚着門，左腿拳起，將腳兒別在右腿上，上面一手抱着肩頭，一手托着下頰，面上似笑非笑，似懼非懼，牙兒咬着下唇，眼兒望着地板，却目光空茫，似精神外越，穿過樓板看度極遠，忽然星眸一轉滿面堆着笑容，很閒適的向佩馨道，你真肯替我保守祕密麼，佩馨道，只要您放了我，一定替您……：……：那女子很快的道，好，你這人很誠實，我信你了，你有母親害病的話，可也真麼，佩馨道，我已把住處說了，您不信明天教人去看，那女子冷笑着道，你不會騙我，何必去看，現在我不但放了你，還可以送給你一點錢，給你母親治病，佩馨驚道，太太，你饒了我，就是大恩大德，怎敢再要您的錢，那女子道，沒關係，我有錢，花個千八百不在乎，說着似乎要教佩馨起立，却又怕他跑了，就只說了句你等着，便走到佩馨身後，佩馨聽着有開啓箱篋之音，也忘了自行立起，仍然跪着，心中暗念阿彌陀佛，想不到自己窮極作賊，身入危境，居然陰錯陽差的得到這樣奇遇，我來偷她，她反給錢教替母親治病，這或是我孝心感動天地，故而逢兇化吉，但一轉想，又覺得這女子給錢，是想糊上自己的嘴，以免告發她殺人罪狀，想着那女子轉到佩



馨前面，叫道，你站起來，佩馨這才立起，那女子雙手捧着許多東西道，這兒有幾十現洋，二三百鈔票，兩隻金戒指，還有些零碎角子，你全拿去，佩馨喜出望外，對這意外的恩惠，真不知怎樣道謝才好，那女子又道，你快接過去走吧，佩馨怔怔的接過，道，太太，您算救了我母子的命，我終身忘不了您的恩德，將來把性命報答您也是應該，那女子聽了，苦笑着擺手道，用不着說這些，你只嘴嚴好了，佩馨抱着錢才要走，那女子忽又說道，你從那兒進來的，佩馨道，從牆上爬進來的，那女子道，你帶着這些錢，如何能再爬牆，我家的僕人，告假回了家，下面沒有人，我送你從大門出去吧，佩馨這時已信她是全是好意，就答道，太太，那更好了，那女子舉手向房門一指，似要教佩馨先行出去，忽又略一躊躇，似乎想起什麼事，向佩馨道，等等兒，我既幫了你，可以幫幫我麼，佩馨忙道，成成，太太您說，教我作什麼，那女子指床上道，你把那死人幫我搭下來，放在樓板上，佩馨瞧着害怕，遲遲未答，那女子道，你不肯管哪，佩馨怕她着惱，於自己不利，忙漲着胆量道，我來我來，說着就要把手裏捧着的錢放下，那女子却教他放在近床的小几上，然後說道，你總比我氣力大些，可以搭上身，我搭下身，佩馨走近床前，望着上面的人，目中映着血光，鼻中聞着腥

氣，不由戰戰兢兢，腿軟得不能邁步，那女子立在後面，把手向他背上一推，佩馨踉蹌踉撲到床邊，而腳踏到床前的血窪，褲子也沾了床沿的血，但他還不知覺，那女子却看得很清楚，才走過和佩馨並肩而立，連聲催促，佩馨只得閉着眼睛，搭了死人的兩肩，那女子搭着雙足，慢慢移到床下，佩馨立起，一張眼瞧見自己手上沾了血漬，嚇得叻了一聲，正要設法擦拭，那女子仍蹲着身兒，揭起白色床幃道：「你用這個擦淨手吧，佩馨只求急速脫身，也顧不得思索，就伸着血手去拉那床幃，手方觸着在床幃上，印了個通紅的手印，那女子忽把床幃掣回道，這上面不好，就又取了塊搭在椅背的乾毛巾，遞給佩馨，佩馨一心只在急速離開這是非之地，也看不出那女子是何意思，當時把毛巾拭手，那毛巾是乾燥的，怎能拭淨很黏的血，於是只把大面上拭乾，指縫和窪陷處還留着許多紅血，佩馨也顧不得細看，就丟了毛巾，轉手向几上取錢，但他走一步，便留下一個沾血的脚印，他仍絲毫不覺，捧着錢要向外走，不料在這時候，忽聽那女子叫道，你慢走，佩馨方一回頭，就見那女子走將過來，到了近前，一把手就將佩馨拉住，佩馨心中一怔，還沒問她要作什麼，忽見那女子面色一變，突然拚命的高喊起殺人了救命呀，雙手却死命的拉住佩馨的胳膊，佩馨嚇得身體亂戰，猛然醒

悟，這女子分明是殺了人，恰值自己前來偷盜，她竟生心，故意佈成這樣局面，要把殺人的罪轉到自己身上，現在自己手裏捧着她家的錢，又沒殺人而弄了兩手血，倘若她喊進巡警來，定要認定自己是前來偷盜，殺死男主人，又被女主人看見，自己手內的錢，身上的血，都是殺人的證據，自己若說人是這女子所殺，當然沒人肯信，這許多思想在佩馨腦中只有一二秒鐘，而且張皇之間，又已看見自己褲上的血跡，他知道被捉住，便要性命難保，倏又想起母親，覺得自己萬不能死，這時他手中的錢，已因那女子的拉曳，和本身的戰抖，完全洒落在地，那女子救命的呼聲，一直未止，佩馨在驚懼欲絕中，顫聲叫道，太太，你這是……作什麼……我已經答……答應給你……祕：祕密，你：怎……又害我，我一條命是兩條命，你……多多積德，放……放……我我……：那女子星眼圓睜，緊咬着牙，先低聲說道，你不早不晚，單趕上今天來偷我，這叫情屈命不屈，我饒你，只怕你就不饒我了，你認命吧，接着又高聲道，你弄死我的男人，又搶錢……：嚶呀，快救命，這樓上殺了人了，她最末的這句聲音，尖厲如同鬼號，滿帶着悲極驚極的意味，佩馨更感覺這女子善於裝假，並且口齒厲害，叫進人來，有她從中質證，自己定要有口難分，結果必然替她擔上殺人

的罪名，想到這裏，自知危險萬分，眼前已是死路，心中一急，不覺就發出拚命逃生的念頭，將身一轉，立刻和那女子對了面，那女子也已瞧出佩馨目露兇光，知道他將要作困獸之鬥，立時喊聲更高。佩馨這時身近門邊，門旁立着一個四尺多高的木架，架上放着一個小磁花盆，盆內栽着假山石和小松樹，佩馨也實在急了，自知此時若不拚命，便難活命，立刻把心一橫，順手抓起那小花盆，那女子瞥見，一聲還沒叫出來，佩馨將花盆擲到她頭上，那女子立時向後而倒，她的身體和花盆先後震得樓板發出很大的聲音，佩馨以爲這一下便不把她打死，也要頭血出，及至低頭一看，那女子不特並未受傷，而且雙目大張，身體掙扎，似乎要爬起來，佩馨才知道自己手軟，用力不大，只於把她擊倒，若不趁此逃走，還待何時，於是急忙穿過外室，奔到客廳，這時那女子似已起來，喊着向外追，而且樓下也有捶門的聲音，由樓梯口傳入，佩馨聽得逼真，只得仍循來路而逃，他開了客廳的側門，到了月台上，那女子已追到客廳，口中仍喊着殺人救人兩句，佩馨在月台已聽出這座樓的前門人聲雜亂，把門捶得山響，又喊着樓上出了事，快開門呀，佩馨魂飛魄散，所幸他所踞的地方，十分黑暗，這是佔了路燈熄滅的便宜，但他知道此處不能藏躲，方要向月台欄外爬出，忽覺左手握

着一件東西，略一摸索，才知是個戒指，不知方才和那女子掙扎時，錢票全落，何以無意中留下這件戒指，也不顧細想，就放入衣袋內，急忙將身爬出月台欄外，然後兩手扳着欄的邊沿，身體懸空，搖蕩着用脚尖尋覓着牆頭，連忙用力登住，再將摸着欄柱向下溜，及至他蹲到牆頭上，已聽那女子的聲音在裏面高叫，似乎通知門外的人道，殺人的賊從南面跳出去了，你們快向旁邊巷口去截。但是前面門外的人聲嘈雜，好像沒聽清她的話，那女子又重覆喊着，佩馨那敢遲疑，一跳下牆，就向巷內飛奔，回到所住的雜院裏，把大門關上，又向自己住的房裏跑，心想今日是萬難逃命了，自己已把住址告訴了那個女子，那女人必然要帶着官人來捉拿兇手，自己逃跑還來得及，但是母親病在床上，既不能隨自己同逃，自己更不能丟下她，如今惟有和親守在一處，老實等死罷了，想着奔到房內，見桌上殘燈已然只搖搖欲滅，微光中似有霧氣迷漫，再向母親臥床那邊一看，却影影綽綽，看不清楚，佩馨以為自己眼昏，再走進數步，猛覺一陣奇怪的涼風，吹到身上，到了床邊一看，竟出一樁岔事，驚得幾乎跌倒，原來他母親所臥的床，已然埋在土堆裏，隱沒不見，再瞧後牆，不知怎的竟塌了一個三尺方圓的大窟窿，這牆原是以葦把作骨架，外附泥土，本已非常潮濕，又加雨中震

撼過甚，泥土鬆落，整個的掉下，竟把他母親埋在底下，再看塌落之處，草把仍然立着，由空隙中可以看見外面的街道，佩馨此際更如萬仞高山失脚，悲聲叫着娘，兩眼迷朦，搖擺兩手，要向土堆裏拉出母親，但這時忽聽得一聲極慘的微呼，似叫着我兒我兒，佩馨低頭細看，才看出在土堆之上，露出一個枯瘦的臉兒，兩目大張，氣僅屬，佩馨才知母親雖身體被壓，但面部還露在外面，這時已忘了外面還有人來捉拿自己，就叫道，娘，娘，沒壓着麼，我……我搬出土塊，抱您出來，他母親在殘燈微光中，把眼睜得比平常兩倍的大，發出枯澀聲音，連叫我兒，你……你來，……佩馨知道母親將要不好，忙撲地跪在床下，緊挨着她的臉兒，他母親面上顯着萬分痛苦，目光微凝，口中却時時發着咯咯的聲音，似乎將要斷氣，她却強把氣息接連，佩馨痛哭道，娘，你怎麼了，砸傷那兒……她母親氣息斷續的道，兒……兒……你那裏去……去了房……場了半天，我下半……却厥死了，只剩胸口一點活氣……忍着死等……等你……佩馨聽着肝腸直要碎成段段，只有哀聲叫娘，不自知的伸手進土堆裏，握住母親的瘦臂，果然覺得好像枯木一樣，他母親喘了一下，又強支着說道，兒呀，娘死了，你別難過……我也……

……活得夠了……可是這幾年……受苦……不怨你沒出息，怨咱們……運氣……以後你可好生幹……容家只你一條根……說着忽然閉上了眼，佩馨當是要死，哭着亂叫，他母親又張開眼，面上突然變了樣兒，似乎刻劃了數十年來愁苦辛勞的額上皺紋，已全消了，臉上幻了一層笑容，低聲道：佩馨……我好像瞧見後來的事……你後來要發達……住着高樓大廈……你還有個很好的妻子，幫……幫你成家……可是她是你的仇人……咳……我全看見了……不錯真是仇人轉夫妻……佩馨聽母親似乎臨死神昏，亂說謔語，但瞧她的目光，竟自異樣的空明，好像瞧到極遠的地方，接着她又漸漸閉目，口中模糊的說道，你來了，正好，帶我走……隨聞喉中咯的一聲，竟然斷氣，試想在這深宵苦雨，破屋昏燈，佩馨眼瞧着自己有生以來相依爲命的母親，竟拋了自己，預先埋在土中，自入窀穸，怎不心酸腸斷，跳起來又跌倒地下，但是喉音已啞，哭不出聲，忽覺一陣陰風，斜刺裏吹來，把房中殘燈吹滅，外面也起了狂風，不知吹到誰家的天棚竿上，作吼吼之音，這聲音送到佩馨耳中，好似他母親的陰靈，在耳邊連催走走，佩馨正在痛極如癡，此際猛覺毛髮悚然，心略爲清楚，立又想起母親所說，容家只一

條根，希望上進的話，不由哀哀自語道：「天呀，真苦死我，難道娘的尸身這樣露着，我就自己逃走麼，但一轉想，自己若不逃走，也沒法安葬老娘，反倒必致遭遇禍事，若真的被女子攀誣，便不抵償，也得終身監禁，和死又有什麼分別，豈不永遠辜負了母親臨終的遺命，正在想着，就聽外面大門被人捶打，聲音甚厲，知道那女子代人來捉自己，佩馨料着已來不及逃走，外面人進來，自己便難作片刻停留，就爬到土堆之前，摸着母親的臉，想和死去的娘，作永別前的片刻依戀，他正把自己的頰部，貼到死人冷冰冰的面上，忽覺有涼風帶着雨點，吹到身上，他心中一動，轉視後牆，看見有那塌落的窟窿，由葦把縫隙，透過街道上路燈的微光，雨點也是那縫隙被風送進來，恰巧又在這時，覺得母親口中噓出一口氣，直噴到他的耳際，其實這是死者胸腹中所殘的一點餘息，死後噴發出來，但到了佩馨耳中，好似母親發出個去字聲，他立時雙目大張，望望後牆的縫隙，突然生了逃走的決心，就將身向後一退，對着母親尸體，叩了個頭，心中禱念：「娘，我走了，你死後有靈，催我快走，我實不忍把您的尸身撇下，可是我留在這裏，枉送性命，也沒法發葬您，我一走，或者有善人把我埋葬，等兒子將來有朝一日，混得成人，再尋墓地，盡力給您風光，只盼娘的魂靈，跟着



兒子走，把兒子領到好處，得以揚名爭氣，也不負您一世的辛苦，佩馨禱告已畢，却也奇怪，外面捶門聲音，不知在何時已然消滅，只剩了雨聲滴着殘響，佩馨倒覺得詫異，心想這是人命重案，那女子若賴上了我，來捉的人怎會平空折回，莫非他們已改變方針，在這院子前後加以包圍，等天明再進來捉拿自己，倘若如此，我出去豈不正被他們捉住，但到了這時，也惟有拚將出去，逃得脫與否，那就付之天命了，佩馨在黑暗中，想再看看親的臉，也不能夠，只得伏上去親了一下，又悲聲叫了娘，兒子走了，隨即立起，走到後牆場陷的窟窿前，將手撐着兩根葦把，使中間縫隙擴大，探出頭去一望，見荒涼的後街上，路燈暗淡，雨氣迷漫，却沒一個人影，他才大着胆子，全身鑽將出去，就望着南面冷靜的區域走去，正是，燈光血影，姝者子命也不猶，棘地荆天，流亡人歸兮何處。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二回

驚心傳影象馬跡蛛絲

亡命向家山風聲鶴唳

### 本埠南馬路慧興巷之駭人兇殺案

本埠南馬路百輛街慧興巷一帶，本為貧民窟宅，惟該巷口竟有新式高樓一座，巍

時其間，此爲十餘年前，該處居戶周某，因值袁項城時，因遷都問題所構成之舊曆正月十四兵變，周某隨衆打搶，得珍物甚多，事平後，乃詐言其弟由外省發財回來，大出資財，就其所居陋室擴充，建築高樓，後周某子孫不肖，將此樓轉售於人，惟以地勢太壞，富者不欲僦居貧民窟中，窮者雖仰羨而無力租住，於是空閒數年之久，直到前年，始有異鄉人何正卿，攜妻吳露蘭，購得此樓，大加修葺，始行入居，家中雇得廚馬德一人，兼執僕役之事，並無女僕，何正卿似無正業，終日遊蕩，惟家庭經濟狀況極佳，夫婦情亦密，鄰人常見其雙雙出入，且於去歲舊曆除夕，何妻吳露蘭，曾使廚役攜食物零錢，向鄰近窮戶分送，居人至爲感德，不意前（二十七日）日夜間，此美滿家庭突然破壞，何正卿竟被盜賊殺害，據訪得此案經過如次，前晚何正卿被朋友請至妓館吃花酒，廚役馬德亦於前數日告假返鄉，家中只吳露蘭一人，至夜二時後，何正卿乘汽車歸來，近鄰確曾聞有喚門之聲，迨吳露蘭將帶醉之何正卿扶至樓上臥室，卽同就寢，不意突有大盜一人，手持尖刀入室，翻箱倒篋，大事搜括，事主夫婦同睡一床，何正卿睡在外床，聞聲先醒，才欲下床捉盜，而該盜已持刀猛刺，傷

喉胸兩處，立即身死，尸身即落床下，吳露蘭此時亦被驚醒，該盜持刀威嚇，不準聲張，隨用床幃及毛巾將其血手拭淨，又見女主荏弱，就把刀拋在床上，取所搜得的財物，即將逃逸，當時女主人痛心夫死，憤不顧身，直向前將該盜拉住，並行狂喊，隣人聞呼驚起者甚多，近處崗警亦行趕至，破門而入，至樓上時，該盜早用磁器將女主人吳露蘭一傷，由樓窗躍出，逃逸無踪，崗警急報分署，據吳露蘭稱該盜尚在年少，似爲旁巷中住戶，出入常見其面，警官已率人在附近挨戶搜查，想兇犯不難緝獲，至男主人何正卿尸身，尙未入殮，今日午後檢察廳某檢察官即行往驗云。

以上這一段新聞，是兇案發生第二日，本地一家大同報晚刊上的記載：想是因爲時間迫促，探訪未能細密，所以記得不甚清楚，而且有脫節和過略之處。到了第三日，大同報的日刊上，才有了完全詳確的記載，那記載的全文，就在下面。

### ◎慧興里兇殺案已有線索◎

慧興里住戶何正卿，被盜賊戕殺一案，已誌昨日本報晚刊，茲據本報訪員所得真

相，錄載如下，事主何正卿，年三十八歲，灤縣人，妻吳露蘭，北平人，年二十歲，似爲後妻，記者往訪時，見吳雙目盡腫，哀痛欲絕，據稱伊與何正卿結婚方三年，何在故鄉家資豪富，因鄉中萑符不靖，故變產來津居住，不意仍死於盜賊之手，伊親見殺何之盜，年紀甚青，面目甚熟，似爲附近所居之人，惟甚兇惡，殺何時伊尚在睡夢中，只聞有聲甚厲，驚醒見何已落床下，喉胸兩處，向外冒血，該少年之盜，持刀立於床前，威嚇數語，即將刀拋下，取箱蓋上所放之珍飾金錢，向其衣袋中塞放，想係在行兇前所搜括者，伊見有機可乘，即下床將該盜拉住大喊：該盜掙扎欲逃，以致手中金錢遺落滿地，及相持將近門際，該盜忽取磁花盆擊伊頭部，痛極倒地，該盜即跳窗而逃，及警察同隣人撞破街門，鏐擁上樓，伊方起立，迨警官趕到，查見床幃該盜手印，及地下足印，伊急告以所疑之點，警官即帶人挨家搜查，當查至後巷第三家，係一合住九家之雜院，其中八家皆經詳詰，並無嫌疑，惟東面一室無人出應，據鄰家人言此室，係一容姓母子同居，母方病重，狀況貧苦異常，警察即拍窗呼喚，始終無人答言，乃執火推門而入，見房中並無人影，後牆業已半塌，即由土堆中發現一床，

床上有老婦人尸身，係病中經歷斃者，卽容氏之母，繼又在牆上發現文憑，得知其失蹤之子，名容佩馨，復將土堆清理，尸身搭下，又在床下得一破舊竹箱，箱中空無所有，只一少年半身影片，片中人像似與吳露蘭所兇犯狀貌相同，乃卽攜回何宅，令吳露蘭辨認，據稱確爲行兇之人，現該影片已由警廳翻印多張，交各局所及四鄉外縣一體通緝，該事主吳露蘭，復出三千金請警廳代爲懸賞，務求緝獲兇犯，以報夫仇，又聞吳露蘭會親至後巷雜院內觀察兇犯居至，因見容母死狀可憐，因向人言，容佩馨或因母病所迫，方始爲盜行兇，論情亦甚可憐，現佩馨在逃，其母死既奇慘，爰本冤親平等之義，特出資購置棺木，代爲裝殮掩埋，且者無不欽其心慈量洪云。

以上這張記載詳細的報紙，正被一個人拿在手裏瞧着，瞧到中間，報紙忽然顛抖起來，原來報的正是容佩馨。他自前夜從家中逃出以後，就逃到一遊民溷聚的地方藏着，那地方正靠着一個水坑，他在細雨之中，把沾着血跡的衣服，都脫下在坑中洗淨，趁濕穿在身上，至於鞋子，却因沾了很多的泥，把血跡蓋住了，他凍得戰戰抖抖，心裏既痛母親的死亡，又愁自己的大難，真覺心凍如石，幾乎要跳入坑裏尋個死路，幸有他母親的遺言，略助

壯氣，還有由何家帶得一個金戒指，使他微生微望，但他在這雨夜洞黑中，托身無所，雖知附近有住乞丐的小店，足以暫避風雨，無奈身無分文，縱有個戒指，但一時尙不能變錢。只可冒雨踽踽走着，既沒氣力快走，又怕把身體凍僵，這新秋天氣，雖不甚寒，但細雨斜風，侵到少衣無食的人身上，威力也不下。寒天風雪，足以制其死命，所以必須盡力活動身體，蹣跚徐行，若此際有人看見他的形跡，定以爲是個詩人，在閒行賞雨呢，但此風雨淒緊之候，連乞丐也都已各得其所，在小店裏或人家門洞中高眠，誰又肯來參觀這詩人賞雨，佩馨走了很久，才尋着一家茅屋簷下，小坐息足，他將身一團，只盼望急速天明，無奈老天爺好似故意和他作對，遲遲不肯開眼，過了許久，陰沉的雲天，才漸漸變成灰色，微露曙光，雨也漸漸隨着光明停止，佩馨看看眼前的景物，所來的地方好像是荒野和街市的分界，向南看是一片低窪的野地，但是地上寸草不生，只有泥濘，向北看是一條街道，但這街道荒落的很，兩旁多是土房，家家關門閉戶，看那門欵窗敗的樣兒，直不知裏面是否有人居住，佩馨心想這半夜中，自己可走得夠遠，這地方並不認識，大約再走就可以出了天津，但是自己總得尋個熱鬧地方，把這戒指出脫，才能作逃脫之計，此地雖然危險，也無法立時離開，

想着覺着胸中又渴又餓，就決意向北走，設法把戒指換錢，解決一切，方要立起，忽聽近處似有人高聲咳嗽，佩馨聽着悚然一驚，接着又聽那粗重喉嚨唱道，「想當初，講打講鬧多麼有勁，綾羅綢緞穿滿了身，小親家交下一大羣，到如今……哎喲喲，落了魄，英雄受了困，窮得我差點兒斷了筋，身披戲報挾瓢抱着棍，鞋子破了石子兒扎腳心，襪子破了露着腳後跟，看不見我的小親親，哎喲喲，只剩下滿街惡狗淨咬人」唱完又唧唧囊囊的罵，佩馨已聽出這聲音發於背後的門內，他自幼貧苦，不斷接近下級社會，知道這是一種由時調變出來的歌兒，流氓和車夫最喜歡唱，好像名爲膠皮調，但這歌詞兒形容流氓的升沉盛衰，很爲到家，却向來沒有聽過，想着仍將自行，在這當兒，忽聽背後咬扭一聲，似乎破板門開了，佩馨連忙立起就走，却聽背後喊道，喂，你蹲在我門外頭幹什麼，莫不是想偷，佩馨聞言回頭，就見那門裏出來了個大漢，晃晃蕩蕩，好像半截塔相似，但這塔已然頹壞，中腰微折，有了個羅鍋腰，雙肩上聳，頭兒却向下縮，於是合成了筆架了，而且眼大無神，鼻大而扁，嘴大而歪，就全體看，這人當日必是個精壯漢子，不知被什麼剝削腐蝕，精神和肌肉都已消盡，只剩下空架子搖蕩了，他身上衣服，已和地皮同色，下赤雙足，說話聲音，好似由空筒

中發出嗡嗡之音，聽着直疑他腹中已沒有五臟，成爲空腔，佩馨見他也是和自己一樣窮途途中人，雖受誣蔑，並不生氣。就點頭道，這位大哥，我是走路的，在你們外歇歇腿兒，那大漢端詳看佩馨，忽然咳嗽起來，他的咳嗽還很奇怪，好像被肺氣急衝，裏的聲像鵝叫，隨着用手去捶胸膛，控然作敲鑿聲，如此一戛一控，連番十餘次，方才少止，又向佩馨道，下雨的天，你走的什麼路，在這門口坐了老半天麼，佩馨點頭，那大漢低頭看見階上佩馨所坐的濕印兒，忽然伸手抓住他的臂，佩馨大驚，方欲掙脫，那大漢已說道，怎你衣服都像水鈴鐺似的，想是在街上淋了一夜，瞧你不傻不呆，怎不找地方避避。說着又高聲道，我把這屋子借給你半天，你弄乾了衣服再走，你是年青的小夥子，要把身體保重，結結實實，才有飯吃，這話不單勸你，只一見咱們窮人，我就這樣說，告訴你，在十年頭裏，天津會耍人兒的，誰不知道我邵老台，敢說鼓樓底下蹀脚，四門亂顛，只爲亂靠娘們，又饑飽勞碌。不知道保養，落成這樣癆病腔子，佩馨看房中空無所有，只地下舖着一個破麻袋，袋上放着一塊新磚，想是枕頭，後牆上有個尺許見方的後窗，却從外面用木板釘閉，在那窗放着一隻破碗，一隻缺了口的磁瓶，還有一包用荷葉裹着的熟菜，和多半塊乾餅，放在一處，另外由左壁右



壁之間，搭了一根長繩，繩上搭着件補綻遍身的灰色布衫，牆角還放着個舊煤油筒，這些東西，大約就是邵老台怕被人偷的家產了，那邵老台口內絮絮叨叨，把繩上的布衫扯下，掛在後牆釘上，就叫佩馨把通身衣服，俱都脫下，搭到繩上晾着，佩馨只得脫了，自赤身蹲在麻袋之上，邵老台縮着脖子道，才進八月，下雨就這麼冷，我在有錢時候，四季衣服都在箱裏放着，一件也不進當舖，到了這乍冷的天兒，高興就把棉袍穿上，九月就許穿皮襖，那時候真美，現在完了，說着手指牆上布衫道，這件是太破了，賣給打鼓兒的，二十子兒他都不要，這還得謝謝他，要不價我今兒就得挨凍，說着打了個嚏噴，伸手把布衫取下，要往自己身上披，忽一猶疑，竟走過給佩馨披上，佩馨方要謙讓，邵老台已望門外的陰沉天氣嘆道，一場秋雨一場涼，這是老天爺告訴我們窮人，說是刮數到了，說着又向佩馨道，你有錢沒有，這天兒該弄碗白乾兒喝，我那兒還有點兒餅菜，咱們可以分着吃，你出十個子兒買酒好了，佩馨頭，邵老台似乎失望，閉了閉眼，才向那後窗口取下缺口磁瓶，搖了搖道，我忘了，這裏面還有半瓶酒，說着自喝了一口，他本知瓶中有酒，只爲想教佩馨出幾個錢，再給他吃喝，自己便不致損失，這時見佩馨分文俱無，只得將自己體己拿將出來，却似捨不得使佩馨

分他這僅有的珍品，攢眉半晌，才咬牙用力的把酒瓶遞給佩馨道，你也來一口，佩馨也顧不得謙讓，接過便飲，邵老台大驚失色，只怕他一下子盡其所有，就目瞪口呆的看着，及至瞧佩馨只把瓶兒傾斜到九十度，淺淺呷了一點，邵老台才放下了心，神情也不再緊張，但口裏又客氣道，你多喝些，不必客氣，佩馨向無飲酒的慣，一口下肚，就覺胸腹之中開了條火胡同，熱辣辣的甚不好過，又加久未飲食，內部空虛，被酒氣衝得頭暈心慌，忙把酒瓶遞回給他道，謝謝，我不能喝了，邵老台接過，自己喝着，眼瞧佩馨道，你是那一行，說着伸手向衣襟邊探探，道，這一行麼，佩馨不知他所說的是剪綰小竊，就搖頭道，你說什麼，邵老台道，你不懂啊，不懂想必不是，我瞧你也不像，又指着佩馨，好似列表批評的道，臉兒怪清秀，像個姑娘似的，只太瘦了，年紀也不過二十歲，神氣怪安靜的像個學生，可是身上這麼破爛，哦，我明白了，你必是好人家的少爺，爲什麼事跑出來，混得討了飯，你家爹娘還不定怎樣着急找你，依我勸你，趁早回家，要不你把老家告訴我，我送你回去，說着興沖沖的笑道，你家裏準得謝我一筆錢，教邵老台弄件厚棉袍過冬，多麼好呀，佩馨一想，自己是二十多歲的男子，他竟看作逃學的玩童，而且認定了他所猜的不錯，真是可笑，這時邵老台

又從後窗取下冷餅和熟菜，給佩馨道，你吃得飽飽兒的咱們好走，佩馨知道他要將這點兒食物，換取度冬的衣服，那裏敢接。只搖手道，你猜錯了，我沒有家，也沒有父母，只剩了孤身一個，無處可歸。你又向那裏送我，邵老台聞聽，又失望的閉了閉眼。才道，你沒有家，這是從那裏來呢，佩馨只得說謊道，我原在一家公館裏當聽差，因為誤事被趕出來，在街上流蕩有半個月了，邵老台啊啊兩聲道，完了，這算我運氣不好，你怎麼年青青的沒有爹娘，若是你有家，有爹娘，再加上有錢，我邵老台今兒就交紅運了，說完又擺弄着那食物道，你說真的，幾天沒吃飯了，佩馨道，也只兩天，並不甚餓，邵老台張大了眼道，好像伙，兩天沒吃飯還不餓，別賺人，說着已把食物丟在佩馨身上，他隨即退開兩步，道，這應該你吃，不餓的該讓餓的，餓一天應該讓餓兩天的，你快吃，不要裝着玩兒，佩馨此際飢火中燒，把這一點食物，直看作了山珍海錯，但拿起來仍不敢吃，望着邵老台道，我吃了，你怎樣呢，邵老台擺手道，不必管我，回頭我有法兒，佩馨才不謙讓，把那荷葉內的冷肉夾在餅內，狼吞虎嚥起來，邵老台似乎不忍見自己僅有的充飢之物，消沒到旁人口中，但他那一股熱心腸兒，又教他不能反怔，只可嚥着唾沫，自蹲向門邊看降落的雨，佩馨吃着，覺着

這邵老台深爲可感，竟肯犧牲早餐給我。他自餓着肚皮，我若非窮兇餓極，真不忍心叨擾他，少時分手，我把戒指變成現錢，定要給他送些錢來。藉以酬報，這時邵老台望着外面，見已有鄉中人挑着本地產的小西瓜，匆匆冒雨向北走，想是到城內去賣，就又議論道，這樣天兒，誰肯吃西瓜，這鄉下人也和我邵老台一樣，走了敗運，他若賣不出去，原擔挑回來，我還可以討他一個吃，說着似乎想起在這午涼天氣，飽暖的人尙不食瓜，自己肚飢身寒，怎能禁得涼物進口，就望着鄉人擔上的瓜，搖頭不止。佩馨此際已然吃完，無奈他腹內久空，絕無宿物，突然吃到這冷而硬的大餅進入腹中，好似吃下石塊，刺得腸胃發痛，而且有些翻心欲嘔，佩馨恐怕這寶貴的東西，不安於室，弄得哇而出之，急忙倒下，枕着那新磚，閉上眼兒，凝神屏氣。想要忍一會兒，使腹中之物，歸入消化機關，不料他因疲乏過度，竟昏昏地睡着了，不知經過了多大的時候，忽然入夢。夢中似仍在那何家樓上的光景，他正被那少婦拉住，欲逃不得，驟見自己母親撐着一身瘦骨，從天花板上跳將了來，撲到那少婦身上，他自己才得脫身而逃，似乎低頭信腳，跑到一個空曠的地方，才立住一張望，後面都是白茫茫的沙漠，只前面是一片蒼綠色的大海，海上正在起着狂風，波濤洶湧，勢如壁立山翻，頭

上的天，又被黑雲罩住，日光由雲隙下射，幻成萬道金光，他正在四顧蒼茫，不知所往，猛然想起自己母親。忽一回頭，就見狂沙飛舞之中，自己母親脚不踏地，似憑虛卸風而來，却好像沒看見他，他着急大聲呼喊，無奈雲中隆隆雷聲，海上怒濤繁響，再加上沙漠中狂風怒吼，他喊出的聲音，連自己也聽不見，却忽然眼前一變，各種景象全沒入黑暗之中，他像還立在原處。天上黑雲中猛射出一道金光，落到地面，成爲徑丈的圓形鏡面，恰把他罩在這鏡面之內，隨着見一個人影，瞥然投入光中，他才瞧出是自己母親，又見一人跟在他母親背後在光中顯現，竟是那何家的少婦，他方一驚愕，他母親已將那少婦推到他面前，他嚇得轉身欲跑，却覺被少婦緊緊拉住，一掙扎的當兒，眼前光影俱滅，仍是一片黑暗，但他的手臂，仍被人拉住不放，他急迫之下，便叫起饒我來，不料這近在咫尺拉他的少婦，忽然發出空甕中的聲音，叫道，你那兒跑，這可教我捉住了，這語聲好似霹靂一樣的響亮，他方猛然大驚而醒，一睜眼就瞧見那邵老台的醜怪頭顱，在半空中搖晃，雙目直瞪着他，面上現着奇怪的笑，佩馨朦朧中日光一轉，才瞧明白邵老台正蹲在自己面前，却把一隻手舉着，由指端發出黃澄澄的光，佩馨突的清醒，立時認出他指尖套着個金戒指，驚得翻身便起，邵老台似乎怕

他搶奪，忙把手藏到背後，仍向着佩馨聳肩苦笑，佩馨怔怔的望着他，半晌才道，你爲什麼翻我的衣袋，拿我的東西，趁早還我，邵老台笑着把手一伸，指上戒指幾乎碰着佩馨的鼻梁，突又縮回背後，佩馨這時心中大爲震動，一則希望養命的這一點東西，被他得去，收回很難，而且這是賊贓，如何能給人發現，正在焦急，邵老台已醜笑道，怎樣，我說你是線上的，你還不認，現在我都看見了，你還說什麼，方才我是好意，去把你的濕衣服抖落一下，不想就掉下這戒指來，你說，現在該怎樣辦呢，佩馨苦着臉兒道，我這樣襤褸，若說東西是自己的，你也不會信，咳，完了，隨你便吧，邵老台見佩馨並不爭奪，只說出這些失望的話，已明白他是好人，倘真是賊盜，收藏東西，怎會如此滿不經心，尤其被奪於別人，更不會不拚命奪回，又豈能如此安閒，便笑道，兄弟，別着急，我逗你呢，別看邵老台這樣咳嗽痰喘，可還是當年老脾氣，專門硬的，不欺負老實人，現在我也明白了，這戒指必是你爹娘留下的遺念，你混成要飯花子，還捨不得變賣，這是你一點兒孝心，我邵老台是無極縣的人，從小兒出來創蕩，二十多年沒回家，爹娘全死了，我也不知道信息，到如今我真虧心，知道自個兒太不孝了，所以看見有心的孝子，從心裏就敬奉，這戒指是你上輩留的遺念，我

……說到這裏，他把手兒一擺，戒指已落到佩馨懷中，佩馨聽他滿不思索，就行認定了自己是孝子，戒指是紀念物，明白他這腦筋萬分簡單，只要他腦中一動虛想，就自認爲實事，雖然未免可笑，但他也是沒有下頓飯的人，望財甚切。如今竟因誤認這戒指是紀念品，居然爽快歸還，由此可見他雖是無賴寒乞，心地却實難得，不由感動說道，謝謝你，這雖然

是紀念品，應該留着，可是到了現在這步田地，我萬萬不能再守着牠挨餓，已經打算換錢救命了，邵老台插口道，對，對，你爹娘死後有靈，也一定願意你保住活命，莫守着乾爛餓死，佩馨聽他這樣說着，心中暗自打算，自己身擔人命，說不定現在官面上正在畫影圖形的拿我，而且要賣這戒指，必須到金店或者當舖，自己這身襤褸衣服，窮迫形狀，定要被人看作可疑。在這衣貌年，勢利眼的時代，萬不會有第二個邵老台，認爲這戒指是我自有，慨然相還，當舖夥計若認爲此物來路不明，拒絕收受，那還算德比天高，只怕他們要把我交給官人，那可萬無徼倖了。前今之計，只可和邵老台商議一下，煩他代爲設法出售，事後送給他幾塊，也是好的，看他方才得金不昧的情形，這人心地總該不錯，未必生心傾我，佩馨想着，便把他的話岔兒道，我也是這麼打算了，無奈不知怎樣賣法，邵老台道，你是誠心裝傻

啊，這四年頭，值錢的東西怎會出不去手，想賣有金店，想當有當舖，佩馨忙道，這個我知道，只是乞丐樣兒，萬一被別人疑惑上了，那不冤枉死，邵老台點頭道，對，有理，我前些日還聽見人說，當舖裏有巡警掛樁，看見差樣兒的，就給抓走，真的……莫說是你，就是我還有件大掛兒，若帶着金貨，落到官人眼裏，也算形跡可疑，……邵老台說着似乎自詡比佩馨的生活富麗得多，不料無意中低頭看見脚下光着，並無鞋襪，心中一愧，就把底下的話咽下去，另起話頭兒道，依我說，這只得官贖當作私贖賣，我認識一個專收小貨的地方，敢保交易痛快，貨到錢回，不過你在價兒上得吃大虧，佩馨知道小貨即是賊贓，不由心中暗犯了思索，須臾才道，這地方不致於剝削得太苦麼，但在此時，也惟有聽天由命，只求請免禍事，弄幾個錢當作盤纏，離開此地，以慰亡母在天之靈，區區小節，也就顧不得了，想着便道，邵大哥，你幫幫我的忙，就把這東西，出了手吧，吃虧也沒法兒，邵老台道，你若願意，那收小貨的地方，就在北面不遠，咱們鎖上門，就一同去，佩馨道，邵大哥，我在這兒看家，你自己辛苦一趟吧，邵老台見佩馨對他如此信任，深為感動，覺得在交朋友譜兒上，禮尚往來，人敬一尺，敬人一丈，他對我信任，我更得教他放心，就道，你總



得跟我去，那收小貨的秦老西兒，是個混賬行子，軟欺硬怕，我一個人太單，你跟着有老大好處，走吧，佩馨不能再推，就穿上半乾的衣服，踏上鞋子，邵老台從地下舖的麻袋底下，取在一個錄班駁的古鎖，二人出到門外，邵老台將門仔細鎖好，就一同向北即行，這時天已微晴，只道路甚爲泥濘，佩馨走着，回想昨宵，直如隔世，可憐的老母，竟那樣奇慘的死於風雨之中，自己竟不能抱尸一慟，就跑了出來，母親尸體，還不知如何着落，這終天之恨，不知何時才能報償，想着由淚如泉湧，但又怕邵老台看見詢問，只得偷偷的拭乾，向北走了不遠，又轉入路西的一條小巷，曲曲折折，拐了許多彎兒，忽聞一陣惡臭觸鼻，原來前面是一條渾黑色的穢水溝，溝邊居然還有株半死的柳樹，這地方也是一條小巷，約有丈餘寬，南邊還留有三尺餘的行人窄路，北邊便全被水溝佔據，直侵到一帶土牆之下，但在北面土牆中間，竟有一個破舊的小大門兒，門前即是水溝，那人家把一條木板，由門前直搭到水溝南岸，以爲出路，這景若教文人加以粉飾，也可說是柴門臨水，映帶垂楊，小橋獨木，下俯漂流，很像個隱士的所居，但是邵老台竟不捧場說出煞風景的話道，這樣比糞坑還臭的地方，會薰不死秦老西那老王八蛋，好在到了秋天，雨又下得勤，還教人忍

得住，若是春天來，管保不等進門兒，就得害了瘟疫，死在溝頭上，佩馨聽着，才明白溝北西門內，就是秦老西兒的家，二人踏着獨木橋，到了門邊，見大門關着，佩馨方要叩門，邵老台攔住道，你一敲門，永世也莫想見着秦老西的面兒，說着向門上一指道，你瞧，這門的橫楣子上，不是有個小鐵絲圈兒，通着裏面，一拉這圈兒，他知道是線上朋友，才敢出來開門，佩馨聞言，向門楣上看，原來是由木頭上穿透小孔，從裏面引出一條帶銹細鐵絲，絲端挽成筆桿粗小圈，就翹着脚尖，把鐵絲拉了幾下，等了一會，不見有人出來，邵老台納悶，把耳朵放在門上，仔細一聽，隱隱似聞裏面有咒罵和哮喘之聲，心想秦老西兒本是一個人獨居，現在怎會關起大門和人吵架，莫非是白錢上他這兒銷贓兩下爲說價兒打起來，想着就也用力拉那鐵絲，過了不大工夫，才聽有人出來，在門內問誰，邵老台答道，老西兒，開門吧，是我，門內又道，你是誰，語聲未已，就見破板門的中間，忽然開了個三寸見方的小孔，從裏面露出一隻小老鼠眼兒，向外炯炯而視，這情形上就好像租界上大公館的氣派，由大鐵門之中，另開一個僅足通人的小門，小鐵門之上，又開個小方孔，有人來訪，先開小孔查驗，好像取法於監獄中犯人，見親友的特別設備，這裏却是具體而微的

學着大公館，當時裏面的人，好似認得邵老台，把門一開。佩馨一看門內的人，是個油亮亮的禿子，兩隻眼非常之圓，眼珠亂轉，尖鼻子，薄嘴唇，滿臉都是奸狡卑鄙之氣，身量不過三尺，却在這新涼時候，竟把邵老台希望度冬的棉袍穿上了。但是那棉袍長有四尺開外，他腰上雖繫了條帶子，以爲節制，仍有半尺拖在地下，邵老台叫道，老西兒，我叫了這半天門，直疑惑你又被誰牽扯上，進習藝了，秦老西兒面兒一變，擺了擺手，似乎怕聽這不吉利的話，指着佩馨問道，這是誰，邵老台道，我的朋友，秦老西兒招手道，快進來，快進來，等他們走入，很快的把門關上，佩馨瞧這小院中，堆滿了垃圾，只北面有兩間小房，窗很奇怪的都糊着花花綠綠的年畫，及走入房內，原來兩間通連，却非常陰暗，看不清楚什麼情形，只覺滿屋都是破爛東西，只近門口破竹簾之下，放着個瓦盆子，盆內用熱水浸着兩條剝去皮的死貓，血花流爛，熱氣熏騰，腥氣觸鼻，佩馨才明白秦老西兒還兼營着毒貓藥狗的行業，這時秦老西兒喊着坐，佩馨尋着下屁股處，仍舊立着，邵老台却看中了木櫥和破桌中間，好似有一張杌子，上面堆着雜物，他就胡亂一坐，猛覺屁股下大起暴動，隨着有北京口音的女人聲罵道，瞎眼的，往人身上坐呀，邵老台才知坐到人的身上，急忙躲開，只見由

後面立起個女人的身影，瞥然一閃，就走出房外去了，邵老台昏昏忽忽，向秦老西兒道，你這屋裏太黑，什麼也看不清，我可不是誠心，這位堂客是誰啊，秦老西兒道：沒說的，這是我新娶的老伴兒，邵老台驚道：記得今年春天我來，還沒看見你這位……秦老西兒道：可不是，三月裏才娶的，她爹是個開豬肉舖的屠戶，欠了我不少錢，就把兒女嫁給我折了賬，說着又低聲嘆道：這一步我算錯到了家，放着洋錢不討，反弄了這麼個開口貨，如今糶米高貴，又加上官面上太緊，沒有買賣上門，再有二年下去，準得變成叫化，完了完了，這年頭要命了，邵老台知道他向例見人，必要藉個題目訴苦告窮，以免旁人疑他有錢，其實他這家中牆內地下，不知藏着多少財物，便不理他的破兒，只說正事道：老西兒，我們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件東西，想煩你變錢，秦老西作唏噓聲道：什麼東西，要變錢，這時候錢可太難，上回夜星子李老，拿了件狐皮大襖來，我給他十塊錢，他還嫌少，直不願意，到現在那東西還窩在這裏，賣不出手，我上那裏訴冤，邵老台聽他絮絮叨叨，不耐煩道：老西兒，少說廢話，我們這是快貨，你瞧瞧這戒指，說時佩馨已拿出來，秦老西哦了聲接過去，走到門邊，就亮光處細看，又取個舊戥子量了分量，再用石頭磨了幾下驗了成色，最後又把舌頭舐舐。

才閉目搖頭的道，成色太次，還不夠六成金呢，邵老台道，老西兒，你不用褒貶，痛快說給多少錢，秦老西上下打量着佩馨，道，這東西也只值個五六塊錢，我向來不好昧着良心買便宜貨，就給你弄八塊錢，邵老台道，這麼大塊金子，只值這點錢麼，老西兒你還不昧良心，秦老西兒道，反正你們也不是販本兒來的，我給的足不少，邵老台又和他磨了半天，秦老西只答應多加一元錢，多了再無商量，邵老台望着佩馨，等他決定，佩馨心想這件贓物，但求及早出手，在這兒少換幾個，也比向旁處冒險的好，想着就點頭答應，秦老西兒見他肯賣，便取出九塊錢付過，佩馨方要招呼邵老台同行，邵老台已先說道，你先出去在門外等我，我和老西還有句話說，佩馨聞言便自走出，經過小院將到街門，忽見門口有個女人，正面向外手扶門框立着，佩馨知道是方才由房中出來的女子，也就是秦老西兒的老婆，正想從她的身旁走去，過獨木橋到對岸等候邵老台，不料還未走到那女子近前，她已聽得脚步聲響，猛然回過身來，佩馨才看出這婦人約有二十多歲，平頭正臉，濃眉大眼，容貌尚不陋醜，只眉宇間盡是粗獷之氣，看得出是小家中不知教養，慣成驕橫性情的女子，佩馨一望，忙又低下頭，忽聽那婦人發出濃重的本地土音，叫道，你別走，佩馨一怔，抬頭見她正向自己端詳，

又問道：那戒指是你自己的麼，佩馨只當她要盤問來由，藉以敲詐，心裏亂跳着道：是我的，那婦人道，他給了你多少錢，佩馨更明白糟了，她一訪問錢數，便是敲詐的張本，只有希望邵老台急速出來解救，就把實數告訴了她，那婦人聽了冷笑一聲道：九塊開麼，好的，你上當了，那戒指我在窗外看見，有四錢重，足值三十多塊錢，佩馨聽了，反而大爲迷惑，就道：可是他只給了我九塊錢，……那婦人接口道，他少給，我補你，說着把手一張，露出兩張綠色十元鈔票，就遞向佩馨手裏，佩馨大吃一驚，因此事大出意外，那敢接收，縮手說道：這……這什麼意思，那婦人道，你不必問，儘管拿去，佩馨却不敢接，那婦人着急道：你這人好糊塗，本來是你應該到手的錢，怎麼倒不敢接，實告訴你，我和秦老西兒，是前生冤孽，今世仇家，他瞞心昧己弄的錢，我都原封兒給他散出去，你快接過去走，別等他出來看見，佩馨才遲遲疑疑接過，那婦人再不說話，翻身走向院內去了，佩馨迷迷惑惑，走出街門，過橋到了南岸，心想這老西兒大約除了收買賊贓以外，還以剝削窮人爲業，所作所爲，總不出傷天害理，只看方才對自己的情形，便可知他的意思，但家裏有了這樣一位女人，恐怕他盤剝而來的錢，一個也留不住，到頭落個兩手空空，枉作惡人，這真是眼前現報，刻

不容緩，想着見邵老台已從門內一歪一扭咳嗽着出來，過橋到了近前，佩馨才要把這件奇怪事報告他，邵老台忽挽住佩馨的手臂，直走出這臭溝地界之外，轉了個彎，他走着忽把一點東西塞進佩馨手內，佩馨張手一瞧，竟是兩元現洋，不由一怔問道，這是什麼，邵老台道，我向秦老西訛出來的跑合兒錢，佩馨道，你就留着用吧，何必給我，邵老台道，不，不，秦老西給你的太少了，這算我替你爭出來的，佩馨不語，接過來放入袋內道，邵大哥，你可知道秦老西兒這個女的。是怎樣的人，邵老台道，我也是頭一次看見，連什麼長像也還沒看清楚呢，佩馨道，這可太奇怪了，說着就把那婦人的情形說出，邵老台不信，佩馨把鈔票取出給他看，邵老台驚詫不已，連說秦老西的女人必是瘋子，佩馨心中却以為那婦人必然和秦老西另有冤緣，她這樣行爲，她必自有道理，但也不和邵老台分辯，就一同回到街頭的小屋，那邵老台開了鎖，佩馨走入，便取出十元贈他，邵老台竭力不要道，咱們都是落難的人，我不能要你的錢，你別當我看見你身上鈔票紅眼，不給也得訛你，要知道我邵老台，當日吃過見過，不是窮種，你只出幾個錢，弄頓飯吃，供我一天飽就夠了，佩馨道，我自然管你的飯，不過這錢你得收下，這本是白得的，你分一半總算應該，再說我現在有了錢，就要

回老家去了，不能再在這裏飄蕩，往後一天比一天涼，你不是愁着過冬沒衣服，這就算送你買棉袍子吧，說實話，咱們雖然見面不多時候，你已經幫了我老大忙，我心裏把你當作好朋友，以後我若再到天津，一定先來尋你，你若也認我是朋友，無論如何得收了這錢，邵老台聽着，眼睛直勾勾的望着佩馨道，你就要走麼，佩馨點頭，邵老台道，你老家在那裏，還有人麼，佩馨道，我老家是滿城縣，家裏還有一大戶人呢，邵老台點點頭，又嘆氣道，完了，我邵老台人窮志短了，你既把我當個朋友，這十塊錢我收下，咱們後會有期，你什麼時候走呢，佩馨因急於改換這一身衣服，以避官人尋緝，想立刻離開此處，就道，我想立時出去，買點兒東西，就奔車站，邵老台道，兄弟你多耽擱會兒，哥哥我有點小意思，說着把佩馨給的十元錢，在手裏，又拉着佩馨出門，領着佩馨，曲曲折折走了很遠，才到了一個窮人的聚處，那地方也是貧的市塵，凡是賤價的衣食品，無不齊備，而且有支棚營業的理髮所，就陋且簡的澡塘，邵老台和佩馨先進了一家小估衣店，購買衣服，這時方入新秋，雨後雖寒，但天晴時還可衣單，邵老台却把眼光放遠，教佩馨買夾衣穿，佩馨也想到而來寒冷之替，就依他挑選了一身三件，乾淨而可體的，衣直夾袍，和青布褲襖，邵老台竟真的買了



件大棉袍，佩馨見他過於未雨綢繆，不由好笑，邵老台附耳說道，買下了就是一件家私，不但放了過冬的心，夜裏還可以當棉被呢，說着估衣舖掌櫃已算出總數，四件衣服一共六塊錢，邵老台嫌貴，只還了半價，分爭半天，結果以四元五定議，邵老台搶着把他那十元票子付了賬，找回錢來，二人挾着衣服，又到對面賣鞋攤子上，用一塊多錢，買了兩雙布鞋，和兩雙線襪子，一切齊備，邵老台領佩馨進了澡塘，洗了個澡，佩馨把新買的衣服俱都換上，脫下的破衣，要送給澡塘的人，邵老台反對，說這衣服雖破，賣給小攤兒上足可以值兩毛，就拿過裹在他棉袍內，二人出了澡塘，再上理髮棚去，邵老台却不花這項錢，只瞧着佩馨修整完了頭面，在旁喝采到，兄弟，你準是闊根底兒，我邵老台眼力不錯，只看你這一收拾，顯出來光頭俊臉，細皮白肉，看得出是富裏生富裏長的，在街上一走，誰敢說不是位少爺，佩馨卻沒理會他的話，向這理髮棚木板桌上，碎如魚鱗的玻璃鏡子，瞧着自己的面貌，經這一番修飾，業已大改舊觀，心想這一來或者能使自己避處災禍，那何家的少婦，在事後必然把自己的狀貌衣服，報告官人，官人定要依她的話，緝拿頭髮蓬面目污穢衣服襤褸的我，但是現在我從頭至腳，已完全改變，和那少婦所見的大不相同，官人必不能認識了，而

且自己身上又有充足的錢，料想可以平安離開此地。到他鄉謀求生活，當下佩馨理髮已畢，頭面光鮮，衣服整潔，儼然恢復了濁性翩翩的模樣，付過錢出去，見天色已過正午，附近廣場中的各種雜技，業已開場，鑼鼓齊鳴，人聲動，這些場合中一班窮人賣藝賺錢，一班窮人揮錢取樂，左右是窮人互相的交易，但佩馨與邵老台却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自奔向一家小飯舖裏，佩馨的意思，是請邵老台吃飯。以報他早晨推食之情，邵老台却想給佩馨餞行，以報他贈金之意。他二人一在患難，一在窘鄉，雖然萍水相逢，沒有深交，但這半日間的遇合，已因互助相憐，生了窮途知己之感，戀戀不忍相別，都想在分手之前，留下友情的憶念，因為二一全想作東，於是所叫的菜肴，十分豐盛，這小飯舖裏，雖沒高貴餚饌，但是由炒肉絲攤雞蛋以至於辣豆瓣醬熘豆腐等物，也都擺滿了桌子，邵老台還嫌沒壓桌的好菜，不成敬意，見外面有提着籃子賣滷雞的，花兩角錢買了一隻，又叫了兩壺白乾，向佩馨勸飲，佩馨道，邵大哥，你自己喝吧，我實在不成，早晨那一口就頭暈了半天，邵老台道，兄弟，你總得喝些，這是我邵老台一點心意，我自從倒運以後，納下頭忍了三二年，熟人不見，生人不交，每天只混兩個飽兒，一個倒兒，今天想不到遇見了你，一見面就投緣，滿打算從今有

了伴兒，那知你刻不停留的要走，教我好難過，兄弟，你總得記住有我這麼個朋友，回家若是呆不住，千萬回來尋我，別看邵老台窮，反正我能拚命着管你的飯，佩馨聽着淒然有味道，邵大哥，我也從小兒孤苦伶仃，先前還有個母親，現在母親死了，今天着了你了，在這世界上也只有你一個朋友，怎會忘了你呢，邵老台點頭道，好，兄弟，喝一盃辣辣心，記住了這話。佩馨舉杯喝了一口，果然直由喉嚨辣到心坎，搶得咳嗽起來，邵老台却左一杯右一杯的往口裏灌，又到到不休，講着江湖上交友投分的譜兒，兩人吃完了飯，佩馨要會賬，邵老台發誓賭咒，急皮惱臉，搶着把錢了，還另外給了十多個銅枚的小賬，這飯館向來未見過這樣闊主顧，連忙又給送過兩大碗茶來，邵老台問佩馨還用什麼，佩馨道，邵大哥，你不必慙我，都齊全了，咱們後會有期，就在這兒分手吧，邵老台道，你這就走麼，我送你上車站，佩馨口說要走，其實是想離開邵老台，自己好設法去打聽母親尸體如何，雖不能再歸舊居探望，但總希望由人口中得到消息，知道埋在何處，日後翻身，好重行官殮，以盡人子之心，若立刻離開天津，恐怕以後再難探訪，這種事情總得自己藏藏躲躲的去辦，萬不能邀邵老台作伴，才急於和他分手，便推辭道，邵大哥，不要多禮，你快回去，我還要到別處打

個轉兒，邵老台道，兄弟，不教我送，我就不送，你路上保重，還有……說着把他袋裏所剩的錢，都拿出來道，你走路上得富裕，這點錢你也拿去，我在這裏，還有法兒變錢，不會挨餓，佩馨道，我身上錢多着呢，你幹麼客氣，不認我是朋友了麼，邵老台一聽，忙重行袋起道，認，認，兄弟別多想，佩馨這……忽然想起，這邵老台遊手好閒，不知向來他以何生活，方要問他，但瞧飯舖的夥計，在旁邊立着，似在等候送客，覺得不便開口，就和邵老台出了飯館，向北而行，擠出了雜場的人叢，到了較清淨的地方，佩馨，你不必再跟着我，就在這兒分手吧，邵老台似乎心裏難過，又說不出來，還望着佩馨發怔，佩馨又道，邵大哥，再見，我走了，說完作了個揖，翻身便走，走出十幾步，忽聽邵老台叫着趕上來，佩馨立定回頭，邵老台到了面前，喘着道，我真糊塗，鬧了半天，還不知道你的姓呢，佩馨聽着也覺好笑，套了極深的交情，會根本沒問我姓什名誰，他可算粗疏到家了，便把實在的姓名告訴了他，邵老台道，你也只知道我姓邵，沒問我的名子，其實我這邵老台的名兒，就沒兩份，不過咱是好朋友，那能不知道名子的，你記着，我叫邵有德，佩馨點點頭，又和他拉拉手，便仍轉身自行，只聽邵老台在後面鑿聲鑿氣的叫道，兄弟，一路平安，到家享了福，可別忘

了給我來個信兒。佩馨聽着更感激他殷殷之意，心想他必是久已離羣窮居，自傷孤寂，今日意外的和我相遇，不自覺的發生了深厚友誼，所以臨別如此依依，自己識事以來，在這天津，無論學校社會。都因貧窮原故，受人白眼，想不到如今落到患難之中，反而得到一個熱心朋友，把青眼深情，送我離開此地，這真是可紀念的事，我只要一息猶存，可萬萬忘不了他了，想着走着幾十步，已將轉入街口，又回頭去望，只見邵老台仍然在原處，一手挾着棉袍的捲兒，一手搔着頭皮，怔怔向他後影張望，佩馨必中悵然，就舉起手向他揮着，教他急速歸去。邵老台好似沒看見，仍怔怔立着。佩馨方想狠着心走，但在臨行一瞥的當兒，猛然發生了一件岔事。只見邵老台正在癡立，突由他身後走過兩個彪形大漢，分立在他左右，一邊一個，架着他的肩膀。佩馨大吃一驚，就見邵老台瞧見那兩個大漢，也只嚇得張皇失措，欲逃不得。接着一個大漢揚起巨掌，就打邵老台嘴巴，那一個踢落他所挾的棉袍，又高聲叱罵，這一喧吵，立刻驚動一羣閒人，圍攏來看，轉眼間黑壓壓擠成一片，本來中國人就全有把別人災禍，娛樂自己耳目的習慣。譬如法場火場，以及於鬥毆等事，全是不肯放過的，有如他國人過到佳節美景一樣的爭前恐後，雖有許多的低級娛樂場，只須花一二個銅板，便可

盡耳目之娛，但很多人對這微小的消耗，仍然不願破費，若遠遠躲在娛樂場圈外，作短時間的竊視偷聽，一到討錢的時候，轉身就跑，但這種生意人對這種人深惡痛恨，每每大肆辱罵，雖然耳目得佔便宜，精神却感痛苦，於是此一般無錢可花，是有錢不花的人，都希望意外見別人出些岔頭，替他們造出臨時娛樂，可以心安理得的旁觀消遣，這時邵老台和那兩個大漢交涉，正是一般閒漢所求之不得的，立刻就有許多人跑來，圍成一片，佩馨關心風塵好友，忙也翻身走回，擠在人叢之外，還沒向裏面細看，已聽身旁有兩個看瞧熱鬧的人，低聲議論道，這個小偷兒，真是倒運，才弄着點兒東西，就遇見偵探，另一個道，對了，這小偷兒還是久慣作案的，偵探都認識他，連名子也喊出來，佩馨一聽偵探二字，立刻觸動了自己所懷隙的鬼胎，嚇得想要逃跑，但又一尋思，自己隨便藏在人叢中，而偵探又正捉着邵老台，料與自己無干，就漲着胆子，擠過幾層人，躲在一個胖大漢子的身後，由他肩頭投過眼光，向裏面看時，只見邵老台兩腮盡腫，鼻孔出血，想必挨了不少嘴巴，他此一反沒了畏懼之色，好像拚了出去，雙手抱頭，慘然無聲，他下拋着棉袍捲兒，業已散開，露出佩馨換下的那身破舊衣服，那兩個大漢全是灰布長衫，青綢馬褂，雄糾糾地，看得出是官中人，一

個用腳踢着地下的棉袍，似在檢查裏面尙有何物，一個把手張着，掌上托了幾張鈔票和角票，佩馨一見，便知是由邵老台身上搜出來的，不由一陣難過，心想這點財物，是我贈給他的，現在他反因此被人誤認偷盜，豈不是我害了他。無論如何，該挺身出去的，替他證明一下。想着忽又聽那托着錢的大漢，向邵老台冷笑道，邵有德你這小子，狗不改吃屎，從習藝所出來，還沒有兩個月，又你媽的作活兒了，這一水倒夠肥，大洋六七塊，還有這些衣服，你小子說實話，是偷誰的，佩馨一聽，方知自己這好朋友邵老台，竟真是個久慣作案的積竊，不由心中爽然若失。接着又見那大漢說完了話，邵老台半晌不答，大漢氣得踢了他一脚，罵道，你個活王八蛋，沒吃頂藥，就你媽的悶了口了，這時邵老台才直瞪着眼兒，說出口來道：天理良心，我敢賭誓，這衣服和錢，都是一個好朋友送給我的，四圍看熱鬧的人，聽這慣竊居然大講天理良心，同時發出噲然大笑。那個偵探也笑着罵道，你真不要臉，作賊還講良心，這錢和衣服，總該是你走入一個不認識的朋友家裏，順手拿的，人家沒攔擋，也沒教你吃驚，這還不是好朋友麼，邵老台搖搖頭道，隨你們怎樣誣賴，就是到警察局，定了我多麼大罪，我也得這樣說。甯死也不能湮沒好朋友的心，衆人聽着，又笑將起來，一個偵

探也笑道：那兒來的這麼個好朋友，真夠義氣。可惜這好朋友未必真有，便也有也未必敢出頭替你洗刷，你說了半天，全是廢話，趁早跟我們走，邵老台嘆息一聲，也未說話。慢慢的立起，似乎表示拚出一切，死活由他，但在轉瞬之間，他的眼光突然射到人叢中，佩馨半隱半露的臉，佩馨教他一對眼光，嚇得不知所可，只怕邵老台向偵探指明自己就是贈他衣服的人。偵探一生疑心，定要把自己也帶至警局，追訊來源，那時自己難免和邵老台同以竊盜定罪，而且自己更怕因此牽扯出來何家的人命案，那就更不得了，佩馨想着，欲向後退縮躲避，無奈人已圍得水洩不通，動轉爲難，正在此際，已見邵老台怔了一怔，似乎驚訝佩馨何以未前行，又回此處，在飄瞥之間，他突向佩馨使了個眼色，隨即轉臉向兩個偵探道，走吧，我這叫情屈命不屈。活該習藝所再管我幾個月窩頭菜湯，說着又面向佩馨這一面喊空兒道，朋友們，再見了，這不算回事，你們快去幹個人的吧。何必瞧着我，日後總還有見面的日子，那時你們就知道我邵老台了，佩馨聽着，才明白邵老台既不拉扯自己，而且滿心關切的教自己離開這是非之地，佩馨此際很感激邵老台一片衛顧之心，倒消滅了初發現他是竊賊時所生鄙薄之念，若不因本身還被着絕大嫌疑，定要挺身而出，替他辯白，這時邵老台立起



要隨那兩個偵探而去，那偵探又罵着教他自攜着認爲贓物的棉袍捲兒，一人揪着他的衣領，便要前行，佩馨眼見邵老台冤獄已成，心想今天他若不遇見我，現在或者仍在那破屋中高唱自娛，何致變成罪犯。他以前雖然是個小偷，但今日並未作案，我送他衣物錢財，直等於送他進入牢獄，而且他在偵探眼中固是壞人，可是對我的情形，却處處善心熟腸，稱得起是個好朋友。若沒有他，我這時候不知在何處胡亂撞頭，如今瞧着他因我遭難，若袖手不管，良心怎忍呢，想着一陣熱血狂湧，竟推着看熱鬧的人，向前奔去，到了核心，見邵老台已被那兩個偵探挾在中間，趕開衆人，向北走去，佩馨望着他們的背影，想要呼喊，却不知該說什麼，猛又回想，邵老台此去，不過以竊盜之罪，判幾日監禁，自己這一出頭，倘真勾起人命重案，便要此身難保，而且母親臨終，對我日後希望甚大，如今審擇輕重，既不該因朋友而負亡母，便不該以自己性命拚邵老台的輕微罪名，佩馨這樣尋思，馬上噤若寒蟬，不敢齒莽，但他仍捨不得邵老台，就惘惘然隨在他的身後，既沒有目的，也沒有辦法，只在數丈之外，逕逕追着，除他以外，還有無數閒人，也緊隨不去，那兩個偵探回頭呼喝，把他們都趕散了，只佩馨距離甚遠，沒被他們所見，跟着拐了兩個灣，到一條僻靜的街上，見那兩個偵

探和邵老台走入一個很窄的巷內，佩馨也隨至巷口，忽見牆上有個木牌，實胡同三字，便知另一端沒有出口，又想警局絕不會設在這小巷之中，不知他們進去何事，就向前走了幾步向巷內一瞧，只見這小巷約有兩丈多長，邵老台和那兩個偵探，正立在巷底，似在有所交涉，馨佩忙縮身回走，躲在一家大門外等着，過了須臾，突見那兩個偵探由巷中出來，直往對面走了，却不見邵老台跟隨，佩馨心中納悶，就慢慢又向小巷走去，想着邵老台是否在內，不料方走至巷口，猛見邵老台正從巷內匆匆走出，二人幾乎撞着滿懷，相視一驚，同聲說出個你字，又同時住口，而對面兒的發怔，還是佩馨先問道，他們怎又把你放了，邵老台不答他的話，只自問道，你怎麼到這裏來，說着似乎大悟道，你是跟着來的，佩馨點頭道，我看見他們把你捉住，就奔回來，一直跟……邵老台道，在人堆裏，我瞧見你了，不是遞話兒教你躲開，你怎還跟着呢，佩馨道，邵大哥，我當時實在沒法出頭救你，只可跟着，看他們把你帶到那裏，以後也好給你送些吃用東西，邵老台一聽，伸手抓住佩馨肩頭，瞪視半晌，才嘆道，想不到你年青青的，居然真夠朋友，我邵老台總算沒白闖蕩，到底還落個打官司給送飯的，佩馨道，你先別說閒文，告訴我，那偵探可是真放了，邵老台大怒罵道，什麼偵

探，這兩個當初在偵探局當過狗腿，現在早就沒了差使，只每天上這雜亂地方找落子，假充官人，遇見我們線上朋友，就算見着飯東，不論帶着多少洋錢，什麼物件，他們都賴是偷的，給硬搶了去，拿回家受用，方才我也是倒運，遇見這兩塊料，他們當着那些看熱鬧，不敢露出敲詐的形兒，就裝把我帶走，到了這僻靜的小胡同裏，才跟我說事，把洋錢都歸他們分肥，把棉袍又還了我，算是兩來無事，佩馨道，你既知道他倆是假充官人，怎還老實吃虧呢，邵老台嘆道，別看他們假，也可以變成真的，倘若鬧翻了臉，他們本人雖然不能把怎樣，但是他們能託真作偵探的朋友，變個面兒把我交案，再說我以前有過好幾次舊案子，進去準問成累犯，頂少也得半年苦力，那不是更有冤難分訴了，說着似乎想起什麼，神情變爲羞澀，望着佩馨吃吃的道，我的行業，已被你看破了，你還肯交我這個朋友麼，佩馨聽他問得突兀，忙道，邵大哥，我不管你什麼行業，只知道你是個熱心腸的好人，若論人品，我也比你高不了許多，老台哦了一聲道，這麼說，兄弟還瞧得起我，我告訴你吧，在半年頭裏，我還不斷上熱鬧地方摸人口袋，那也是被窮所擠，無可奈何，自從犯案作了三月習藝所，出來就洗手不幹了，所以現在我敢說一清二白，才和你交朋友，佩馨道，那麼如今你怎樣生活

呢，邵老台道，我有同行的師兄，名叫柳大成。當初我在馬上的時候，曾和他在一家窩子裏靠人兒。以後我倒運了，他却混整了，成爲河東有名的一霸，手下養着三四十口子，佔了兩個碼頭，進項很大，我從洗了手，實沒法兒，只可投了柳大成去，他倒很交情，給了我一根簽，教在碼頭上當脚行，這根簽若是別人去買，總得二百塊錢，他居然白給了我，真夠義氣，無奈我這虧透了的癆病身子，不能幹力氣活兒，只好把簽還了他，幸而柳大成那時新受一個大煙土客的邀請，每隔三五大，有一批煙土從外面運進來，怕有人搶劫，就託柳大成帶人。從北大橋接過來，給送到一個窩存地方，每一次可以得到四五百塊錢酬謝，這種事本仗着柳大成的名聲，外面看着他的面子，不好意思囉嗦，所以雖然派出幾十個人護送，也過虛張聲勢，柳大成就教我當了一名保鏢，一月總趕上六七回，一回可以落兩三塊錢，我就仗這個活着，所以方才我說你若住在天津，不會挨餓，就是想替你弄一份保鏢幹啊，佩馨聽了，方才明白，便道：大哥，你待我真是熱心，可惜我現在得回家，不敢長在此地。日後再來，定然得求你拉扯我吃飯。現在我不敢耽擱，還是得走，說着又從袋中取出五塊錢道，你的錢被他們搶去了，今日離你進賬的日子還遠，先把這個作零花兒吧，邵老台一聽，忽然

鼻子了，別轉頭去看牆，却把手兒擺着，連說不用不用，佩馨勉強塞到他的手裏，邵老台才回過頭來，望着佩馨，頓足長嘆，也不再說話，怔怔的陪着佩馨向前走，佩馨又教他回去，邵老台定要送他上火車，佩馨道，我還得先到別的地方去，你跟着不便，送君千里，終有一別，快回去吧，邵老台道，你無論上那裏，我跟到門口兒，在外面等着，你出來再一同走，佩馨沒法，只得說道，大哥，我實有不能教你送的苦處，你若一定要送，到教我爲難了，邵老台聽了，默然半晌，才道，兄弟，我實有捨不得你，現在你一定攔着，我也沒法，那麼你把老家的住腳告訴，也許將來我能弄一筆盤纏，去瞧你一趙，佩馨好生爲難，自己家鄉的地址，只聽母親說過在城內南街，並無詳細地名。此去還不定投奔那一位族人，至於族人住址，還得到了再打聽，又那有詳細住腳可以告訴邵老台，若隨便說個地名，又覺不忍欺騙良友，想着方一沉吟，邵老台那裏已經惱了，憤憤的道，兄弟，你對我這點心意，我不能說你瞧不起哥哥，可是你既不許我送，又不願意告訴我家鄉住腳，這明明是想躲我，本來我是一個臭賊，若常和你糾纏，便不連累你，也怕沾了你的人品，好好，我也不敢高攀，咱哥們從此算……說到這裏，似乎突然想起曾受佩馨資助，不該從自己口裏說出絕交的

話，竟急得面皮紅漲，吃吃的說不下去，佩馨見他着急，心中深覺慚愧，忙拉住邵老台道，大哥，你錯悟了我，並不是我有心躲避你，只因現在我担着……說時略一沉吟，又頓足道，我不必瞞你，都說了吧，我現在担着人命嫌疑，想要逃出這塊地方，只可自己聽天由命往前奔，怎能教你送我，再說我還未必能回老家，就是回去，也沒準住處，那能告訴……邵老台初見佩馨說出人命的話，十分驚異，繼而見他顏色悲慘，知道所說是真，就急忙四外張望，又向佩馨道，你住口，這種怎能滿街上亂說，走走，隨我回去，佩馨道，不成，我還要上火車站，早走一時好一時，邵老台道，胡說，你若真惹下禍，車站上還不早佈滿了官人，你去了就是自投羅網，我待問明白了，不能放你胡闖，佩馨茫然無主，由他拉着，又回了所居的土屋，邵老台開了門，二人進去，重將把門關緊，邵老台拉佩馨同坐在破蓆子上，低聲道，到底你作了什麼事，快說，我好給你逃命的法兒，你別不信服老江湖，莫說我比你經多見廣，就只在獄裏和……犯學得的絕法兒，也足可以救你一條命，快說快說，佩馨怔了怔，就把自己由行竊而遇奇禍的經過，都詳細說了，邵老台聽到最後他逃脫歸家，和老母尸多作別的悽慘情形，不由紅了眼圈，張着大嘴喘氣，半晌才道，何家這娘兒們，真是潘

金蓮轉世，大概她必有奸夫，在害她丈夫以前，總有打算，不是要和奸夫同走，便有別的遮掩法兒，想不到你這倒運的人恰巧在這時候去作活兒，她怎會不趁坡兒往你身上賴，你身上有血，又遍地洒的是，當時若被捉住，渾身是嘴也難分訴，可是你一跑，更便宜，因為整個兒黑鍋都教你背走了。佩馨聽着，覺邵老台雖是粗人，却真有些見識，自己所想不透的，這時經他一說，竟全給點破了。便問道：事到如今，你看我該怎樣呢？邵老台怔了怔道：那少婦賴你圖害命，有憑有據，你說她謀害親夫，却是空口白話，沒人肯信，所以你多麼被屈含冤，也只能躲藏，萬不可出頭露面，你要回老家，實在是條正路，不過你既然父母雙亡，老家還有可以投奔的近人麼？佩馨搖頭道：有人也只遠門叔伯，我差不多在這地方長大的，並沒回過老家，本族都不認識，邵老台道：這樣說你回去，未必能在家鄉安身。佩馨道：可是我母親臨死，曾囑咐我回去，邵老台道：你非回去不可了，佩馨點頭道：我不回老家，也得離開天津，要是到陌生地方亂闖，還不如回老家有些指望，邵老台聽了，突然倒在地下，抱頭僵臥半晌，才忽然一躍而起，向佩馨道：你等着，我去去就來，佩馨問他何往，邵老台已開門出去，接着又把門從外面鎖了，佩馨聽他脚步聲漸去漸遠，不禁心緒潮

湧、忽想邵老台莫非問明我的罪狀，生了異心，把我軟禁在此地，他去報官請賞，想着幾乎要破門逃走，但又轉念邵老台，不像奸狡的人，他本身又慣和法律作對，豈有賣我之理，不要錯怪了好人，於是只可耐心等着，過了約有一個時辰，天已向夕，才聽外面鎖響，邵老台狂喘而入，關好門坐下歇了半天，才自與冲冲的道，還算運氣不錯，該我對得住你，說着把腰帶一鬆，立見有現洋鈔票下落，邵老台拾起數着道，一共十七塊，這才叫白手拿魚，佩馨見他出去一趟，便弄來許多錢，深爲納悶，邵老台才訴說道，狗急跳牆，人急懸梁，一點兒也不錯，方才我真急了，竟譬出了個巧招兒，北面租界邊兒上有幾家私煙館，素日柳大成拿花銷，我就着柳大成的名兒，斂了十七塊錢來，佩馨以爲他弄這錢是來給自己的，忙道，你不是倚仗柳大成活着，今天作了作事，以後怎樣見他，邵老台搖頭道，不管，我也許不見他了，佩馨道，可是我身上還很富裕，用不着你的錢，我看最好還給人家吧，邵老台道，這錢我不給你，是留着自已用的，兄弟，我在這裏也住夠了，想跟着你跑跑，把你送回老家，你若能在老家安身，我就自己回來，若是不成，咱們再一同想道兒，只因你身上錢也不多，我才弄點錢作自己的盤纏，佩馨想不到他如此熱心，忙道，我很能照顧自己你何必跟



着奔波，邵老台擺手道：「你不必多說，我拿定主意，誰也攔不住，二人又駁辯半晌，邵老台心意已決，佩馨無法違拗，只得依他，就商議怎樣走法，佩馨主張立刻就去車站，邵老台道：「現在快天黑了，夜間站上官人更多，不如等明天早晨，咱們趕兒去，我假裝病人，披着這件大棉袍，你躲在我身後扶着，若有人問，就說你是我叔伯兄弟，爲我害瘡病送回老家，足可遮住人的眼目，我這病人，本來很像，你在何家作賊的時候，那娘們只看見你長頭髮破衣服的像兒，一定照那樣告訴官人，現在你從頭到腳全改變了，還怕什麼，佩馨聽了，覺得他說不錯，只可應允，二人坐談到黃昏以後，屋中無燈，黑暗得對面不能相見，外面道路泥濘，又加地方僻靜，連個走路的都沒有，邵老台覺得餓了，又出去買食物，去了很大工夫，方才回來，關上門坐下，同吃牛肉大餅，還有一罐熱水，兩人都摸索着往嘴裏放，正吃着邵老台問佩馨何家的地名，佩馨說了，邵老台道：「對了，我買東西去，在道上遇見個賣晚報的，喊着這件新聞，說是什麼大案賊殺死男事主，傷了女事主……：佩馨沒等他說完，忙道：「你怎不買一張來，邵老台道：「買了，在這裏呢，就把一張報遞給佩馨，佩馨急待知道報中對自己說些什麼，無奈屋中沒有燈火，空自着急，邵老台大罵自己糊塗，不該忘買火柴

蠟燭，罵着又解說道，可是我便不忘，買了蠟燭來，這屋裏也不能點，錯非把門縫都堵嚴了，要不然有巡夜的警察看見，一定要來囉嗦，咱倆還禁得住盤問麼，佩馨道：那麼快點睡吧，等明天早晨再看也是一樣，邵老台無語，和佩馨各飲了點熱水，最後又把腹中存水由門縫送到街上，才在破蓆上枕磚睡了，佩馨心中有事，展轉反側，直聽了一家大學校打過了十點的就寢鐘，又過許久，方才睡着，次日早晨，邵老台先醒，把佩馨叫起，從們縫看看外面，見仍是陰雲滿天，但天色已很亮了，邵老台道，天不早了，咱們收拾收拾快走，佩馨看了看，覺得無可收拾，便道，這地下的破爛東西，還帶着麼，邵老台搖頭道，只有你我兩條命，還有洋錢也是命，就帶着命走夠了，說着披起大棉袍，把佩馨換下來的舊衣，也全丟下，他臨行還四顧留戀了半晌，出門又向這間土屋，作了三個大揖，才同佩馨向北走去，走着教佩馨在旁扶掖，他自己呻吟僵僵，裝作病夫，藉以練習，其實邵老台的神色，不必裝作已很夠第三期肺病的樣子，二人走出里許，入了鬧市，進入一間豆腐房，吃了點心，便坐洋車直奔車站，在他們雇車的起點，本距東站較近，但竟錯奔了總站，到總站時，二人打發了洋車，佩馨扶持邵老台進入站內，看路局大鐘，方過六點，邵老台雖然裝病，但不願佩馨立

在明顯之地，就教他藏在身後，自向路警詢問開北京車的時候，路警回答六點五十五分有一列慢車，邵老台聽了，就顫顫微微的到票房窗口買得兩張三等的車票，由驗票員驗過，進柵欄到了站內，二人因離開車還有時候，就想尋個稍僻靜的地暫息，但所有的長椅都被別人佔滿，只得向人少的站台北端，席地而坐，邵老台裝病呻吟，佩馨倚在他身邊撫護，低頭而坐，這時有個報販，呼喝着由他身旁經過，佩馨猛然想起自己的事，忙叫住買了一張，聯帶記起昨晚邵老台所買的晚報，尙在自己袋裏，未得瞧看，就拿出來先看晚報，然後又看當天的早報，看到自己形跡全被發現，不由胆戰心驚，又見那何家少婦，然出資棺殮自己的母親，心想這婦人和自己有絕大的冤仇，那知母親遺體竟受了她的恩惠，母親若沒她這番善舉，也許尸骸暴露，實在值得感激，但自己若不遇她，又何致顛沛流離，是恩是怨，真有些不好分辨了，想着又瞧到下面，警察已由自己舊居搜出照相，並且印出許多，交各區按圖緝拿，更嚇得渾身出了冷汗，不料以下還有驚人的事，原來那報紙已把佩馨照片，作成銅版，印在這段新聞之後，而且這照片是二年前所照的，髮光面潔，衣服楚楚，佩馨若未經昨日理髮易衣，那來的污穢襤褸，還可稍爲遮飾，這一收拾，直是返本還原，和照片中人完全一樣。

了，佩馨想着心冷冰冰，料着不易逃脫，但在這熱鬧地方，又沒法對邵老台細說，只可把身體儘向後躲，而且真像賊人胆虛似的偷着張望這站台上過往的人，防備有官人來捉自己，但是佩馨經歷太淺，便真有官人在旁，他也不能認識，所以看了半天，只見站台上旅客脚夫和路員路警，並無形跡可疑的人，佩馨驚心稍定，只盼快到鐘點，以為上得車去，便可平安無事，就抬頭去看柵口的鐘，見已到六點三十五分，那知他眼光還未收回，已見由柵口走入一個灰長衫黑馬褂的中年大漢，看樣兒頗似昨日敲詐邵老台洋錢的假偵探中的一個，佩馨心中大驚，幾乎喉嚨攔不住心的上騰，但等那大漢走近丈許之外，站住了和一個紫臉龐的胖路警打招呼，佩馨才看出並非昨天那個人，但是衣着完全相同，佩馨雖稍心安，但仍不免自己嘀咕，偷眼窺望，只見那大漢和胖路警指手劃腳，連說帶笑，似在訴說一件趣事，過了一會，那大漢忽然一轉眼光，看到佩馨這邊，似乎一怔，就止住談鋒，附耳向胖路警說了幾句話，那胖路警也向這邊瞧瞧，隨又點了點頭，佩馨大驚，急忙邵老台低語道，現在有人直注意我，這可怎好，這時邵老台正捶胸呻吟，面對着另一面，聞言便道，是麼，這人在那裏，佩馨恐怕指點給他，他驚愕却顧，要使那大漢和路警更生疑心，便低聲道，你慢慢的假裝無心中回

頭，那立在站台上的穿黑馬褂的人和很胖的警察，議論咱倆呢，邵老台聞言，便不動聲色的慢慢回頭。那知他的眼兒射到佩馨所指之處。那大漢已轉身向站外走去，路警也正在回答一個客人的詢問，一點可疑的形也沒有，接着便聞鐘聲大鳴，報告去北京的車已由東站開來，立刻站上起了一陣小騷亂。旅客們都檢查行李，挪到站台邊上。邵老來悄悄向佩馨道，你也許心太虛，見了什麼都起疑，咱們這叫是福不是禍，是禍脫不過，只可拚着往前闖，只要上了車，兩點多鐘就到北平了，佩馨聽了，只可依他，默默點頭，二人也向前移到人羣中，佩馨直把心提到喉嚨口，不敢東張西望，擠在人多處，低頭呆立，心裏一面盼着火車快來，送自己脫離險地，一面又想，倘若官人已發現了自己，那就逃無可逃，或者在這幾分鐘間，後面有人一揪自己衣領，接着便過來許多官人把自己網上，那便此生已矣，佩馨想着，就覺背後已佈滿官人似的，背上都披了冰塊的發冷，幸而空害怕半天，衣領始終沒有被人揪住，直到火車開入站台，二人尋着三等車，擠了上去，尋個位子坐下，佩馨所盼這車內人多，互相擁擠，容易躲，無奈車中只有二三十個人，疏落落的各據一方，不相挨近，須臾外面笛聲一鳴，車便開行，漸漸離了車站，佩馨心中一鬆，以爲逃出龍潭虎穴，又見車內多是

鄉農，沒有可疑之人，覺得從此便可一路平安。直到北京。那知過了一會，忽見車門啓處，進來三個穿着不同制服的人，一個驗票員，一個灰衣荷槍的軍士，一個是黃衣路警，佩馨大吃一驚。這三個人進來便向旅客挨個要票，前後退還。佩馨才知這是查票的，略覺心安，及至查到近前，邵老台拿出票遞給驗票員，就在這個當兒，佩馨無意中抬頭，猛瞧見隨在驗票員身後的路警，立刻嚇得又低下頭了，原來這路警正是在站台上和那大漢說話的胖人，這時正把眼瞪着邵老台和佩馨，而且旁邊的灰衣軍士，也似受了預告，對他二人兇視不已，佩馨暗叫完了，這路警和大兵必要捉我，也許就在此時。不料驗票員把票驗完，還給邵老台，就和軍警同走過去，須臾驗完這一輛車，便都出去了，佩馨戰戰兢兢，把所見的低聲告訴了邵老台，邵老台仍勸他不要疑心害怕，佩馨道：你是沒有看見，不信我的話，那路警實在把我看破了，只怕到不了北京，我就成了囚犯，你若不給我想法，我就自己跑，拚着從窗中跳出摔死，邵老台以前本是不信仍佩馨的眼力，以爲他過於心虛，被人瞧一眼，他就疑心生暗鬼，故而只勸他少安勿躁，這時見佩馨驚懼欲死的情形，才知他具有所見，他跟着驚慌起來，低語道：你不要着急，等一會車到北倉停住，咱們就溜下去，佩馨道：到站人多

了，怕跑不脫，還是快跳下去，邵老台拉住他，還沒說話，忽見車門又啓，那驗票的一行三人，又走回來，邵老台忙和佩馨低頭裝作打盹，只聽履聲由面前響過，出另端的門而去，佩馨抬頭方要說話，忽見那個胖路警赫然坐在靠門的位上，正脫了帽子，用手巾擦汗，原來出去的只驗票員和兵士，這路警竟留在此車上休息起來，邵老台這時也明白眼前危機已到，因為車上雖有軍警，但是人數很少，車輛總有十餘之多，何以如此恰巧，這路警竟守在這節車上，而且車中盡是鄉農，這路警不會意他們，必是監視佩馨和自己了，當時二人真也不敢作聲，只偷偷的互遞眼色，佩馨只以為這路警是跟定自己，心想早晚必要被捉，邵老台隨在自己身邊，難免要受運累，便想叫他躲到另一車廂去，剩下自己一人聽天由命，但他方開口欲語，已被邵老台搗了大腿一下，佩馨以為他或有主意，才不開口，其實佩馨若真使邵老台躲向另一車廂，立刻可以看見那路警跟隨邵老台而去，便能明白這路警所注意的是邵老台而不是他，因為報章然把佩馨的照片刊登出來，但這班清早從公的鐵路人員，尙未看見，又因站上在一點鐘前生了一件司機運煙土案，車站訪查的官人，都進到路局去有所交涉，所以佩馨並未有人發見，只在他們候車時，來了個警察局的偵探，還是正在告假期中，來替朋

友辦事的，對佩馨的案子尚無所聞，但他却認識邵老台，因為邵老台以前犯過案在警局吃官司的時候，被他記住了面貌，不過當時見邵老台病態厭厭，又沒行竊，就未上前干涉，又怕他在車作案，就悄悄把邵老台指給押車的路警，教在路上注意，這就是佩馨在站台上所見的情形，及至車已開行，這路警查過了票，仍回到這節車上，佩馨更認是監視自己，嚇得魂飛魄散，但他却沒想到倘那路警認明他是殺人兇犯，在站上料呼一聲，早已成擒，又何必放到車上，費心力沿途守視呢，佩馨悒悒然，邵老台面面相視，直到火車停住，知道已至北倉，見路警仍坐在那裏，知道不能下去，只可挨着，少時車又開了，佩馨驚懼得身心都有些麻木，把逃跑的心漸漸冷了，自知逃已不易，與其耽驚受怕，還不如拚將出去，給他個瞑目待死，就把頭兒靠在壁上，兩臂互握，閉目無聲，耳中只聽輪聲軋軋，心裏反空空的無所思慮，過了很大的時候，忽覺輪聲漸慢，似將停止，知道又到站頭，不料就在這時，他臂上被邵老台猛擊了一下，佩馨驚而張目，見邵老台正將起立，雙目灼灼，面上神情非常緊張，佩馨不知何事，愕然欲語，邵老台已低聲道，快走，快走，說着已拉着佩馨，直奔南面車門走去，佩馨脚下直跟他跑，但心中還怙悒着那近北面車門坐着的路警，若見自己和邵老



台逃跑，必要追趕，外面站上人又很多，只一呼叫，自己和邵老台必被截獲，料着此逃未必能脫，那知他們二人推開車門，到了外面，竟未聞車內有人作聲，邵老台在門外一看，見車已入站停住，左面便是站台，旅客和穿制服的人，來往紛亂，右面却是石子鋪成的路軌，向遠望空闊無人，數十步外便是一片高粱地，只車脚下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幼童，高舉木籃，喚賣楊村糕乾。邵老台忙一拉佩馨，便先向後面跳將下去，佩馨當邵老台左右張望之際，他也向站台那一面看，忽見那在車上一路監視的胖路警，正立在站台上，在二尺的界限中來回踱着，似在蘇散身體，才明白邵老台方才是瞧見他下車去了，所以乘機拉自己逃跑，佩馨方瞧着一驚，那路警也已瞥見佩馨，恰在這時候，邵老台拉佩馨由後面跳下車去，那路警對於邵老台，只於防他在車上作案，並未料到會下車逃走，這時見他們在車門外一瞥而隱，大爲驚愕，急忙跳下了車觀望，見邵老台和那同行少年，已奔出路軌線外，下了土坡，向東西的禾稼地中跑去。這路警見了，反疑惑邵老台是在車上偷竊得手，故而急急奔逃，但他自己因職務所關，不能耽擱，就叫來兩人駐站的警察，告知了邵老台和佩馨的年貌，教快去追趕。若能捉獲，便把人和贓物暫交站上扣押，聽到車到前站來的電報，兩個警察便追將下去。這路

警心裏以爲邵老台必在車上作了案子，否則他不會無故逃跑，既打發別人追去，車也開行，他遂回到原坐的車廂中，高聲問衆旅客是否有人丟了東西，旅客聞言，大起騷亂，經過一陣檢點之後，才都回說沒有，那路警大爲詫異不提，且說佩馨和邵老台下車狂奔，跑出數丈之外，下了土坡，就到了一片高粱地邊上，邵老台向前一望，見漫漫青碧，俱是高可隱人的禾稼，方向佩馨說了句我們算逃脫了，佩馨回顧已見有兩個穿制服的警察，由岔道上一列貨車之後，轉將出來，大喊你們站住，再跑我就放鎗，佩馨和邵老台如飛進了高粱地，手撥禾莖，一直向前跑到很遠，才聽那兩個警察已到了高粱地外，還高喊着你們快出來，再藏着我就開一排亂鎗打死你們，邵老台搖搖頭道，他們空喊萬不敢進來，咱們快走吧，二人就由禾稼中隱身潛行，幸而田地接連不斷，各種穀類，却長得十分茂密，走出這片地，經過一道小徑，便又進了另一片地，佩馨這時才曉得青紗帳三字的意思，果然禾稼生成之後，高可隱人，一望無際，這裏面最易窩藏盜賊，無法剿除，想不到自己今日，也和盜賊一樣的利用了這青紗帳逃得性命，想着又走入一片玉蜀黍的地中，忽見眼前不遠，似有一堆藍色東西蠕蠕而動，佩馨大驚，注目看時，才瞧出是一個人，却好似懸着，再近前幾步，又看出這人底

下竟還有一個人呢，邵老台吓了一聲，連說喪氣，拉佩馨向斜刺裏走，走出不遠，忽聞背後脚步聲大起，回頭瞧原來那一堆東西，已經驚起，分爲兩人，分莖拂葉的向外跑了，看後影兒，是一男一女，都穿着藍色衣服，佩馨才明白是鄉間無恥男女，借這青樛中野合，也不介意，邵老台却有些迷信，以爲在患難之中，遇見淫穢的事，不大吉祥，口裏喃喃罵個不住，又走了許久，天上紅日高懸，晒到地上，把土中所含的溼氣，都蒸發出來，這時又當夏盡秋初，氣候尙熱，昨日因雨後天涼，佩馨聽了邵老台的話，以爲從此要冷下去，那知天一變晴，渾入暑中，二人上被烈日直晒，下被熱氣薰蒸，直熱得通身是汗，狂喘不已，只可尋地邊的樹下坐着稍息，不料坐定相對一望，二人都忍不住苦笑起來，佩馨身上的夾衣，還算小可，邵老台竟還穿着大棉袍，只顧奔跑，全忘了身上穿着秋冬的衣服。這時才全行脫下，又歇了一會，重復前行，將近正午，走到一片地裏，見有個小窩棚，裏面住着個看青的農夫，邵老台上前討了些冷水，又出兩角錢買了幾塊高粱餅子，和佩馨一同吃飽，便又起行，佩馨問他到那裏去，邵老台道，這也只得信馬由韁，撞到那裏是那裏，但求得個僻靜地方，暫且安身，再打長久主意，現在不怕有人追趕，咱們可以慢慢走了。二人且行且息，到了夕照將

沉，忽由禾稼叢中，隱隱見前面露出一片村舍，二人就計議要向村中投止，那知這一進村，竟勾起許多事故，正是，人海無涯，誰識窮途逋客，天台在望，應尋引路桃花，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三回

茅屋出書聲桃源誤入 花枝搖月影山鳥驚飛

話說佩馨和邵老台在村外商議之際，作者且用禿筆引導讀者諸公，先進村去，由這村口走入，經過十數家村舍，便可看見路北的一個人家，大門很小，偏在一邊，却把臨街的土牆上了一層青灰，牆上貼着徑尺見方的灰色粗紙，滿牆都是，却貼得整齊有序，一見便知這家是作着撈紙的生涯，其實這村莊製造粗紙的很多，而且很容易辨視，全村皆是土房，只要看見有一面青灰牆壁的，便可知是撈紙人家，因為這製紙方法，甚為簡陋，只將碎爛廢料，搗成渣滓，放入水池中攪過，再用像竹簾一樣的東西，在水中一加蕩漾，取出水面，把上面均勻的薄層，揭將下來，貼到牆上晒乾，即成粗紙，土牆過於粗糙，不易附着，故而晒紙必有一面光滑的灰牆，這種紙既粗且有異味，只能作拭穢之用，但鄉下人拭穢，向用草葉木

片，土塊磚頭也成，那捨得用這高貴的紙，於是只可當作特產，供給城市中人消耗，不過近年人們稍講衛生，都知道這種紙原料不潔，常引起痔瘡和大腸炎的危險，很多摒棄不用，因此鄉間製紙人家的經濟，因此大受打擊，讀者諸公若隨着筆尖的指引，進了這家的小門，便可聽見主人正爲此事抱怨呢，這小門內是個很大的場院，約有二畝上下，這種地址，若擺到天津法租界天增里的馬路面上，恐怕用一元鈔票舖滿了這二畝地面，也未必能當牠的價值，但鄉間土地不值什麼錢，建造時這樣無限制的擴大，院中南西兩面，都是六尺高的矮牆，北面也只三間較大的房子，東面却有五六間單間小屋，看地下的牲口糞溺，似乎其中還有驢的臥室，北面的三間房，中間有門，兩旁是窗，一望而知是一明兩暗的格式，從門外便直看到中間的堂屋內，陳列甚爲奇怪，裏面橫放着七八條板凳，每兩條板凳之上，便有一張長桌，那長桌也是加高加大的板凳，有六七個泥首垢面，短衣赤脚的兒童，正在面北而坐，桌上全擺着書，但兒童們並不讀誦，目光也不注在書上，再看靠牆南面而坐的，却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人，生得瘦長身體，坐着比平常人站着還高，面部也同樣的狹長，皮膚青白，上唇無鬚，下頰却掛着幾根鼠鬚似的黃毛，臉上更有兩隻特別的眼，目眶甚大，但眼珠奇小，又極流動

，好似一個黑球在白盤上溜轉不定，透出無限的陰險凶狡，下面咀唇外翻，一口雪白牙齒永遠露着，常期現出可怕的冷笑，身上却不是鄉下打扮，穿着白色衣服，十分整潔，像城市中人一樣，看這房中情形，可知是一家村中學塾，這位先生，正在坐擁皋比，作猢猻王呢，但此際先生手裏雖執着一本書，却未講授，反將書捲成圓棍形狀，敲着桌邊，面向西裏間的布門帘說家常話道，這倒了運的村子，萬年也不會興旺，莊家人真是畜類，一點不懂得尊敬先生，西頭馮家兩個孩子上學，書修錢欠下半年，我一討妥，索性兩個孩子都不來了，李寡婦的小牛兒，也欠下三月，說好每月書修折二十個雞蛋，到如今不但一回沒送，連小牛兒也不給我撈紙來了，別的學生，也全像冷天的卵子，媽的只縮不漲，進項一天比一天少，偏又直添人口，挑費倒大了……說着忽見西裏間門帘一啓，一個中年婦人探出半身，衣服甚是樸素，容貌却極俊美，愁眉苦臉，手裏還拿着一件正在縫紉的舊洋線襪子，向那先生合掌膜拜，似有所求，低聲道，大爺，你少說一句，只當可憐我，說着又向東裏間的門指了指道，教她聽見多不好意思，那先生聞言，對中年婦人狠狠瞪了一眼，又……了一聲，那婦人才縮回身去，那先生似乎滿心蘊着怒氣，轉臉望着對面的一般學生，忽然叫一個學生走到近前，問

道，我托你爹把我紙帶到衛裏去賣，他怎麼原封兒又帶回來，那學生已十五六歲，却還梳着冲天杵的小辮，一臉的蠢氣，開言答道，我爹說衛裏不收這紙，嫌太壞，先生大怒道，這簡直是你爹那老王八蛋藏奸，說着拿起籐鞭，對準學生頭上就給打了一下，那學生頭上立時起了一道紫崗，哭着回座上去了，那先生又叫了聲馮蛋子，一個最小的流鼻涕學生走近前去，先生說道，馮蛋，今天晌午我還看見你爺爺推着車子由門前過，怎麼我要的二斤肉，還不送來，那學生想是年紀太小，不知輕重，竟當面給了先生個難堪道，我爺爺說先生欠的肉錢太多了，他供不起，話未說完，先生的籐鞭已把他送回原座，接着先生籐鞭一振，向衆學生道，你們這羣廢物，我這當先生的，敢說教法第一，把心都盡到了。每日看你們念完了書，還教你們運動，書上不是說過，撈紙是最好的運動，通身都能用力，比柔軟體操還有益處，還可以練習手藝，偏偏你這羣小鬼，不明白先生的好心，都覺着像給我出力似的，大家都不好生幹，撈的紙不破就爛，如今賣不出去，只問你們，說着手指牆邊所堆的數尺高紙綑道，這是二十刀紙，你們每人拿兩刀回去，明天每人給送回四角錢來，若遲悞一天，就打五十手尺，衆學生聞言，面面相觀，都知道家中正在青黃不接，吃飯尙難，那能拿出如許現錢，但沒

一個敢對先生道個不字，先生正要下座把紙分派，忽見一個學生由外面喘吁吁的跑進來，先生一見，猛的面色一變，立起相迎，那學生進到門限之內，便不敢再前，只磁咕着眼兒望先生，先生走到近前，伸手道，怎樣，你把錢拿出來，那學生似乎知道帶消息不好，不敢說話，只把頭搖了搖，先生立時瞪圓了黑少白多的眼，抓住學生肩頭道，你的舌頭斷了，怎不說話，學生眼淚汪汪的道，我沒拿了錢來，先生搖撼着他道，你儘在外面玩了，沒上崔莊子去，學生戰戰兢兢的道，我……去……去了，是我舅舅跑了，先生聽着大罵道，你舅舅真是王八蛋，他跑……就爲賴我的錢哪，學生道，不是，他官司輸了，縣裏下來人拿他，他才逃出去，先生道，你外祖家人多着呢，你舅舅跑了，就找他家裏要，學生望着先生，只把手抓搔大腿，似乎有話不敢說，先生這時已輪圓了多骨少肉的巨掌，送給學生一個英文第二十三個字母，譯音就是打脖溜，打得學生向前一栽，哭着說道，他們家都說先生的呈子作的太壞，才害我舅舅輸了官司，全要找先生來不依，那肯給錢哪，先生聽了，氣得面色蒼白，虎吼了一聲，把學生掀翻在地，踢了幾脚，又跑回座上，取來籐鞭，向學生身上狠打，學生哭聲震天，西裏間內的中年婦人，聞聲出來拉勸，無奈先生咆哮如狂，那裏拉得住



，接着又見東裏間的門兒一開，走出個長髮披肩的女郎，先站在門際望了一望，這女郎是橢圓形的臉兒，眉目如畫、美秀非常，尤其一雙漆黑而窈深的明眸，似含着無限智慧，一張櫻口，小而端整，似蘊着堅毅忍耐的力量，身體微長，頗有健康之美，穿着銀灰色的麻紗旗袍，極爲樸素，好像有孝服在身，更顯得珊瑚玉骨，清似梅花，但面上膚色稍爲慘白，眉目間也含愁隱怨，一望而知她是處境不佳，芳心抑鬱，看得出是失了慈母的嬌養，也少親人的眷顧，才把這花嬌月媚的人兒，變成了孤芳自賞憂患自當的格調。又因爲感情無所附着，故而把火的性情都深藏於中，外面一團冰冷，她這時望見學生正被毒打，面上立刻現出憐恤和義憤之色，奔將過去，幫那中年婦人拉勸先生，先生這時似已打得力乏，就停住手狂喘，中年婦人問道，幹麼生這樣大氣，村莊裏的小孩子，本來粗野，不會說話，你來了二三年，還不知道，又何必真着急呢。先生輪着籐鞭，抽得空氣絲絲作響，指着學生罵道，我把你瞎了眼沒了心的東西，連你帶你舅舅，一家都該鎗斃，我谷中挺大學畢業，走遍京津滬漢，沒一人不佩服我的學問，如今是倒了運，落到這小村子裏，你們小辮上還帶着黃泥，脚下登着驢糞的粗小子，敢批我的手筆不好，媽的你們這村子怎不害瘟疫死絕了呀。說着又轉過臉兒，

似對那中年婦人和女郎訴說理由。道，這馮鐵球的舅舅，和人打官司，求我寫狀子，說好謝一塊五毛現錢，狀子寫好帶走了，一直七八天沒信兒，我教鐵球到崔莊向他舅舅去討，那知他那混賬的舅舅跑了不算，那家人還賴我寫的狀子不好，害他們輸了官司，賴錢不給，媽的一羣拾糞的臭混蛋，真敢胡說，憑我姓谷的這一肚子的柴禾……他也是氣急了，說話時又正瞧着地下丟的麥桿黍莖，不知怎的竟走了口，連忙更正道……才學，我這肚子才學，在北京當小學教員的時候，給教育廳上的索薪通電，都是我的手筆，現在會連個小狀子都寫不好，可氣死我了，說着似已緩足了氣，又奔上前打那學生，且打且罵道，若不是你，我怎會認的你舅舅，吃這大虧，我只從你身上出氣，他們賴我的錢，也得在你身上打夠了七塊五的本兒，那學生原來身上被打腫的紫崗，重經鞭抽，立刻流出血漬，疼得亂滾叫媽，中年婦人似乎很怕先生，只拉着他央告，先生却越打越兇，正在這時，忽聽有尖厲的語聲高叫道，谷中挺，你住手，先生聞聲一怔，轉臉看時，只見那女的正怒氣勃勃，雙手叉腰，慘白的面色都已變得紅如朱霞，眉眸射出一種精光，直注他面上，那中年婦人看見女郎神色已知其意，驚慌失色的低叫心玉，心玉，妹妹，妹妹，似在懇求不要對先生破臉，先生已大怒叫

道，誰教我住手，那女郎心玉鄙夷不屑的答道，是我，我實瞧不下去了，這小學生替你跑了好遠的道兒，並沒犯一點過錯，便是他的親戚有虧負你處，也該聽那本人說話，怎能毒打這個小孩子，我在房裏聽得實忍不住，才出勸你，請你想想，倘若把孩子打壞了，能不能脫卸干係，雖然這村中莊農，都沒有知識，只當送孩子念書，是該受先生責打的，可是我來借住這十多天，沒聽你正經過功課，只見爲閒事毒打學生，谷中挺，你自從在天津第七小學裏作了喪名譽的事，跑在這馮村來藏躲，這馮村人看你是個讀書的人，才替立了這個學校，養活你好幾年，你就這樣對待人家的子弟呀，心玉說着，那中年婦人還不住央告她別說了，心玉只作沒聽見，谷中挺面色由青轉白，由白轉紅，頓足向心玉罵了聲賤貨，放屁，又向那中年婦人大吵道，意如，你招娘家人來，住我的房，吃我的飯，我好理好面的待承，到頭兒會罵我，好好，我是念書人，不對女人攪嘴，只和你說話，你教她還清我的房錢飯錢，給我滾開，心玉聽了格格冷笑道，谷中挺，你不必藉這題目凌虐我意如姐姐，我本已住夠了，隨時可以走，並非要賴在你這兒，我這次來本不是投奔親戚，只爲我從小失母，隨着父親長大，今年春天父親又去了世，我無家可歸，就住在學校，到這暑期放假，我本可以移居旅館

，只因我是不到二十歲的少女，住旅館似乎不便，才想到意如姐姐，我凌家門衰祚薄，已無男丁，女的也只剩下我和意如姐姐兩人，就投她來過這一個暑期，不瞞你說，我此來還有別的原因，這幾年裏，我雖和意如不甚見面，但常聽亡父說，意如四年前曾因一時失眠，誤嫁了一個很無賴的匪人，落到悲慘的境地，我一直放心不下，所以乘機會來看意如的實在情形，預備幫助脫離苦海……谷中挺聽到這裏，叫道，哦，原來你是有意來破壞我的家庭，又回顧發恨道，意如，莫怪你近來情形不對，是受了這無恥賤人的蠱惑呀，好，看你們怎樣對待我，心玉接口叫道，谷中挺，你把意如姐姐和我說到一處，可大錯了，我到你家這些天，看出意如所過的日子，比我原來揣度的還要惡劣，她直是在地獄裏活着，我見了心中替她悲慘，實不忍她終身毀在魔鬼手內，所以暗勸她快打正經主意，趁着年紀還不到三十歲，便進工廠作工，用勞力自養，也比隨你作太太強得多，可是意如腦中舊禮教的印象太深，抱定從一而終的宗旨，而且……說起來谷中挺你應該慚愧，莫看你對她這樣兇暴，她心裏却還記着初戀時的甜蜜光陰，愛你的心絲毫沒減，我費了許多唇舌，始終說不轉她的心，也沒法，只當是她安心認命，旁人無力挽回了，我既救不了她，又不忍看她受苦，只可決心

別她回去，所以便沒今天的事，我也再不住了，谷中挺，你不要怕我白吃你的飯，我一定照價還錢，說着從衣袋中取出二十元鈔票，丟在谷中挺脚下，笑道，這你總可滿意，不再埋怨意如了吧，不過你只爲那小節爭競，未免有些不值，因爲我此來曾給你帶了一筆款子的希望，你沒福承受，把我罵了出去，谷中挺，你不要後悔，說實話，我父親臨死時，把他一世的積蓄都傳給我，又對我說，凌氏後人，只你和意如了，聽說意如所跟的人很壞，景况必爲淒慘，你要留心照顧她，若有機會，就盡力幫助，我受了亡父遺命，所以這暑假前來看望，本意還以爲世上人口最是無憑，常常一個人有一二成壞處，經人傳說，就加到十成，意如的丈夫，或者不如所傳之甚，預備此來細細考察，倘然真的如我所料，你這人是可以改過遷善，我就把亡父遺產，出幾千塊錢，幫助你們成立一件事業，把生活弄穩定了，你也就不致再去作惡，而且飲水思源，以後可以待意如好些，那知事情不由人想，我到你家一看，才知你實是萬惡小人，勢力卑鄙，陰險狠毒，全被你作盡，外人所傳的，還不及你實在劣跡百分之一，我就把金礦給你，你不特不會變好，還要藉着金錢作大惡事，家庭中也得弄許多妾小，更把我姐姐凌踐死了，所以我改變主意，要把錢幫助意如，作她和你脫離後的用度，無奈意如

甘心在你家受苦，我也沒有法兒，現在全說明白了，我還是刻不停留。當時就走，說完轉身就進了左學間，谷中挺磁咕着眼兒，怔了半天，見那被打的學生仍在地下伏着，就踢了一腳，喝令滾蛋。又把其學生也全放走。谷中挺向意如看了看，低聲道，走，於是二人同進了西裏間，谷中挺關上房門，恨恨的道，你這妹妹有錢，你怎早不告訴我，意如戰兢兢道，我那裏知道，她並沒和我說，谷中挺道，她連勸你離婚的話都可以說，怎會不告訴你，你騙我麼，意如驚懼道，我實在沒聽她說過，你別錯想，谷中挺沉吟一會，又道，心玉手裏的錢，是你娘家的祖產吧，我可以和她法律解決，爭過一半兒來，意如道，我們家從祖父那一代就分開了，到了我父親這一世，都是以身爲業，我父親作商業，也曾給我留下些財產，不但……意如底下要說自己也有體己，因被谷中挺蕩盡，到如今才妙手空空，但怕想說出來惹他嗔怒，急忙咽住，停了停又道，心玉的父親，却作了一世小官，仗着寫畫出名，才攢下一筆遺財，傳給女兒，我又不是心玉的親姐妹，怎能爭遺產呢，谷中挺道，你就充是她同胞姐姐，和她打官司，兩下都沒憑據。只要你裝得像，說得好，就有贏的希望，意如因丈夫淫威所伏，聽着雖然憤怒，却不敢形於詞色，仍靜靜的問道，心玉怎麼沒憑據呢，谷

中挺道，中國沒有寫遺囑的習慣，她父親除了留下錢以外，萬不會留下什麼字據，打官司時，你固然拿不出是她胞姐的證據，可是她也拿不出是她父親獨生女，沒有同胞姐妹的證據啊，意如搖頭道：「你想得不錯，只忘了一樣兒，我凌家族中雖然沒有別人，但舊親戚還很多，心玉邀出他們作証人，你不是白費心思，還要吃大虧麼，谷中挺聽着，覺得實無成功之望，就大怒罵道，你這女人真是破家星，專敗我的財運，說着忽然眼珠一轉，又和聲說道，她既提出有錢的話，咱們絕不能這樣平白放她走了，你得去留住她，意如苦着臉兒道，你和她鬧成那樣，已經破了臉，她進去收拾就要走了，我怎能留得住，谷中挺大怒道，你只會說不字，這也不成，那也不成，現在我也不，你能不能，成不成，反正得把她留住，她走了看我饒你，意如被逼無法，低首拭淚，谷中挺望望紙窗上的一角殘陽，得計說道，現在天已晚了，眼看看就黑，你去留她，若不答應，就借着天晚，留她再住一夜，意如道，多留一夜，又當得什麼，谷中挺道，容開工夫，咱們可以慢慢哄她，她的氣憤一消，就許不走了，意如再要說話，谷中挺已作出兇貓之態，揮她快去，意如只得開門進到東裏間去，懇求心玉，谷中挺看她去了，自己握拳切齒，貓笑了半晌，又將姆指中指相絞作聲，聳肩作猥褻之態，似已得了什

麼奸狡的主意。他還怕意如不肯盡力，就躡足走到院中，溜至東窗外，竊聽她姐妹說話，但見他時而微笑，時發恨，時而點頭，也不知他聽到什麼。正在這時，忽聽門外有人高喊谷先生。谷中挺聞聽縐眉向外走，將到門口，才大聲叫道：誰在外面，語聲未已，已見由半掩的板門，探進一個鬚髮蒼然的老人頭兒，認得是村內種地的張老頭，年過花甲，爲人和藹，村人通稱爲張大伯。就笑叫道，張大伯，門開着還不進來，幹麼打門呢，這些日總沒喝一場了，張老頭肩上還背着小糞筐，手裏拿着糞叉，顯見是方由村外拾糞歸來，這樣本不新奇，鄉間人儉樸耐勞，無分貧富，就是家有頃地的富翁，也照樣操此賤役，他向谷中挺道，我身上背着糞筐子，那敢進你這供聖人的書房，說着向後一指道，還帶着外人呢，谷中挺向門外一看，只見一個瘦長的中年漢子，正彎腰咳嗽，面有病容，在這大熱天，竟披着棉袍，旁邊還有迪身穿黑衣的清秀少年扶掖着他，却都是滿風塵，似由遠道而來，谷中挺怔了怔道，張大伯，什麼事呀，張老頭道，方才我從村外回來，遇見這兩個人，是從天津衛來回東邊老家的，他們是叔姪倆，這叔子又有病，一天才走二十多里地，到咱們村邊實走不動了，在村口遇見我，打聽要尋店住下，我們這小村子不靠大道，那有店房，我家裏又新來了姑奶奶，



把房子佔滿了，不能留人，就想起你這裏有幾間閒房空着，才把他們領來，你瞧這人病得極可憐的，就留他們住一夜吧。谷中挺聽了，頗嫌張老頭多事，未曾得我同意，就把閒人領來，正要推辭，張老頭又道，他們說還得求你給弄一頓飯吃，不能白招擾，臨走定有點小意思，谷中挺才知這二人並非窮途客，尚有油水可擦，樂得破費一點粗糧野菜，換下整塊洋錢，也是便宜，就笑道，既是張大伯這樣說，就教他們進來，那兒不行方便，張老頭向邵老台道，先生留你們了。邵老台連聲道謝，和佩馨走進門去，谷中挺還讓張老頭裏面坐，張老頭道，我還忙呢，不進去了，說完抗起糞叉自去。這裏谷中挺關上街門，三人同至院中，邵老台還迷迷糊糊要向上房走去，谷中挺攔住，指着西面的小房道，我這裏可沒好房，只有空房子給你住，說着領他們到西面一間小房門首，向裏指道，就是這裏，佩馨向門內一看，只見裏面是兩間通連，成長方形，空無所有，地下却隨着屋形，挖一個長方池子，約有二尺餘深，四面只留尺許的邊沿，看樣兒頗似天津澡塘中的浴池，只是較小，池邊搭着四五塊長木板，不知何用，原來這房中本是谷中挺利用學生，經營撈紙副業的水池子，近日因為粗紙在市上落伍，失去銷路，所以把工廠荒廢，佩馨看着這地方，覺得池邊既不能容身，池底又潮溼污

穢、絕難睡臥，不由和邵老台相對攢眉，谷中挺瞧見說道，這木板搭在池子沿，就是很好的床，我還可以給你們一件蓆子鋪着，佩馨無語，就取木板依他的話搭好，谷中挺又給拿來一張舊草蓆鋪上，邵老台忙先睡到上面，佩馨也坐下歇。谷中挺瞧他二人妙手空空，毫無所攜，覺得有些不放心，既懷疑他們來路不明，又怕自己的飯錢無着，就蹲下搭訕着問問貴姓，又問道，你們從衛裏來麼，邵老台怕佩馨說話不慎，忙搶着答道，對了，先生，我們是打天津來的，請問你這馮村是還屬天津縣麼，谷中挺道，不，我們這村子正在寧河縣邊兒上，你們上那裏去呀，邵老台本是落荒奔逃，因而至此，實說上北京去，又不該經過此處，而且那有放着火車不坐，反而走路的，待隨便指個地方，無奈地理不熟，又怕弄錯了方向，更惹人疑惑，幸而聽他說此地屬寧河縣境，就順口答道，我們是上寧河城裏，谷中挺道，你們把路走錯了，從天津到寧河，應該走南面的大道，怎繞到北面來了，不走弓絃，倒走弓背，要遠四五十里呢，邵老台想不到還是說錯，就掩飾道，我這姪子年青，沒走過這條路，我又病得糊裏糊塗，咳，明兒還得受一天罪，谷中挺問完，心中還惦记心玉的事，無暇再和他們多口，但放不下眼前小利，就立起道，你們這一天夠累了，要早吃飯早安歇吧，邵老台道，那敢

情好，先生多費心，谷中挺道，沒說的本來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這苦處誰都經過，遇着了該行方便，無奈我也是窮人，不怕你笑話，家裏一點存糧也沒有，你們想吃什麼，只可拿錢現買，今天趕上有集，要吃肉還可以買呢，邵老台聞言，知道主人怕被白叨擾，真是先錢後酒，勢利生涯，便要取錢給他，但這時邵老台正在躺着，方要坐起，佩馨連忙按住了他，自向谷中挺道：先生，只好求你多受累，這一塊錢……說着就伸手向袋中取錢，佩馨手入袋中，先摸出一團報紙，便是早晨在車站上所看的兩張，便先掏出放在板上，然後取了一塊錢遞給谷中挺，谷中挺接過走出回到上房，意如已在堂屋，谷中挺迎着她悄問如何，意如低語道：我已經留下了，她只答應住一夜，明早就走，谷中挺無言，望着意如，半晌又道：你怎眼圈兒紅了呢，意如道，方才心玉提起我們的父母，都難過了一會，谷中挺哼了一聲，道：外面來了兩個投宿的人，我已經安置在撈祇房裏，你去作飯吧，給他另蒸些雜合麵的餅子，炒盤子青菜，把咱們早晨買的肉給切上點兒，另外在弄碗菜湯就得了，意如不知他已然有錢到手，還以為過路窮人前借宿，很詫異谷中挺居然如此慷慨，憐恤窮人，而且又如此殷勤款待，真是向來未有的，但也不敢詢問，應着就下廚去了，且說佩馨見谷中挺出去

，向邵老台道：這人真不厚道，看樣兒咱們若不出錢，他就不給飯吃了，邵老台道，所以行道難啊，外面好人太少，俗語道：車船店脚牙，無罪也該殺，除了牙行，上面四樣兒都是剝削出人的，凡人一出了門，就得認頭吃虧，沒法講理，像這先生還是好的，不過愛小罷了，你這一天也走得夠之，快躺下歇歇吧，佩馨也疲倦，就倒在邵老台旁邊，却無意中把那團報紙，帶到門邊，二人低語半晌，佩馨問邵老台現在已否出險，邵老台爲要教他安心，就說現在出了天津縣境，任是神仙也尋不到我們了，佩馨聽了心中安穩，不由把精神鬆弛，倦極欲眠，又過了約一點鐘，天色漸將昏黑，谷中挺親自送了飯菜，二人起來吃用，却覺飯菜過劣，太不值那代價，飯後谷中挺來取碗箸，又給帶來一壺熱水，向他們說沒有預備油燈，只可摸點兒黑睡吧，說完向外面走時，無意隨腳帶出門外，因爲這門是沒門限的，及至他走出門外，又無意低頭一看，才發現是一捲疊得極厚的報紙，他住在鄉村，經年累月的不見此物，見了知道是客人之物，正好拿回去看看消遣，他拾起也沒通知他們，就自回到北房，見飯菜已擺在白天用爲教桌的橫案上，意如正站在桌邊，似在等他一同用飯，谷中挺放下了取回的飯箸，才悄聲問心玉怎不出來，意如道，她說有點頭疼，不吃了，谷中挺平日本見心

玉吃他的飯，就覺心疼，今日見她不來吃飯，反覺悵然若失的道，你勸她勉強吃些，大長的天，怎能空着肚子，意如道，我也勸過，她執意不吃，也沒法兒，谷中挺笑道，也許還生我的氣呢，說着又高聲道，玉姑娘，你出來吃些吧，難道你心裏還記恨我麼，今天姐夫實在錯了，現在給你賠罪，你瞧着意如，恕個罪兒，別生氣吧，心玉在房內說道，你別想，我並沒生氣，實在不餓，你請吃吧，谷中挺又央告了半晌，心玉仍不肯出來，他沒法只得教意如替心玉留些飯菜，等幾時餓了再吃，他夫婦自將晚餐用完，意如去收拾傢俱，鄉間習慣，本來日入而息，谷中挺却還保持城市生活，睡得略晚，飯後過了一點多鐘，夫婦都進入西裏間，意如拭簾拂枕，預備安寢，却見谷中挺正把盛煤油的瓶子向燈壺裏添油，不禁詫異問道，這就睡了，你還添油作什麼，谷中挺道，我不睏呢，方才從客人房裏拾得幾張報紙，正好涼快快看看，意如也未着意，只說了句不要太睡晚了，煤油貴得怕人，省着用吧，說完就自入了黑甜之鄉，谷中挺坐在一張舊式粗笨的大椅上望着意如，見她面向裏睡去，不由微作冷笑，他來是個奸陰之徒，白天心玉在憤怒中說出自己有錢，原爲刺激谷中挺，使其明白作惡者永不會得到幫助，或因此愧悔改過，那知反引起他的貪心和惡意，暗中已有了陰謀，及

至意如回說心玉只能居住一夜，明晨必走，他聽了更決定陰謀必須立刻發動，不能展緩，他因年紀已逾三十，好色之心，已因少年時荒唐過度，領略過多，到這時已把色慾削滅，只全神注到財字上面，所以心玉那樣美貌的人，他都沒有稍生異念，倒是聽着心玉有錢，立刻貪念大生，不能姑忍，於是由貪心又勾起淫念，他心想心玉明天便走，今夜若不設法弄出結果，心玉一去，便算鴻飛冥冥，弋人何慕，但是謀她的財，必須先謀她的人，谷中挺深知心玉對他只有白眼，毫無看重之意，若由正路入手，絕難成功，惟有挺而走險，趁着心玉夜中睡着，預備掩進去竊玉偷香，只要生米作成熟飯，自己用柔媚手段，一加攏絡，她一個女子，又有什麼拿手，既已失身，只有順從罷了，大凡奸邪人的思想，總不信世間有正人，只當人人全是壞蛋，即使外面正經，也是故意裝作，和他是一樣的，所以小人腹內無君子的話，真是不錯，谷中挺腦中，認女人都是輕賤的玩物，想着心玉年已不小，情竇早開，何況又死去父親，沒人管束，她又住在華地方，女學生個個摩登，她自然不會例外，或者已和男朋友住過若干次旅館了，自己對付這樣一個春情正動的少女，只要善於內媚，給她嘗到異樣滋味，她還會不死心踏地的愛我，把體已全獻出麼，谷中挺打定這個主意，才打發意如先睡，自

已坐守孤燈，直到二更多天，他心裏一直想到心玉，枯坐不動，手裏雖拿着報紙，但已忘了閱看，只用手團弄，等到了時候，他料着心玉睡着了，才悄悄立起，走至堂屋，向東裏間一看，只見房門雖關，門隙還有燈光外射，他由隙中窺視，只見房中影影綽綽，心玉似乎仍在地下，並未上床，谷中挺也是利令智昏，他忘了心玉剛硬的脾氣，以爲天下少女無不懷，正期待有男子調戲，可以一拍即合，也不再等心玉吹燈睡下了，就大着胆子上前輕輕敲門，裏面初似未聞，繼而問道：誰。姐姐麼，谷中挺低聲道，你快開門吧，裏面已聽出是谷中挺聲音，哦了聲道，你是谷中挺先生，半夜來作什麼，谷中挺低聲道，我的玉姑娘，你開門我有話說，裏面遲了一下才道，我姐姐呢，谷中挺一聽她問意如，更想邪了心，以爲心玉接受了自己的美意，只顧忌着意如，故而如此相問，忙答道，你快開門吧，心玉在門內也悄聲道，你等等兒，谷中挺想不到進行如此順利，心癢難搔，只待房門開放，便闖入得其所哉，却在這時，忽由門隙窺見房中燈光熄滅，不由更喜，以爲自己沒有料錯，心玉真是偷情慣家，居然這樣小心謹慎，其實院中人盡已入睡，又怕誰看見呢，正想着忽聽房門一響，知道開了，方要向裏直闖，那知忽然當頭一陣傾盆大雨，直倒下來，把谷中挺激得幾乎閉住了氣，原來

心玉將壺中和面盆中的冷水，都倒在一個痰盂之內，一開門便迎頭潑了下來，這冰冷的水，來個醍醐灌頂，雖在夏季，也夠谷中挺承受，水刮才過，他還沒緩過氣兒，心玉又早抄起門，迎頭三棒，兩棒落在頭頂，一棒打在肩頭，谷中挺雖然疼痛，但是賊人胆虛，不敢喊叫，心玉却是只管作活，絕不作聲，打完了將身一退，砰的聲關上了門，谷中挺在黑暗中經過水攻木擊，弄得天旋地轉，半晌方才凝住了神，知道了玉心的當，但仍不死心，還推門低叫心玉，心玉在內說道，谷中挺，我已經給你留了臉面，你是知意味的，就趕快滾回去，難道還等我喊起來麼，谷中挺聽心玉語意堅絕，知道再堅下去，便要不妙，自己在這村中作塾師，全靠一派假正經的面目，此際若惹得心玉喊叫起來，被四鄰聽見，定要羣起而攻，就立足不住了，谷中挺所以如此胆怯，全得歸功於兜頭一盆冷水之力，澆得他貪心淫念，一掃而空，只可來個進銳退速，不則一聲的，悄悄退回西裏間，見意如仍在酣睡，就把身上濕衣服脫下，換上乾衣，想要覺，無奈精神興奮，倦意毫無，普通人在夜間工作，感到昏昏難支，用冷水毛巾拭面，亦可振發較長時間的精神，何況谷中挺差不多洗了個半身冷水澡，精神上的刺激太深，不易恢復正當狀況，他既惱喪而又無聊，怔了半晌，坐到椅上，無意中取起



桌上拋的那團報紙，舒展開了，先取起一張來看，這張恰是當天的日報，看着國家大事，感覺無味，翻了過去，看見二面的天津本埠新聞，第一條就是何宅人命案，因為標題刺眼，引起他的好奇心，從頭至尾看了下去，看到最後，有一節轉入下面欄內，是佩馨未曾入目，而由他首先發現的，便是這案中的緝兇賞格。除女事懸出二千元外，警察廳也懸賞五百元，以酬拿着兇手，或是聞風報信因而捉獲的人。谷中挺向來財迷，見了偌大的錢數，心想大下一件事的發生，必有利害兩面，就像這件人命案，事主死得自然淒慘，但是倘有一個人，着兇手，豈不因此變爲小財主，只不知那個有造化的能和兇手相遇，接受這二千五百元，想着忽看見上面所附印的兇手容佩馨的照片，略一端詳，猛然通身一動，覺得這面孔甚爲廝熟，好似見過，再一想就明白了這面熟的來源，躍起自語道，莫非我真要走財運，上天把值兩千五的活寶，送到我手裏來了，那投宿的年青人，雖自稱姓邵，但明明是這照片上的凶犯容佩馨，定是他在天津犯了案，和同夥逃出來，要不然怎會不識路徑，上寧河縣城，倒撞到這馮村來呢，自己只要把他捉住，就可以領那二千五賞金，足夠吃幾年了，想着眼前似見白花花

的現洋，積滿屋內、床間桌上，都幻成一片銀光，他不由慾發如狂，立起便向外走，想把那

價值二千五百的活寶，立刻抓到手裏，那知利慾重的，胆量必小，這是天然公例，他沒走出外間，心裏已發了怯，想到他們叔姪兩人，自己孤身一個，只怕未必捉得住，而且賊人大多手黑，反恐捉他們不成，自己倒送了性命，他一猶疑，立又想起報紙所懸賞的賞格，說聞風報信，因而拿獲，也是照樣給賞，於是把心一轉，決定要去報告村中駐的警察，領來捉拿，方要出大門去，但又<sup>多</sup>這值錢的活寶，萬一在自己出門後逃去，豈不坐倒金山，方想到室中尙有意如，可以相助，就退將回去，把意如叫醒，意如居此村中，勞如鄉婦，一家的縫洗烹飪，以及粗重工作，全歸她一人担負，谷中挺只藉教書爲名，鎮日安逸，無所事事，所以意如睡下便如小死，經谷中挺叫喚半天，方才醒了，谷中挺見她神智尙甚迷茫，忽想起方才心玉對付自己的法子，就借用來反治意如之身，拿起桌上一杯冷水，潑到意如臉上，意如嚇得嚇然而叫，谷中挺又怕聲音驚醒耳房的一對活寶，急忙把意如嘴兒掩住，意如方一清醒，不知他安的什麼心，嚇得魂飛體顫，幸而谷中挺見她已然神智清明，就鬆開了手，意如戰兢兢問他作什麼，谷中挺低語道，白天來投宿的那兩個人，是殺人的兇手，我去領村上的警察來捉他們，你要關好了大門，看守着，不要教他們跑了，意如大驚道，那兩人真是………你

可別誣賴好人，依我說別管這閒事，谷中挺道，這閒事關着二三千塊，怎能不管，再說這報上登得明白，萬不會錯，你就依我的話，不必囉嗦，意如又道，倘若他們要跑，我怎能攔得住，谷中挺道，他們正睡得香，絕不會醒，我不過教你留神，說完就向外走，意如不敢再勸，只得跟着，等他出去，把大門關了，回頭見撈紙房的破窗上，斜映着一角上的明月，景况淒清，似乎暗示着房中人的命運，只得抱着一肚子悲懼愁怕，回到房裏，不料方一進去，猛見心玉衣服齊整的坐在椅上，正舉着報紙觀看，意如一怔道，你怎還沒睡呢，心玉擺擺手，教他不要相擾，少時才放下報紙，點點頭兒，向意如道，姐夫又要害人了，你知道吧，意如吃吃的道，我只聽……：……心玉道，我已經全聽明白了，他今夜不睡，就爲着作壞事，頭一件遭了失敗，細情我也不必告訴你，現在他又從這報紙上，認出那投宿的人是殺人的兇手，白天那兩個人進來時，咱們由窗內瞧見，你不是還誇那年青的眉清目秀，行動文雅，像城市裏的學生似的麼，那知這報上登着他的照片，註明是殺人強盜容佩馨，姐夫就爲貪圖賞格，報警察來拿他了，意如一怔道，那年青人能是殺人兇犯……：……這可奇怪，心玉道，你瞧着不像麼，不瞞你說，我也覺着可疑，怕內中必有原故，倘若姐夫帶警察來把他捉去，只

怕這人就活不成了，說着一拉意如道，咱們作件好事，把他們放走吧，意如道，我也願意，只是……他回來怎肯饒我，這可……辦不得，心玉道，你不必害怕，萬事有我，說的就拉意如一同出去，意如還畏怯不前，心玉道，你得想想，人命關天，姐夫若作了傷陰德的事，和你也有牽連，再說你要作一個賢妻，也不該看着丈夫作惡啊，意如聽了，忽將手掩面說道，你去辦吧，我我不能……心玉知道她還是畏懼，就端了煤油燈，獨自走出門去，到撈紙房窗外，聽裏面鼾聲震耳，就躡着步兒走入，立在池邊，借燈光看見投宿的二人，正睡着木板上，一個年長的，把身體灣得像蝦米一樣，張着大嘴，睡狀甚爲難看，那一個年青的，屈肱作枕，清秀的面龐，露着天真的淺笑，好似正夢見兒時睡在母親懷中，那樣的甜美，只肌肉甚瘦，面有菜色，似乎久處困境之中，心玉看着確認是報上照片的人無疑，但這樣文雅書生，怎會殺人，其中必有冤枉，只是谷中挺一帶人來，這少年就要從這甜密的夢境，墜入惡魔之手，心玉想着就決意把他們喚醒，忙頓着革履，大聲叫道，醒醒，佩馨和邵老台，聞聲大驚而起，邵老台睡處正在外邊，一翻身幾乎滾落池中，兩人坐起張眼，見燈光中映現一個美貌女郎，滿面帶着慈祥之氣，正低頭相視，不由全都迷離倘恍，如同重入夢中，

佩馨首先立起，望着心玉發怔，心玉低聲道，你姓什麼，佩馨並未答言，邵老台已起立搶着答道，我們全姓邵，心玉搖搖頭，向佩馨道，不對吧，你是姓容，佩馨聽了大驚如癡，邵老台已明白形跡洩露，便要拉佩馨奪門逃走，心玉冷笑叫道，你們不必張皇，我來爲救你們，世上真少有這樣糊塗人，逃命還帶着畫影圖形的報紙，爲是教別人認識，好捉你們呀，現在告訴你吧，這裏的主人已經由那報紙上查出你是殺人的兇手，出去報告警察去了，那報紙我也看過，你怎那樣凶狠，作圖財害命的事，佩馨驚惶說道，我實在冤枉，只爲……：……：邵老台在旁叫道，別說了，這位大姑好意來送信，咱們還不快跑，話未說完，已聽大門外有敲打喚叫之聲，但聲音不高，好似谷中挺只一意如一人聽見，替他開門，却又怕驚醒投宿的人，心玉本想問明佩馨的個情，這時一聞叩門之聲忙道，對了，你們快跑，沒時候了，佩馨道，門外有人，從那裏出去，心玉道，不要緊，你們隨我來，說着就先吹滅了油燈，以免被門外人窺見，領他們到南牆之下，低聲道，這牆不高，下面有隻破缸，可以接腳，出去不遠就是高梁地，說着邵老台已摸着一隻倒豎着的破缸，跳了上去，低叫佩馨快來，佩馨因方才看見心玉如花之貌，慈藹之容，心中已極愛慕，又感激她冒險相救的俠骨柔腸，竟忘了自身的危

急，仍立着問道，姐姐，你救我性命，我也沒法說謝，只求你告訴我姓名，心玉道，不必，你快走，佩馨似乎感激中生，竟握着她的玉腕道，你一定得告訴我，心玉怕他耽擱發生變故，只得很快的說道，我叫凌心玉，佩馨聽了，忽然將臂一張，攬住心玉香肩，猛回她頰上飛快的吻了一下，心玉出於不意，方嚇得啞了一聲，佩馨已鬆開了手，覆述她的名兒道，凌心玉，姐姐，我活一日就不忘你一日，說着跳上缸去，和邵老台一同滾出牆外逃走，暫且不提，且說心玉被佩馨偷襲了吻，驚愕之間，偷吻者已如飛越牆而去，她覺得一陣迷離，心中別生一種滋味，似恨非恨，似怒非怒，只想這少年在逃命之際，居然有此狂妄行為，臨跑竟吻了我一下，真是豈有此理，想着不由在心中自語道，這算什麼意思呢，心裏這些思想，不過在幾秒鐘間，忽聽大門敲得加急，中間並夾有谷中挺罵意如的聲音，心玉明眸一轉，急忙轉身向北房裏跑，才到門口，便和一個人相撞，心玉知是意如，就低聲道，你不要害怕，都聽我說，就把意如拉到院中，忽然用力一推，意如呀的聲跌倒在地下，心玉喊道，跑了，跑了，噯呀，姐姐，……：……：叫着就跑過去開了大門，見有五個村上警察，和谷中挺都一擁進來，內中有兩個人提着手燈，谷中挺見心玉出來，大驚問道，怎樣了，你喊。

心玉氣急敗壞的道，你們真蠢，怎這樣大喝大喊的叫門，現在那二人都跳牆跑了，我姐姐還被他們踢倒，不知怎樣呢，說着就奪了一個警察手中的燈，走到院的中心，瞧見倒地不起的意如，忙拋了燈，跪下把住她道，姐姐，怎樣，沒被踢壞了麼，意如自被心玉推倒，又聽了她所說的話，已知她的作用，聞言就假裝呻吟道，正踢在我腰上，噁呀，疼死了，心玉自語道，謝天謝地，還沒傷重，說罷忽氣憤憤的跳起，向谷中挺喊道，你們若不大呼小叫，那兩人絕跑不脫，我姐姐還不會受傷，現在眼睜睜放賊逃了，一個警察搶着問道，他們從那裏跑的，心玉故意從頭說起道，你聽我說啊，就向谷中挺道，我方才正要睡着，姐姐忽叫起我來，說投宿的兩個人是大賊，姐夫知道了，已經去報警察，教她看守，她一人害怕，才拉我在一起壯胆，我二人就悄悄的立在上房門外，聽着撈紙房裏的聲音，忽然他兩人醒了，低聲說話，我怕他們跑了，就拉我姐姐到窗外偷聽，却聽不出說什麼，那知就在這時候，你們就來了，在外面敲門，我和我姐姐正立在紙房窗外，那敢答應，那才可慢慢的向外溜，偏偏你們沉不住氣，就更呼喊起來，我們才走到院子中間，他們已從房內跑出，我姐姐一拉，被那高身量的給踢了一腳，你們若稍沉住氣，他們那會跑呀，谷中挺聽着，只是頓

足，問那二人向那裏跑的，心玉道，我只顧了姐姐，又忙着去開門的，並沒看見從那裏跑，大概是跳牆出去的，警察等聞聽，忙四散尋覓，有人看見南牆下的破缸，就喊說有了出道，其餘警察也都跳牆追去。院中只剩下他們三人，谷中挺懊喪萬分，聽了心玉的話，意如並無錯誤，無可埋怨，只可自己後悔，不該過於性急，竟損失了兩千五的大財，意如却仍不住的呻吟，心玉一面替她撫摩，一面還啾啾不已，把谷中挺說得抓耳搔腮，咳聲嘆氣。但他還希望警察們萬一能把佩馨捕獲，心玉把意如扶入室中，他還在院內等候消息，過了很久，外面才有人敲門，谷中挺出去，見是那五位警察，都狂喘着，告訴他村外禾稼太密，無法追捕，警長還說此事必須稟知上司，教谷中挺預備作證，說完就同走了，谷中挺羊肉沒吃，空惹一身臊，氣得幾乎發昏，關上門回到房中，見意如不在，知道她必在心玉房中，就也不去呼喚，自倒在床上睡了，心玉這時已在東裏間，和意如議論方才的事，意如問她何以那樣晚還沒就寢，心玉嘆氣道，你不必問吧，我預備坐待天明就走。意如凄然道，你真要走麼，心玉道，姐姐。你想我如何再能住下去，即便不走，也最晚到了暑假開學，仍舊要離開你的，姐姐，你總明白，我再住下去，於我都沒有益處，意如點頭，似很明白她的意思，心玉又



道：不過從昨天以來，我又看出谷中挺的心術太壞，只恐怕你枉受千辛萬苦，到頭也得不著好結果，但是你心意既已堅決，我不能破壞你夫婦的感情，所以有許多話也不必說了，現在敢勸你一句話，你日後遇到意外巨大的打擊，第一要想起自己青春未老，希望正多，不可有消極的行爲，本來你大我不過四歲，因爲近年心境不順，又處在鄉村，不加修飾，才顯得有些蒼老，日後環境只一改變，就不難恢復當年的模樣，第二請你永遠不要忘了有我這個妹妹，無論到什麼時候，我全能幫助你，不瞞你說，父親給我留下一萬多塊錢，還不夠咱姊妹勤儉的生活麼，說着又指着炕下道，這炕洞裏我藏了二百塊錢，你要留着防備緩急，萬不要教谷中挺知道，他是不可靠的，意聽着，早已熱淚直流，抱住心玉只是嗚咽，並無話說，心玉安慰了半晌，意如方才止哭，嘆道，妹妹的心，我算全明白了，咱們凌氏家門不幸，只剩了你我兩人，連個兄弟也沒有，實告訴你，谷中挺這人，我早知道是靠不住，不過以嫁了他，只可認命，所以我這人已經算銷了號，說真了，還不是只剩你一人，妹妹，你終身的事，可要放好眼力，莫像我這樣上當，你告訴我，這幾年在天津可有了情人麼，心玉把臉紅了，微微搖搖頭，意知道，我問的並非已怎樣，是問你現在心目中可有了這麼個人，心玉

仍是搖頭，意如道，你已是快二十歲的人，也該自己留心了，不過對人可要長住了眼，定住了心，莫說谷中挺在富初和我交友時，一點看不出他的壞處，就像方才放跑的那個少年：

：心玉聽到這裏，心想姐姐正談到我的終身大事，怎又把那容佩馨拉上，莫非她曾看見我被容佩馨偷了吻去，以後又未對她訴說，因此疑惑我對那陌生人有什麼心意，這些思想，很快的在心玉腦中轉過，使她不自覺的心跳起來，但意如却沒有這種念頭，不過只把佩馨作爲引證，只聽她又說下去道，：：：：：看他的相貌清秀文雅，倘然報上所登的事，是神屈含冤，而還沒的可說，倘若他實在作了那樣惡事，這世上人品好壞，還有什麼憑據呢，心玉聽到這裏，知道她並非有意，就趁機把她的話頭，引出方才所談的題外道，人多半冤枉，但是我們也沒法斷定，方才咱們決心救他，也只是爲着他的相就不像壞人，可是現在細想，可疑的地方也很多，不過他便真是兇犯，咱們沒有責任，也犯不上多管閒事，說着伏在意如身上，面對面的瞧着道，姐姐，我叮囑的話，你全可得記住，咱姊妹相聚的日子必不在遠，現在你回房睡去吧，工夫大了，怕他又起疑心，谷先生已經把我看作破壞專家了，意如道，你少時就走，我還不多斷守會兒，早晨好送你出門，心玉道，你就依我的話，趕快回房去，咱

一家親骨肉，不必鬧虛文，你守着等送我，於我無益，倒怕惹谷中挺疑心，你又得受些折磨。再說我也得安靜睡一會兒，早晨還得坐驛車趕路呢，意如聽了淒然道，你說的有理，我陪你到走也沒有什麼益處。枉多傷一回心，只是我實不忍和你離開，這一別何年再見哪。心玉道，我不是說過，咱們不久就要重聚的，現在你無須難過，快睡去吧，等早晨我走的時候，一定敲你的窗子，你就出來送我，意如道，你可準敲窗子，別自己溜了。啊，心玉答應着，催促意如出去，才自掩了門，倒在床上歇息，說也奇怪，心玉平日是個心地孤清的人，在校中和同學都沒有膠漆的朋友，至於對男子的交際，更爲稀少，除了偶然不得已的酬應外，在目中簡直沒有一個男子，這固然因她自幼喪母，無形中成這一種詆芳自賞的性格，但也因爲骨肉稀疏，只和老父相依爲命，就把全部熱情，化爲孝心，去溫慰老父，一片純潔的心坎中，更無餘地位置他人，及至她父親死了，才感到萬分孤寂淒涼，覺得萍梗之身，飄飄無着，這次來看意如，雖然是奉父命加以幫助，但心玉私衷，却希望依着姐姐同居，托身得所，寄愛有人，那知看了谷中挺的情形，才知姐姐處境可憐，此處絕非自己久居之地，於是心境重感淒涼，預備仍將此飄泊之身，重歸茫茫人海的天津。在繁華境中度孤寂的

生活，不料正在這時，竟遇到佩馨的事，她無意中救了個不相識的少年，而佩馨在臨行時，竟有怎樣外的舉動，若照心玉平日的性情，無端的受人侮辱，定要大為惱恨，但此不知怎的，竟絲毫沒有恨意，心裏反覺有些慌慌亂亂，似乎佩馨清秀的面容，時時在眼前搖恍，佩馨所吻的腮邊，似乎尚口角餘溫，時時發熱，意如走後，心玉想要假寐一會，無奈心中只是發慌，佩馨在燈光的驚容，和臨行偷吻時鹵莽的動作，以及叫姐姐的聲音，都似變為電影片和留聲機，一直在腦中心上，眼底耳邊，遞換着擾亂，心玉自思，自己素來心頭清靜，今日怎的一遇這陌生少年，心玉雖然是暗室孤燈，無人在側，但好似有好些人望着她，羞得不敢張眼，臉上更燒得熱烘烘地，她屢屢竭力要把這事忘下，無奈腦中不聽命令，這樣直攪擾她很大的工夫，心玉賭氣起來，想借着收拾行李，消遣這不寐的時間，但行李很是簡單，須臾便已齊楚，她重行坐定，自思方才我不知爲什麼原故，好像很怕想那少年，反被他擾亂了心曲，現在我爽性把他來作個研究的目的物，想想他到底是什麼樣，何以有這樣魔力，使我平靜的心起了不能消滅的波瀾，想着立時佩馨的面影映現腦中，她心中沉思，一會突然持手掩住了臉兒，嘆息了兩聲，惱到自己的心靈，已因那少年的一吻而和他交感了，這事固然

非常奇怪，但探索原因，總是先由於自己救了他的性命，從恩字上發生了一種微妙情感，而他感激的表示，在一面說自是狂妄鹵莽，不過是自己施恩的人，承受之下，反覺得他的英爽熱烈，尤其因為舊習俗所養成的心理，好似恩情二字，應該相連，一有了恩，就禁不住要生出情來，所以他對自己野蠻的動作，回想起來，真是一種極快美的刺激，恐怕永久不能忘了，大約這應該歸入迷信想法，他由天津逃出來，別處不去，偏撞入這裏，又恰逢谷中挺這貪財殘忍的小人，才造成這個局面，這樣湊巧，真可以說是前緣造定，莫非……：……：心玉想着更覺心慌意亂，不敢再想下去，但暗中似有一種奇怪的力量，逼她還得繼續再想，但經過方才的思索，已使她腦中的佩馨，在緣分兩字的背影上，變得親切許多，拋開已往，只想後來，又想到報上明明載，他是兇犯，自己雖疑他必有冤枉，但確實如何，誰能斷定，倘然他真是個兇犯，早晚必被捉抵罪，而且即使他真的冤枉，幸能洗白，恐怕那也並非短時期所能希望，這奔命的景况，不知要到何年何月，自己也未必能和他再行相遇，但這後來的事，也得歸到緣分二字上面，今日既有緣相遇，異日就有緣重逢，至於他是否真的犯罪，却應早些明白，否則自己為一個犯人費這許多心思，不特冤枉，而且將來結果更要傷心，為今之計，

最好回到天津，設法查查他的底細，但是這底細怎樣查法呢，想着猛憶起報紙上所載佩馨犯案的何家，不由心中暗自打轉，過了一會，天色已明，心玉就溜出房外，燒了些熱水，略加梳洗，就先出了大門，到一遠的一家隣居，借車使用，所謂借車，只是出代價雇用的別名，因為那隣家養着車馬，許人雇用，但爲面上好看，只說出借，不過事先須把賞犒車把的費用說妥，這犒也就是車馬的代價，心玉因在村人目中是闊綽時髦的天津女學生，竟被那鄉下頑梗狡滑的小財主，敲了個加倍的竹槓，說定了賞犒四元，車把式就忙着套車，心玉自回去取行李，走着見天氣沉陰，似有雨意，及回至房中，心想這時若喚起意如，枉惹她費許多眼淚，而且若把谷中挺驚醒，更怕發生意外的阻格，又想起昨日意如曾說谷中挺強迫挽留自己，走後意如難免受氣，就取紙筆寫了個條兒道，姐姐，對不起，承你那樣挽留，但是我還得走，因爲怕你知道我走不了，只可不辭而別，請你原諒，明年若有機會，我必再來。臨行匆匆，無暇多寫，請代向姐夫致意，底下簽個名字，就放在桌上，自提了兩件行李，悄悄走出大門，忽覺有雨滴落在身上，低頭見地皮微濕，原來已下了雨，心玉只得緊走，見那雇定的車子，已待在這道旁，趕至近前，只見那車早已套好，但這時那車把式竟又鬆帶落鞍，似要

把馬卸開，心玉大爲詫異，忙問道，你套好怎又卸啊，車把式望着天道，瞧這天氣，雨下起來就沒完，這裏到天津四十多里地，得走半天，牲口受不住，車也吃虧，大姑你明兒晴天走吧，心玉着急道，不成，我立刻得走，車把式冷冷的搖頭，仍自卸鞍，心玉急得頓足道，你不能卸，既說定今天，非走不可，車把式滿沒聽發出奸狡的笑道，大姑，是大地方來的，還有個不聖明，四塊錢就不顧牲口死活，上淋下踏的奔命呀，心玉聽他提到了錢，便知道這事可以解決了，忙道，我實有要緊事，你多辛苦，到地方我加倍給你錢，車把式聽添出偌大數目，這額外的錢，可以全進到自己腰包，不由大喜過望，但仍裝作無計奈何的樣兒道，沒法子，只得拚着人和牲口受罪，送你去吧，可是錢不能少一個，回來好跟主家交代啊，心玉點頭，心中暗想，人們都說鄉下人樸厚，實際完全不然，他們比城市人還利害得多，既愚且詐又貪又狡，真教人不敢接近，尤其對付城市中人，好似有什麼積仇夙怨，譬如鄉村人遭了災荒，逃到城市，城市人照例慨發慈心，加以救濟，但城市人若遇了變亂，逃向鄉間，鄉間人不特不肯幫忙，還要隨意欺侮，乘機剝削，所以身受其苦的城市人，常常向人講說這等情形，自己當日曾聽父親說過，他在庚子年逃到南方鄉村，講受欺侮的歷史，據說用十倍的

價錢購買糧食，將論兩的銀子租賃草房，還要受他們的譏罵，說城市人享盡了福，應該受罪折補，我們若不趁此機會騙弄他們，便是拗天而行，所以父親和家屬，在南方鄉間避居半年，結果也和遇見拳匪一樣結果，財物盡空，只留得性命，事後回津，和逃赴他地的戚友見面，互相訴苦，原來凡是逃自鄉下的，全都受了同樣的款待，因此那些老輩的人，都相約以後再有流民逃荒來津，絕對不作賑濟，我聽得父親的話，還以為太過，自從這次到馮村來，才證明了老人家的話，初來時偶到村外遊玩。拆下一片玉米葉子，村人看見，硬說偷了他的玉米，訛去一元，今天又遇到這車把式，大約他們瞧見城市中的人，直似臭虫遇見肥人，認為是大好美食，得便就想咬上一口的，心玉想着，那車把式已把車重行套好，並且將深褐色的油布，蒙車箱和騾子的身上，這更說明車馬是常常冒雨走的，而且他已預備了抵抗下雨器俱。方才的做作，只為訛索錢財而已，心玉含着滿腹氣憤，爬上車去，將行李放在背後，車把式將鞭一搖，車就走將起來，這時雨已大了，望着道旁的禾稼，都似抹了一層油，分外蒼翠，車的前面，雨滴成一條條的線，直如隔着水晶簾，賞望庭園的芭蕉，遠則雨水激成烟氣，一片蒼茫，有時車子走近道，撞着欹斜的高粱莖，拍的一響，把葉上雨水都射進車中，



替心玉洗臉，心玉本久居城市，看着雨中野景，分外感到趣味，但是古道無人，只餘禾黍，前望迷濛，耳中只聽潺潺嘩響而且雨挾涼風，撲到身上，薄袂覺寒，生出無限秋意，心玉悵望許久，不禁黯然又生身世之感，似覺大地悠悠，此身無着，當此風雨載途，自己一個單中弱質，獨牙獨往的奔波，真自心酸難耐，現在由姐姐家中出來，說是回去，但回到天津，依然無家可歸，學校中固可居住，無奈正暑假，同學的都已歸家，自己住進去，也沒個伴侶，還得自炊自食，白天尚可出門遊散，夜晚獨守空房，聽大院裏的楊樹蕭蕭，淒涼如語，實是一種刑法，能叫人難過死呢，心玉正因眼前的荒寂，而念及此後的孤淒，但不知怎的，在空虛動宕的腦中，突又湧出佩馨的影子，心玉不由心曲沉沉，又惘惘然回想到昨夜情景，對眼前風物，茫無所見了，正在這時，忽聽前面有拍拍的響聲，破空而起，抬頭猛見一隻巨大的白色鳥，由近處禾地中飛起，直奔西方飛去，在烟水昏茫中，白鳥翻翔，分外美麗，心玉向所未見，輕拍纖掌，連叫好，車把式跨在車轅，望着白鷺鷥到西方極遠處，冉冉而沒，才向心玉道，這是鷺鷥，寧河縣裏高財主家花園裏的養的，原是一對，不知怎的都逃了出來，飛到這裏，因為有幾處蘆葦坑，就不走了，前幾天我們村裏馮老虎的兒子，用鳥槍打死一隻

牠的，剩下這隻牝的，也不飛走，只亂撞着飛叫，前兒還有人看見牠在村東塔頂上亂撲。我們都說着這鷺鷥要跟了牠老公去，不久就死，那知又在這兒看見了，心玉聽着，不知觸了什麼心事，確覺鼻尖一酸，連忙翻身向車裏，竟落下淚來，正是，白鳥翩止，悲愴其音，有女車上，亦感秋心，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四回

旅舍藏奸衣冠侶禽獸 風塵邁面劍胆識琴心

話說在心玉由馮村回天津一星期後，一日清晨，南市有一家下等旅館的來賓棧裏，二層樓上，正有幾個茶房，坐着閒談，忽見第三十二號的門兒開了，由裏面走出一個二十多歲，頭髮蓬亂，面皮焦黃的女子，身上穿着材料劣，顏色極嬌的麻葛旗袍，但面上似經過一夜的失眠，終宵辛苦，粉痕斑駁，目睂青陷，如戴了一付黑色眼鏡，被嬌嫩顏色的衣服，襯得分外難堪，而且精神委頓已極，似乎兩腿無力，只由身體強拖着走動，茶房見了，全現出輕薄的笑容，低聲和語道：小旋風，大概遇見敵手，今天可栽了，瞧這像抽了筋的樣兒，說着那女子已走到他們近前，一個茶房低聲道，怎樣，落了多少，那女子皺着眉道，這倒癩

鬼，好苛刻，只給了我三塊錢，還是我爭了半天，才算給了一張五元的票兒，茶房道，瞧你這樣兒，定然被他囉唆不輕，你怎不多訛他幾塊，莫非你又犯了舊毛病，對了勁兒弄熱了吧，那女子啞了一聲道，看他那份腦袋，活猴似的，我熱遍世界上人，也輪不到他，茶房笑道，你別遮說，看你的樣兒，就知道由人家性兒樂了，又只要這點錢，說不熟誰信呢，像上回那個老西兒客人，你和他半夜吵起來，那才是真的呢，那女子一笑，露出黃板牙道，你猜對了，我真是一夜沒合眼，便是他不囉唆我，我還不饒他呢，哼哼，若不把他弄乏了，睡得死狗似的，我又怎能……說着從衣襟底取出一捲鈔票，向他們面如一恍，茶房全都大悟，個個挑姆指誇贊，却不敢高聲，那女子數數鈔票道，連他給的五塊，一共是六十五……就弄下幾張道，給你們二十，剩下都是我的，說着便又走去，衆茶房見錢眼紅，竟攔住不放，都說你不能拿那麼多，那女子道，我差點累了腰，賺來的錢，分給你們二十，還少呀，多一個也不能給，茶房道，你拿錢走了，少時客人一醒，追起錢來，你知道我們有多大的麻煩，你要這樣，就索性別分，全拿了去，等客人發作，我們教他尋你家裏去，那女子發恨道，你們也太不厚道了，擠羅我這流汗的錢，不怕缺德呀，茶房道，你那天不流汗，單今

天就值得多了，於是兩方爭競半晌，但說話都小着聲音，結那女子只落三十元，餘下都歸茶房明分。分完之後，茶房催她快走，不要等那客人醒來尋見，那女子笑道，他才不會醒呢。老娘這一夜三路進兵，就差了沒抽出小子的腦髓，他老實在床上爬着作夢吧，衆茶房都笑說，小旋風把出牢兒的都使出來，可真不易，那女子笑罵着就下樓走了，這裏茶房們又笑說一會，有幾房客人已經起床，索要茶水。大家就忙起來，直到正午將過，三十二號房中，忽的響了聲，咕咕冬冬，似在翻床倒几，茶房聽見，就互相示意戒備，正在這時，猛見二十二號房門開了，探出個精瘦的人頭，高喊茶房，其聲甚厲，茶房的頭兒，因分錢最多，此際自然義不容辭，趕過去答應他，到門前就問谷先生作什麼，要茶水麼，那瘦人原來便是谷中挺，他到天津來的原因，就爲心玉走後，他次日發現了，向意如吵鬧不依，意如說昨日我會報告你，她只允留此一夜，當時你也沒說什麼，現在她走了，如何怨得上我，谷中挺雖然自知無理，但他久處在統治者的地位，對他屬下這唯一的小民，是慣於不講理的，就拋開這節，只說心玉會自言要用錢幫助我們，定是你背地向她訴說我的壞話，她才變主意自溜走了，意如分辯說並未對心玉說過什麼話，也不知她要把錢幫我們，昨天見你打學生，和她拌

嘴，她才說出教你後悔的話，這跟我沒關係啊，谷中挺却一口咬定意如是有了外心，不願心玉把錢給我，留着等你將來離開谷家。再取來使用，嘵嘵不已，直吵了一天，意如到底懦弱，只想得他饒恕，把這場風波了結，使自暫免耳根聒聒、心頭痛苦，又加上素日忠於丈夫的習慣，竟忘了心玉叮囑的話。而說出坑洞中的二百塊錢，谷中挺取到手內，自然暫時轉怒爲喜，向意如溫存有加，但心中却暗罵意如賤骨頭，敬酒不吃吃罰酒，我只一吵，就把洋錢現出來，我若是個好脾氣的，不折磨她。大約這二百塊錢埋到長鏽，她也不會教我知道，因此看來，對待女人是萬不能客氣的，谷中挺自以爲因此添了一次經驗，意如自然隨之加了一層苦難，但當時谷中挺得了二百塊錢，就覺在村中守不住了，他本來覬覦心玉的財產，預備追上天津，繼續設法奪取。就決意用這筆錢作路費，到天津去暫住些時。一面陰謀心玉，一面享受繁華生活，以補這數年鄉村的清苦光陰。他打定主意，並不告知意如，又等過了兩天，才借個題目，向意如說爲村中公共的事，被大家推舉，要往寧河城內有所公幹，意如素知谷中挺是馮村中唯一讀書識字，而又不怯官府的人，每逢村中有事，常常推他出頭，因此毫不疑惑，就替谷中挺收拾行李，相送行程，谷中挺却借用鄰家的大車，坐到通汽車的大

道，就叫大車回村，他自搭汽車奔了天津，但是他數年前，曾在天津一處小機關作過司事，因爲遊蕩過度，用虧了公款，被上司查出。那時他正用欺詐手段，和意如結了婚，看着形勢危急，就帶着意如乘夜逃跑，意如看出他的劣跡，就行質問，他正需要意如作逃伴侶。當時就把實情都說出來，只對虧款的原因，不說是自己揮霍於秦樓楚館。反倒說是因爲與意如婚前交遊，婚後用度所消費的，並且指天誓言，表示從此革面洗心，不蹈前轍，意如信了他的話，反認爲自己害了他，毫無鄙薄，只勸他努力上進，一洗舊污，於是二人逃到馮村，避居數年，所以谷中挺這時重至天津，仍恐怕被熟人遇見，存着戒心，就投到這南市的小旅館中居住，當日就到心玉所肄業的東方大學去打聽，這時正在暑期，學校門房也不知到何處去休養身心，只留一個閒住的同鄉，代爲照應，谷中挺一問心玉，那代理就答以校中祇有幾個遠方籍貫的女學生。由暑假開始時就沒走，此外更沒別人出入，你若尋人，只有等一個月後開學再來，谷中挺聽了，以爲心玉在天津必然另有住所，未回學校，自己只可另行尋訪，於是回到旅館休息，到次日他想到心玉愛好風景的嗜好，在馮村時，常在清晨涼夕，去村外高崗上徘徊眺望，似乎據遠山近水，一樹一石，都感覺興趣，而且向來沒聽她說享受過繁華境

中的樂趣。由此可知她在天津的蹤跡，必不出現於歌台舞榭，應該在幽處所尋她，但是天津這地方，除了租界上有幾處公園以外，國人所建設的，不是業經荒廢，就是尙未公開，想尋有風景的地方，真是絕無僅有。只可就近先到較近的兩處租界公園去流連半天，谷中挺明知未必準到這等地方。即便她居在附近，常去遊散，自己也未必能恰巧和她遇見。這只如草地尋針而已，到了下午，他就挨不住寂寞，要實行享受都市生活，看電影，吃館子，看大戲，三事相連，銷磨一天，直至夜午，才回去睡覺，第三日他早晨去溜公園，午後因看報見本地美術館開華北美術大展覽，他以爲那會中女學必然極多，心玉素日喜歡美術，必然前去參觀，這正是尋她的好機會，就匆匆坐車前往，及至將到美術館門外，看見出出入入，皆是智識階級的人，忽而胆怯起來，心想此去能否尋見心玉，尙在未定之間，但此中濟濟多士，必有無數熟人，不要說遇見正式冤對，要立刻把我抓獲，舊案重提，難逃法網，便被一二不相干的舊友所見，自己就算露了蹤跡，舊日所在機關聞得風聲，必然訪緝。此地便不可再居住了，他想着更覺胆怯，就不敢進去，教車子原路拉回，走到中途，經過一處娼寮叢集的地方，他一時發了野興，就打發了車子，自己進了一家中娼戶，挑識一個妓女，滿心打算購買

刺激，以解無聊，無奈當這不景氣時期，娼寮生意清淡，他所認識的恰巧又是位債精老祖，正被人逼得走頭無路，那有心思招待生客，何況谷中挺尖嘴縮腮的樣兒，半城半鄉的俗氣，都被他看不上眼，谷中挺空消耗了心疼的一元錢，但結果未得絲毫樂趣，他素來好狡好爭，並不是吃虧的人，就說了許多閒話，和妓女拌起嘴來，幾乎動武，惹得一羣毛夥出頭理論，谷中挺見衆寡不敵，方才忍氣出來，氣憤憤的逛了半天馬路，晚上又進了一家小飯肆吃飯，這肆中特備有女招待，酬應顧客，却不像妓女那樣冷淡，笑臉逢迎，十分隨便，谷中挺就發無賴脾氣，和一個年歲較大的兜搭起來，那女招待真是百無禁忌，擁膝接唇，都不拒絕，並且吃喝滿不客氣，又竭力勸谷中挺吃酒，谷中挺醉意醺醺，和她廝纏得甚爲高興，那知飯後算賬，可就大不高興了，本來他預算數角之價，竟開了二三元的眼，谷中挺又以爲飯肆欺弄自己，提出抗議，鬧得把警察都叫了來，飯肆方面一文不讓，警察也罵他不開眼，強勒着照數給付，谷中挺沒法，只得依從，但僅付了飯價，那女招待還嘵嘵的索要小費，谷中挺那肯再受損失，就嚴厲拒絕，言說寧可去打官司，也不肯破費一文，那女招待自然不敢打官司，於是谷中挺得了最後的勝利，揚長而出，但那女招待的罵聲，直把他送出老遠，比喊小費八



毛的聲音，更爲清脆可聽，谷中挺氣得直罵人心不古，風俗澆漓，莫怪刀兵四起，災荒遍地，都是這種人造的罪孽，他近年在鄉村中，以新秀才資格，欺壓鄉愚，隱然惟我獨尊，養成無限驕傲，現在回到繁華都市，竟反而被人看作鄉愚，加以欺弄，向他一施展頑狡手段，立刻就吃大虧，這種種經過，使他氣恨難當，又加酒喝多些，回到旅舍，發恨罵了半晌，又睡了一會，及至醒來，天方夜十二點多，他獨居無聊，就開了房門閒望，忽見有五個花枝招展的女子，由茶役室出來，由茶役引領着進了隔壁房的客，過一會僅見四人和茶房出來，谷中挺暗想，這必是野雞。由茶房拉牽介紹給客人的，那一個必被客人看中留下了，想着不由心中大動，又因方才的怒氣無處發洩，若在家中，還可以把意如出氣，現在只可另尋他人，因爲白天兩次氣惱，都是被本地的女人所欺，最妙是尋個本地女子來解恨，兼以消此旅中的長夜，想着就叫進茶房，問就近可有流娼，相陪過夜，茶房們本以拉皮條，爲副業中的正業，聞言自然歡迎，就說本旅館現住着幾人，可以叫來挑選，谷中挺吩咐快行宣召，須臾便進來四人，就是方才所見的剩貨，谷中挺雖然賤，但是家有美妻，把眼光養高了，這時細看四人，老的將近花甲，小的矮僅及几，黑的有如煤工，白的似害肺病，就皺眉搖頭，表

示無一中意，茶房附耳說，先生對付着挑一個吧，別看長的差些，準保小心伺候，價錢還便宜呢，谷中挺仍是搖頭，那四人喃喃罵着，陸續出去，茶房捨不得空了這注生意，當時又說還有高級貨物，可以介紹，不過價錢較貴，谷中挺教再領來看，過了一會，茶房就領來這小旌風，谷中挺瞧她姿色尚可，却是騷氣撲人，便中意留下，但一問價錢，竟討大洋六元，這數目雖然淺淺，但在這小旅館中專賣別莊貨的價格，却已昂貴得出了規矩，谷中挺認定又是竹槓，就按沒邊討價，減半還錢的辦法，給她來個對折，小旌風把嘴撇得瓢兒似的，大有不屑之意，但茶房却不肯失這交易，從中費了許多口舌，才以四元定議，在這種真正買賣式婚姻制度之下，由一較鑑然而成的臨時配偶，怎能得到美滿結果，谷中挺竟願省了三分之一代價，幾乎連那三分之二虛擲了，在前半夜，小旌風使出應酬白帽頭兒的手段，給他個買賣少給，口索舌，手索足，密吝之，正鬧得感情行將破裂之際，小旌風忽一轉側，觸着裏面床邊的褥下，似一凸凸的藏着東西，偷着伸手一摸，知是一疊鈔票，她心中一動，立刻變了態度，裝作情不自禁，漸漸將谷中挺大獻殷勤，谷中挺還以為是自己的能力，制伏了她，心中暗自得意，想着無論怎樣狡頑的女子，一到自己手中，便能使她百鍊鋼化為繞指柔，真敢自

許爲風月場中的健將，前者可惜未對心玉作一番偷襲工夫，若能和她同床一夜，她無論如何，也不肯離開了我，又何敢勞我跋涉追尋呢，谷中挺想着，就對小旋風更加賣弄，小旋風也使出百種放縱之能，那情形本圖相媚，都好似要拚個死活，誓不並立，結果相持到次日早晨，小旋風勞乏不堪，谷中挺頹然若死，但他還自覺得了勝利，滿心酣暢的睡着，小旋風却等他睡熟，就悄悄伸手到褥邊，取了鈔票，偷着數了一下，竟六十五元，這數目幸而不是谷中挺的全部財產，他還另把一少半錢藏在別處，未被小旋風發現，這時小旋風巨款到手，心花怒放，急忙溜將出去，外面茶房正等着向她分利，小旋風平日本和他們串通，無所不爲，這次得了外財，本想只報個照例數目，自己獨得全份，但經茶房追問之下，她又想到萬一客人醒來，追問失錢的事，衆茶房未得分肥，不肯代爲迴護，恐怕鬧出意外的事，只得忍着肚疼，把全數現出，分得一半，自行回家，這裏衆茶房都料着必有麻煩，客人決不干休，果然谷中挺醒後，見小旋風不在房中，心想她怎麼沒向自己討錢，就自己走了，莫非他因肉體得了快樂甘把金錢犧牲，以表情意。但恐未必如此，只怕是她偶然忘記，匆匆走去，少時憶起，必然回來追討，自己何不趁時機，急速搬到他處，等她再來，業已鴻飛冥冥，這可

真是巧招兒，一省下就是四元大洋呢，再說昨日連受女人欺辱，鬱鬱在心，今日騙了這小旋風，也算借她消氣了。谷中挺想得十分得法，就動手收拾行李，那知褥子一翻，竟發現鈔票失蹤，他才明白小旋風走的道理，不由氣極敗壞，開門高喊茶房，那茶房頭兒趕了過去，裝作不解其意的詢問何事，谷中挺以爲小旋風是由茶房介紹而來。自己丟了錢財，應由他們負責，就把失竊的事說了，並且一口咬定是小旋風所爲，要他們負責追贓，或者賠償，茶房頭兒早有成竹在胸，就說那小旋風是串旅館的野雞，並無準確住處，無法代爲尋覓，並且昨夜是客人高興，教我們給人陪着過夜的，我們並沒圖一大錢，只爲看着客人面子，才管這閒事。如今丟了東西，如何能教我們賠償，谷中挺見他十分狡展，一時憤怒，就吵將起來，同寓客人都過來瞧熱鬧，隨着門外崗警也聞聲上樓，谷中挺還自覺理直氣壯，對警察演說一陣，表示頭可斷而錢不可失，大有誓死力爭，萬不屈服之勢，警察聽谷中挺說完，又問那茶房頭兒的理由。茶房頭兒不慌不忙的道，這位客人叫的野雞，是自己情願引進房裏去的，現在野雞走了，客人說丟了若干的錢，那野雞和我們毫無關係，她偷了沒偷，我們管不着，谷中挺搶着道，放屁，在你們旅館裏丟了錢，野雞又是你們介紹的，敢說管不着，茶房道，你

別血口噴人，我們是茶房，不是跑合兒的，你自己把野雞引進房來，她偷了你什麼，也是你自己的事。何況你房裏有錢沒有，還不定準兒呢。谷中挺聽着真氣瘋了，大罵道，你們真是黑店，客人失盜，敢說根本沒這麼回子事，我從家裏空手兒上天津來的呀。茶房頭兒微微一笑道，我不敢說你沒帶錢來，只是你若是有錢，我們一定知道，說着一指牆上道，你看這個，谷中挺隨着他的手一看，只見靠門後的牆上，掛着一面小鏡，上面寫着銀錢貴重，務請交櫃。貴客自理，失迷不管，茶房接着道，我們櫃上的規矩，是客人有金銀財寶，都要交櫃上代存，若從櫃上失迷了，一定照數賠償，若是客人不守這規矩，無論丟多少東西，我們也管不着，因為這年頭兒，人心太壞，倘然有人誠心訛詐，硬說丟了幾千幾萬，就把旅館賣了也賠不起呢，谷中挺聽他直賴自己訛詐，氣得火高萬丈，直要和他拚命，這時警察攔住雙方，從中評判道，你們不要再吵，聽我說句公平話，這事不能說客人有心訛詐，他丟錢不會假的，谷中挺聽着，覺得警察幫助自己，大為順氣，就叫道，還是副爺聖明，看得清楚，那警察並不理他，又接着道，不過旅館既有銀錢交櫃的章程，釘在牆上，客人不按章程行事，定要自己帶在身邊，那無論要遺失多少，旅館當然不能負責，何況又有偷竊嫌疑的暗娼，還是

客人自引進房裏去的，我看這事，只怨客人自己，就是打了官司，也不能判旅館賠償，最好認個吃虧。就此了結，谷中挺想不到警察的文章，是由反面說起，結論仍歸偏擔對方，就大叫道：那不成。我不能了。那野雞是茶房介紹，我不問旅館，也得向茶房說，警察道：你先生這更錯了，莫說茶房未必敢作這犯法的事，就真是由他介紹，請問放那野雞進房過夜，又是誰的主意，難道說茶房強迫你嫖野雞的麼，現在我只能調解，你若不肯了結，就帶你們歸區，不過現時一面維護風化的公事很緊，你得先擔個嫖暗娼的罪名。即使這官司勝了，另外也得罰上幾十塊，你自己尋思吧，谷中挺見已逼到這等分際，似乎除了成訟，無法追錢，但打官司又有顧忌，警察所言，或是暗助茶房，對我恫嚇，不必當真，只有自己在此地是個黑人，不能出頭露面，若一和人爭訟，形跡當然不能隱藏，那就太危險了，想着不由氣餒，那警察又作好作歹，解說許久，最末把旅館賬房先生找來，合議了一個折衷的辦法，就是谷中挺甘認損失，不得要求賠償，但旅館方面，却要無代價的給他自住十天，至於旅館的損失，就由茶房月薪中扣取，谷中挺一聽，知道警察仍偏袒旅館，但處在此時，無法再爭，只可認頭吃虧，但口中曉曉不已，頗有屈於強權，只有藉口舌申張公理之概，警察却說業經了結。

不須再提此事，把他勸入房中，自行去了。但在樓下時，竟順手牽羊的，得了茶房一握手間遞過的五元鈔票，至於旅館所受房金損失，每日八角，十日八元，茶房也按半數補上，把其餘的重行分配了，谷中挺在房中垂頭喪氣，暗想六十五元的巨款，只換得玩一夜野雞，住十天旅館，另外還饒了一場口舌，真是倒癩到家，如今也沒別法出氣，只有向旅館撈本，說定白住十天，必須盡量享受這條約上的權利，把日子住滿，差一分鐘也不走開，並且絕不再照顧他一文錢，十日住滿，立刻就搬走，多一天也不住，谷中挺在無可奈何之中，只有用這些辦法，以求精神上的最後安慰。那知茶房刁惡得多，因為他的頑強爭辯，以致害茶房不能全享所得的錢，無端被警察和旅館方面，分去三分之一，不由都恨上了他，谷中挺睡過半天悶覺，醒來將近日暮，他覺肚中飢餓，就叫茶房向附近飯肆代要食物，那知茶房說近來常有客人和飯肆送飯人發生爭吵，所以由今日新改規矩，不許飯肆人進門，客人最好吃本旅館廚房的按頓包飯，如若不然，就請自己到外面去吃，谷中挺沒法，只得穿衣服出門，呢鄰近飯館解決了民生問題，及至回到旅館，上樓直入房中，却見裏面已有兩個生人坐着，但並不認識，谷中挺以為自己走錯房間了，忙回身看看門牌，見確是自己原住房間，就向那兩個生人

質問，爲何闖到我的房裏，那二人聞言，也十分驚異，回說方才下火車來到旅館，由茶房引入這房間的，谷中挺再看床上，果然不是自己行李，正在詫愕，茶房已來了，把他叫到外面，陪着笑說谷先生是老客人，又喜歡清靜，方才來了許多行客，指定要前樓房間，櫃上實在是分派不開，只得把你谷先生暫且移到後院平房裏去住，等明後天行客走了，再照樣把你搬回來，谷中挺明知是茶房鬧鬼，故意和自己搗亂，那裏肯依，但茶房一面陪笑，說，一面冷言譏諷，說他白住房子，就不能挑揀，吵了半天，谷中挺仍歸屈服，只可隨茶房到了後院，見自己行李正放在一間低狹潮濕的小房內，裏面僅有一張木板搭成的裸體床，和一張半身不遂的茶几，一張肢體殘缺的舊椅，却也掛着一盞電燈，好似比五燭光還小，熒熒有如鬼火，谷中挺只可仍把定精神勝利的主旨，以爲任憑把我搬到何處，反正我得白住房子，若一嘔氣，豈不便宜你們了，當夜他就這樣抱着一肚皮氣睡了，以後更是呼喚不靈，茶水不給，受了許多虐待，谷中挺更有忍耐着，思想有朝一日，自己作了這地方警察廳長，定把旅館夷爲平地，茶房滅門九族，聊以自慰，他自運受損失，身上所餘，以不足五十元，再也不敢揮霍，每日只得出去探聽心玉消息，但仍沒有結果，又過三天，這日谷中挺在外面小飯肆



中，吃了不鮮潔的蟹，回到旅館就瀉起肚來，這後院本有廁所，他因前樓上廁所較爲潔淨，每日必要赴前樓辦公，這時却因走動次數太多，不能再上前樓，只得就近在後院的廁所屈尊，這廁所是一個方形小室，非常污穢，並且沒有電燈，最妙是借着後牆破孔射入的暗淡燈光，使如廁者尋覓坑位，谷中挺辦公之際，由那破孔中看到後牆，竟也是一道小院，和自己所住的相同，共有六七間小房，却只有兩三房間內微見燈光，谷中挺因前明白這旅館前面是一排樓房，後面却並列兩個小院，是爲下等客人和茶房住的，當時也不注意，直到夜間兩點，他第七次走動時，才到了廁所，登坑就位，忽聽隱隱似有哭聲，不由心中詫異，就側耳細聽，那聲音好似發於牆後院內，北面房裏，忙提上褲子，轉身去向破孔窺視，見那院中各室都已黑暗，只北面一間小房的窗戶，有光外射，哭聲必由那裏發出，而且還夾有嗚吐和劈拍的聲音，似有人正受打罵，谷中挺心中一動，自思此事蹊蹺，自己何不溜到那院內去看個分明，谷中挺並非有俠義心腸，只是記着對旅館的怨恨，希望裏面垢納污，作着犯法的事，自己探察明白，趁着挾制詭案，或者正式揭發，都足以快意的，當時他便出廁所溜到院外，穿過一條甬路，就到那另一小院門首，見門兒掩着，就推開進去，躡步溜到北面那間有

燈的房子窗下，已聽房中嚶嚶啾啾的是女人聲音，另有個男子喃喃罵着，所罵多是唾棄窮骨頭一種的詞句，忽然婦人在哭泣中發話道：我就沒骨頭，不願意享福，你這好心眼別人使去，不必管我。男子聽了，發出似低實高，而又蘊着兇狠的聲音罵道：你這該死的娘們，準是生了外心，媽的若不是我，你也配來到這大地方，穿綢緞，吃精洋麵了，到現在竟敢跟我整拗，婦人似乎氣極，說道：你把我送進娼窰去，賺錢給你胡花，害得我人小鬼不鬼的，倒算你待我有德呀，男子又罵道：你這娘們三心二意，真不是東西，你當初從老家出來，是情甘自願跟我的，到如今又反過口來抱怨，婦人道：你趁早別提當初，我那時失了眼，只當你是個可靠的人，才拋了丈夫跟你跑出來，那知到了天津，你竟把我送進娼窰，這幾月打三等降到老媽堂，不知受了多少苦難，你還不死心，又要帶我上關外，誰知道關外是什麼地方，我在這裏已經受了罪，寧死也不上那麼遠去，男子乾嗽幾聲，叫着婦人的小名道：招姐兒，你一定是聽了那個熟客姓白的調唆，對我犯了疑心，總覺着我要害你似的，其實我一心全在你身上，自從帶你到了天津，本打算自己謀個事由兒，賺錢養你，天長地久的一過日子，那知老天爺不可憐人，我東投西奔，都沒指望，盤川花完，又不忍瞧你挨餓，只

可聽了旁人的勸，送你進娼寮去混幾時，暫且免得忍飢受凍，我好勻勻身體，在外面賺錢，預備日後接你出來，那知你進了娼寮，起初是沒精打采，不好生混，弄得沒有生意，倒場上百多錢的賬，以後遇見那姓白的，竟和他熱上了，熱羊死朽，眼看要跟他飛，你想我爲死爲活，只爲的是你一個人，乍聽得你有了外心，怎能不急，就叩頭禮拜的跟這旅館掌櫃鄭子範，借了一筆錢，把你從娼寮弄回來，現在我只求有一頓飽飯，和你永遠同居度日，二來得急速把鄭子範的錢還上，無奈我一時還是找不着事，想教你再進娼寮，再說也沒剩錢的指望，幸而鄭子範指引一條明路，說關外的財最厚，弄錢最容易，就按娼寮說，茶園最賤的五十元，住局要加十倍，關內去的姑娘，沒一個不紅的，就憑你這人兒，一到那裏不待一年，就能剩幾千回來，那時咱們成了小財主兒，後半輩子只剩享福了，你想想，出去受半年辛苦，回來就享受到老，你平日喜歡的事，像看戲呀，鬥牌呀，穿綢緞衣服呀，都可以永遠辦到了，難得鄭子範肯拉拔咱們，連寧川都肯借給，你若不去，不是傻了，婦人道，不管你怎麼說，就是上關外能作娘娘，我也不去，那男子聽她說出絕話，似乎知道已非口舌所能勸轉，只可另思對付之策，於半晌寂寞無聲，谷中挺却已聽得明白，這婦人定是外鄉人，被男子

誘拐出來，押入娼寮，壓賬取利，如今因婦人生意清淡，將有外心，就又弄出娼寮，想和這旅館主人合謀，把她帶到關外賣一筆整錢，只聽這男子引誘的話，就可見一肺肺。關外娼寮，更是出名的地獄，幾曾聽過這麼容易賺錢呢，這婦人如此竭力反抗，不受勸誘，莫非真像那男子所說，戀了什麼熟客，想必是看破了他們的詭計，這事與我無干，不要管她，只是這旅館主人通同販賣人口，已被我抓住證據，正可借此出氣，明日暗地寫一封匿名信，寄到本管區署，必然把這婦人提出，從她口中就足以毀了這個旅館，那鄭子範坐到獄裏，還不解禍從何起，又那知是你得罪了谷老太爺呢，哼哼，你們虐待我，把我弄到這小院裏來，我却在這裏毀了你們，想着不由心平氣和，喉嚨中暗自念誦道，怨毒之於人甚矣哉，他正想着心事，房中的男子已逼問婦人到底肯不肯去，婦人回答寧死在天津，也不能去，男子大怒說你還戀着那個姓白的，婦人道：不管姓紅姓白，說我戀着狗都可以，反正和你算寒心了，男子大怒，喊着說你不跟我去，就弄死你，接着婦人嘶聲喊叫，似被男子捏住喉嚨，並加毒打，谷中挺絕對沒想進房救人，却只想尋個窗孔，窺視一下，然後自己正開，就向窗上看看，見中間有個破孔，却比他的頭還高，只可翹踵而視，見房中所設，和自己所住一樣的簡陋，

板床近在窗前，一個將近中年，面目黃瘦，濃塗脂粉的婦人，正被一個大漢按在床上暴打，再細看那婦人，只穿上身小衣，下體赤裸，所以在掙扎時閃着白的光影，那男子對的腿股之間，似乎除了打擊以外，還有別的動作，以致婦人喊叫得分外刺耳，谷中挺正看得十分有趣，不忍走開，猛覺背後似有脚步聲音，方要回顧，喉頸已被人又住，還沒容他掙扎，一隻手按住他的嘴，隨聞耳邊有人說道：「呂大，別吵了，已經有人看破，快滅燈睡覺，話未說畢，房內立刻變爲黑暗，靜寂無聲，谷中挺脖子被又得喘不出來氣，眼前直冒金星，就覺被人拉着走了十幾步，進到一個房間，又稍用力一推，似乎倒一床上，緩了緩氣，還未清爽，已見電燈開放，在乍明視界中，看着面前立着一個雄糾糾的漢子，一看年紀總有四十以上，但是非常精壯，前胸特寬，兩臂極粗，看得出練過武術，一張黑紫的臉，生着連鬚大鬍，却剃得乾乾淨淨，目中透着青光，身上穿着青綢大衫，外套着禮呢坎肩，這坎肩的用途，就因上面有個口袋，和當胸中的鈕絆，可以把手指粗的金錶練，由第二個鈕上掛將下去，蜿蜒落入盛金錶的口袋中，以顯示其豪闊，這本是本地一般下等社會的風氣，凡是流氓地痞，以及娼寮掌班茶園掌櫃等不由正路生財的人，差不多都要有這麼一份儀仗，谷中挺一見，便知自

己遇到難惹的人了，那漢子望着他點點頭道，朋友，你姓什麼，谷中挺道，我姓谷，你怎麼把我揪到這屋裏來。那漢子道，哦，我明白了，你是從前樓搬進後院，自住十天的，谷中挺只可反問道，你是誰，知道這樣清楚，那漢子道，我就是鄭子範，是這旅館的掌櫃，谷中挺倒吸了一口冷氣，忙陪笑道，鄭先生，咱們素不相識，把我弄到這房裏作什麼，你怪我不該偷聽窗根兒吧，那我睡覺去了，說着就要趁坡兒走，鄭子範攔住道，你那裏走，當着我是跟你玩笑的呀，現在痛快說吧，你今天看破了我這店裏窩藏販賣人口的，這算知道了我的底細，你就不用打算走了，我怎肯放你出去給我傳名，說着目露兇光，但有甘心於谷中挺之意，谷中挺嚇得利了小便，暗叫親娘，今日這一多事，竟惹出大禍，他見我窺破秘密，關着他的性命財產，怎肯和我干休，想着就告道，鄭大爺，鄭掌櫃，你不要想害我了，我並沒有看……看什麼，這也實怨我不好，太沒出息，從白天就看見那房裏住的一男一女，到夜裏見他們這麼晚還沒吹燈，我想邪了，才來偷看人家倆口兒的事情，那知溜過一聽，竟和我想的不同，原來是夫妻拌嘴，我還好在掃興，正待看一下就走，那知竟被你捉着了，我敢賭誓沒聽見什麼，就是現實這點事情，我出去連老婆都不告訴，若是……，教我死無葬身之

地，鄭子範道：「任你怎說，我也不能輕易放你，現在有兩條道兒，一條是叫幾個人來，把你網上打死，毀去臉面，然後由房上把你，尸首送過後街，丟到路上，明天只檢察官一驗，地方一埋，報紙上登個無名男尸一具，不知何故被害身死罷了。這樣多樣爽利，以前作的多了，沒一擋子犯案的，谷中挺嚇得叫道：「我的祖宗，你饒命，我實萬不敢給你亂說，你多積德，我家裏還有老的老小的小，大爺，我給你磕頭，說着來個羔羊吃乳，跪在地下，鄭子範道：「姓谷的，我也願意積德，倘若你是老實人，我就放你走了，無奈你這小子奸狡不安分。只看這幾天你和茶房的情形，就可以明白，我放了你，只怕你出去倒不放棄了，谷中挺只管叩頭賭咒，鄭子範滿沒聽提，坐下喝道：「你起來，裝這鬆樣兒沒用，若要我饒你，錯非入我們的夥，替我們出力，谷中挺一聽有了生路，沒口應道：「成成，我入夥，我出力，鄭子範道：「只這麼空口一說可不成，你得執筆立個字據，就寫你以前曾賣給我們兩個女孩子，已經入錢兩交的話，交給我存着，谷中挺道：「這是什麼意思，鄭子範道：「這倒沒什麼意思，不過表明你入夥的誠心，倘然你日後生心賣我，我可以拿這字據證明你是同黨，你若沒有壞心，這字據永遠沒用的，谷中挺方一躊躇，鄭子範已不耐煩道：「快說，寫不寫，我沒工夫搗這麻

煩，還不如快教人送你回去，谷中挺只顧性命要緊，忙應道，我寫我寫，鄭子範叫一聲來呀，猛見由房外擁進五六個大漢，鄭子範道，沒事了，你們都歇着去吧，叫前邊送一份筆墨來，衆人應聲而出，須臾有個茶房送進紙筆，隨即出去，谷中挺只得照着鄭子範的意思，寫那字據，抬頭處要寫鄭子範的名子，鄭子範攔住，教他寫了個王起發的人名，谷中挺暗想這字據能毀自己，却與他毫無關礙，真是危險之極，但在壓迫之下，又知道鄭子範識字，不敢蒙混，只得照規矩寫好，鄭子範又教他按了手模，便把字據帶起，和谷中挺握手道，今天我們是自己人了，以後大家有福同發，有禍同享，只要你永不忘同夥的義氣，我保着吃穿玩樂，永遠富富裕裕，就是遇見什麼事情，咱們官私兩面，都有勢力，不會教弟兄們吃虧，谷中挺唯唯答應，心裏却只想着把這一場對付過去，明日再作道理，若能給這旅館放一把野火更好，否則自己也偷偷逃跑，離開這是非之地，便向鄭子範道，我以後一定給你們牽馬墜鐙，你吃肉還會不教我喝一口湯麼，現在天太晚了，您也該安歇，咱們明天細談，鄭子範哈哈大笑，谷二弟，你把事太看輕了，咱們營的這發財營生，誰也知道是犯王法的，所以我們向來萬分謹慎，不教外人知道一點風聲，更不許外人搭幫入夥，今天我也是看你怪精明的。



又能說會道的，所以想收下你作幫手，如其不然，現在你早到了闔王殿上，被照妖鏡照出什麼變的了，但是咱們這一夥裏，也不止我一個人作主，還有好些管事的呢，我這麼沒來由的收下個生人，他們必不願意，所以我只寫這一張字據，還是不夠，必得先替我們辦一件像樣兒的事，教大家信服，你才能算是正式的弟兄，按成數分錢呢，谷中挺搖頭道，我從鄉裏新來，兩眼摸黑，怎能作事，鄭子範指着說道，現在你已知道我們底細，我們的性命就算把在你手裏，你若能教大家信服，就是好弟兄，若是不能，恐怕誰也不敢留你這活口，谷中挺聽他說的並，恫嚇，實有情理，不由汗毛都站了班，忙道，鄭大爺，我願意作，可是能作什麼呢，鄭子範將手摸撫着半禿的頭頂，沉吟一下，忽然拍得清脆作響道，眼前這一擋子，你給辦了吧，谷中挺忙問何事，鄭子範道，就是你方才偷看的那個房間，那婦人姓房，小名叫招姐兒，原是靜海縣東鄉的人，也天生是塊風流，因為嫁了個比她大十多歲的村漢，自覺冤枉，偷偷摸摸的有了騷名聲，那個打她的男子，名叫呂大，當初也和她同村居住，費了些心思，把她勾搭上手，拐到天津來，送進窩子，呂大打算長吃，只使了押賬，所以並沒落多少錢，那知這女的忽然把心變了，眼看要飛，呂大才和我商量，出錢又把她弄出來，打算弄到

關外，整個的出手，可是那女的好像已看透了呂大的心，竟抵死不肯答應，呂大費盡了心思，也絲毫沒用，他更不該過分暴躁，把女的打了兩回，這事就更僵了，我們不是不能強逼她走，但怕在半路上鬧出事來，正在沒法可想。現在有你入夥，就好辦了。我只用你那會說的嘴，把女的騙上船去，以下的事自有別人料理，你不挪窩兒，就可以落幾十塊錢，谷中挺一聽有錢，立刻又有些利令智昏，忙道，我既入了夥，自然該効勞的，錢不錢的倒是小事，只不知該怎樣辦呢，鄭子範道，你若肯幹，我自然指給你道兒，說着就附耳說了半晌，谷中挺連連點頭，誇贊好主意，鄭子範說完，又道，你照這法兒辦去，沒個不成功。明天就下手吧，五天以後，我們有一批貨，一共七個人頭，要一同運走，這招姐兒必得一塊兒帶去，你可要估量着辦，不能耽誤，谷中挺這時被鄭子範厚利所誘，認爲作這種生涯，錢來得真是容易，若能常這樣在暗中作些隱秘而無危險的事，照樣按股分錢，豈不大有可爲，於是心中直已情願與鄭子範合作了。當時二人商議停妥，谷中挺辭了鄭子範，自回房中，自己打算了個最精明的主意，方才入睡，到了次日，茶房雖因鄭子範的預定計劃，沒有給谷中挺掉換較好房間，但在招待上却已殷勤多多，午飯之後，谷中挺出門遊散，也並沒人攔阻，他自閒蕩了

一日，心中暗笑鄭子範枉是光棍，竟怎樣疏於防範，這是我希望入夥分錢，故而不去破壞，否則我出來一向警察廳報告，你們誰逃得了啊，及至黃昏已過，他回到旅館，先睡了一覺，到半夜方才醒來。教茶房泡了壺茶喝着，靜待到時候辦事，不料鄭子範忽然走入房房，後面還隨着昨夜所見的那個呂大。谷中挺連忙讓坐。鄭子範給呂大引見，然後拍着谷中挺肩膀道，谷二弟，你真是信實人，谷中挺不知他此語從何說起，才一怔，鄭子範笑道，告訴你吧，你今兒白天這一出去，我就知道你沒有歹心了，可是你也很危險的，倘若真有三心二意，恐怕早就沒命了，從你出門的時候，就有兩個人陪着你，一個在前，一個在後，莫說你要告發我們，進不去官廳的門，就是你和什麼可的人說話，也不能容你開口，早暗地一槍，把你在地下了，幸而你這人還夠朋友，才這麼平安回來，谷中挺聽了，不由通身出了冷汗，鄭子範又道，現在我已經安排妥了，呂大方才把招姐兒又打了一頓，對她說今天受朋友所邀，要下鄉去兩天，到回來時，招姐兒若仍不答應上關外去，就一定把她弄死，現在那招姐兒已信呂大真的走了，你就趕快去對付她吧，谷中挺答應着，就走出房外，穿甬道來到後面跨院中，見各房燈光全息，仍只北面那婦人所住的房中尚有燈光，谷中挺却知道這些

沒有燈火的房內，並沒一間空閒，有的存放將行起運的活貨物，有的住着鄭子範的黨羽，正監視這般可憐虫。料想一片黑暗中，不知隱藏多少慘事，想着將到北房窗外，聽房內仍隱有啜泣之聲，谷中挺這次可再不怕被人掩挾了，翹腳向窗孔內窺視，見房中一燈如豆，照着床上的婦人，正側臥向裏，嚶嚶而泣，谷中挺暗自點頭，就悄悄走到門首，推門而入，那婦人似已驚破了胆子，聽着脚步聲音，嚇得機伶一抖，很快的坐起來，瞧見進來的是個陌生人，似乎大驚欲呼，谷中挺忙將手掩唇噓了一聲，暗示她不要作聲，那婦人移到床邊，雙足垂到地下，才道：你是作什麼的，跑到我房裏來，谷中挺擺了擺手道：你小聲些，不要被人聽見，你不是在南市三喜堂混過，花名兒叫倭卿的麼？那婦人一怔道：是啊，你又是誰，怎麼知道……谷中挺走近她跟前，悄聲道：我是救你來的，現在那個姓呂的小子，可在這裏，這房裏可還有人進來，那婦人聽了他的話，立刻心中大動，似已想到他的來由了，忙道：呂大今天才下鄉，一兩天兒回不來，現在半夜三更，旅館的人也不會進來，你有話說吧。谷中挺瞧她的情形，明白鄭子範所料不差，這婦人正在有所盼望，自己這一露面，正是時候，不待說明，她已認作意中所盼望的人，這更容易上套了，就點頭道：這可真巧，我就

說吧，有位白大哥，托我到這裏來探聽你，想明白你現在是什麼情形，好設法救你出去，那婦人立刻現出笑容，合掌道，阿彌陀佛，我居然沒白盼望，到底他托人來了，二爺你貴姓，和白老大是朋友吧，谷中挺道，嫂子，我姓谷，和白大哥是十年頭裏的盟兄弟，敢說有吃喝不分的生死交情，那婦人道，哦，谷二爺，你大概不好玩逛，白老大的朋友，我都認識，只沒和你見過面兒，谷中挺道，可不是，在早就在哈爾濱作買賣，這個月才回來，到白大哥家裏去探望，正瞧見他，受傷睡在床上，那婦人聽着大驚道，他怎麼傷……：……：遇見什麼事了，谷中挺道，你聽我說啊，當時我很詫異，問他原故，白大哥說，從春天在南市雙喜，交上一位叫俊卿的姑娘，兩下感情很好，到近日已經商議從良的事，不料俊卿還有個姘夫，就是當初拐她出來的人，名叫呂大，橫在中間攔阻，定要討八百元的身價，白大哥拿不出來這許多錢，俊卿也不肯教白大哥花這冤錢，於是二人就商議妥當，俊卿先逃出去投入濟良所，以後白大哥再託人領她出來，那婦人道，這都是過去的事，我自然知道，你請說後來的吧，谷中挺道，他說沒等到你們行事，這姓呂的小子，已經把俊卿接了出去，白大哥還不知道，當天又上雙喜堂去了，竟被那呂大理伏下的人打了個不輕，幸而被地面巡警遇見，才把

他救了，送回家去，但聽見那呂大背後還有惡人，要把白大哥治死，或者弄得殘廢，才肯罷休，就在我去瞧白大哥的前兩天，他家猛孤丁的奔進一個兇漢，手持木棍，向床上躺的白大哥亂打，還是他家人拚命拉救，那兇漢丟下木棍跑了，那婦人流淚道：「我從被呂大送到這裏，昏天黑地，一點也不知道白老大的消息，這樣說，呂大這羣惡賊，還是放不過白老大，萬一他有個好歹，可不是我害了他，」谷二爺你說：「現在怎麼樣了，」谷中挺道：「我也看白大哥危險，就想了個主意，因為近年我在哈爾濱的生意很好，正用人幫忙，教白大哥和他的老娘同到哈爾濱去，一來替我照管生意，二來且躲開這邊的禍，那婦人搶着問道：「他走了麼？」谷中挺道：「我要他早離開這是非之地，所以前天就搭船走了，那婦人面色條白道：「他就拋下我這麼走了，」谷中挺道：「你聽啊，白大哥也因不忍拋你，那裏肯走，後來是我滿口應承，設法救出你給他送去，他千叮萬囑的走了，說着又道：「嫂子，我為你費盡了心力，直到昨天，才打聽明白你是在這旅館，所以我忙裝作窮人，抗着個小行李捲兒，到這裏投宿，他們把我安置在旁邊另一個小院裏，我一夜沒睡，挨房偷聽，最後才探出你住在這裏，那婦人道：「哦，昨天夜裏，呂大正在逼我，忽然外面有旅館人喊叫，教呂大快滅燈，外面有人偷

看，那時就是你吧。谷中挺道：不錯，我正看着，認明了你確是白大哥所說的俊卿，猛聽後面有人一喊，跟着就要抓我，幸虧我身體靈便，矮身躲開，一溜烟跑出院門，鑽進我住的房裏，上床就睡了，他們也沒法查考，到今天我又花了幾個錢，買通一個茶房，替我打探，方才說旅館的主人和呂大，都出門去了，我才趁半夜溜進來，和你見面。現在只問你打着什麼主意，那婦人道：什麼主意，爲死爲活，只爲白老大一人，到頭兒總得跟他，谷中挺道：這好極了，你們總算買金避着賣金的，白大哥沒白受傷，爲你真不負了，不過我瞧這兒看守得並不甚嚴緊，你怎麼不早些逃跑呢，那婦人道：怎麼沒跑，我跑過好幾回了，後面沒門，只可從前門跑，不出院子，就被他們截住，有一回我已闖出到前面旅館的大門，仍被茶房們給架回來，我拚命喊叫，門外立着巡警，連問也不問，他們都通氣的。我回來被呂大暴打一頓，以後我知道逃不出去了，也就不敢動了，谷中挺道：可不是，本來你一個女子，落在這惡魔的地方，那容易逃呢，現在我已經安排停當了，因爲白大哥先已走了，只可由我一人擔當，教你出去，你還不知道，這旅館主人鄭子範，神通多麼廣大，他跟官面都有連絡，本地各等各樣的賊匪流氓，也全和他同幫同黨，簡直遍地有人，到處是賊。我把你救了出去，若

在本地稍一逗留，就難免被他探着，那時不但你，落回他們手裏，連我這個性命也要搭上，所以必得給他個一溜烟沒影兒，白天清早，有船開大連，我已買好了票，明天夜裏我來弄你出去，就一直奔碼頭上船，等他們發覺，你已走出幾百地了，那婦人因爲一心想着那個姓白的，只希望他萬一能來相救，所以谷中挺來得恰是當口，很容易得到這個沒智識女子的信任，當時那婦人對谷中挺並沒疑惑，倒對逃走把握有些懷疑，就道：「這敢情好，你費心救我出去，和白老大團圓，我一世忘不了你的大恩，只是這旅館把我看的挺緊，別瞧沒有入守着，我一出屋，立刻就有人來了，谷中挺道：「這個你別愁，我自然有法兒，不過還有幾句話，要趁今天囑咐你，明天再來，就只有逃命的工夫，來不及說話了，我本答應白大哥，親身帶你回去，無奈又出了點事情，絆住我不能身，只可教我的一個姓張的夥計，先送你回哈爾濱，和白大哥見面，我已經教張夥計買好了船票，早早在的船上等候，明天我從旅館把你救出，一同到碼頭上船，就交那張夥計，你和他得假裝作夫妻，好遮外人眼目，等船一開，就什麼也不怕，平安到哈爾濱了，那張夥計人最正派，又很精明，足能在路上保護你，那婦人聽谷中挺不能同行，似乎失望，但也無可奈何，就道：「谷二爺，隨你怎樣辦吧，你是



白老大的換心朋友，還會待錯了我麼，谷中挺聽着暗笑，自己無端的交了這麼個作夢也未見過的朋友，說得好生親熱，其實那個王八蛋才認識你的白老大呢，當時又叮囑數語，教婦人明夜嚴裝以待，却不要露出形跡，他回到房中，對鄭子範自有一番交代，又過了一日，到了夜間，谷中挺等人靜之後，就悄悄跑到那邊院裏，隔窗作個暗字，那婦人已自打扮齊整，却自滅了燈等着，聞聲走出。隔窗問谷中挺怎樣，谷中挺回答都已停妥，快隨我走。那婦人出了房門，還戰兢兢的，被谷中挺拉着就向外走，她還怕旅館看守中人出來攔擋，萬分驚惶，又那際莫說旅館中人，就是鄭子範和呂大，也都在黑暗的耳房中偷瞧着暗笑呢，谷中挺和婦人出了院門，上文已經說過，這旅館的後面，隔着一條甬路，就是這兩道小院，所以這甬路很長很窄，却在甬路的一端，有個小便門兒，通着外面的街，但這門不特谷中挺是經鄭子範指點，才知道的，就是那婦人也不知道。所以她有一次遊出小院的門，仍想要走旅館大門出去，並不曉得有此捷徑，今天被谷中挺拉到甬路盡頭，見他用手一拉，有道門兒開了，外面街上的路燈燈光就射進來，婦人暗叫冤枉。若早知有這便門，自己早逃脫了；但她只知其一，未知其二，這便門固然從早就有，不過原是用木板木條釘死了的，今天白晝還是現教人費了半天力

氣打開，她便早先知道，自己也沒能力弄開那門啊，當時二人走出，谷中挺低聲道，這可出來了，你得大大方方穩穩重重的走路，不要教巡警看見起疑。那婦人答應着，走了不遠，忽見從路旁黑巷中閃出一個人，這人本是鄭子範不放心谷中挺，派來作監察員的，谷中挺却對那婦人說是他的另一個王夥計，就叫那婦人前行，自與那所謂王夥計遠遠的跟隨，走了不遠，遇見過路洋車，就湊集了三輛，三人坐上，直奔碼頭而去，到了船上，自有鄭子範派去的人接着，谷中挺給婦人引見，說就是護送她同行的張夥計，那婦人一心信賴谷中挺，並無疑惑，就安心上船，一路上還情甘自願的和張夥計假作夫妻，一直走下去了，到了關外，自然就被鄭子範的同黨出手售買，照例被賣到關外的女人，就等於落了地獄，由第一層至十八層，依層下降，先在較大城市裏賣笑，繼而到較小地方賣身，漸因磨折太甚，姿色大衰，再轉到最下級娼寮，供勞工階級洩慾，最後已花枯柳敗，僅剩了帶氣的骨頭，但還被她的人權所有者，送到礦山區域，和煤黑子打幾年交道，結果也該刮盡歸了天，這婦人的下場，是否如此，只可留待下文再說，當時谷中挺代人販作了這樣一件功德無量的事，却也不算徒勞，由船上回到旅館，鄭子範迎頭先誇獎一陣，又現錢不賒的酬贈下番佛半百之數，谷中挺想不到

這團體中，待遇還如此豐厚，不誠心歸附起來，覺得給鄭子範作馬前小卒，勝似在鄉村中作佃  
猴王多矣，不要說常時發此利市，只這一注，亦比終年全部的東修還多呢，於是下了決心，  
預備從這臨時情商助演的地位，進一步要求作人販團體中的基本演員，就向鄭子範求派差  
使，以効犬馬之勞，鄭子範情知他的意思，就答說像這樣現成的事，是百年難遇的，你若願  
意作這營生，就得自己出馬，去引誘年青貌美的少婦長女，只要送到這旅館來，我們就可以  
替你出手，谷中挺聽了，情知道這不勞而獲的便宜事，是不易再遇第二回了，好在上次所失  
於小風的錢，已取償於鄭子範，手頭頗為充裕，可以悠遊自在的閒住些時，至於家中的女  
人，如何過活，他也就暫且付之不管了。光陰荏苒，又過了數日，一夜突起風雨，次晨天氣  
轉涼，似乎天公給人們送個信兒，告訴秋寒駕着西風，業已到了人間。谷中挺這種沒有天性  
的人，自不會因節序遷移發生什麼感慨，倒是他的肉體，居然能和人類一樣的感覺冷暖，這  
時他覺得該置備秋衣了，就在午後出了旅館，想上租界中的店舖，購買現成的衣服，走到車  
馬紛亂的法租界，一家新衣莊門首，正向窗中瀏覽，忽聽在電車噹噹，汽車鳴鳴的聲中，突  
有女人喉音發出一聲慘叫，他忙回頭去看，只見在馬路中心，立着個三四歲的小男孩，穿着

非常齊整，像是有錢人家的小少爺，却不知怎的獨自跑到路心，這時從東來的電車，從西來的汽車，都已迫近，而且還夾着往來穿錯的人力車，那小孩子意中由便道跑下來，還不知入了性命交關的危境，仍自東搖西恍的跑着，但汽車已飛快到了他近前，那小孩才嚇得哇的聲哭起來，對面便道立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像是僕婦模樣，瞧着只嚇得亂叫，却不敢奔過去救。谷中挺和許多行路的人，瞧見也都呀的一叫，以為這小孩定要軋死。若去救他，連救人的都得捲入車下，大家都覺得來不及救了，上文雖然寫了許多句話，但在當時只不過一霎眼的當兒，就在那僕婦慘號，路人失色的一刹那間，猛見由對面便道士跑下一人，脚步快捷，直看不出是男是女，只見一道銀灰的光，橫掠過來，到了那小孩跟前，那快法就好似燕子抄水似的，遠遠的平飛過來，只向水皮上一掠，便又如矢離弦的飛去，這時那個人影掠到小孩跟前，並沒看出她是拉是抱，也沒見有半秒的遲留，就如飛的衝過這邊便道，那汽車恰由她身後飛駛而過，其間真沒有一尺的空兒，衆人都瞧得眼花繚亂，及至那人衝至便道上，立住，才瞧出是個二十多歲的美貌女子，生得非常俏麗，身穿一色淺銀灰的衣服，顯得淡雅絕俗，脚下竟還穿着高底鞋子，似乎也因驚惶和奔跑的原故，面色慘白，嬌喘吁吁，但還把

那小孩擁在身旁，頻頻慰藉，路人都嘖嘖稱讚，想不到這樣一個柔軟的女子，居然有此胆量，具此身手，更能見義勇爲，拚着性命把這小孩子救了，真教看熱鬧的一羣鬚眉男子，都覺慚愧。這時那汽車馳出丈許，方得停住，回顧幸未闖禍，便又開走，對面便道上方才喊叫的那個僕婦，也已曳着兩隻尖兒朝天的鮎魚腳，奔了過來，抱住那小孩，拉着那女子，謝了又謝，口口聲聲叫着大姑，我真得給你磕頭，主家教我領小少爺出來玩耍，若把少爺軋死，我可怎麼了呀，大姑你這一來算救了兩條命，說着跪下咕咚咕咚叩了好幾個頭。那女子這時已然恢復了常態，雙頰泛出紅雲，喘着扶那僕婦起來，說道，你是跟主兒的媽媽吧，既看管着小孩，爲什麼放他亂走，這地方多亂雜，大人還怕危險，何況小孩兒，那僕婦道，我可不是好生看着他來的，只爲遇見個老鄉親，說兩句話兒，一沒留神，這討債鬼的孩子，就跑走了，那女子一沉臉兒道，你還罵孩子，這怎能怨他，你們作女僕的，就是這樣，對主家沒有忠心，倘然這是你的兒子，就萬不會有這失閃，一來只要遇上回類的人，大家一串說各人主家的閒事，就可以說得發了昏，就有人送信說死了老家兒，都可以走了去看，更沒說顧主家的孩子咧，說着又似自語道，小孩子交給你們，也算倒運，他的父母也太不負責任了，那僕

婦被排斥了一頓，只紅着臉不敢答言，這時看熱鬧的可就都使出說風涼話的慣技，你一言我一語的，埋怨那僕婦，什麼吃人家濕的，拿人家乾的，竟這麼不忠心，莫怪你們鄉下永遠旱潦不收了，什麼在家吃慣了高粱餅子，好容易到這地方，吃上精米白面，就被脂油把腸子蒙住，各式各樣的話頭，都出來了，那女子聽着更不耐煩，向那僕婦道，這一次你也算受着警戒，以後可不要再這麼荒唐，你想方才若真出了禍，你就能沒事了麼，快叫孩子去吧，那僕婦又拜謝一番，才像當着主婦面前，的，小心耐性，帶着小孩要走，這時旁邊有個多嘴的老年人，攔住道，你這老媽子，可真不懂得禮兒，人家這位小姐，在你身上作了這份德行事，你也問問人家姓甚名誰，家住那裏，回去好告訴主家，去登門向人家叩謝，這麼一走，想就馬虎下去麼，那僕婦聽了忙道，可不是，我也嚇糊塗了，就向那女子問道，大姑姓啥，在那兒住呀，那女子已聽明那老人的話，就擺手向僕婦道，你不用問，這件事回去也不必告訴你主家，撞着脾氣壞的，就許把事由兒散了，何必呢，只要你拿出良心來，以後好生照顧小孩，比謝我還強，那僕婦還未答話，那多嘴老人已嘖嘖稱讚道，瞧人家這位小姐，才是好人呢，不管認識不認識，把人家孩子，當作自己的，真是佛心，說到這裏，猛覺失口說錯了

話，因爲這女子不過二十上下，看不出是婦人還是姑娘，倘是未出閨閣的姑娘，把孩子拉到人家身上，豈不要被揪掉鬍子麼，古語說的不錯，真是多言多敗，這老人一言出口，把縐紋累積的老臉，也羞得通紅，自覺老大沒趣，只可向那僕婦搭訕道，你主家姓什麼，在那兒住啊，那僕婦答道，我主家姓鄭，就在不遠兒住，那老人問這閒扯談的話，本只爲遮羞臉兒，往下也不絮叨，就道，快帶孩子回家吧，別耽誤了，不料那女子聽了他的話，似有所觸，峨眉一蹙，攔住那僕婦問道，你主家姓鄭啊，是那裏人呢，那僕婦道，我也弄不清楚是那裏人，聽口音好像北京那一溜兒的，那女子道，那麼，我問你，你主家可是黑紫臉龐的大個兒，名叫鄭家模，那僕婦道，你說的模樣兒倒是對了，只是名字我不知道，莫說您和我主家認識麼，那女子冷笑道，豈止認識，而且認識得很，現在你主家作什麼事，住在那兒，那僕婦道，我主家在南市開旅館，家住在仁豐里十三號，大姑你若是去，千萬別提今天這檔兒事，那女子點頭，似有所思，谷中挺在人叢後面聽着，心中一動，自思僕婦說她主家名叫鄭家模，又在南市開旅館，莫非便是我們那位鄭子範，而且家模子範，這一名一號，也很貼理，大約定是他了，想着又聽那女子笑道，和你主人多年不見了，我今天無意中救了他的孩

子，又得着他的下落，真是意想不到，改日我一定去瞧看的，不過你回去且不要提，一則怕露出這件事，教你擔不是，二來我去時也給他個意想不到，方才更有趣兒，那僕婦巴不得這樣，方應了一聲，猛見看熱鬧的閒人紛紛走散，原來是遠處的崗警，見這邊行人叢聚，有礙交通，過來維持秩序，衆人一散，谷中挺方也要走，却見那女子仍在立着，舉日向走散的人羣中似有所尋，隨見由叢中擠進一個衣飾樸素的少女，走到那女子身旁，叫道，姐姐，你幾乎嚇死我，想不到你救了一條人命，我跟着奔了過來，你周遭兒已圍嚴了，這半天只擠不過來，那女子道，我也正找你呢，這看熱鬧的真討厭，值不值就圍個水洩不通，其實這有什麼看頭兒，那尋來的少女低聲道，什麼，姐姐這一手兒，真好像快來店的十三妹，街上多少男子，誰不是乾看着，何況一個女子，自然取在汽車前頭救人哪，我若不是和你原在一塊兒，也必拚命擠進來，瞻你這位女俠客，那女子啞了聲笑道，別胡扯吧，我不過看着那小孩兒將要喪命，心中一急，就忘了危危，跑過來把他拉過這邊，當時只是個急勁兒，事後也嚇出一身汗，你摸摸，到這時還手稍兒水涼呢，那尋來的少女就握住她的手兒，道，姐姐，這真是陰功一件，我算佩服你了，走吧，咱們到冷香室吃些點心，弄杯白蘭地給你壓驚，那女



子聽着面色一變道，好，我這件陰功，倒真有趣兒，積出圈外去了，那尋來的少女道，我方才在人叢外面，好像聽你說和那小孩兒的家長認識，是麼，那女子冷笑道，是啊，就因為認識，才有趣兒，走吧，別儘在這兒站着，你瞧前後左右，有好些眼睛瞪着咱們呢，說着二人就相攜着又穿過便道，向東走去，這時谷中挺已看得目瞪口呆，原來事後尋來的那個少女竟是他此次來津訪尋的目的物，也就是他的小姨子凌心玉小姐，尋了多日，不見影蹤，今日居然在無意中遇見，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不由心中大喜，但又詫異她這豪氣逼人的侶伴，因曾聽意如說過，心玉既鈔同族，又無親戚，便是素日在學校也有些孤芳自賞，落落寡合，並沒有知心朋友，何以今日竟有這麼個女伴，又如此情誼熱密呢，而且心玉的品貌，在自己眼中已算是少見的美麗了，不料她這同行的女伴，竟也生得如此出色，和她好像湊成一對兒，但那女伴又比她多一些流露的英風，瞧着教人又愛又怕，大約是心玉同學吧，想着見心玉和那女子已將走到街角，谷中挺雖不敢露面，但又怎肯失之交臂，忙跟了過去，轉過街角，見她二人果然進了冷香室小餐館，他心中暗自盤算，心玉等必有一會耽誤，自己若也進去吃點東西坐等，只怕被心玉看見，她記着在馮村被我調戲的舊事，見我

也到天津，必然盡力防備，以後倒不易設法了，不如且躲在外面，等她們出來，看明來蹤去跡，然後回去再打主意，就舉目回顧。見冷香室對過有一家賣毛線的鋪子，窗間掛着許多織成的衣服。谷中挺徐徐走了進去，選購一件內衣，他雖然買的最賤價的一種，但選怪顏色，多競尺寸，挑剔花樣，把鋪子人鬧得頭疼，對這只圖省錢，不惜費嘴的照顧主兒，真有些招架不住，但又拒絕不得，只可陪着他磨咀皮子。谷中挺口中應付店夥，眼光注着窗外，就這樣消磨了一點多鐘，還擾了那鋪子三支紙烟，四碗香茶，方才買妥一件價值元餘的背心，買妥之後，恰見心玉和那女子由小餐館出來，谷中挺急忙走出，遠遠張望，就見她二人似乎遊興已闌，立着遲遲不行，好像將要分手，隨見心玉招手叫過兩輛過路洋車，二人坐將上去，向西面而行，谷中挺急忙也就近坐上了一輛洋車，既沒說地名，也未講錢數，只教快走，那車夫偏巧是個外鄉老趕，頭上小辮兒還在留着，那經過這等陣仗，以為這坐車的情形可疑，恐怕不給車資，端起車把，並不邁步，只回頭問你老倒是坐到那裏，給多少錢哪，谷中挺只得說道，你儘管拉，跟着前面的車走。到地方我不少給你錢，車夫聽了，又以他和前面兩輛車是一路的，就拉着飛跑，追上前去，眼看離心玉的車子只有丈許遠近，谷中挺

急得連躁車板，喊他不要再跑，車夫還不肯服，只唧囊着說既是一路的，爲什麼不趕上去一塊兒走呀，谷中挺可算張天師被鬼迷了，有法沒的使了，只得說你聽我的話，在後面養着，我一定多給錢，那車夫聞聽錢字和多字相連，方才不言語了，谷中挺在車上指揮，轉彎抹角，隨着前面的車子，到了個地方，谷中挺見越走越近荒僻之區，貧民之窟，不由心中詫異，這條路絕不是到什麼學校，看那女子頗具大家風範，心玉更是有錢的人，怎會住到這等地方，想着就見前面矮屋，櫛比之間，竟有一座很壯麗的樓房，峙面街面，那樣兒好像在曼嬰張松土行孫玉英武大郎的隊伍中間，立了個巨無霸，谷中挺暗想在這種地方，怎會有人建築樓房，未免太不配合環境，那知心玉和那女子的車，竟一那樓房門外停住，二人就叩門走了進去，谷中挺就也下車，方要到那門首去看，不料被車夫拉住討錢，谷中挺那時已無求於車夫，自然不肯如約，付錢，就給了個很吝嗇的代價，那車夫自不滿意，又看他鬼鬼祟祟的情形，就存心挾制似的，和他吵鬧起來，谷中挺賊人胆虛，只可又付一點錢，車夫方才悻悻而去，谷中挺就走，那樓房門外一看，見大門上釘着個小銅牌，上寫何寓二字，不由心中一怔，暗想向來未聽意如說過，她家有姓何的親友，方才所見救人的女子，大約是這家的主

人，但不知心玉是住在這裏，還是偶然。那女子請來閒坐呢，想着便決定在此多守一會，看心玉是否出來。以定她是否在此居住。那知等到天夕，那樓房仍自重門深閉，出入無人，谷中挺忍耐不住，才走開回至旅館，打算他那場害天理的一意去了，按下他習且不提。且說凌心玉自馮村回到天津之後，因孤身一人，住任外面不便，就仍回到學校中，這時正當暑假期間，校中自不上課，也沒有伙食，但宿舍却還開放，以容納遠方藉貫不能歸家的學生，校方並派了一個也是遠方藉貫別無棲止的女舍監，同學生住着。照料一切，心玉回到校中，對女舍監說明一下，便移入宿舍居住。每日除了要為兩餐操心以外，倒也清閑自在，谷中挺到學校去訪問的時候，心玉正在校中，只為那代理的門房，並不認識住校的學生姓名，又不高興替去打聽，所以把他擋塞走了，算替心玉消弭一場煩惱。心玉若能安居校中，每日早眠早起，和同學共同生活，打打網球，看看書報，無聊時再逛逛街市，後看電影，以靜待開學期的到來，豈不很能快樂，無奈她自在馮村經佩馨感恩一吻之聯，那顆女娃兒的芳心，已不能如先前的清潔，把佩馨的影子，深深印入心中，再難消滅，而且發生了無根據的思想，認為佩馨絕非殺人越貨的人，必是受了冤枉，但這等事並非可以武斷的，要想明白，勢必徹底考查

一下，於是她就將在報上看得佩馨發生兇案的何家住址，深深的記住，有一日她就按着住址前去訪尋，不單何宅，連佩馨的故居她也看了，見何家門外貼着門報，豎着幡桿，裏面正在念經，知道正在追悼那橫死的亡魂，也就是佩馨所殺的事主，佩馨故居，却沒點喪家模樣，料着佩馨老母早已抬出埋了，心玉看了一遍，她除了詫異何宅樓舍建於貧民區中以外，竟是毫有所得，她這時的心境，很爲微妙，若說她仿效古人，相接觸，便是姻緣，鍾建負我，死別嫁的道理，倒是未必盡然，因爲心玉腦筋並不如此陳舊，至於她對於佩馨這一個毫無關係的人，竟如此掛腹牽腸，也不能說是無故，但這道理連心玉也不能自知，在她心中只想着那容佩馨氣概軒昂，容儀俊雅，世上又豈 那樣的賊盜，好像自己既救過他，就應該訪察個水落石出，以證明救他是否正當合理，尤其那一吻的餘熱，似已透入她的心中，時時鼓動着教她急急察訪，不過心玉自到何宅左近一走，根本看不出絲毫跡象，自己打算，想通澈一切情形，只有設法和何家那位少婦相識，否則交結她家中任何人，也可徐圖進身，無奈何宅街門常掩，與外人很少交接，自己又是個少女，更無冒濫登門請謁之理，又過了數日，她自己出校上街，意中又走到那何家附近去看，却見何家門報已揭，幡桿已撤，是已經出完了殯樣

兒，但是在門內的牆上，又多了一小方白紙，上寫了幾行字兒，心玉湊上前去一看，原來是一個招租的條兒，但寫得非常奇怪，對房客所限的標準，直苛刻到十二分，上言宅內有房數間招租，樓上下均可，惟須臨時由房主指定，租房不得自行挑揀，房租連傢具在內，每月每間起碼八元，租客必須是上等人，人口簡單，無有頑皮兒童，且有妥實舖保，能預付半年房金，否則請免過問，另外又列着一條，就是租客遷人之後，倘房主發現有何不宜，得隨時令其遷移，心玉看着，暗想這招租的各見，真別開生面，對租客先挑剔個十足，對自己房舍如何好法，並未提起一字，尤妙的是好像是所出賃的房間，並沒有準則，租客被選入居，已經比中狀元還難，但中了狀元，還得由他的便，賞幾間就幾間，教住那裏就是那裏，世上又豈有這樣作房東的，莫說在這荒僻地方，還得先出半年昂貴的租金，即使坐落最繁華的街上，白捨給人住，若訂了這些苛酷條例，誰看見也得罵街，錯非全世界都遭了大地震，只剩下這一所房子，恐怕沒人來花錢惹氣，由此一看，這何宅主人不知是怎樣脾氣古怪了，心玉方在瞧着，忽聽大門咕嚕一聲開放，有個女僕走出來，手中握着一疊銅板，似要去買什麼東西，心玉一時躲避不及，只得仍立着看那房條，那女僕見心玉衣飾雅潔，像個女學生，却不

是左近居住的人，不由就把眼盯住她，上下端詳半晌，才問道：「這位小姐，你找誰啊？」心玉這時已胸有成竹，就指着那房條道：「你們宅裏有房出賃麼？」那女僕點頭道：「不錯，這房條已濟貼上四天了，還沒有人問過。」心玉道：「你是這宅裏的人吧？」領我進去看看，那女僕似已深知那房條的內容，料着必然沒人過問，這時聽心玉要看房，不由露出驚訝之色，望着心玉道：「小姐你要賃房子麼？」可看明白了這房條兒。心玉點頭道：「看過了。」那女僕心想這可叫周瑜黃蓋走了個兩碰頭，願打的遇上願挨的了。只可引心玉進到門口。教她在堂屋中暫行等候，自到裏面通報。須臾就從後面走出一個穿素服的女子來。心玉一見，知是報上所載丈夫被戕的何家少婦。瞧着她容貌俊美，丰神爽朗，先覺有些愛慕，心想這樣年紀青青，便作了未亡人，真是可慘。那何家少婦，瞧心玉意態端嫻，風韻淡雅，也有些對了眼光，二人四目互視，已生惺惺相惜之意，既而讓坐相通姓名，心玉雖爲訪查而來，但因處在局外，再庸隱諱，就說真實姓名，却可怪那何家少婦，並不提起一個何字，只說她母家姓名，名叫鳳宜，心玉聽着暗自詫異，隨即訴明前來賃房之意，鳳宜先不言可否，只問心玉家有何人，作何業，心玉就實說自己父母俱亡，親友無靠，現正在學校肄業，因爲校中同學人品不齊，多半

浮囂成性，弄得宿舍十分嘈亂，不能用功，所以要一間合適房兒，在外居住，改作通學生，才尋到貴宅商議。鳳宜聽她說完，就笑道：凌小姐，我雖然貼了分租貼子，可實在沒想到真能出賃，如今到處有出賃的房間，您怎單跑到舍下來，再說那寫得多麼無理，你居然能接受麼，心玉心想，我好意來租房子，你倒先考問起來，真是無理，難得還自己知道，若非我早已預備了應付言詞，這一下還被問得張口結舌呢。



## 第五回

賃屋租屋孤女逢新寡 鬧鬼捉鬼情侶遇恩人

當下心玉便說，何太太，我因為聽……鳳宜搶着擺手道，你不要這樣稱呼，請叫我的名子好了，心玉點頭，就道，我因為是一個孤身的女子，賃房也有很多挑揀，倘若房主家人口太雜，或者男子太多，那我還不如仍住在學校，何必出來租房呢，近日正託人尋找，有房東同住而房東家特別清靜簡單的房子，只尋不有。昨天才聽人說，俵這裏有房出租，却只招人口極少的房客，條件雖然太挑剔些，可是對我非常合適，所以親自前來接洽，言鳳宜聽了，略一沉吟，便挽住心玉的手道，凌小姐，你實在是我最合適的房客，現在咱們一見如故，我實告訴你吧，我這次把房子分租，並不是爲着賺錢，只爲……凌小姐，你總在報上看過我家的兇殺案吧，心玉點頭道，那樣轟動全城的事，我自然知道，何太……鳳宜小姐，我很替您煩惱，鳳宜面上並無悲感之色，仍從容的說道，本來這裏只有我夫婦兩人同居，底下還有兩個

僕人，我丈夫那樣橫死，並且死在這樓上，剩下我一個太已冷清，又因爲害怕，不敢再住樓上，所以出殯之後，想要招一家房客同住，把樓上全租出去，算給我作伴兒，但是我又怕招進雜亂人家，吵得我不能安居，所以把租貼定得那樣苛刻，可是我再一想，倘若招進一家人口極少的規矩人，不很好麼，我又怎忍把死過人的凶房給人家住，故而在租帖上又寫了「臨時由我分派的話，如今你凌小姐來了，真太合我的意，一來你一個孤身，我一個苦人，正好湊作伴兒，二來你我年歲相差不多，脾氣一定能合得來，再說我一見你就對心思，那租帖上的條件，就算完全取消，咱們可以定規了，我絕不會教你去住樓上，從今把樓上的門釘死了，咱們都在樓下住，你隨便挑兩間，我教老媽收拾乾淨，跟着就可以搬進來，心玉想不到她如此慷慨爽直，和自己所預料的大不相同，不由心裏也生了感情，就道這怎能由我挑呢，還是您把原定出賃的房子領我看看，鳳宜笑道，你還記着那租帖上的話啊，我方才不是說過，本來我打算把樓上出租，可是你怎能住呢，現在我倒願意和你在一房裏同住，像一家人似的，說說笑笑，却可免得寂寞，但又怕你嫌不方便，你不必客氣，隨我去看吧，說着就携了心玉的手，由堂屋進入西面門裏，原來這樓中房子，蓋得頗爲特別，樓門是朝着南面，一進門便

是一間很大的堂屋，用作大客室，這堂屋的東南西三面，各套着兩間房，一共六間，却各有旁門，可以互相通連，但每面只有一門通着堂屋，從堂屋而言，就算每面有明暗兩間，心玉從西面進去，經過北面，又由東面出來，見各室俱都光線充足，陳設精雅，不過有的像是臥室，有的像是起居室，有的像小書房，二人重復坐定，鳳宜就問心玉想住那一面的，心玉因她對自己頗爲誠懇親熱，就不客氣道，我看東面像臥房樣兒，想是現在住着，我就隨便在東北兩面用一間吧，鳳宜點頭道，好你就住北面，和我的臥室有小門通着，好像同在一室，倒也不錯，可是這人喜歡說話，別怕攪你用功，心玉一笑說，沒關係的，不過租價請您說一說，以後好有個準兒，鳳宜搖頭道，我說過招人同住不是爲錢，你來了給我作伴，於我有老大的好處，房租不必提吧，說真的，我只愁有錢沒有處化，還在乎區區幾元房租麼，心玉却執定非照價付租不可，否則便不來住，說了半天，鳳宜才讓步議定每月二十元，却供給膳食僕役等一切，心玉就先付了兩月租金，鳳宜催她急速搬來，心玉答應，就告辭而去，回學校住了一夜，次日向舍監說明，現在要到親戚家去暫居幾日，開學時或仍回來，又辭別了住校同學，便帶着行李出校，先到一處遠門親戚家中，當日心玉父親死後，心玉不能獨自居

家，把住宅退了，所有傢俱箱籠等物，全存放在人家，這時她要租房居住，所以到這親戚家討還一部東西應用，就把何宅地址告訴了，求他們代爲送去，才又奔到何宅，叩門進去，鳳宜和女僕接着，引她進到所租的北面房中，心玉見房中已大改昨日的樣子，裏面一間，換了一套新式的臥室傢俱，牆上連字畫也全換了。收拾成少女閨房的風格，梳裝檯上，把化粧品也預備得應有盡有，而且品質很爲名貴，外面一間，安排成很舒服的起居室，靠南窗的字檯，文房用具，十分齊全，而且什物光潔，大有明窗淨几之觀，心玉瞧着一怔，就眼望着鳳宜道，這房裏怎……鳳宜笑道，你瞧，我收拾得怎樣，若覺有不合意的地方，再重新掉動又不費事，心玉聽了，才知道是爲自己預備的，忙道，你太過……費心了，世上那有這樣出賃房子的，本來昨天你定的租金數目，就等於教我白叨擾。現在你又……咳，教我心裏多不安哪，鳳宜道，瞧你這人怪老實的，敢情還有這些虛文，咱們是一見如故的朋友，不能照俗情論的，再說兩個孤單的人，將來不定交到什麼份上，難道你就不想得個知心朋友麼，心玉忙道，是是，我很明白你的心思，姐姐，我依實，什麼也不說了，鳳宜喜歡握住她的手道，這話才對我的脾氣，不過咱們得排排歲數，再定稱呼，說着女僕報說外面有人給凌小姐

送傢俱來了，心玉知道是親戚派來的，想到我房中已由鳳宜安排妥當，自己的東西，該當如何處置，想着正自爲難，鳳宜問明了心玉的情形，就拉了她出去，到門外見停有一輛載重汽車，上面堆着滿滿的，鳳宜就作主張，把必須應用的零碎的物件留下，至於大件粗重傢俱，都教原車拉回，仍歸她親戚家存放。心玉也只得依她調度，亂了一陣，把車子打發走了，已到午飯時候，當然二人同吃，心玉見肴饌甚爲精美，以爲她特爲自己所備，就又不由道起謝來。鳳道，不勞你謝，我每天就是吃這樣的飯菜，並未爲你特別費事，不過多添雙筷子罷了，心玉聽了，才沒的可說。果然以後每日兩餐，都是照樣的豐美，好像證明了鳳宜並非特意盛設的話，但不知她家中自始便如此講究飲食，還是從心玉來後，對她暗地優待，才行提高的，從此以後，心玉有賓至如歸之樂，每日三餐，皆同鳳宜在一處，白天有時同出去走走，晚間心玉坐在字檯練習功課，鳳宜常是帶着一件活計，掇柄軟椅，湊到她旁邊，二人合共一盞檯燈，各自工讀，這樣青燈有味，紅袖相親，憑空的生了不少感情，有時娓娓喁喁，情話終宵，到就寢時還沒完沒結，好在鳳宜故意把二個臥室擋得緊相毗連，把中間房門開着，二人雖各在一室，但鳳宜在床上頭北脚南，心玉頭西脚東，竟可以相望着說話，常常

談說到夜闌時，二人的交誼，自然是一日千里，越來越親，幾日後，鳳宜又嫌分住兩室，談話悶氣，就把兩人合入一室，聯床接枕，形影不離，親愛之意，有似同胞，心玉每談到半月後開學的話，鳳宜就覺悵然不樂，她的意思，恨不得也去上學，和心玉同出同歸，但是她當初只在外縣上過二年中學，又已荒廢了多年，如何趕得上心玉的大學程度，心玉却以爲她有志上進，就代爲計畫，說若願意深造，把求學來度寂寞光陰，很可以去考女子師範或者中學，鳳宜一笑說，我沒有什麼求學的心，只要跟你作伴，除非能和你同校同班，別的學校我才不去呢，心玉才知道她是依戀着自己，不由又多了一層感情，但心玉此來，原是探聽容佩馨犯罪真相，如今既意外的和鳳宜處得這麼親熱，自然容易開口探問了，這一日下午，她二人出去看了一場電影，又吃了頓西餐，黃昏方才回家，心玉照例溫習功課，十點鐘以後，才收拾就寢，這時二人都無形中生出一種意念，覺得每日的聯床夜話，成爲精神上的享受，於是一到時候就忙着上床安寢，其實上床和正式睡覺，中間還許隔着三五個鐘頭呢，這夜二人上床之後，當然夾七夾八的囁囁不休，心玉原本有心，就故意和鳳宜談起心思話，先說到自己的身世如何的孤零，遭遇如何的悲慘，言下唏噓不勝，鳳宜聞言，似被她勾起悲感，嘆

道，妹妹，你這樣還算是有福的，雖然孤苦，還沒有遇見什麼大折磨，要像我啊，簡直把世上聽見過的事，都經歷到了，心玉聽了，就問她以前所經歷的一切。鳳宜却似自覺失口，不願向下說了。只嘆息道，那些傷心的事，提起來枉惹難過，不說也罷，心玉不便再行追問，只得繞個大灣兒，又從自己苦談起，重轉到鳳宜身上，問她和亡夫結合的經過，和遭禍的情形，鳳宜並不回答第一個問題，只把那夜流血情形說了一遍，據她說，在夜間一點多鐘，外面正下大雨，她的丈夫因在外面有事應酬，喝得大醉，方才回家，上樓進臥室就睡倒了。她也隨着在床睡着，正睡得香甜的當兒，忽聽她丈夫吼了一聲，接着就似有重物落地的巨響。她驚醒一看，只見床前立着年青的小賊，床頭的一個箱子，已被打開，有許多現洋鈔票和首飾，都被翻出放在箱蓋上，再看她丈夫業已刀子刺進胸口，汨汨的冒着鮮血，倒在地下，她驚得一喊，那小賊就急忙抓起箱蓋上的東西，塞進衣袋，剩下的捧在手裏，就向外跑，她一時急出了胆子，就跳下床去，追上拉住那小賊，就喊救命，那小賊急了，等掙扎到門邊，就抄起架上的花盆，把她打倒，便自逃去。她爬起來還是狂喊，把鄰右人們都驚動了來，巡警也到了好幾個，她向大家說了情由，忙着去看她的丈夫，竟因受傷太重，早已氣

絕，隨後就向巡警說明那行兇的小賊面目甚爲廝熟，好像是鄰近的住戶，巡警就出去搜查，沒到天明，已查明那小賊是住在後面巷底，名叫容佩馨，是母子二人度日，十分寒苦，巡警查到那裏，正見他家所住的房屋，因下雨塌倒，容佩馨的母親，已經埋在裏面，死了多時，容佩馨却是不知去向，又由埋在土內的破箱中，搜出一張少年男子的照片，和一張中學畢業文憑，拿來給我一瞧，才知作賊行兇的確實是那容佩馨，原來他還是個中學畢業生呢。心玉聽到這裏，心中盤算，鳳宜所說，和報上所載完全相同，並沒有破綻可尋，這樣看來，恐怕容佩馨真是爲貧所迫，以致作賊行兇了，想着心中好像十分失望，就把思想又轉到馮村之夜，和佩馨相見的情形，向回憶的幻境中，尋見自己觀察錯誤的原因，但把腦中所映佩馨的印象，重摹擬着端詳了幾個過兒，仍尋不出一點兒凶惡的神態，於是又恢復對佩馨的信任，而對鳳宜懷疑起來，在她凝思的當兒，鳳宜又說遭禍的翌日，她曾到容佩馨的住室去看了一下，瞧着那老婆兒死得可憐，就動了惻隱之心，拿出一點錢，替他買棺殮埋，心玉聽到最後幾句話，心中突的一動，暗想這節事好像也在報上見過，但已忘記了，今日聽她講起，才覺得可疑，世上無論何等慈善的人，也不會作出這等的好事，親愛的丈夫被人殺死了，按情理



說，應該悲慟得失了本性，恨不得對兇手作千倍萬倍的報復，即使明知過分，也不暇顧忌，在那時她應該想着，便是尋不着凶手本人，能把凶手親屬殺死幾個，也好出氣解疼，倘知凶手有個母親，怎肯輕輕饒過，即使他母親已死，也許在悲恨之下，趕上去鞭她一頓，便退一步說人死不結冤，對殺夫仇人的死母，任其拋骨荒野喂狗也好，別人代爲藁葬也好，置之不理也就是了，又何必這樣以怨報德，倒替殺夫兇手盡起人子之職來，這不太可詫異了麼，想着就把這問題記在心裏，表面仍不露形色，點頭嘆道，姐姐，你真是心人，這就是佛家冤親平等的意思吧。鳳宜道，我不懂得什麼叫冤親平等，只看那老婆兒太可憐，又想到人死不結冤，才那樣辦了，事後我又很後悔，多此一舉，心玉又問佩馨什麼模樣，怎會如此兇惡，便爲饑寒所迫，偷一點錢財衣物，也就是了。何以竟殺害人命呢，鳳宜見問，面色突然一變道，你不是看過報，報上有他的照片啊，心玉道，不錯，我就因爲看過報，才更疑惑，那容佩馨好像生得很清秀，並且一臉的書氣，那樣的人，絕不像能殺人的，以前我還當是報上登錯了呢。鳳宜道，沒錯，確和照片上是一個人，他的相貌，果然十分文秀，就在那一夜，我若不是親眼看見他手握著刀子，赤淋淋地從死鬼胸口拔出來，我也不敢斷定他是兇手，就許

疑惑他同黨所作了，心玉道，哦，這麼說他還有同黨麼，鳳宜道，那有同黨，我只是說倘沒親眼見他行兇，就要因為他的相貌善靜，不敢斷定他是兇手，自然要疑惑他有同黨了，心玉點點頭道，真是不可以貌取人，世上貌惡心善和貌善心惡的人多着呢，不過那容佩馨，既是中學畢業生，總多少有些學問技能，若向正路上走，一定能夠生活，也何致窮到那個樣子，弄得犯法妄爲，看起來這人素常就荒蕩不務正業，天生是下流胚子，枉受教育了，鳳宜搖頭道，那倒未必盡然，因為事後我聽他內鄰議論，說這容佩馨平日很是規矩，任是那等貧窮，並未攪擾過鄰人，只有出事前一天，大約是因為他母親病中餓急了，他實在沒法，才向院住的一個泥水匠的老婆，討求食物，偏巧那泥水匠老婆也是窮得上頓不接下頓，只分給他半盃薄粥，他拿回去給老娘吃了，自己仍餓着肚子，心玉聽她對殺夫兇手的論調，居然不壞，心想這又奇怪，大凡人類沒不以喜怒而定愛憎，因恩仇以爲毀譽，即使有頭腦冷靜，偏重理智的人，能夠不完全爲感情所支配，但也得看處在什麼時候，遇到什麼事情，像這樣殺害丈夫性命，毀壞自己終身的事，恐怕孔子覆生，耶穌再世，也不能壓抑情感，用公平眼光來評判這深仇大恨的人了，但鳳宜何以竟如此的平心靜氣，一點不感情用事，只憑理智論斷佩

馨呢，譬如現在說那容佩馨迫於飢寒，挺而走險，並且爲養母而行竊，因自衛而殺人，推本原情，似乎可以原諒，像這樣的話，只能出於局外人之口，在背地裏談論，對鳳宜面前，却不能說的，如今竟從鳳宜口裏說出，她就像置身局外，用旁觀眼光來說風涼話，豈不太可異了，由此可見她對於死去的丈夫，感情一定淡薄，大有漠不關心之勢，在自己初見她時，覺得她意態閒適，毫無淒涼慘淡之色，就覺得有些懷疑，以後又瞧出她對於服飾，只於換了灰白的顏色，却仍用綢羅材料，面上雖不施脂粉，却每日仍淡掃蛾眉，輕勻素面，修飾得別有一番俏雅，更不像常人乍失所天的哀毀樣兒，但看她的舉止端莊，行爲正派，又拉我來和她共室同居，足見沒有一點邪僻行爲，而且就她待人情形看來，對我這陌生之人，尙如此親熱有情，又豈有死了終身相倚的丈夫，倒毫不哀慟的，由此猜測，可斷定她和亡夫是一對怨偶，丈夫生前，不知怎樣給她痛苦，所以死後倒使她感覺脫然無累了，不過這問題尙在疑問之間，自己只有慢慢體察，也許由她口中探出個所以然，想着就不願再說下去，因爲二人睡的位置，心玉面向裏，鳳宜面向外，心玉要知道時刻，就叫鳳宜看鐘，鳳宜回答說十二點過了，心玉打了個呵欠說，睡吧，鳳宜笑道，每天都是這樣，你就像睡不夠似的，總是先睏，

這是什麼道理，心玉道，大約是我年紀較小的原故吧，你不見小孩子總是睡覺，越長大越睡得少，到老年每夜睡幾個鐘頭就夠了，鳳宜道，這雖有理，不過我比你最多大兩三歲，又何必有這麼大的分別，據我看另有個道理，就是你方從父母懷中出來，還在上學時候，並沒經過什麼大的打擊，一顆心還是很完整的，像我却是在刀山油鍋上都滾過一遭兒，在極悲苦的時候，我曾害過多月的失眠，這還不算，文昭關那齣戲她有句唱兒，是心中好似滾油煎，旁人不懂，我可領略夠了，這顆心真好似在滾油裏煎了二年，雖然現在已經好些，無奈一時那能養得回到原樣，所以我實比不了你那樣舒服，如今有你作伴，還可以談上半夜，乏了合眼睡着，在以前我自己常常瞪着床頂到天亮的，心玉聞言，便又試探道，近來你遭到變故，難免悲慟失眠，但在你們先生在世時候，一定度着快樂光陰，又何致像你說的那樣呢，鳳宜聽了，忽一冷笑，接着也打了個不自然的呵欠道，我也有些瞞了，咱們就睡吧，話未說完，猛聽上面樓板撲咚一響，似乎重物落地的聲音，二人都嚇得坐了起來，面面相視，鳳宜慘白着顏色說道，這不定是樓上什麼東西倒了，沒關係的，心玉知道通樓上的門已然釘死，就道，樓上又沒有人，怎會倒了東西，聽這聲音，倒的還不是小物件呢，鳳宜似因驚嚇而生寒冷，

忙披上被子道，誰知道麼。也許老鼠蹬落桌上的銅紙烟匣什麼的，明天打開門上去看看，就明白了，心玉雖不迷信，但腦中存着鳳宜丈夫橫死未久的事，不由腦中就生了一種陰慘的幻象，而且當此夜靜更深，樓空人靜的時候，女人照例小胆，怎能不毛髮悚然，聽了鳳宜的話，也只可點頭唯諾，不好把自己心中所想的說了出來，鳳宜却好似恐怕心玉畏懼，倒漲着胆子開解，二人誰也不肯說起關於死人的話，過一會，就重復睡倒，心玉終是有些胆寒，竟又托個事故，下床去把兩邊房門全都上鎖，鳳宜明明看見，也不問她，二人被這一驚，似乎把睡魔都嚇跑了，全自覺精神興奮，一時難以入夢，想要尋個題目，再談一會，無奈都想不到起話頭兒，半晌鳳宜才道，我覺得怪冷的，心玉道，我也冷呢，鳳宜披着被子向前一湊，就移到心玉床上，笑道，我來和你擠着，好暖和些，心玉忙向後挪挪，給他勻出地方，鳳宜枕在心玉的枕上，低聲說了一句，心玉笑道，我不，多不好意思，鳳宜道，這有什麼關係，聽說你們女學堂宿舍裏，這種事多着呢，心玉道，那是別人，我可沒經過，鳳宜不待她說完，哧的一笑，已拉開她的被邊，鑽將進去，和心玉同衾而臥了，心玉向來沒有和人同衾過，這時與鳳宜的身體一相接觸，竟不自禁的格格笑起來，鳳宜見她這樣，倒更進一步侵犯，把

她抱住道，瞧你這張致，值得亂笑亂躲的，心玉還是初次經到，覺得十分不得勁兒，就笑道，你鬆手，別摸我的腰，怪癢的。鳳宜笑道，小妹妹，我今天非抱着你睡不可，其實有什麼可怕的，兩個女子作伴兒睡，蓋一條被子的多咧，你就鬧得像把你怎樣了似的，我若是個男子，準被你笑迷惑了，心玉這時掙扎不脫，而且她心裏本不反對和鳳宜親近，這本是少女的普通心理，却願意如同性作肌膚之親，似乎能得到一種安慰。何況心玉又在青春期內呢，她固然已服貼的和鳳宜相擁而臥，但仍不肯吃口頭的虧，就呸了一聲笑道，你不要囉呢我，我看你倒是把我當作慰情之具了，鳳宜沒聽明白，就問你說什麼，心玉笑道，哦，你還要我說明白了麼，我說你是把我錯當別人了，鳳宜道，我把你當了誰，心玉道，你何必明知故問，當日你那個人在世，一定天天這樣親熱，現在沒有了那個人……說着就笑了一聲，鳳宜一撇嘴兒道，你別挖苦我吧，不瞞你說，那個人活着的時候，我就向來沒和他這樣親熱過，心玉也撇撇嘴兒道，隨便你說，可是誰信哪，只瞧你這樣感情熱烈，就可知你們當初是非常恩愛的，不過我不該這樣亂說，勾你難過。鳳宜聽着猛把臉寒得像水似的，彷彿心玉的話侮辱了她，唇兒凸了幾凸，似有一句話到了口邊，却忍着不願說出，但結果仍忍不住而說道，妹

妹，你是個沒有閱歷的人，對什麼事只有幻想，大凡幻想都是美麗的，或者還被小說騙了，小說上的夫妻，都是有趣兒的，你就不知道世上的事，並不是那樣好法，說着又嘆道，咳，妹妹，咱們雖然相識不久，可是我看你比同胞姐妹還親，再說往後相處日子長着呢，我現在跟你提個要求，就是從此不要提起那個死去的人，心玉聽了，故意謝罪道，姐姐，我實在太胡鬧了，對於姐姐的傷心事，我應該竭力躲避才是，怎可以倒常提頭兒勾你的心思，好姐姐，你原諒我年青，以後再不敢了，鳳宜生氣，打着心玉的臂兒道，你真該打，還是這樣說，我並不是怕傷心，本來我就沒有一點兒傷心，我只是要你再說什麼恩愛等等的肉麻語，我告訴你吧，在那個人生前，我的字典裏並沒有這種名詞，所以現在聽你一說，就覺得受了侮辱，心玉這時更明白幾分，就笑道，這可奇怪，把恩愛兩字加在夫妻上面，會是侮辱，我還是頭次聽到，鳳宜道，你加到旁人頭上，是恭維，加到我頭上便是侮辱，這就明白了吧，心玉故作思索道，這個……莫非當日你和你們何先生感情不大……不大，鳳宜聽了，面上似罩了一層嚴霜，衝口說道，什麼不大那個，我簡直和豺狼同處了兩年，……說着似乎又覺失口，瞧瞧心玉，方欲再說，猛聽頭上唧唧喳喳，聲音非常清晰，樓上似有人在走路，

踏得板響呢，這聲音二人都聽得十分清楚，因為同衾共枕，在驚懼間，就更相抱得更緊，都瞪直了眼，望着屋頂，樓上的脚步聲，似乎由她們頭頂上這間房子走出去，還似乎推動房門，吱扭的一響，那脚步聲才漸輕漸遠，以至消失，二人這才低下頭，把驚詫的眼光，互相觀望，雙方却感覺對方面色慘白，身體抖戰，心玉這時可再不能保持她的科學信仰了，心想通樓上的門，已經釘死，自己是親眼看見的，敢保不會有人上去，方才那一聲巨響，還可以說是什麼東西放得不穩，無故自倒，現在這脚步聲音，可聽得清清楚楚，絕非幻覺，而且這聲音又起於鳳宜對她亡夫作怨語的時候，這可奇怪，莫非真像迷信說法，她亡夫橫死之後，冤魂不散，仍守在這樓上，現在鳳宜對他詛咒，故而顯靈示異，以驚嚇她麼，心玉想着，好似通身都澆了冷汗，再瞧鳳宜，只見她已驚懼失神，把空茫的目光，直瞪着房門，似乎看透了門板外的東西，又似怕有什麼鬼怪從門進來，心玉這時才暗叫阿彌陀佛，幸而方才自己把兩面房鎖好，否則此際驚得不敢下床，再想到房門虛掩，可不更嚇壞了麼，想着這才開口叫道，啊喲，吓死我，這是什麼響，姐姐，鳳宜這時面色徐徐改變，眼珠一轉，瞧到心玉面上，突然一挺腰兒，變作鎮定的態度，倒像把心玉當作弱妹，自坦然作出保護人的樣



兒，和聲撫慰道，不怕的。妹妹，這許還是有野貓跑上去，我們從方才就生了恐懼的心，所以聽着胡亂猜想，心玉搖頭道，我聽得清清楚楚，實是人在樓板走的聲音，並且像穿着軟底拖鞋，那麼梯踏梯踏的。難道你沒聽清麼，鳳宜方才的話，內中自然是遮掩着一般機密，但也有幾成是安慰心玉，恐怕她過於驚懼，不敢再住下去，她便失去這膩友良伴，所以明知無效，仍驚恐中作這無謂的遮飾，這時聽心玉一說，只得改口着，是啊，我倒是聽清了，不過有些不敢信自己的耳朵，現在你我所聽的既然相同，這事就顯着蹊蹺了，你是大學學生，難道還迷信有鬼，連我也不信啊，心玉接口道，迷信與否，且不必談，現在我們兩人的耳朵，都聽着了，樓上的門，早已釘死，樓上窗戶，又都關閉，怎會有了這脚步聲音，我們研究這個理兒，鳳宜道，也許和那天容佩馨來行竊一樣，有人從臨街的小月台門兒偷進樓上，心玉道，那通小月台的門不是鎖着，鳳宜點頭，心玉道，既然鎖着，怎能進去，再說作賊都是靜靜悄悄，豈有踏着又沉重又舒適的步子，直如倒背手兒溜縫呢？話未說完，樓上又起了一陣怪聲，好像男子粗裂的喉嚨打咯兒，又像要咳嗽而強忍不發，響得噙了口氣，還像是對人嘆息，裏面夾着憤怒和鄙恨的氣味，心玉和鳳宜同時口噤體戰，緊抱着縮在一處，沉寂半

响，樓上並沒繼續發聲，鳳宜突然眉頭一皺，推開心玉，掀開被子，就要下床，心玉驚魂未定忙拉住她道，你作什麼，鳳宜這時面色慘白如紙，却在眉目間現出一種勇毅之氣，很沉着說道，你不要管，我要出去看看，心玉道，你到那裏看去，鳳宜道，我去打開樓梯口的門，到上面看看，到底是什麼東西，心玉見鳳宜由驚轉怒，大有管來的人是人是鬼，定要拚命去看個明白的意思，就拉住她不放道，大半夜裏，何必就驚受怕的出去，再說那樓門釘得很結實，莫說你自己未必弄得開，便弄開了，也得很多的工夫，樓上真有什麼也早跑了，我看不管那些，咱們還是睡覺吧，鳳宜聽了，才不言語，只怔怔的呆想，過了許久，樓上並未再發什麼聲音，二人都感覺倦乏，就相擁着睡去，次日早起，鳳宜對女僕未幾夜間的事，只說要取東西，教尋個木匠把門打開，然後在外面釘上一付插鎖，一具洋鎖，爲着以後可以隨時從樓下開門上去，樓上無論何物，却被門所阻，不能下來，木匠收拾已畢，鳳宜付錢打發他走了，才和心玉走上樓去，心玉自移來後，這還是第一次上樓，見上面果有些陰氣森森，本來房屋若日久無人居住，就要發出一種陰冷的氣分，何況心玉又懷着這房中有人死於非命，和夜中所聞的怪異，因心理的作用，自覺毛髮悚然，鳳宜却似滿不在意，只把眼東瞧西

望的尋覓夜中的痕跡，在各房中都覺沒有異狀，最後走到日的臥室中，鳳宜指點着告訴心玉，說她亡夫死時，就睡在那張床上，又說被殺後，尸首就橫在床前，連床幃上都有血跡，並且那容佩馨爲拭血手，在床幃上留下一個手印，那塊帶手印的布，已被警察剪去，不過這件事未在報紙上宣佈，心玉聽着，瞧那床幃，果然被剪去一塊兒，另外還有一個地方帶着血跡，但已變成黑色，床前的小地毯上，也染着同樣的一塊，想是尸身所流的血，不由渾身發冷，說道，你怎不收拾收拾，還這麼原樣設擺着呢，鳳宜道，從出事的那一天，我就沒進這間房子，並且不想再住了，收拾作什麼，說着回頭一看，忽叫道，在這裏了，心玉忙問什麼，鳳宜手指門邊倒在地下的一付圖屏道，這圖屏本來靠牆立着，現在竟倒下來，大約這就是夜裏咱們所聽的那大聲音的來源，心玉四望房中，說道，昨夜並沒刮風，這房裏的窗戶全都關着，圖屏怎會倒了，而且第二次人聲又怎麼解釋呢，鳳宜不語，就和心玉又走出去，到了通前面小月台的門前，用手將門推了幾下，紋絲不動，顯見仍在鎖着，又從那門上破窗向外看看，見小月台上也並無痕跡，二人經過這番觀察，證明夜中有賊人進來的猜測，是失敗了，那怪聲只可歸於鬼神了，心玉一想，更怕起來，就催着鳳宜下樓，把門從外面鎖上，

鳳宜自將鑰匙帶在身邊，二人回入臥室，也不願再提起此事。鳳宜却好似添了什麼心思，只管呆想，午飯既過，她忽向心玉正色說道，妹妹，我有句話和你說，你可不要錯會了意，咱們姐妹，雖然是萍水相逢，可是處得比骨肉還親，如今想不到我家裏出了這樣怪事，論咱們的感情，我把你當作親妹妹，自然不忍教你陪着我耽驚受怕，論咱們的關係，你是房客，出錢來住房子，更犯不上陪我耽驚受怕，你聽明白了，這可不是我攆你，你若胆怯，就另尋房子搬開吧，心玉聽着一怔，道，你這是……哦，我明白了，你是疑惑我因為夜裏的事，心中懼怕，已經有了搬走的意思，又恐礙着情面，不好意思實說，所以先替我開路兒。姐姐，你想錯了，要說我還不信這種妖魔鬼怪的事情，就是真怕，不願在這裏住，你要拉你一塊兒搬出去，怎能自個兒走呢，你這話算白說了。鳳宜聽了，由感激中生喜悅，拉着心玉的手道，好妹妹，想不到我交了你這樣一個熱腸人，這倒顯着我心多了，心玉道，這倒難怪你有一此一想，對別人是應該這樣的，但在咱們的友誼，你說這話，就好像太不知道我，也太把我見外了，鳳宜忙陪笑謝罪，二人自此又增加一層情感，這一日二人都未出門，到夜間就寢，心玉預懷戒心，把兩面房門都先鎖上，至於睡法，自然依着昨夜老例，同衾共枕，二人

雖然說着話，但把全神都注着樓上，聽察動靜，那知這一夜竟十分的平安，二人熬到夜闌，才先後睡去，次日午飯，鳳宜覺得悶倦，就約心玉同出遊散，二人看了場電影，散場之後，沿着馬路開走，想要買些衣料，再吃頓小食，然後回家，不料走在法租界馬路上，心玉正和鳳宜說着話兒，鳳宜忽見路心有個小孩亂撞，狂駛的汽車如飛而來，眼看小孩的性命要完，她一時因驚急，而生出義勇之氣，把危險以及其他種種，全都忘了，就把手中的皮夾向心玉臂上一丟，隨使出矯健身手，奔下便道，掠進汽車之前，把那孩子提起，闖上對面便道，算救了一條小命，却不料以後訪問女僕，得知那小孩是鄭子範的兒子，她似發生奇異的感覺，問明鄭子範的現狀和住址，就那女僕帶小孩走去，心玉被鳳宜將皮夾拋到手裏，已吃一驚，繼見鳳宜像飛燕掠水似的，從汽車前救了小孩的性命，心裏又是驚異，又是佩服，想不到鳳宜竟有這樣身手，如此胆量，大約以前曾練過什麼武術功夫，否則怎能作這樣冒險的事，自己看見這小孩要死，就把腿嚇軟了，更莫想上前救援，以前只看鳳宜嬌怯和平，只認她是尋常的女子，真大錯了，心玉想着，也就走過便道，無奈人已擠滿了周圍，沒法進入壕心，好容易等閒人走散，到了鳳宜身邊，見她神態如常，毫不帶初經踴險的樣兒，不由更自

詫異，當時鳳宜見了心玉說出救人由於一時急勁，事後想着可怕，又露出倦疲之態，心玉只認爲她是故意裝作，以掩飾其驚世駭俗的能力，也不說破。稱贊了幾句，就商量着到飯館吃飯。這時被谷中挺瞥見，在後潛隨，心玉一點也不知道，二人飯畢出了飯館，稍作遊散，便坐車歸家，路上心玉思想方才情形，又勾起一種疑心，因爲看鳳宜身手矯健，行事勇毅，絕非普通怯弱婦人可比。而自己在馮村所見的那個容佩馨，倒確是個白面書生，以鳳宜的情形想來，當她丈夫被殺之夜，鳳宜已把容佩馨拉住，似不會又他跑了，雖然她說是被容佩馨用花盆打倒，但鳳宜自己訴說頭上也並沒受什麼過重的傷。而且報上所說那夜的鳳宜，只和一個尋常的婦人一樣，若以今天鳳宜的情形而論，這樣的勇敢捷健，即使那夜來不及保護她丈夫的性命，也萬不會眼瞧着凶手逃走。就像她方才所謂的急勁兒，一個人看見丈夫被殺，比看見不相干的生人危險，總更能生出急勁兒。那白面書生的容佩馨，比風馳電掣的汽車，也較易對付吧，但是她竟把小孩兒從汽車前救出來，那樣軟弱的容佩馨竟捉他不住，這真費人理解了，心玉想着回到家中。當然又把路上所遇的談起來，鳳宜好似沒當回事，任心玉說得驚險動色，只付之淡然一笑。心玉忽又想起當時所聽她和那僕婦所說的話，就問道，我那

時被閒人隔在外面，擠不到你跟前，好像聽你對那僕婦提起她主人的名字，又說要去拜望，莫非你和那小孩的家中認識麼，鳳宜瞧瞧心玉，道，你的耳朵真靈，都聽見了，不錯，那小孩的父親是我的熟人，心玉道，這樣你誤打誤撞的救了朋友的孩子，倒沒白作了好事，鳳宜哼了一聲，點頭微笑道，可不是，我也這樣想呢，而且那小孩子的父親，還是我的恩人，我把性命酬報他都應該的，心玉聽着，又出意外，便道，這樣說，你救了這個孩子，竟是無意中報恩了，但不知你受過什麼恩呢，鳳宜撇嘴笑道，這恩可大了，一時也說不完，你將來必有一天知道，用不着我說，心玉聽她言詞閃爍，又覺懷疑，但不便向下再問，就把話題轉入別事，又談了一會，二人相偕就寢，這日睡得比往日稍早，心玉的睡魔又來得快些，而且她沒有吸煙的習慣，鳳宜正嚼着紙烟，和她閒話，心玉閉着眼兒答應，須臾竟香夢沉甜了，鳳宜心中却思緒狂湧，因白天意外地救了鄭子範的兒子，而想起自己的血海冤仇，和丈夫死亡情事，當時精神興奮，翻來覆去，只睡不着，將側了兩小時的工夫，吸完三四支紙烟，把床前小几上的半暖瓶熱水，也喝完了，仍是不能入夢，大凡人若失眠，就容易因心燥而感口渴，她摸摸瓶水已罄，又白料一時未必能夠睡着，就坐起披上衣服，下床拿着暖瓶出去，到

門邊見門已落鎖，鑰匙仍在鑰孔中，知道是心玉所爲。暗笑她過於胆怯，就開了門走出，到後面廚房中，重灌了一暖瓶開水，帶着回來，方走到臥室門首，忽又聽得樓上起了梯踏梯踏的腳步聲，隨着又一聲低嘯，好像撮唇作聲，鳳宜聽着，立刻兩眼發直，觸起前日所打的主意，把眉一皺，把心一橫，就奔了那通樓梯的門去，到了門前，才把暖瓶放在地下，伸手向衣袋中摸出鑰匙來，將鎖開了，推門進去，就直走上樓梯，因爲她方才下床倉卒，錯穿了皮鞋，在房中走在地氈上還不覺察，但上了樓梯，就咯登咯登的響起來，她本是個猛勁兒，更不理會這些，就直跑上去，她對自己家裏的設備，自然熟識在心，伸手向牆上去摸，想摸得牆上電門，開放這樓上堂屋的電燈，不料在這時候，突然聽得近處吱扭一聲，接着咯的一聲，好像是門和鎖的聲音，鳳宜嚇得一個冷戰，這時手已摸着電門，燈兒立明，但因這堂屋過於寬大，只中間懸了盞二十五燭光的燈，又加鳳宜陰慘的心境，竟顯得燈光作黯淡的淺綠色，鳳宜雖然心中有些發冷，身上有點發冷，却爲被怨恨之氣，持着，並不畏怯，立定了先向四外觀望，見室屋連一點異狀也沒有，便又轉入舊日臥室，也便是她丈夫被殺的房中，亮了燈光一看，除了一派陰沉景象以外，和昨日所見沒有絲毫變動，她退出又到別的房中，都



看了一遍，仍不出些須痕跡。她再回到堂屋，忽想起方才上樓來所聽的聲音，吱咄好像開門，略的聲好像開鎖，莫非真的有賊從通小月台的門進來麼，想就過去把那門檢視一下，見仍鎖得好好兒的，不由呆呆發起怔來，且按她不提，再說樓下的心玉，她正睡得香甜，突然作了一個可怕的夢，因驚而醒，但神智尙未十分清楚，仍是繼續着朦朧睡去，但在轉側之間，她感覺身旁空虛，因為她的意識中，記着鳳宜睡在旁邊，滿以為翻身就和她接觸，可以擁着她再睡，那知一伸玉臂，竟落到床上，她不由得睜開了眼，瞧見床上空着半邊，鳳宜已不在房內，她覺得詫異，揉揉眼坐起，就在這時，樓上又起了怪聲，心玉因為鳳宜不在房中，沒人相伴，更加懼怕，同時又聽門外有革履聲走近，似是鳳宜回來，但將到門首，却不見走入，心玉方要喊她，又聽門外有開鎖推門的聲音，心玉暗叫奇怪，鳳宜可到那裏去了，自己守在這房裏，更覺害怕，還不如去看看她在那裏，湊在一處，大家仗胆子呢，心玉就穿上衣服，下床趿了鞋，走到已開的門前，掀開門帘一看，見堂屋裏仍然黑着，並未亮燈，只那通樓梯的門開了，從樓上射下一片燈光，照到下面，心玉大吃一驚，暗想她怎的上樓去了，真好大胆量啊，想着就要趕過去到樓梯下叫她一聲，但覺身上非常寒冷，連打幾個冷

戰，而且因爲冷的原故，又生出一件最要緊而刻不容緩的事來，只可回入房中，把公事辦完，又加上一件斗篷披到身上，重行走出，到了那樓梯下的門邊，見有隻暖瓶放在地下，心想原來鳳宜是出來弄水的，大約是聽見樓上聲息，就開鎖跑上去了。心玉這時心中沈吟，是喊她一聲好呢，還是上去看看，繼而一想，不如上去瞧瞧，自己和鳳宜的情感，總不當任她獨受驚恐，就走上了樓梯，因爲她腳上穿的鹿皮軟底的學生鞋，所以走路毫無聲息，但走上幾級，忽又起了猶疑，暗想看鳳宜對樓上的怪聲，似乎不甚懼怕，莫非她另有什麼祕密的情形，自己冒然撞了上去，倘若發現了什麼意外，那可怎麼好呢，正在這猶疑之間，忽聽樓上革履聲響，這正是鳳宜去檢查完了通小月台的門，又走回到樓梯邊沉思的時候，心玉以爲她將下去，方將後退，但樓上履聲又止，隨鳳宜冷笑了兩聲，說話道，何振邦呀，你可太沒味兒……心玉大驚，心想果然樓上有人，鳳宜這不是和他說話，但不知這何振邦是誰，是早藏在樓上，還是隨時進來的，想着聽鳳宜又說下去道，何振邦，你活着就不夠人格，死了更沒有鬼格，從你死後，我鳳宜並沒躲閃，一直住在這宅子裏，所以搬到樓下，並不是怕什麼，只是不願再看見你這惡人遺留的痕跡，因爲人死冤解，省得再引起恨你的心，你現在這

樣鬧法，是覺得死的屈，想找尋我麼，我這不是上樓來了，你現形把我掐死，咱們上閻王爺跟前去打官司，實告訴你，我從頭兒就沒把你放在心上，這幾年忍着恥羞，受你糟踐，並不是怕死，只爲我冤仇太深。不是一死所能了的事，才拚出這身體從你幾年，你也許抱怨，我既實際成爲你的妻子，就不應該再下毒手，可是你要知道，我嫁你就爲着報仇呀，至於殺你以後，論理我該跟着也死，才算正道，但是我還有一半冤仇，只殺你不算完結啊，在你活着時候，我常常向你探問那另一個仇人下落，不知你是真的不曉得，還是有心防我，總說沒有消息，現在天賜其便，我已無意中得知他的下落，何振邦，你們惡人全要從我手裏得到報應，我言鳳宜就快功行圓滿了，你在陰間等着吧，我向來不信妖魔鬼怪，無奈你幾天樓上鬧的邪行，帶累外人担驚受怕，所以我上樓來說話。若果是何振邦你小子作鬧你就趕快出來，隨便把我怎樣，可不能儘自攪鬧，吓嚇人家房客。咱們冤有頭，債有主，何振邦，你可想明白了。要不然我胡罵你，說完就沉寂了一會，心玉聽着已是毛髮悚然，由鳳宜的言語中，知道她丈夫名爲何振邦，他的橫死，鳳宜一手經理，容佩馨並非兇犯。而且鳳宜她和何振邦原有深仇大怨，屈身下嫁，也只爲着報仇，行兇之後，竟把嫌疑推到容佩馨身上，她自置身事

外，這幾日樓上屢發怪聲。鳳宜以爲是何振邦冤魂不散，像故事中所說那樣來顯魂索命，竟而激起怒氣。自上樓上和鬼魂辯理，她這胆量可真夠大。但若不是理直氣壯，怎敢這樣單獨上樓呢？看起來鳳宜雖已證明是謀害親夫，但內中必有絕大原因，只聽她口口聲聲罵着惡人，道着冤恨，就可明白。想着又聞樓上鳳宜說道：何振邦，你若死得屈，就趕快現形捉我，倘若這時不敢捉我，我下樓去你再作聲，明天我可以把你靈牌劈了，丟進糞坑去，說着沉了一沉，又自笑道，我也傻了，太來不信有鬼，竟上來瘋了似的說了些話，說給誰聽呢？現在那有個鬼影兒啊，不過這幾天樓上的響動，實是奇怪，我真想不出是什麼道理，其實隨他怎樣響動，我也不怕，無奈還有心玉妹妹，人家受不慣怕，鬧長了人家必然搬走，我怎捨得了她呢……咳，若是再鬧，我也不在這裏嘔氣了，另尋一所兒小樓房和心玉一同搬開吧，心玉聽着，方知鳳宜今日所以如此毅然上樓，和鬼去辨交涉，雖一半由於她本身的憤慨，但一半却因爲恐怕長此以往，自己不敢再住，她要失去知心伴侶，故而急去對鬼提出抗議，令其停止活動，在她的行事看來，雖似可笑，其實可憐，在自己對她起來，不但可感，而且可敬了，心玉正在耳聽心想，不料這時樓上出了天大的怪事，猛聽咯吧一聲響

亮，隨聽鳳宜號啕的聲叫起來，接着革履聲蹬蹬的響了幾下，中間又夾上很沉重似是男子的步履聲，再聽似穿革履的鳳宜，跑了幾步，忽又停住，只剩下那沉重的腳，還在走動，但須臾也停止了，心玉聽得上下牙齒相擊有聲，心中以為這必是鳳宜的丈夫何振邦，真個顯靈了。鳳宜怎能和鬼搏戰，但是這世界上真有鬼麼，想着就聽樓上的鬼竟先發聲哈哈大笑，心玉腦中立刻幻出一個獠牙的骷髏，張着白官體體的手，正向鳳宜抓去，心中雖極害怕，但因關切鳳宜，想要奔上去救她，無奈兩條腿不服使令，彈琵琶似的，擱上一級樓梯，就上不去，又聽鳳宜作驚極的聲音道：「你是……作作……什麼的，跑進我……我家來……」那鬼發着半怯的外鄉口音，又嘻的一笑，叫道：「兄弟，你來……」心玉戰慄着暗自納悶，聽鳳宜的問法，好像和這鬼素昧平生並不相識，莫非作祟的不是她丈夫何振邦，倒來了什麼野鬼，但這鬼又怎麼不辨男女，叫鳳宜作兄弟呢。想着就聽樓上又起了一陣輕蹣的脚步，彷彿有人徐徐而行，鳳宜又驚得叫了一聲呀，是你……那鬼哈哈笑道，原來你們熟識，我也不用介紹了，鳳宜似乎驚魂稍定，恢復了平常語聲，道：「這幾天作鬧的就是你們哪，這時另一個男子聲音笑道，不錯，就是我們，這很出你意外吧，心玉聽這說話聲音，有些耳熟，不由一怔，但此

時已明白樓上是兩個男子，而且都是一樣生人，並非什麼妖鬼了，這時聽鳳宜從鼻中哼了一聲道，你們作鬧爲着什麼？那耳熟的聲音答道，就爲有這一天，得到今天的結果，你還想把黑鍋永遠蓋在我頭上麼？這人把話說完，樓上半晌並無言語，似在相對癡立，心玉再也忍不住了，好在她已知道上面並無鬼怪，可以放心大膽的上去，但她仍不敢放大脚步，慢慢扶着梯欄，挪到上面，因爲樓梯口正在堂屋一角，四無遮隔，所以她不必顯露身形，只上到還餘四五梯級的地方，已可把頭兒伸到樓板水平線之上，藉着欄杆掩護，看見這樓上堂屋的情況，而樓上人若不注意尋視，却瞧不見她。心玉立定了，屏息凝眸看時，只見鳳宜正立在距樓欄三四尺的地方，差不多在這堂屋的中心，正側着臉兒，雙手抱肩，面對着通外面小月台的門，那門已然開了，却是半掩着，門前數尺之外，並立着兩個男子，似乎才從那小門兒進來，走向鳳宜面前，和她說話，故而雙方正相對面，距離不過二尺許。心玉再向那兩個男子仔細觀看，驚得幾乎喊叫起來，勇來兩人一個少俊，一個老醜，却是見過的熟臉兒，那少年俊秀的，就是自己在馮村所救，至今耿耿難忘，那個被鳳宜指爲殺夫兇手的容佩馨，那個老醜的不待說是他同伴邵老台了，心玉此際幾乎自疑作夢，這容佩馨頂着兇犯罪名，東奔西

逃，遠走高飛，還不一定能逃脫，今日却怎的又撞回事主家來，這不是自投羅網，豈非何振邦陰魂有靈，把他拘護來的，但是現在鳳宜情形，却是奇怪，怎見殺夫的兇犯，自行投到，反而嚇怔了沒一點動作呢。想着見鳳宜這時，向旁挪了兩步，拉過一柄坐椅，很從容的坐下，把肘兒支在桌沿，手兒托着香腮，斜睨着容邵二人，那神情好似主人將對奴僕說話的賴散無禮。她哼了一聲，眼望着容佩馨，手指邵老台道，這個人我不認得，只問你吧，你一連幾天，到我家裏裝神弄鬼，是什麼意思，莫非來自投伏殺人罪來了，佩馨這時仍穿着在馮村所穿的那身青色衣服，不過面貌已較光腴，神色也不那樣淒惶，這時態度鎮定，面有笑容，對鳳宜答道，不錯，是要伏殺人罪名，不過未必是我，說着一指邵老台道，前幾日來鬧的，只有我們這位哥哥，我是今天第一次……我說的。指這回裝鬼，我是第一次，若算發生命案那回，當然是第二次了，想不到這樣恰巧，我今日初次來到居然成功，鳳宜用着對下人的語氣道，少說沒用的話，我不要聽你閒話，你只說今天爲什麼來，又成了什麼功，邵老台接口道，爲什麼來，就爲你來的。實告訴你說吧，我們爲你已經定下了好些條計策，拚出一年半載工夫，尋出真正殺人的兇犯，好給我們佩馨兄弟辨明冤枉，好再出頭作人，想不到我們只

使了頭一條妙計，偷進來鬧過三日，就辦成功。何太太，你心裏明白了吧，鳳宜神色如常，向佩馨道，這說話的是誰，和他有什麼相干，跟着多事，佩馨道，這是我的一位最親近的朋友，熱心替我辨冤的，你不要嫌他多事，鳳宜仍淡淡的道，好，不過你們口口聲聲只說成功，是成了什麼功啊，佩馨道，方才你自言自語，不是已把實情說出了麼。我自從那天逃跑以後，得佩服你的心思敏捷，只是我無端替你拖上這殺人的罪名，將要永遠成爲罪人，不能出頭露面，何況還有性命的危險，一被官人捉護我就要給何振邦抵償，你想，我在這境地裏，樣能不想法自救，所以和這位邵大哥計議，又向聰明人討教，設下方法，先教邵大哥來裝鬼嚇你。想要你因害怕露出真話，本來我疑惑這方法不易成功，那知你竟這樣大胆。上樓來和鬼辯理，不自覺的把真相全露出來了。這還不算我成功麼，鳳宜這時好像聽得一件有趣事情似的，笑道，這倒很有意思，不過你打算怎樣呢，佩馨道，我希望把殺人嫌疑洗刷乾淨，以後好在社會上作人，只可請你同到法院去。鳳宜點點頭道，那你用什麼來洗刷嫌疑，佩馨道，就藉着方才你自己說出的話，鳳宜一聳香肩道，我記得沒說什麼啊，便是說了，我的話也沒落在白紙上，你有什麼話兒教我承認，佩馨道，這兒有邵大哥作證人，咱們到法院



再說吧，鳳宜略一沉思，纔然笑道：「這事不算你的聰明，只怨我粗心，好吧，不錯，你成功了，何振那是我……的，我也不應該把嫌疑常放在你頭上，害你一世。說實話，在出事那夜，我，預備殺完人自首，只爲還有一半冤仇未報，不願就死，又恰遇你前來偷竊，我想着作賊的人沒什可惜，就把嫌疑推到你身上，但又不願教你當場破獲，因爲那樣一來於我不利，二來不忍真的你抵罪，所以你的脫逃，是我故意放的，要知道你拋花盆打我，並未挨到我頭上，我是裝着被擊放你走啊。鳳宜說這，舉手搔搔鬚髮，又道：「我那夜放你走了，心想給一個竊賊安上殺人的嫌疑，也不爲殘忍，而且還借此留下我的身命，再辦未了的事，這總算一舉兩得，良心上並沒什麼虧欠，但到了第二天，我知道你果然住在後面巷底，從巡警尋得的照片，又證明你的言語確實不錯，又聽說你母親已被場房壓死，我就跑到你家去看，瞧到你家寒苦的情形，和你母親死後的慘狀，再由隣人口裏得知你平日的品行，這才明白你的行竊，是因爲你母親病症將到垂危，本身饑寒，又已多日，才迫不得已的去作小偷，因爲這一方多是窮人，富厚的只我一家，你當然要向我家下手了，並且我還料着你出門行竊之時，家中房子還未塌壞，母親還在活着，到你從我家裏背了殺人罪名，回去以後，才瞧見那慘禍，那時

你當然痛苦極了。佩馨接口道，請你不要提這麼多的閑話。只說現在的吧……不過你怎說得這麼清楚，好像親眼見的。鳳宜冷笑道，何必眼見。我只聽巡警訴說，到你所住院中檢查時，大門是關着的，等叩了半天，別的院鄰才給開門，放他們進去，查到你的房子裏，見你母親堆在土內，只露着臉兒，後牆塌成大窟窿。我就料着你從我家跑回去，到家關上大門，進房見母親已死。還流連一會，聽警叩門，才從後門場孔逃走了，再告訴你，我還知道你會在你母親尸身旁跪着哭了半天呢。佩馨愕然道，你……你……鳳宜笑道，這沒什麼奇怪，是我次日到你家去看的時候，瞧見你母親尸身旁的浮土，有一個很深的膝印，還……許多的手印，就知道你發現母親已死，必跪下去撫摩她的身體，希望還有活氣，及見實在死了，還有個不哭的麼，心玉聽到這裏，暗自驚服，鳳宜心思竟如此玲瓏。而且態度又如此從容，對着前來揭發她犯罪的敵人，居然能像家人閑話般的滔滔談論，想着又聽鳳宜說道，我當時明白了你的真相，心裏很是後悔，不該把你毀到那樣。但我又因為尚有未完的事，不能立時向官廳投首，替你刷洗，只可先出了一筆錢，假說一套人死，結冤的道理，教人把你母親棺殮起來，却因不知你家，沒有坟地，又不忍埋到叢葬地去，所以暫且存在城西義園裏，並且因我

本心對你母子抱愧的原故，在你母親靈前的一食燒紙，一切人子責任，我都替你盡了，心玉聽着，心裏怪不得鳳宜有時早晨出去，過午方歸，而有風塵之色，好像到郊外去過，我還疑他是給亡夫上坟去，如今才明白她丈夫是她殺的，自然不會行兇於生前。又盡禮於死後。原來她是替容佩馨母親上供燒紙去了，樓上的佩馨這時似乎聽得半疑半信，說道：這真謝謝你的好意，使我亡母的尸骨，不致暴露，我在報上已看見了，很感激的。邵老台在旁，聽佩馨竟對鳳宜客氣起來，就叫道：兄弟，你要記住是爲什麼來的，別聽這女人的花言巧語，她把人命推到你身上，是多大的仇恨，那虛情假意的葬埋你母親。又算什麼，我勸你少說廢話，立刻拉她打官司去好了。鳳宜已冷笑道，你們却想錯了，以爲我還有心逃脫麼，可惜你們不知道我的情形，倘若知道，就明白我活着已沒趣兒，死了也沒怕處，不過我原本打算把事辦完了，再去投案，把你洗將出來，現在既遇見這個變故，料想你們不會再放鬆我。那也只可認命，活該另一個惡人不遭報應。先隨你們打官司去了，說着又對邵老台笑道，你這人爲朋友真夠熱心，現在就請你出去，喚一個巡警帶我走吧。不過請你不要再從便門出入，放心大胆的走大門好了，邵老台聽着，回顧佩馨，似等他說話，佩馨還未答言，鳳宜又道：你就去

吧，早晚要這樣辦何必猶疑，可是還得容我一點工夫，我這兒的財產，也得有個着落，容先生，你陪我下樓。我去和一個人說幾句話。佩馨應了一聲，鳳宜就盈盈立起，將要舉步下樓，正在這時，心玉在樓下聽鳳宜說明將要挺身投案，不由大爲動心。自思着鳳宜種種情形，她的殺人，必有不得已的原故，非是尋常的謀殺親夫可比，這一到案，恐怕法律不能原諒她的苦衷，定要照律問罪，自思和她這樣情誼，難道就忍於看她受罪麼，心玉這樣想着，就要上去藉着自己對佩馨的活命之恩，爲鳳宜解免，但一轉想，又覺佩馨無辜一累，今日好不容易得到洗刷的機會，自己攔阻他的行事，難道要教人家負屈一世，永作逋逃之客，這未免於道理說不下去，而且心玉心中對佩馨隱有一種奇怪的感應，自見佩馨出現，就好像覺得吻自己的熱唇，又已近在身前，心旌搖搖，若不自持了，她心跳得發慌，不知怎樣是好，心中很明白自己和鳳宜情若同胞，應該立在她一面加以幫助，但每這樣一想，就有個莫明其妙的念頭發生，似覺佩馨從早就盤踞在自己心中，好像資格比鳳宜還深還近，若幫了旁人欺負他，似乎心坎裏有件東西梗阻着，不許那樣辦，她正在遲疑之際，一顆心幾乎得要碎，在這當兒，恐怕身在局中的鳳宜，也沒有她這樣痛苦，但是事情不由她作長久思量，鳳宜已和

佩馨說明，就舉步下樓了，心玉心頭狂跳，自思事到如今，自己萬無躲避之理，若待他們下來，反爲不美，不如迎上前去，仍在樓上交涉，省得被下人們聽見，想着就將身一長，三脚兩步，便已走到樓上，這時鳳宜已走近樓梯不到十三四步遠，見心玉警然而現，似從平地湧起，初覺一驚，繼而驚定叫道：「妹妹，你怎也上來了，我正要找你去呢，心玉並不答言，奔過去拉住鳳宜的手，把她擁入懷中，才轉臉去看容邵二人，這時佩馨突然見了女郎，由下面走上，抱住鳳宜，還以爲鳳宜來了幫手，方在愕然注視，忽瞧來人是個極熟，面目不由驚得呆了，原來自馮村相別之後，不但心玉把佩馨念念不忘，佩馨也無一日不把心玉掛在心頭，那燈前一瞥的情形，牆根一吻的情味，幾乎時時却在腦中迴旋，所以他對心玉，雖只一面之識，其實心頭供養已久，所以今日一見，恍如遇見時刻系念的情人，但見她竟在這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現，怎不驚詫欲絕，邵老台也認出了是救過他們的心玉，忍不住嘆了一聲：「鳳宜却沒看見他二人的神色，只對心玉說道，妹妹，今天咱們要分手了，我實在沒過何振邦，細情來不及說，反正我得去打官司，這一去九成不能回來，我並沒有一個親友，咱們姐妹好了一場，你把我這點兒財產，都承受了吧，千萬不要客氣，你不要也得被外人分了，這是姐

姐的一點遺念，契紙存摺，都在我臥房保險櫃裏……心玉不待她再說下去，把手一擺道，姐姐，離這樣還遠着呢，我看你那裏也不能去。說着向佩馨道，容先生，你還認識我麼，佩馨鞠躬答道，女士的恩德，我時刻在心，怎會不認識，心玉道，你既認識我，我現在求你一件事，且莫逼迫我這位姐姐，成麼，佩馨沖口應道，是，是，您的命令，我沒有不依，心玉指道，道沙發道，那麼，你和這位邵先生先請坐下。佩馨聞言，忙向邵老台使了個教他必順從的眼色，邵老台只得不則一聲，隨心坐下。這時鳳宜已聽清心玉對佩馨所說的話，好似心玉具有絕大勢力，足以命令他們，不由大驚回顧，先瞧瞧容邵二人，又望着心玉，現在迷惑之色，心玉又扶鳳宜坐在椅上，自立在旁邊，向佩馨道，容先生，我不敢說對你有什麼好處，只求你把我當作朋友看待，特別給些情面，不要過於逼迫我這位姐姐，說着又向鳳宜一指道，鳳宜姐雖不是我的親姐姐，可是我們和同胞沒什麼兩樣，只看她方才要把房產都贈給我的意思，就知道我們的關係，容先生，你能不能看着我的情面，多看一步，大家從長計議，容佩馨先是滿口說着不敢，這時聽心玉說到末尾，忙又立起點首道，當然，當然可以，您說什麼我都從命，心玉安排好佩馨這一面，才向鳳宜道，姐姐，無須着急，這位容先生和我是朋友，

很可以從長計議，咱們坐定了細談。反正有我在中間，不能教姐姐真的就去投案受罪，我明白姐姐的殺人，是另有苦衷的，鳳宜聽了，滿面露出詫異之色。似驚心玉何以竟知道自己的底細，但她沒詢問這個問題，只問心玉道，你怎的和這容先生認識，他又這樣。心玉道，現在來不及談這不要緊的事了。我只簡單的告訴你，容先生由你這兒逃走以後，遇到一件危險的事，有人認出他是報上所登的殺人兇犯，就去報官捉拿，是我送信教他逃跑的。因為這一點淵源，所以今天在此恰巧遇見，我敢對他作這請求，鳳宜道，哦，這倒真太巧了，不過今天的事，你縱有天大好心，也沒法調停，這裏面關着人命案子，我不投案，容先生就得永遠負屈含冤，容先生若要洗刷，就必得我去投案，萬萬沒法兩全，你任怎樣袒護姐姐，總不能強派人家永遠背這黑鍋吧。心玉道，話是這樣說法，不過事緩則圓，大家平心靜氣的商議，也許能夠想出個兩全的辦法，鳳宜微笑道，謝謝妹妹的好意，但只怕你這好意要白費了，心玉道，這自然不敢定，只好聽天由命，看後來結果吧，現在請姐姐先把他何振邦的底裏原由，說給大家聽聽。心玉說這話的意思，本來想從佩馨手內把鳳宜開脫，所以要她述說殺人的情由，希望從內中弄出可以原諒可以感人的情節，好對佩馨提出緩頰的要求，待佩

馨允諾，再替雙方合設兩全之策，那知話一出口，鳳宜竟搖頭道：「我想還是到法庭上說去好，事情長着呢。在這兒何必白費舌呢？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 第六回

此因此果高樓現身設法 知己知彼愛河驀地風波

且說心玉見鳳宜不肯說話，便又道：「姐姐不必執拗，你懶得費話，就簡單些說，只當和妹妹談心，不然你打官司走了，我一百一的不知道你的爲人，還許後悔交結了個謀殺親夫的姐姐呢。」鳳宜啾的笑道：「妹妹，你當我是小孩子，還用激將法呢，不過妹妹既有這片好心，我也簡直的說給你聽。那死鬼何振邦，應名是我的丈夫，實在是殺我父母的仇人，因爲我期望都縣人，家中只有父母和我這個女兒，我父親是前清的武舉，很有些驚人的武藝，在平時也傳授我點兒，老人家性情耿直，在前清只作了一任守備，就告退回家隱居。因爲在家鄉人緣很好，常常出頭辦點公益事情，所以成了很有名的紳士，那知在前三年有北洋軍的一個團長帶隊到縣裏駐防，我爺親因爲辦文應，自得和他們打交道，這團長就是天殺的何振邦，他以前很敬重我父親，常常到家中拜望。開口就稱呼老前輩。遇事也常請教，我父親見他爲



人不錯，就把他當作好友，讓入內宅，出妻見女，那知這一來竟使壞人生心，惹出大禍，不多幾日，忽然來了個本縣的惡棍鄭子範，上門求見，原來是替何振邦作媒，要娶我作太太，並且聲言何振邦前年喪偶，還未續絃，又有升官的喜訊，嫁過去就旅長兼鎮守使的夫人，以後還不知鬧到什麼份兒，我父親聽了，想到何振邦以父執資格，對朋友女兒妄起覬覦之心，無恥已極，更知鄭子範是個惡霸，行爲萬惡，何振邦既能和他勾結，以前的假仁假義，定是裝着騙人，我父親脾氣本來很大，當面就把鄭子範罵走，而且教他傳話，和何振邦永遠絕交，不許登門，後來何振邦還親身到我家來謝罪，我親都沒見他，最後一次，他又託出一位當地最名望的老紳士，向我父親致意，言說鄭子範的作媒，並非出於何振邦的意思，只是鄭子範的私心，想要撮合兩家，從中得些利益，他事後知道已和鄭子範絕交，以謝老友，求我父親特別原諒，仍許他時時趨教，我父親當時對來人又罵了一頓，發誓再不見何振邦的面，這次連我母親也覺得父親太過分了，就勸他說，何振邦是駐防軍隊首領，咱們正在他勢力下，何必過於得罪，倘若真的鬧翻，恐怕要生禍事，我那父親脾氣火爆，沒人勸他還好，這一勸他倒勾起他的怒氣，定要親身上保定去見何振邦的上官告狀，鬧得幾乎天翻地

覆，幸而由我把他勸住了，從此以後，直過了兩三個月，何振邦再沒動靜，接着軍隊換防，何振邦調到旁地，臨走時還派人帶名片上我家辭行，我父親閉門不理，又過了兩月光景，突然有一羣強盜，跳牆進宅，把我父母全都用槍打死，我却被他們捆倒床上，眼瞧着塗面強盜，在人以後，又翻箱倒櫃，把我家的金銀細軟，全都裝在口袋裏帶走，也是上天有眼，給我留下一條線索，有個又兇惡又勇莽的強盜，大約是疑惑我嚇死了，竟開口向一個把臉塗成全黑，又戴着皮帽遮到毛下的人，問着老鄭，還搜別的地方不搜，那戴皮帽的人頓足說他混蛋，就再不停留，大家蜂擁走了，到天明我才被僕人救起，看見雙親已死，家產全空，那份慘就不必提了，我也記不起，時怎麼活下去的，試想一個弱女子，突然遇到這樣禍事，那能禁受得住，幸虧有幾個親眷老人，幫着我辦事，先報官請驗屍緝兇，我因為在強盜口中聽到一個鄭字，就聯想到來替何振邦作媒的鄭子範，把實情稟告官府，無奈鄭子範手眼通天，官府認爲只憑一個鄭字，不能斷定就是鄭子範，而且據說當我家出事的那一夜，鄭子範正在城外某村一個親串家人情去，有很多人替他作證，官府就判定我是倉卒誤聽，不足爲據，只可把案懸起，另行緝兇，我只得一人辦喪事，但家財物都被搶盡，惟有出賣地畝，得錢

發喪，那知在離出殯還有三四天的當兒，何振邦忽然來了，帶着兩個馬弁，進門到我父親靈前，撫棺痛哭，當時我正在棺旁伴守，無法躲避，何振邦哭完，就頓足長嘆的對我說，說他的防地距離稍遠，音信渾滯，昨天才知道我父親被殺的消息，他心痛老友慘死，一夜無眠，清早就趕奔了來，又勸我不要過於悲痛，善後之事，有他一力承當，絕不使老友沉冤莫白，弱息流離無依，說着取出幾百塊錢給我，說明並非賻儀，只作暫時應用，我當時本想辭謝，但好像我父母在天之靈，在暗中點醒了我，我突覺腦中一陣清明，想到鄭子範素日和我父親並無來往，第一次發生惡感，還是由於替何振邦作媒而起，以後我家遭了慘禍，我已看破鄭子範大有嫌疑，這時何振邦又突然出現，冒充着老友資格，熱心代辦後事，總起這幾個問題看來，或者我父母的死，原因就在拒絕何振邦的婚姻，他見我父親過於固執，料着無論如何，萬難得到老人允許，所以他二人合謀，由無惡不作的鄭子範，先帶人假裝盜匪，把我父母殺死，然後何振邦再出面以老友資格，出力幫忙，使我這沒有依靠的少女，落入圈套之中，由他撥治，我當時真不知怎的動了靈機，竟把他們的陰謀猜得確實不差，於是心裏一轉，就受了何振邦的錢，對他謝了又謝，何振邦見我把他當了好人，自然更竭力向我溫存，

我也表示雙親死後，親友沒有可靠的人，以後事情只有賴他一個，何振邦滿口答應，當日便借居我家。行動倒十分規矩，居然還裝模作樣的，到縣署去了幾次，催迫緝兇，等我父母出殯之後，他便接我到他防地的寧晉縣去住，我不肯去，他才快快自己走了。但是沒過幾

日，又跑回看我，帶來好些食用之物，臨走還留下許多錢，總而言之，盡心竭力哄我罷了，如此兩三個月，他竟在一天當面對我求婚，所持理由，不過是他斷絃未續，我孤身無倚，倘若結成婚姻，就可兩得其益，我既得着永遠的歸宿，他也能照顧我一世，否則他是一個軍人，走南闖北，一接調防命令，即將千里長行，那時徒縈肝腸，無法相顧，豈不負了老友之托，一下又說了許多愛慕我的衷情，和他將來怎樣前程遠大，嫁過去能受榮華富貴等等的話，我聽了更像看透他的心肝，心裏雖然痛恨，表面上還裝羞澀，對他說這事不能立刻決定，請他容我考慮三日，再聽回話，他走了之後，我仍打不定主意，因為我早已打算拚出這身體，替父母報仇，正希望和仇人接近，如今何振邦要把我請進家裏，得到隨時下手的便利，而且可以探察他和鄭子範陰謀的實情，以賊黨的名姓，作日後一網打盡了仇人的張本，豈有不願意之理，得到這樣天賜的機會，還有什麼猶疑，只是我終有點想不開的地方，就是父

母所遺的清白身體，該不該這樣作踐，而且我厭恨何振邦到十萬分，行這條計，固然日後能夠要他的性命，報仇快意，但在先起碼要與他作幾個月同居，方能設法把惡黨一網打盡，並不能像戲上雪豔刺湯勤，費宮人刺一隻虎似的，那樣不失清白，當夜就可以成功，所以在這長時間的覘顏事仇，我真不知自己辦得到辦不到，受得住受不住，當然我自己實在委決不下，夜間就跪在我父母靈前，哭泣半夜，在蒲團上睡着，也不知是我精神上的感應，還是真是我父母陰魂指點，常夜得了個很奇怪的夢，夢境如何，現在也不必細說了，反正那夢給我添了許多勇氣，教我決定嫁給何振邦，到第三日，何振邦來聽回音，我就允許他的婚事，可是爲着要取銷他的勢力，便假說自己早已決定不嫁在軍隊上作事的人，因爲軍人出生入死，常冒性命的危險，若作軍人之妻，平日常受離別之苦，還在其次，最可怕的是容易發生變故，很難白頭到老，何振邦就解釋說，普通下級軍人，固然常有性命危險，但到了我這旅團長的位置，作戰時不必視臨前線，總可以平安的，我聽了就指出某次戰事，師旅長也死過幾個，某此變亂，上級官死了若干，而且即使作到督軍，永遠不上前敵，還有被刺的危險呢，隨又鄭重的對他說，我嫁人絕不圖一華富貴，只要夫妻平安度日，廝守終身，所以立志不嫁軍人，

你若愛我的話，就急速辭職，另就他途，然後談咱們的婚事，否則我寧可嫁個夫廝僕，也不願隨你受一時榮華就終身的驚恐，他聽了我的話，當時竟沒猶疑，回說只要我肯嫁他，他情願放棄前程，聽從我的意思，我還不信他真肯爲我一人拋棄終身的事業，就說現在空口無憑，最好請你急速照着諾言去辦，當你真的辭去軍職之日，就是咱們婚姻成功之時，他聽了也沒有說什麼，就告辭走了，一連三四日，沒有向我提起，我還以爲他是捨不得職位呢，那知他竟真的向上司遞了辭呈，原來他有一次剿匪戰事，曾搶劫幾個民間富家，得了很多的油水，又加歷來剋扣雜弊的積蓄，已然有十來萬財產，很夠後半世過活，所以他把辭職不當回事，等上邊允辭的公事下來，他拿到我面前請驗，我自然無得話說，就擇日行禮，正式辦了婚事，我那時的屈身忍辱，自己不必提了，過幾日我就和他說了套假話，表示自從他以父執資格常向我家過往，我便已生過愛慕之心，以後鄭子範前來說媒，我心中甚爲喜歡，却不料老人家拘執着輩分，不肯答應，我是個閨中女兒，縱有心事萬千，也不敢對父母直說，何況我父親又是那樣的脾氣，只有着急和失望罷了，如今想不到經了許多變故，仍舊返本歸原，成了你何家的人，完了我的心願，可見是千里姻緣一線牽，月下老配定，不容違拗的，

只是當日那位鄭子範先生，曾爲你我費了不少心力，又受了我父親很大氣惱，現在咱們是面說面講，好事成功了，但總不該忘了當日的媒人，起碼也得預備一桌酒席，請他來坐坐，一來表咱們的心意，二來教他知道並沒白費了心，到底把咱們成全了，何振邦聽了，就說你的意思很好，可惜來不及了，鄭子範最近又遭了一樁官司，風聲鬧得很緊，他已逃到外面去了，我忙問細情，何振邦也說不清楚，我只得私下教人打聽，才明白隣近高陽縣，拿住一幫土匪，供出鄭子範是幫中首領，高陽縣稟文上省，省裏下令通緝，本縣長官雖與鄭子範通氣，但也護庇不住，所以鄭子範就離開本縣，逃往外鄉，至於去的地方，大約不出天津一帶，我得了消息，就存在心裏，不對何振邦講說，又過月餘，何振邦偶然提起外面通都大邑的繁華，我便趁勢要求到外面遊歷，開開眼界，何振邦自然百依百隨，我才一點痕跡不露的把他弄到天津，到了天津，我假作戀戀不捨，又提議移來此地久居，何振邦好在有錢，也願意得些享受，就依我的意思，購買房屋，我因爲預備日後行事便利，特意以省儉爲理由，選擇在這偏僻地方購地建屋，一直過了將近兩年日子，在這兩年中，我時刻訪查鄭子範的下落，想覓尋着他，把兩個仇人集在一起，報那血海冤仇，否則若只殺死何振邦一個，我已身人困

圖，豈不教鄭子範永遠逍遙法外，無奈我費盡心力，也得不着鄭子範的消息，但日日還得強作歡笑應付何振邦。真痛苦極了。何振邦每日出去，在外面混跑，常在半夜，喝得薰薰而醉回來。有時帶些不三不四的人到家裏來坐，但終不見鄭子範的面，而我每次托詞向何振邦打聽，只說沒遇見過，我實忍不住了，自思若長久尋不着鄭子範，難道我就和何振邦這樣過將下去，於是我便有心要動手了，不料在出事前一日，我又受了回大刺激，更堅了我殺何振邦的心，因為到了換季的時候，我翻騰箱子，檢點衣服，何振邦一件向未開過的舊箱中，發現了一件玉器，是我父親隨身帶的，也是被搶那夜失物的一件。我瞧着更斷定殺我父親是何振邦主謀，他托鄭子範行兇搶之後，鄭子範大約把所搶得的東西，分送何振邦那一些，何振邦在娶我之前，必然把其餘贓物，都銷滅了，只剩下這麼一件，不知怎的大意了，丟在箱裏，我拿着玉器，戰抖了半日，好似見父母的陰靈，在面前啼哭，我一頓足就橫了心，當日沒得下手，次日我預備凶器，藏在床邊，何振邦也是該死，半夜裏由外面喝醉回來，我把他接入臥房，睡在床上。遲了一會，我悄悄把他衣服解開，露出胸膛，然後左手拿着玉器，右手握住刀子，把刀尖對準他心窩，輕輕把他喚醒，何振邦一睜眼，我就把玉器舉到他眼前，問他認識不認識，又說



你這萬惡凶賊今日可到了報應日子，何振邦已然驚得清醒，將要和我支撐，我不敢遲延，拚命將刀子向下一按，直扎進他的心窩。何振邦叫了一聲，居然從牀上坐起，我嚇得鬆手倒退，但他受傷已重，坐起想要下床追我，只搖動了幾下，就叉向後栽倒，我當時心亂神昏，不敢再看，就退出外間。恰巧那時候容先生正在外間，登着椅子向櫃頂上拿東西呢，我看見他，他也看見我，兩頭兒都害怕，我怕的是他看見裏間的死尸，他怕的是我撞破他的竊盜，等兩下通話之後，我忽然想起了嫁禍東吳的主意，因為我雖把性命看輕，但是殺了何振邦，冤仇只算報了一半，若這時自盡或者投案，對鄭子範那一半冤仇，就不能報了，如今既湊巧來了個竊賊，我正好把殺人罪推到他身上，一來那人既流為竊賊，已是廢民，就受些冤屈，也不為過，二來可以留出我的性命。辦那末了的事，說着看看佩馨道，當時我還不知道你是那樣景况，是為家貧母病才行竊的，我若知道，萬不肯作那過分虧心的事啊，而且當時我本意是不要捉住你的，因為把殺人嫌疑給你背去就夠了，更不必真教你承受罪名，何況捉住了你，你必然分辯冤枉，訴說詳情，雖然我有把握教人不信你的話，但是終不如放你逃走，比較乾淨啊，你逃走以後，所有細情，報上都登過了，不必再說，只於我得知容先生家中景况，良心很為不安，又因自

己獨居冷寂，想招個院鄰同住，才得交着這位心玉妹妹，前幾天我們出去，在法租界馬路上救了一個小孩，問起來才知是鄭子範的兒子，無意中算得了仇人的消息，我暗自定了主意，預備在數日之內，就去殺了鄭子範，然後向官廳投案，把殺何振邦的真相也一併聲訴明白，在我是心願已了，死也瞑目，容先生也得脫嫌疑，不必再作流亡生活，不料還未容得我辦到，容先生先已來了，現在無論從良心上講，從事情上看，我也再沒有躲避的道理，只得隨容先生去投案了，說着又對心玉道，妹妹，莫說咱們要好一場，你可以接受我這點財產，便是你不肯接受，我也沒有第二個親近的人，可以托付，與其將來被不相干的人佔去，或者被官府沒收，那又不如你老實留下呢，日後倘若我被判抵命，你去領尸裝殮埋葬，也算了情分，萬一有日我還能活着回來，得你替我保管財產，也可度我老年生活，妹妹不要客氣，我的一切契據摺票，却在臥室保險箱裏，那是鑰匙，說着將鑰匙遞過，鳳宜那裏說到末尾，心玉雖然傾聽，但眼睛已移到容佩馨身上，因為佩馨已然起立，和邵老台附耳暗語，二人都顏色慘淡，相對點頭，就同向那通月台的小門走去，正在這時，心玉瞥着，已顧不得答鳳宜的話，就立起叫道，你們二位作什麼，鳳宜聽心玉一叫，轉臉一瞧，見佩馨和邵老台已走到小門之

側，不禁也愕然道你們二位稍候，我同你們由大門走，邵老台鹵莽的擺頭說道，你老實在家裏歇着吧，往那裏走，沒地方可去，鳳宜心玉同時一怔。佩馨他只覺得邵老台所語不達意，急忙回身向鳳宜說道，你放心吧，我們走了，再不用你投案，本我爲這件事担殺人嫌疑，很不甘心，才和這位邵大哥出主意，裝鬼弄神，騙你的實話，如今你說出實話來，竟爲担着父母冤仇，作出這樣孝烈行爲，我佩服不過去，怎能從中壞你的事，痛快說吧，這點嫌疑，我情願替你担承了，永遠担承了，現在不必多話，請你安心辦自己事吧，我們走了，邵老台也擺手說道，就是他這話，你遇的事太慘，行的事真人物，我們佩服你，過去的事你從今滿不用掛心，我們佩馨兄弟這一次可真遠走高飛了，但盼着天保佑你馬到成功，說着擁着佩馨要出小門，鳳宜見了，立刻明白他們是因爲聽自己的事跡，大受感動，故而打消原來的計劃，不再相迫，飄然而行，不由心中也受了感動，覺得不能讓他這樣走去，就叫道，你們二位慢着，我還有事，那知這時更不待她着急，旁邊還有個明在局外，暗在事中的心玉，爲佩馨不知柔腸經過幾千萬次轉折，香腮不知有幾千萬次發熱，不過在未會判明血案的真相以前，還只把情絲竭力收束，不敢着實放在他頭上，今日無意中突遇夢魂縈繫的人，又得確知

他並非殺人凶犯，而且由鳳宜口中鑒定他人格的高尚，心玉心中早已心花怒出，萬縷情絲，不自主的飛繞到佩馨身上，牢牢繫住，但還有些爲難，就是在佩馨和鳳宜中間的糾葛，無法作左右袒，若主張秉公辦理，立和鳳宜投案，流出佩馨，這固然了了自己的夙願，但問心萬萬不忍如此行爲，若返過來講，自己袒護鳳宜，向佩馨擺出惡人面目，強派他替鳳宜担受嫌疑，他也未必好，思不應，那樣固能救了鳳宜，但佩馨便從此無期流亡，說不定遭捕入官，自己的私願可怎能實現呢，心玉在鳳宜訴說往事時，一直爲這個問題愁苦，不料鳳宜說完之後，佩馨竟能慷慨仗義，要撒手自行，心玉心頭一鬆，覺得此事容易解決，但她看着佩馨要走，那急勁比鳳宜還加百倍，一個縈心在抱的人，好容易意外相逢，竟又要匆匆復別，這一去更不知後會何年，她怎能不急，就在鳳宜呼叫之前，她已翻然如飛的到了佩馨和邵老台的前面，將那通月台的小門關閉，才回身握着佩馨，揮手讓他歸座，在表面上看，心玉的行動，完全是遵着鳳宜的意旨，並沒有什麼可以害羞理由，但心玉不知怎的，竟然紅雲上頰，窘不可堪，好像有什麼背人的隱私，被發覺了，當時立在小門之前，儘自低着頭舉手摸撫鬢角秀髮，好在旁人都沒注意到她，鳳宜以爲她是替自己代勞，見她已把容邵二人攔住，就把全

部精神注着佩馨。將要發話，邵老台則因被心玉攔住，不能出去，也轉面去望着佩馨，等他主張，只有佩馨。自當日在馮村一吻之後，羣人恩義，一直未曾去懷，她因不知心玉身世，只就相逢地點想着，以爲心玉只是個村中的姑娘，不過曾受過教育而已，自己覺對她生一點像小說式的希望，不爲妄想，於是常常憧憬着，將來有朝一日，自己脫離患難，得以出頭，必要重訪恩人，對他盡力報答，倘依若着迷信說法，然天帝垂憐，姻緣有定，也許那一吻便是終身之約，固然自知不該把恩德瀾入愛情，但既有此遇合，便不得不有此想望，佩馨想望多日，今日竟無意中和心玉相逢，他的感想當然和心玉一樣，而且比心玉又多一層迷惑，就是對心玉和鳳宜的同居，實是夢想不到，猜測不透，本已預備對心玉重致謝意，並作長談，無奈切身問題正在急迫，只得先和鳳宜周旋，在鳳宜說明真相之後，佩馨激於義憤，又經大受感動的邵老台，在旁催他快走，佩馨才那樣決然欲去，其實他心中雖已消釋對鳳宜的仇怨，却實放不下對心玉的愛情，只礙着邵老台的面兒，不能作什麼表示。只可同他走出，至於真個走出之後，佩馨也未必即能遠走高飛，或者要重訪心玉一次，也說不定。但他的心事，未曾表白，心玉却看不透，所以才那樣的迫急的一攔。攔住後又發生那樣一羞，佩馨看得

明明白白，心中暗地爲受感應，悟到心玉果對自己鍾情了，不覺由欣喜中倒生出一種淒涼之感，因他自了解事以來，除却母親恩育以外，所遇的都是勢力欺凌，風塵白眼，如今在患難之中，居然得到個紅顏知己，一吻留恩，雙心相印，怎能發生極深的慨嘆，當時鳳宜讓着容邵二人歸座，邵老台不敢自己作主，只看佩馨如何，待視他一致行動，佩馨却正面對心玉，向她鞠躬道，凌小姐，我自從受您救命之恩，沒一時不在感念，今日真想不到在這，遇見，方才匆匆，太失禮了，現在你快請坐吧，我一定聽你的吩咐，暫時不走，心玉聽了這話，本很容易對答，但又不知爲何，竟似胸中藏有萬言千語，却都被喉嚨中擋住，一字也說不出來了，倒惹起滿心慌亂，對佩馨點了點頭，櫻唇動了幾動，並未發聲，忽由嘴角散佈出一片笑容，俏腮上現出個酒渦兒，突又把臉一紅，笑容盡斂，綳起臉兒，悄然走向鳳宜身旁去了，佩馨看到眼裏，更暗自會意，而且看着她嘴角的玉雪之膚，認得出就是自己曾吻過的地方，不由也心跳起來，幸而這些情形，只發於轉瞥之間，仍未被鳳宜和邵老台看破，心玉歸座之後，佩馨也坐回原處，邵老台自然亦步亦趨的隨他坐下，鳳宜這才開口道，容先生的好心，我很感激，不過這件事在沒有明顯之前，還可以遲下去，教你多受些日的委屈，如今既已鬧明

了，若仍教你替我担着嫌疑，就太不合理了；何況你以前受的難苦，已經很夠我抱愧的，你又正當青年有爲的時候，怎能把終身的事業名譽，全爲我這個不相干的人犧牲了呢，現在你和邵先生的意思，我已領受了，但是我們還得公事公辦，我已把這點小產業托付給心玉，無須再耽悞時候，請你們二位，隨我一同投案去，說着又招手道，不必走那便門，還是下樓從正門走，邵老台這時忍不住開口道，你幹麼絮叨，我們已經說明白了，不用你打官司明天我和佩馨兄弟倆，就一同奔關外去，到處的水土都養人，我們離開這地方，照樣能夠生活，這殺人案子，教他永遠懸着，一輩子抓不到佩馨，你也用不着苦心，好生想法報那一半冤仇，我邵老台最敬好的，這是捧你，成全你的願，你不必多說了，鳳宜點頭道，您姓邵啊，邵先生，你說的也倒有理，不過殺人的才應該償命，欠債的才應該還錢，不能把旁人填限，容先生便是逃奔關外，不致於受着罪刑，可是千里迢迢，出門不是容易事，而且他本來可以在家鄉謀生，過舒服日子的，無端爲別人去受顛連困苦，這多麼不公平，我良心怎能安呢，再說我本沒有求生之想，如今投案領罪，正是應該，更喜我已知道鄭範下落，到案後我一咬出了他，雖然沒有證據，也許……咳，那就不管了，反正我心志已定，你們隨我走吧，話

方說完，邵老台已叫道你不親手報仇，經官是毀了那……佩馨這時早立起撫着邵老台肩頭道，邵大哥，你且不必着急，聽我說吧。就向鳳宜道：何太太，我們對你所遭的事，所行的事，今日既全明白了，實已把原來的疑惑怨恨，都給取消，變成對您敬重了。我自覺着，莫說爲你担一點嫌疑，是應該的，就是現在幫你去冒險報仇，也是情願，世界不管變到什麼樣子，但是孝子烈女，人人都要恭敬，你該明白這意思，再者還有你殮葬我亡母的好意，我更萬分感激，倘沒有你的義舉，我亡母尸骨，也許不堪設想，那我這一世真不能作人了，就是這樣恩德，已夠我報答不盡，你葬了我母親，我作多大犧牲，都不爲過分，何況還只担一點嫌疑，結果不過離開天津這地方，到外鄉躲避幾載，於我並沒什麼害處呢。佩馨說到這裏，稍作停頓，都把希望的眼光望着鳳宜，鳳宜了搖頭，方要開口，佩馨瞧出她還在固執，忙又接着說道，請你再聽，我還有個最重要的理由，說着向心玉一指道，這位凌心玉小姐，我雖不知和你是什麼關係，可是你既和她同居一處，方才又要把家產贈她，足見你們二位關係很深，情感極切，你明白凌小姐是什麼人，凌小姐是我的救命的恩人啊，現在我對凌小姐的恩德，正在沒法報答，心裏非常難過，請想我還忍心對凌小姐的最親近的姐妹，作出很



甚行爲，攔阻你行大事的心願麼，何太太，凡是都有情理，凡人都有良心，你不能強迫我作出蔑理喪心的事啊，心玉在旁，聽佩馨說話時氣概軒昂，口齒清利，處處顯露出是個天性純厚，心地聰明，而且受過教育的人，心中已自十分愛慕，最後又聽到他把自己牽入題內，不但暗地感覺異樣的安慰，而且佩服他的善於說詞，更了解他並非把人情推到自己身上，而實是暗示他對自己的提心在口，戀慕交深，一個女子，在初次經到戀愛，芳心展轉，只想看一個對象，而經過很長的時期，未得會面，正懷疑着對方的心意不知他，思自己，是否也如自己思憶他的深切，這時竟而得到對方的切實表示，證實自己所希望的並未落空，怎會不欣喜無方，而又淒然生感呢？這時鳳宜聽了佩馨的話，也微有愕眙之態，望着心玉道，這個……你們中間的交涉，不好扯到我這個偏賬上來吧，心玉在得意之時，不由沖口說道，姐姐，怎能這樣說呢？姐姐是誰，我是誰，我們的事，怎麼會和姐姐沒有關係？心玉說到這裏，猛悟到我們兩字說得太親切了，自知已紅了臉兒，恐怕被鳳宜看出不好意思，心中一急，紅色更紅得利害，只得鎮定心神，強硬着頭皮，接着說道，容先生的好意，姐姐應該領受的，我本來是姐姐的妹妹，不是因爲以前和容先生也有過一點交誼，現在就算我立在中間，不偏不

倚，說句公道話，事情要看緩急輕重，姐姐有大仇在身，現在若去投案，就得法律制裁，不特性命難保，而且仇也難報。倘若教容先生暫且担保承嫌疑，如今官面上因事主不甚催促，案情稍冷下來，容先生又有這位邵先生保護，料想不致遇到危險，而且退一步說，姐姐也很可少安勿燥，自辦己事，才不負容先生的盛意，萬一容先生被官府捉去，你再投案還不晚呢，如今暫避屈容先生作些日黑人。他既然沒有不願，你也無須不安。方才容先生已說得很透澈了，至於說到爲我的話，我固然太不敢當，可是在這時候，我也只得不客氣的和容先生一樣的主張，和姐姐反對了。鳳宜聽着，似已因佩馨的好意，心玉的熱情，有所感動，正在沉吟未答，佩馨已揚手說道，凌小姐已把話全說盡了，何太太若再固執，不特辜負了凌小姐的心，連我們也太失望了。現在無須再費口舌，就算決定了吧，何太太，你安心去作自己的事，我們也另尋我們的路。但盼吉人天相，你安穩的報了大仇，還能平安無事。我們得着信兒，再回來給你慶祝。再見吧，我們走了，佩馨說到最末一句，是面對着心玉而發，他並未預備立刻就走，只爲說出走字，看心玉如何動作，邵老台是實性人，聞言已霍地立起，走出了兩步。心玉更是關心，不自覺的已叫出來道，你：不能……且等……兒……叫着就奔向佩

馨跟前但還沒有走到臨近，猛又悟到自己這樣風雷火急的叫起來奔過來，但到他面前應該對他說什麼呢，不由又窘住了，但臨別此際，不能默爾而息，弄得虎頭蛇尾，只可又把說過的重了一遍道，你不能走，不能這麼就去，……說到這裏，忽聽鳳宜在身後開口叫容先生，這可給她下了台階兒，急接着回手一指道，我姐姐就是領受了你的好意，你也不好就去，她還有話說呢，心玉說完，就轉過身去，面對着鳳宜，聽她發言，但仍不離開佩馨的身畔，心中却思索着，等鳳宜和佩馨交涉完畢，自己對佩馨將如何表示衷心，如何的定後會，這並不是心玉受了情迷，忘却女兒身分，實因事機切迫，不許遲疑，佩馨已說出將作遠走，倘放過了這一瞥即逝的機會，待他走了以後，就成爲天涯海角，消息沉沉，相思無限，重見無期，那悔恨不特非登樓少婦所能比擬，而且這牆頭一吻的公案，又將如何了結呢，這時鳳宜已開口道，容先生，你的好意，我已不能推辭，何況又有我心玉妹妹在裏面，你們都這樣誠懇，我已只得領受，不過你和邵先生，不能這樣就走，得答應我兩件事，頭一件我知道二位東漂西蕩，無家可歸，景况很是困難，論理我應該替你們安置，就留住在我家，也自應該，不過在這案子未了結以前，你們當然不能留在天津，倘若被官面弄了去，固然還有我在，不會教你真受

屈枉，可是那時又辜負你們大家的盛意了，所以在這時候，你們自是出門的好。不過我要求你們，不要遠去，最好不離周圍二三百里之內，而且把住址常常報告給我，預備我報完仇恨之後，立時可以請你們回來，第二件倒沒有什麼。我只 要送給你們二位一點小款，作爲川資，請你們萬不要推辭，佩馨答道，何太太，頭一件我當然照辦。不向遠去，並且常報住址，不過你也不必執定了。報仇之後，必須投案，倘若殺掉那鄭子範，你能夠脫避刑罪，就自己保重也罷，不必定去投案，要知道我在此地既沒財產，又沒有事業名譽，就離開永不回來，也沒什麼顧惜，男兒走遍天下，全能立足，更不須你替我洗刷嫌疑，再回此地，天津並不是我的故鄉啊。至於第二件，我也不敢客氣，說實話，現在我和邵大哥兩個人身上，合起來才只剩一頓飯錢了，你既有這份好意，就請借十元八元好了，鳳宜點首道，你所說以後的事，只能等將來臨時定奪，誰也不敢預料，現在且請你等等，我下樓去取錢，說完就向心玉遞了個眼色。教她代爲招待容邵二人，自己下樓去了，心玉畢竟情虛，瞧到鳳宜的神情，雖已領會她的本意，但疑凶中還蘊有調諛作用，她似乎說我要下樓去了，這正是個機會，你和空佩馨暢說衷懷吧。其實鳳宜根本沒知 心玉與佩馨的情事，何致有此表示，心玉這一想入

非非。倒又不好意思起來，先望着鳳宜的後影兒下樓，又把秋波向佩馨一溜，便低下頭去，赦然有思，若照心玉這樣，真將把良機坐失了。幸而佩馨見鳳宜去後，立刻生出了當日偷吻的勇氣，當鳳宜在時，他本已預備對心玉有所表示，但恐當着鳳宜，要使心玉難堪，此際見鳳宜離開，心玉又脈脈無語，知道是自己必須發動的時候了。當時也顧不得邵老台驚異，向他附耳低聲說道，大哥，你到那小門外月台上站會兒，我要和凌小姐說句話，邵老台雖把愕異眼光望着佩馨，但他終是遊俠出身，在風月場中走過一遭，還算知趣得很，一語未發，就轉身走向小門外月台之上，獨自披清風而賞明月去了。心玉偷看見佩馨和邵老台傾語，又見邵老台獨自閃開，就明白了佩馨的微意，立覺一顆心兒撲撲的跳，臉上又如火烘，心中料着佩馨必要過來說話，却不知怎的，竟十分畏怯他起來，但在畏怯中又似乎非常希望，只低着头，把眼光望着地氈中心的萬字不到頭的花紋，不敢面視。那知在這工夫，已見那注視的花紋上，來了一隻穿青呢子鞋的脚，隨着又來了一隻，兩隻並在一起，接着就聽他先叫了一聲凌小姐，心玉只得拾起頭兒，只見佩馨正立於二尺開外，恭身致禮。心玉這時不知怎的，胆力忽壯了許多，就盈盈立起，悄然說道，容先生久違了，佩馨一聽，初而詫異她在見面許久

之後，還說這套客氣話兒，有些不近情理，但一轉想，才恍然悟到她別有深意，這句話實是表示方才雖有許多言語，想是爲他人所發，等於沒說。從此語起，才算接上那天吻別後的碴兒。開始交談，佩馨想着就懇切說道：「凌小姐，自從那日在馮村別後，我時時刻刻希望見着小姐，好拜謝您的救命之恩。可是今天意外的遇見，我倒沒話可說，這樣大恩是沒有用言語謝的，您……」心玉聽他提出馮村二字，立覺頰上的舊日吻痕，重復發出高熱，竭力忍着羞赧，低聲說道：「請坐下談好麼？佩馨聽她沒回答自己的話，只教坐下，就知下面必有文章，心想無論她將來什麼表示，自己恐怕都不能接受，與其事過徒生感觸，還不如先把自己所定的主意，迎頭說出，較比乾脆呢，想着就道：「好吧，小姐請坐，心玉聞言，就望着他一同落坐，秋波瑩瑩，方如低徊欲語，佩馨已先張口道：「凌小姐，大概那位何太太快要上來，沒很大工夫，我先昧冒說幾句話，請你原諒我，在馮村那夜，蒙您相救，我當時不知怎的發了瘋狂，對小姐作出那樣凶莽行爲，事後想起來真真自覺該死……」心玉聽他突然提起此事，不知出於何意，只羞面如熟透蘋果，佩馨又接着道：「倘然我是個有希望的人，將來或許能夠補過，消彌了過去的罪惡，無奈我本身既極窮窘，後顧茫茫，難尋生路，而且又担了殺人的嫌

疑 今日離開這裏，明日便得遠奔他鄉，從此天涯地角，不知棲身在何處，流落到何時，此身的安危存亡，也無絲毫把握，像我這種的人，居然作出那種鹵莽行爲，更是萬惡滔天，這意思小姐總能明白，佩馨說着停了一停，才又接着道，我過後明白那不知自量的錯誤，後悔得沒法兒，今天幸而和小姐遇見，趁着臨別之前，對小姐謝罪，一則求您原諒我當日的胆大妄爲，二則……二則……就是我方才說過的……我……我不配對小姐有什麼妄想，所謂今天……聲明取消我那……咳，我也不必細說了，小姐總能明白，歸總一句，小姐對我的恩德，我到死也不會淡忘，可是小姐對您所救的人，請永遠忘記了吧，因爲……我……我從此要飄泊下去，報恩的希望很少了……佩馨這一篇話，說得吞吐囁嚅，迷離惝恍，若被局外人聽着，還許疑他有什麼神經病，以致語無倫次，但在和他心靈感應的心玉却已聽得鏗心刻腑，似醉如癡，她明白佩馨別後相思，是和自己一樣深切，今日方得重逢，他又仗義替鳳宜繼續担承嫌疑，才要避地遠去，所以等鳳宜復完大仇，還替他洗刷，請他回來的話，不過是鳳宜一面的主張，佩馨却不作此想，預備爲鳳宜担承到底，一去不歸了，他既自顧本身寒素，又感前途渺茫，所以對當日接吻的事，非常後悔，因爲他那一吻，寓意很深，一爲記識恩義，二

爲示愛情。在接吻時，他的心中必然想着將來有日出危難而成事業。定要永侍妝台。作恩人的奴隸，就以此吻爲預約之券，而且他也猜想到我已默認他的約定了，如今他自覺沒了希望，後悔當日作事鹵莽，恐怕我萬一還記憶那一吻之約，癡心等待，就誤青春，故而當面正式表示懺悔，聲明取消那無言無字的情券，但他又怕唐突了我，才把話說得模稜含糊，繞了許多彎兒，真意只是兩句，就是我倘沒有接收他的愛情，就只原諒他過去的冒犯罷了，若已接受了他的愛情，務必依他請求，取消這件公案。把過去的事完全忘記，他大約說這些話以前，曾經苦心思索，若逕直把吻約提出，恐怕表示我並未愛他，豈不弄成僵局，倘隱忍不言，又怕我真的已愛了他，他這一匆匆遠別，後會無期，豈不是永遠的一件虧心之事，所以他寧可厚着面目，也要曲折迂迴把私衷表白。這當是他存心忠厚不肯負人之處，心玉這樣想着，不由更受了感動，本來她和佩馨並沒一語及於情愛，一刻經過纏綿，一切都在心心相印暗幕中進行，此際她聽了佩馨的話，不知怎的，竟似超越了一大段愛情應走的路程，彷彿覺得和佩馨是相交極久的情侶，偶然遇到變故似的，不特忘了羞澀，而且竟說出沒理性的話來，但目光仍注着樓板，向佩馨道，你的意思我全明白，現在……：倘然你的境遇較好，我也不



肯直說，現在你既處在這艱難時候，因為怕害了我，才有這種表示，我可不得不說了，你……

……說着略一停頓，神情似乎由興奮中生出差意，身體微側，香肩向佩馨微撞了一下，才接着發出極低細的聲音，而蘊着斬釘截鐵的意味道，這事可由不了你，接着又嫣然欲笑的，似乎要叫容先生，却只叫出個容字，把先生二字省去道，容……你得先給我道歉，怎該這樣輕視我們女子啊。佩馨聽着悚然一驚，知道心玉已把萬種深情，都縈在自己身上，不由又從喜慰中生感激，但再想到將來，忽又戚然而憂，這時佩馨心中，真是七情並發，感情刺激過甚，反而變為麻木，只癡望着心玉。眼淚注在眼裏，瑩瑩欲墜。心玉望着他也忽現出悽惶之色，將手指指自己的心，又指着佩馨道，你應該明白，不但方才的話都白說了，而且還不能按你原定的主意遠走高飛呢，說着見佩馨似乎似乎迷茫莫蹤，就接着道，你知道我怎樣住到這位何太太家來的麼。從那天經由馮村逃走之後，第二天我就回到天津來，按着報紙的住址，尋到這裏，恰巧見何家門首貼着閒房出租的帖子，我才假作賃房，和鳳宜見着，兩下談得很好，我搬進已經十多天了，本為從鳳宜口裏探聽這殺人案的真情，沒想到今日和你遇見，把一切全明白了……說着停了一停，又道，方才我聽明你與這殺人案無關，心裏真說不

出歡喜……以下我也不必再說，你且仔細想想，就該後悔，方才不該對我說那樣話了。佩馨那還用得着細想，早已把心玉的深情完全領略，而且挾骨淪肌了，這時真要拜倒在她裙下，開口求婚，但仍不免顧慮到本身現在和未來的境遇，覺着胆怯，竟吃吃的道，小姐的……我真沒的……不過您看看我的情形，怎麼配……心玉接口道，什麼叫作配，好俗氣啊，你這樣說話，不太輕視我麼，佩馨聽了這話，知道她的愛情業已萬分堅決，不容自己推辭了，而且天下少年的人，誰又禁受得這種的美人恩意，佩馨一陣感情衝動，再顧不得什麼將來不將來，什麼唐突不唐突，竟撲地跪向心玉跟前，叫道，小姐，自從馮村那夜之後，我對小姐萬分愛慕，萬分感激，幾乎思念得中了心病，可是我自知受你恩德，又對你生非分的意想，是有罪的，而且我漂泊一身，等於乞丐，更不應作無恥的希望，所以方才對你說出那些話，完全是發於良心，如今想不到小姐這樣錯愛，倒教我心裏沒了主張，我……也不能多想了，小姐，你可能容我把以後的一身一命，都貢獻給你，終身報恩麼，心玉一聽，知道他在開口求婚，立刻羞得紅雲滿面，心頭小鹿亂撞，說也奇怪，心玉對於佩馨，在純潔的動機上，發生極高極熱的愛情，經過許多日的苦心展轉，到此夜才證明佩馨既與殺人案無干，更看出他是個

人格高尚而性純摯的好男子，就把多日所猶疑不定的事，驟然決定，在這數十分鐘的晤對中，愛情不知增高若干萬倍，而且由流質變爲固體，堅決不搖的要把自己的一切全付托給他，但她芳心中宛轉迴環，把過去現在未來種種的事，都已想到，甚至於日後結成連理的生活，都在腦中構造過空中樓閣，只有對佩馨這樣突然求婚，歇未料及，因爲她本想着先解救了他的患難，解決了他的困苦，使他恢復平常安適的生活，然後由友誼漸進於婚姻，這或者是幾個月以後或是幾年以後的事，萬不料佩馨竟發動得如此快，不由既驚且羞，感到張皇失措，一時沒法回答，急忙斂定心神，自作深思，現在他既說出口來，可怎樣回答呢，論自己心思，本已決定，沒有猶疑，只是這樣輕易的答應了他，似乎太有些那個，恐怕把自己女孩兒身分太作低了，但是若暫且回絕，而給他留以後的希望，固然也是辦法，但心中總覺不忍，他正在窮途之中需要我來安慰，如何反給他打擊，而且自己若一辭却，便算立 疏遠的地位，對他的今後行止，也不好主張了，心玉想着，猛然把心一橫，就伸手拉着佩馨的肩頭，顫聲說道，你起來，教人看見是什麼樣兒，佩馨仰首道，可是小姐能允許我麼，心玉悄無一言，只點了一下頭，就羞得滿面紅霞，一隻手遮住自己的臉兒，一隻手却用力抓住佩馨的肩

頭，教他立起，佩馨這時的感激喜悅，倒變成無限悽惶，不知怎的生出一付急淚，狂湧而出，顫微微的立起，望着心玉，默默無語，似將萬種心情，都由透過淚液的目光中射出來，心玉偷偷抬起頭來，癡癡的望着他，用右手纖指，摩擦着自己左手中指上所帶的一隻鑲紅豆的戒指，這隻戒指，原是心玉亡父當日在江南作事，得到一枚紅豆，帶回鑲成戒指，賜與心玉的，心玉向未帶過，這次從馮村回津之後，到學校住的第一夜，就從箱中將這戒指尋出，帶在手上，至於是什麼用意，就只有她自己明白了，佩馨一見，明白她在口頭婚約之外，還希望交換一點信物，無奈自己身上，除去極少的零錢，更無一點東西，不由爲難起來，心玉瞧着他的神情，也已知就裏，便將那手上的戒指脫下，遞與佩馨道：你收着這個吧，佩馨道：可是我……他只說出三個字，下句還未出口，心玉已先說道：這又何必執定，只要你好生收着我的東西就夠了，佩馨接過戒指，正不知該帶在手上，或是藏入衣袋，怎樣顯着鄭重，忽聽樓梯作響，似是鳳宜走了上來，心玉心中一跳，覺得自己還有許多話未能說出，時光已瞥然將逝，急得把無限衷情，併作兩句說道：你明兒不許走，以後作什麼都要先告訴我，還有你現在的住址……佩馨此際深知心玉却怕鳳宜看破秘密，早已急忙躲開，又想去把邵老台

喚入裏面，以免被鳳宜看出形跡。於是一面向心玉點頭，一面向那通月台的小門走去，他是越走越遠，心玉却聽鳳宜已走到樓梯中間，就要上來，說話聲音低了，佩馨不能聽見，高了更怕進入鳳宜耳中，只可咽住，隨見邵老台還沒等佩馨走到地方，已推開小門走進，心玉知道他必然一直隔着門上窗隙窺視，把佩馨和自己一切情形全看了去，很覺不好意思，隨着鳳宜也走到樓上，心玉只得強斂羞容，迎了過去，鳳宜皺着眉頭道，怎麼樣巧，家中的現錢都花完了，只剩下幾十塊錢，那裏夠呢，我向來手頭洒亂，好把錢向抽屜裏亂丟，放在衣袋裏的錢，也常忘記拿出來，就向各處搜尋，又找出四十多元，可還是不夠，明天又是星期日，要上銀行取錢，還得後天，這真教人着急，說着將手中紙包，放在桌上道，我只可尋了幾件金貨，連錢包在裏面，容先生拿了去吧，這總共有幾百塊錢，大約夠幾天用了，以後你到了什麼地方，就給我來信，我可以再給你寄錢去，佩馨聽了，已擺手道，那用得這麼多，我只有一二十元錢就很富裕，多了於我也沒用處，鳳宜把紙包推到他面前道，不必客氣，你且收下再說，佩馨還要推辭，心玉已開口道，容先生，你就收下吧，我姐……這一片好心，你不要辜負了，你爲她受很大的委屈，再連這點錢也不肯收，不教她難過了麼，佩馨聽心玉一

說，知道她必有道理，就不再違拗，接過說道，那麼我就謝謝了，鳳宜道，容先生你不要錯會了意；認爲我這是補報你，要明白你的好處，絕不是錢財所能補報的，佩馨忙道，何太太太言重，好，我就依實，也不再道謝，就要走了，說着暗對心玉用目示意，似乎說你所吩咐的話，我已全記住了，現在當着鳳宜的面，無法接談，只可告辭自去，只日一定允設法和

你見面，然後他往，心玉領會他的意思，微微領首，表示靈犀一點，業已相通，又將目光叮囑了一下，這時鳳宜說道你要走，我也不留了，方才說完的話，大家都要記住，後會之期總不在遠，你的好心，但盼我今生能夠報答……心玉一聽她要說喪氣言語，忙攔住打岔道，姐姐不必再說了，我看將來你們都能凶化吉，遇難呈祥，何必說這遠話，現在天已快亮，容先生也不便耽誤，快些走吧，要不然工夫一大，下面老媽醒了，聽見又要生出是非，就在這時，邵老台見他們把事早已議妥，便有些忍耐不住，拉着佩馨教他快走，鳳宜要他們下樓從大門走，佩馨以爲樓下有僕人居住，被看見了，於主人多少不便，於是主張仍由便門出去，心玉也贊成他的主意，邵老台說道，天已快亮，不必多麻煩了，何太太，你先熄了電燈我們好走，鳳宜不解道，爲什麼要熄燈，這樣有燈照着，下去不方便些麼，邵老台道，房裏有燈

，我們下去方便，可是外面的巡警和走路的人，看得也不方便，你想對不對，鳳宜恍然大悟，就走到牆邊，把電門關了，這時房中變成漆黑，鳳宜說着別的話，佩馨口中應着，就向小門走去，心玉這時似乎有什麼潛伏的力量催動，很快的先走到那通月台的小門旁邊，因為心裏跳得利害，連帶使身體也抖戰起來，她在暗中什麼也不真切，但心中似有一種自信，悄然在等待着。佩馨答應鳳宜的話時，尙立在房間中心，說完房中空氣變爲寂靜，只聞輕悄的腳步聲向這小門而來，也漸近心玉身旁。她一顆心提到喉嚨口，把目光耳力都興奮到極點，大凡房中無論如何黑暗，只要有外面射入的些微光線，如天上的星光，或遠處的燈光等，爲人目所忽略的，那就不是真正的黑暗，仍舊可以視力發生效用，此際心玉在門旁瞪目看着，先聽有脚步走近，只見影綽綽的有個很高大的人形輪廓走過身旁，出到門外，心玉雖然看不清是佩馨或是邵老台，因為她好似得到一種微妙的暗示，知道這第一個出去的是邵老台，及至第二個人影現於身旁，她突然心跳得不能自制，而且向着那人影的半面身體，倏地烘熱起來，這時她直如在明處目視一樣，自信不會錯誤，猛地放大胆量，趕上一步，拉住那人影的臂膊，那被拉住的人果是佩馨，他覺得臂上有了人手，立刻明白是心玉，忙伸手撫着她的玉腕

，心玉發出極低的語聲。只說得兩個字道：「明天，佩馨聽了，忙輕輕拍她手背兩下，以代答應，心玉得了回答，就把手鬆開，在那一剎那間，佩馨猛想到馮村初遇時的暗中一吻，這時又遇到同樣的情境，不由心中一動，忙將臂向旁一伸，攬住心玉的玉頸，再把頭兒一側，立刻吻到心玉面上，因為在黑暗中尋不着準部位，他的唇吻感覺所接觸的是面上柔軟而又凹入的部分，和柔細的眉毛和睫毛，心玉知，吻在她眼上了，同出腦中就映現了心玉的剪水雙眸，感到無限的快美，但這快美，不容他久享，很快的便有一隻玉手抵到他的頸下，佩馨微覺發癢，抬頭縮臂，立覺中的人兒瞥然脫去，佩馨方在迷茫無主，就覺背後被人打了一下，才知心玉已經躲到身後，而且暗示教自己快走了，就急忙走出小門外，和邵老台一同攀欄而下，投奔宿處去了，心玉在這時候，還癡癡望着小門外的月台，直到二個黑影全都沒入暗中，她仍凝立不動，注目不瞬，好像她的精神，已飛越而去，和佩馨一同走了，忽覺眼前驟變光明，她才嚇得張目回顧，原來鳳宜揣度夠的工夫，容邵二人業已下樓走遠，就把電門開了，心玉心虛，覺得自己立的地方太犯嫌疑，猛然生出急智，就向前走了一步，就把小門關閉，才轉身走回，爲着表自己走過去關門，並非早已立在那裏，鳳宜這時也似滿懷充滿心事



，並沒注意心玉的神色，茫然向她問道：方才的事，我好像作了一場大夢，心玉默然半晌，才道：姐姐，咱們下樓去吧，鳳宜看看心玉，似欲有言，又咽住點頭道，好吧，咱們下去，說着挽了心玉，就熄滅電燈，才在黑暗中摸索着下樓，到了下面，鳳宜把樓門重行鎖好，又取起放在地板上的暖瓶，一同回入宿室，二人因方才經了無限刺激，說了許多言語，都覺口乾，就斟了兩杯熱水，鳳宜燃支紙烟，坐在椅上，徐徐吸着，面對歪在床上的心玉，似有所思，心玉看着她忽想起有一個問題，她必然要問，正在打算怎樣答覆，鳳宜已開口道，妹妹，咱們從此可不再疑神見鬼的害怕了，心玉聽着微笑頷首，鳳宜又道，我真有些糊塗，今天事情怎這樣巧，容佩馨因為我是害他的人，所以前來作鬧，那知在這裏巧遇到你這救過他的人，弄成此結果，這真是無巧不成書，我一想就覺腦中昏亂……心玉從她開口，就已明白言中之意，鳳宜口說湊巧，心內却不是一樣想法，她必已懷疑自己前來租屋同居的動機，但不好意思直言詰問罷了，便笑道，姐姐，你覺得奇怪麼，其實一點也不奇怪，我到你這裏租房，本是有意來的，不過我也沒想到和這容佩馨遇見罷了，鳳宜愕然注視着她道，哦，那我更明白了，你是有意來租房的，有的是什麼意呢，心玉道，姐姐，你大概也很乏了，快上床來，咱們都躺下歇着，我再細說，有

好些情由呢，鳳宜聽了就上床倒在心玉身旁，二人合蓋一幅被子，心玉才道，我從頭裏說吧，在你家出這凶案的時候，我正因為學校放假，去到鄉裏看我一個出嫁的姐姐，這姐姐名叫意如，嫁給谷姓，她丈夫谷中挺，是個很壞的小人，夫婦同居在離天津四十里的馮村，意如天性柔懦，常受丈夫的虐待，我們凌家人丁衰弱，除我以外，只剩下這個堂姐姐，亡父去世的時候，教我照顧她，於是我趁着暑假，去到馮村探視，在谷家住了十幾天，意如雖受丈夫欺凌，但仍一味忍耐，不肯變心，我只贈給她一點錢，就預備告辭回天津了，那知在我臨行的前夜，恰趕上這容佩馨和那姓邵的，一同到谷家投宿，谷中挺因拾着容佩馨身上所帶的報紙，知道他是在逃案犯，就在半夜裏出門去報告村中的駐警，來家捉拿，我當時聽見這事，忽地動了善心，就悄悄溜到容邵二人所住的房子，放他們跳牆逃走，等着谷中挺領着村警回來，自然撲空。但他們不知怎樣跑的，亂尋一陣，也就罷了，事後我細看那張報紙，才明白容佩馨犯的是圖財害命案子，不但殺死事主，還害了一個年青女人作了寡婦，我心裏十分後悔，不該冒昧行事，使凶人逃出法網，死者永遠含冤，但又想着容佩馨的相貌舉止，確是個文弱的書生，好像不會作出盜賊行爲，因而又疑惑內中或有冤枉，就爲這件事情，我良心上一直不安，我好似作了什麼虧心事似的。

，成天價寢食不安，只疑惑着自己所作的事，不知是作對了還是作錯的，很想能夠證明一下，好使我良心上安穩，但是容佩馨已不知逃到何處，沒法尋他，事後才從報紙上想到姐姐這兒，就決定上此地來探視，設法和親近，慢慢考察容佩馨的殺人真相，以證明我是否誤殺了惡人，在未來之先，還不知姐姐家境這樣富厚，因為我亡父曾給我留一點資財，所以當時曾發生過糊塗想頭，打算着倘然查明白容佩馨實是含冤負屈，我救他是應該的，良心上就安穩了，倘然查明他確是殺人奪財的惡賊，那麼就算我做錯了事，良心自然更要難過，可是我也不能聲說出來，担法律責任，那只好暗地把我的財產拿出一半來，贈給受害的人，算自己給自己一種責罰，那知我到了這裏，天賜其便，正看見門外招租的帖子，才借着租房和姐姐見面，隨着搬了進來，姐姐待我的情義，已教我感激非常，而且又看到你生活富厚，我暗地受了很大的刺激，想到容佩馨真是凶犯，我對姐姐將要沒法贖罪，你是無須旁人幫助的，我想藉錢財抵補罪過的想頭，算沒用了，所以我已搬進來以後，心中更展轉難安，但是並沒有放棄原來的計劃，本打算慢慢的和姐姐深談心事，再詢問凶案詳情，不料在前天樓上有響動，姐姐的神色有很多的地方教我可疑，更想不到今天又把全部的真相都弄明白了，內

中竟藏着偌大曲折。我真說不出的喜悅，第一先證明了容佩馨不是殺人囚犯，而且還是個孝子，我救他並沒有錯，良心上就可以安了，但是在知道殺何振邦不是容佩馨，而且是姐姐的時候，我心裏更爲難過，因爲我雖然願意明白容佩馨無罪，却萬不願聽我最親近的姐姐，是這案的正犯啊，幸而以後姐姐說出情由，原來你是忍苦含辛，報全家血海冤仇，這件事世界上任何人聽見，却要受你感動，和你同情，我更快樂得流淚，因爲良心上的不安，既已除去，又知道姐姐你是個孝義俠勇，無美不備的好女子，我能作你的妹妹，夠多麼得意啊，鳳宜聽着，似深信她的話，點頭道，妹妹，你不要誇獎，我已經夠慚愧了，心玉道，姐姐怎說這話，自古至今的女子，有幾個能作出你這樣大事呢，鳳宜搖頭嘆道，不然啊，我事無論作得多對，總有一樣抱愧的地方，就是這身體已經污了，而且嫁了何振邦一二年，才把他殺掉，總難免被人議論，咳，現在妹妹你交我這姐姐，也許是你的羞辱，……說着又啞然一嘆道，等着看吧，到我再收拾了鄭子範，大仇全報之後，把這污穢的吳皮囊，丟在世間，將純潔的靈魂去見陰間的父母，那時或者能對得住妹妹這幾句話了，心玉聽了，明白鳳宜這言語並非隨意之談，實是她早已打定的主意，大約她一因一身孤苦，無一留戀，二因她認爲嫁何振

邦的事，雖爲報仇，但恐不爲人口所諒，所以預備事後便行自盡，藉以表明心跡。心玉想到這裏，不由又平添心事，覺得救護鳳宜，是自己的責任。應該由自己担負，這恐怕是很大的難題。但在這時當然不易譬解。幸而她必到功行完滿之後，方才發生危險，還有很多的時候，可以容自己設法，現在無須枉費唇舌。裝作沒聽明白鳳宜的言語，向她說道：姐姐，你真有些想不開，人在平時，作事自然有許多顧忌，但遇到非常變故，就不能一概而論，所以古人有守經達權的話，像你遇到這樣殺父母大仇，還講什麼小節。本應該只求成功，不擇手段，你這樣作法，可以說對得住天地神鬼，但凡有人心的人，誰也得憫你的遭遇，贊美你的苦心。對於你失身一層，莫說無人忍得議論，更沒人忍得想起啊，姐姐，你看過今古奇觀那部小說兒麼，鳳宜點頭道：我看過，心玉道：那書裏有段蔡小姐忍辱報仇，你看了對那蔡小姐能加以不好的批評麼。鳳宜道：我只可憐她，並沒想到別的，心玉道：着啊，你的行事，比她還正氣百倍，旁人知道的。不止可憐你，還得敬重你呢，鳳宜道：你說的有理，可是不管那書上事情真假，那蔡小姐在報仇以後，自盡了，看書的人才可憐她。倘若她不死啊，就不知教人怎樣批評了，心玉引證這件事，本爲着教鳳宜明白她所作的事光明正大，定能爲人

所矜諒，却沒料到鳳宜提到蔡小姐自盡的結果，她才後悔這典故大有漏洞，引證得大爲失算，但也只得和她辯論道，若據我看，那蔡小姐一切行事都好，只有自盡這一着是錯了，一個人作事，只要求良心上安穩，自己覺得不愧本心，就算合了正路，何必爲旁人議論，非常犧牲性命呢，就以你而論，當初立志報仇，是由於自己良心催動的，還是被別人說動的，當然是出說你自己本心，等到大仇報盡，你就對得住自己就算成了，怎又忽然想到別人，要對他們表明心跡呢，鳳宜聽了默默不語，似乎思索心玉言之義，心玉看着，覺得在這當兒截止談判，教她仔細思量，最好不過，就打了個呵欠道：真夠晚了，我鬧得腦裏昏昏的，姐姐你大約也倦了，咱們睡吧。鳳宜點頭，就熄了燈，一同安寢，至於二人中誰被心事擾亂，誰到什麼時候睡着，那就不可考了，點日上午九點鐘過，二人才相繼起床，梳洗已畢，鳳宜枯坐深思，很少言語，心玉也因心內記掛着佩馨，想到夜裏曾叮囑他暫勿遠去，又要他告知住址，大約容佩馨必有信來，但自己和鳳宜同在一室，信來時必然被她看見，倘若問起，只怕佩馨的信中，要表他的心事，絕不能給鳳宜看的，那時我把什麼話對她呢，心玉想着，不由一陣陣心慌意怯，但又希望着郵差早些到門，好知道佩馨的消息，這樣坐立不安，神思恹恹，

直到吃過午飯之後，鳳宜自忙着換衣服，言說要到外面一行，却未邀心玉同往，心玉察看情形，料着她必因昨夜受了刺激，所以今日趕忙着要去訪查鄭子範的蹤跡，以作行事的籌備，覺得很不放心，打算伴她同去，但又想到自己正守候佩馨的信息，鳳宜出門，正給自己留下絕好機會，怎反隨她一同出去呢，心玉這時一半担心良友，一半盼望情人，很是委決不下，最後才自寬慰，以為鳳宜此去，只於查訪，不致有何危險，佩馨和自己却正在緊要關頭，也許因為幾點鐘的遲誤，竟失去和他見面或是攔他出門的機會，豈不後悔不及了，當時也沒問鳳宜要去何處，只說自己通身不爽，要安睡一會，鳳宜也沒說怎麼，只問她有沒有要用東西，教她代買，心玉搖了搖頭，鳳宜就自出門走了，心玉也出了內室，在大廳中徘徊，精神刻刻注聽門際，遲了工夫不大，忽聽門響，心玉忙走到樓門口去看，只見並非來了什麼郵差，而是宅中女僕，出門去購買零物，心玉爽然若失，走回坐在椅中，閉目假寐，外面好似五中恬靜，其實心中是萬馬奔騰，又過一會，聽有脚步声走入廳中，心玉以為必是女僕，也就不加理會，那知脚步聲到了近前，又叫小姐，心玉睜目一望，果見女僕立在近前，那女僕說道，小姐我方才買東西回來，看見一個大漢，立在門外，手裏拿着一封信，說是送給凌小姐的

……心玉聽得很爲透勁，不由心跳起來，又覺着信封下面凸起，很有分兩，料着必有別物件在內，就點頭道，不錯，是我學校來的信，大約要開學了，那送信的還在外面麼，女僕道，他放下信就走了，沒提要回信。心玉情知送信的是那邵老台，就向女僕客氣了一句，教她回後面歇息，女僕走後，心玉忙回到內室，關了房門把信封剪開，抽出裏面信箋，只見是三張極薄的國產信紙，一望而知是小雜貨肆中臨時購買的，但紙兒雖劣，字寫得細小工整，在一行格中寫兩行字，上面寫着。

心玉小姐妝次，雖然這是第一次給你通信，但在我意中，好像對極親近極熟識的人通信似的，自覺不該有絲毫客氣，而且我就想客氣，也不知怎樣說法，所以這樣質直的寫了，料你不致見怪的，咱們見面只有兩次，可是兩方面的感情，都好似最好的朋友，大家把互相愛慕的心情，隱藏了許多年，今日才表明了，你對我的情義恩德，我實在沒法用言語申說，昨夜何宅回來，到我的寓處，我背着邵大哥，自己哭了半夜，並不是我愛哭，實在是除了哭沒法發洩我心中的感情啊。我摩擦着你的戒指，知道和你已成爲終身伴侶，自然說不出的感激，却又非常慚愧，我這樣的人，怎配作你的丈



夫呢，我爲着敬重你，感激你，在良心發出這一種念頭，覺得和你定婚，是有罪的，你這一本有極大的希望，應該得個有地位有名譽有財產的好男子，作你的伴侶，若一嫁我，就算把你終身毀了，我如何忍心看着我最感戴的恩人，最愛重的好友，把青春消滅在貧寒之家，把終身斷送給無希望的窮人，所以我千思萬想，到底不敢承認這婚約，這樣自然顯得我反覆失信，但是你細想總可以原諒我，現在我托邵大哥把這封信，連昨夜你贈給我的戒指，一併送去，你接到了，不要生氣難過，請記着容佩馨終是這世界上最敬愛、關心你的一個人。雖然因爲我的環境所迫，不敢接受你的婚約，可是你的恩德、永遠存在我的心裏，友誼也永遠連在我們中間，而且更要求你原諒的，就是我不能不守昨夜的諾言，把住址告訴你了，因爲我深知你是個意志堅定的女子，見了我這封信，一定不肯就此罷休，若知道我的住址，一定要尋我來解釋，我很明白自己，若見了你的面，就不並再堅持自己的意見，仍得服從你，結果還要走到害你的路上去，所以我決計把住址祕密，到在最近期間，和你遠離，也不必通什麼信息，即使你因此怨我恨我，也只得任其自然，到將來我可以出現的時候，自然出現，再領你

的責罰，作你的奴僕，現在我寫得很多，但我心中苦衷，似乎連百分之一也沒有說出來，也大可以不必說了，你只記着，從此天涯地角，有一個最敬愛你的人，永遠遙望着天津，祝禱你的身體康健，精神快樂，再見了，心玉小姐，佩馨敬上，

心玉看到中間，已經手顫起來，信紙籟籟抖動，及至看完，就好像腔內一顆心被搞走了，一陣心神麻木、不自知的珠淚潛潛而落，怔了半晌，忽地切齒發恨，罵了句不通人情的糊塗行子，你真是死腦筋，隨又咽住，再看信文，也明白佩馨的辭婚，是由於愛自己，不忍教我隨他終身食貧居賤，只是你就不想，愛情是不管什麼貧賤富貴的，我既然愛你，就是隨你討飯，也能甘心，何況還不致那樣。我多少還有些財產，可以暫作生活，你也不是久於貧賤的人，怎這樣想不開呢，但他越是這樣存心忠厚，我越不能捨他，而且在以前，我雖對他愛情專注，却有一點耽心的事，就是他出身寒素，只上過中學，不知學問如何，待到婚姻成功，恐怕大費一番心力，使他深造，如今看這封信，雖是在心神繚亂的時候寫的，前後語氣很不連貫，但看這文理字跡，已知他的根底不錯，教我放了許多心，我無論如何，也得想法見他的面，破釜沉舟的說個明白，萬不能放他這樣離我而去，固然他將來必有重歸之日，我還可以

等他，無奈在這婚約虛懸，身分不定的情況中，若耽延三年二載，恐怕我就要憔悴死了，爲今之計，只有尋他見面的一條路兒，只苦他把住址業已隱瞞，偌大的天津，我上那裏去找，而且他既來了這封信，以後絕不會再向我報告行蹤，他定要依着原定主意，在一兩日離津他去了，這可怎樣好呢，心玉想着，急得流淚。一顆心似在腔內上下左右翻滾，身體隨之坐立不安，在廳裏由這角踱到那角，在沙發上坐坐又移到椅上，取出信封內退回的戒指，發狠擲到地下，又拾起放到頰邊偎着，這樣失神落魄的過了半天，她忽然無意中踱到臨街的窗前，那窗掛着半截紗帘，她由紗孔中向外張望，猛見街的對面牆下立着一人身材甚高，却聳肩曲背，像株枯樹似的，在日光中晒着，紋絲不動，心玉看着很像佩馨的同伴邵老台，猛然心中一動，急拉開窗帘，向外細看，果然不差，心玉直如漂流在大海中難人，忽地望定了救生的船舶，只怕他生翅飛去，等不及出至門外和他見面，忙開了窗子，探出頭兒，向邵老台招手，叫道邵先生，你別走，我有話和你說哩，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 第七回

海誓山盟重締同心結 天羅地網暗施巧舌計

且說那邵老台很安閒的立在那裏，不知作何，此際看見心玉招手相呼，竟沒有些微驚愕之態。只淡淡點了點頭，那樣兒似乎並不以心玉的出現爲怪，心玉既叫了邵老台，縮身退回，匆匆關上窗子，就向外跑去，走出幾步，忽的又略一猶疑，立住了轉身進了內室，對鏡照了照，見頭面光整，無須梳掠，就取了件外衣，披在身上，拿着手夾，把佩馨送來的信和戒指全放在裏面，走出喊叫女僕，告訴要出門買一點東西，少時便回，且說且走，到了門外，見邵老台仍在原處立着，心玉因女僕跟出來關門，怕她看見，就不招呼，自循着街的左邊，向東走去，邵老台也不理她，循着街右，遙遙的相隨前去，直到拐了彎兒，心玉才掬着滿面羞容，回首相招，邵老台緊走了幾步，到了她近前，也不說話，怔怔的望着，心玉赧赧的道：邵先生，方才是您送信來吧，邵老台點頭，心玉道，我聽老媽說，您已經走了，想不到您還在門外等着，也沒讓您進去歇歇，太對不住，邵老台道，我本來把信交下就走的，你那位老媽說的不錯，我們佩馨老弟叮囑我，不許在這門口停留，說着見心玉面現迷惘之色，就又接着道，可是我沒依他，我料着你看了信必要尋我，我交了信轉身就走，走了沒幾步，我的心裏好像不願我就走，教我再等一會兒，我一想也對，才倚着牆晒太陽，心玉聽着一驚，忍着羞

問道，他的信……您看過吧，邵老台搖頭道，沒有，我不大認識字，佩馨也沒同我說，可是我明白他的心意，連信裏是什麼話，我也猜得出來，心玉聽着，發了和武家坡王三姐一樣的感覺，覺得這邵老台倒是有心人，但沒說出口來，邵老台很是存心忠厚，認爲教一個懷着滿心希望的女子，含忍心愧的一句句向自己追問，未免太不近情，就自接着說道，夜裏佩馨回到我們住的地方，他也沒有說話，倒下就睡了，其實他一會兒也沒睡，我只看着他反來覆去的折騰，到了今天早晨，他兩隻眼都腫了，我又看見他手上多了一個戒指，他只和我說明日就走，一直奔關外去，以外並沒別的話，到晌午我賞來了飯，他也不吃，自己出去弄來信紙信封，坐下就寫，還不邀我看，半天才寫完，封好了就托我給凌小姐送來，我摸摸信封裏有東西，他手上的戒指又沒了，更料着裏面必有原故，所以送來以後，我沒依他的話，立在門外等了會兒，心玉聽到這裏，忙道，邵先生，他在那裏呢，邵老台似早料到她必有所問，就道，你想去麼，心玉點頭，邵老台道，那您就不用問，隨我走好了，心玉道，遠不遠呢，咱們坐洋車吧，邵老台道，用不着，幾步兒就到，說完就向前緊走，出去丈許，才放慢了脚步，在前遙遙引導，心玉舉步跟隨，暗想這邵老台雖然粗豪，居然懂事，他自覺和我同行不便

，才分開了走，這次他對我身上，真是功德無量了。以後自己和佩馨得如所願，可得好生報答這位邵大哥啊，邵老台在前走着，穿街轉巷，走了足有二里地，還不見到，真是好大的幾步兒，心玉走得嬌喘吁吁，直覺支持不住，想叫住邵老台詢問，無奈離得太遠，正在這時，邵老台已轉入一條小巷，心玉喘着趕到巷口。邵老台已立在一個小門之前，向她招手，心玉忙走過去，到那門前，已喘的說不出話來，邵老台也不同她說話，只舉手向門內一指，似乎告訴佩馨就在此中。心玉向門內一看，見是小小一座方形院落，內有三四間小房，入目都是黃色，看着教人起一種在鄉村的感覺，原來這是城布中罕見的建築，牆是土的，地是土的，以至於極窄的窗戶，也似經過泥水浸濡，變成土的顏色。但是潔淨整齊，像是新蓋好的，尙未有人住過，心玉向來所見貧民窟房舍，多是污敝不堪。却很少用土築成，如今見這裏土房，居然如此整齊，頗覺可異，其實這裏的房子，是由一般惟利是圖的房主，用極少的金錢，築成這種房舍，賃給貧民。按日收價，看似極賤，實際却很昂貴，因為建築潦草，一遇陰雨，就要倒塌。每逢夏秋，壓死居人的，多是這種房子，當時心玉也顧不得多看，就回頭望着邵老台，希望他引導，邵老台立在門外，舉手向東面近門的一間小房指了指，又揮手教心玉自

已過去，隨即離開門口，躲到一邊，心玉因望見佩馨心切，就走進院中，到了邵老台所指的房門前，見那房門只是一塊長形木板，並無窗孔，就舉手敲了一下，便聞裏面有人問誰，心玉聽是佩馨聲音，立刻心中一陣發酸，一陣發熱，也不答言，就要推門進去，那知門竟紋絲不動，看了一看原來那木板是浮安在外面的，門兒開處，就見佩馨正坐在一舖土炕之上，將雙手扶頭，兩肘支膝，似乎正在愁苦，心玉失聲叫着他的名兒，佩馨已看見來的是自己思念的人，大驚立起，瞪着眼說不出話來。心玉怔了一怔，就把房門關上，走到近前，悄然無言，把瑩瑩秋波直望着他，眉目間蘊藏着無限幽怨，似把滿心委屈都掬在面上，只差沒有哭出來，佩馨也癡望着她面色慘白如死，唇吻微動着，半晌才說出一句道，你……你怎麼來的，心玉搖搖頭，似乎表示先無須談這不急之務，就打開手夾夾，把信和戒指取出，遞向他手內道，這是你派人給我送去的麼，佩馨不用等心玉訴說來意，只看她有此一來，和來時的懷怨情形，就明白她是絕對不捨自己，並且來問罪了，本來他的辭婚，就是一件違背本心之事，只爲心玉的終身，不忍她以嬌弱之姿，隨自己長淪貧賤之地，才咬着牙給心玉寫了這封信，事前的焦慮苦思，事後的深悲極慟，當然可想而知，此際一見心玉，果然應了他信中的話，

立刻心中感動得肝腸翻動，覺得自己所認爲理由甚正的，實在是一種卑鄙之見，心玉所愛的是人，所重的是情，自己却專想到富貴貧的問題，豈不太辜負她的心，真可慚愧，現在她也不辭屈辱，竟尋了自己來，我除了伏地自投，謝那鹵莽的罪，還有什麼辦法呢，這時再也沒話可說，只從心玉手中將那封信和戒指搶過，先將戒指帶到自己指上，又把信撕得粉碎，兩眼含淚的望着心玉道，我真慚愧，太對不住你了，現在只求你原諒我，只當我沒有寄過這封信；心玉悄然道，只當沒寄這封信麼，你倒說得輕鬆，我真不明白你怎那樣心狠，教邵先生送信，還叮囑不許停留，倘然他依了你的話，請想我這時是什麼滋味，說着哼了一聲道，在你心裏，或者還覺得這是正辦，你越來得決絕，我越得高興，本來我對你是假的，正恨不得拋開你這窮人……佩馨沒等她說完，早已惶恐無地的道，你再說下去，我真慚愧死了，我實在後悔不及，怎該把卑鄙齷齪的心理，來對待你這樣高尚純潔的仙人……心玉好像沒聽見他的話，仍接着說道，幸虧邵先生是有心的人，投完信還在門口等了會兒，我才能隨他到這裏和你見面，你倒會說只當什麼沒寄這信了，又是什麼原諒了，請問，倘若邵先生依了你那好主意丟下信就走，我這時能不能把信丟在一邊，只當沒看見，你又教我原諒誰呀，說着聲音



音一酸，竟流下淚來，佩馨心如刀絞，唇吻顫動着說不出話來，只陪她流淚，突然雙膝一屈，跪在心玉眼前，悲聲道：「我實在該死，作這糊塗事，姐姐若不原諒我，我就得死了。」心玉見他跪下，心裏立刻軟了，忙伸手拉他，佩馨賴着不起，仰面說道：「姐姐不饒恕我，我永不敢起來，心玉雙手拉着他的肩際，淚眼瑩瑩的嘆了一聲，道：「我有什麼法，不原諒你啊，可

是你這種猶疑，一時一個主意，又教我怎能放心，佩馨斬釘截鐵的道：「我這只是一時糊塗，那能再有第二次，姐姐你也該替我想，我雖然受你深恩厚待，無奈以前沒有長時候的接近，即使咱們換個過兒，姐姐處在我的地位，恐怕也未必不自慚形穢，生出這種思想，現在我已深知姐姐的心，那種糊塗念頭，再不會有了，姐姐還不放心，我來賭誓，心玉聽到這裏，拚命用力把他拉起，道：「用不着這個，只盼你知道我的心就夠了，現在我也不再埋怨你，只感激人家邵先生。」佩馨道：「我邵大哥呢，我真得給他磕頭，他又救了我一回，心玉一口唾沫噴到地下道：「少說吧，你別埋怨人家就好，佩馨被她堵得倒吸涼氣，沒話可說，只想借個岔兒，把她哄歡喜了，又想到和她只見面兩次，便已定婚，中間並未得說幾句心事，有片刻纏綿，現在應該使她回噴作喜，進入那種階段了，想着忽看見手下戒指，就褪了下來，遞給心

玉道，姐姐，我們的關係，和普通人不同。我雖是男子，實處在女子的地位，仗你救助，受你的保護，不但今日，從此以後，我甘心永久作您的奴隸，現在這戒指，求你再戴在我手上，就好像在我身上戴了枷鎖，作為終身歸附你的證據，心玉抿嘴一笑道，你不必把我抬得這樣高，我對你雖然有一點好處，怎值得總掛在嘴頭上，你總這樣說法，太教我不安，你要明白咱們是什麼關係，說着看見佩馨手持的戒指，道，你先取消了方才所說的客氣話，我自然可以替你帶上，不過昨夜我已對你說過，你也該給我一點證物，不一定要戒指，任是什麼平常的東西，只要是你的，佩馨道，姐姐，可憐我除了身上衣服和袋裏幾張銅元票之外，真沒有別的物件，不過這是昨夜的話，現在好了，有何太太送我的錢，我立時就可以去買一件像樣的，說着從炕上破褥之下，取出一個紙包，打開了道，姐姐，你看，何太太給了這麼多，我實不好意思全受，可又沒法兒退回，心玉口裏說着退什麼，你就留着用，日子長着呢，將來咱們再補她的情吧，說時已看見那紙包中，除了一堆錢鈔之外，還有七八個金戒指，和一對蒜苗式金鐲圈，知道昨夜鳳宜因現錢不足，所以把這點金貨添補上的，就道，你最好把這些金貨，全變了錢，省得帶在身上教人看見起疑，佩馨點頭答應，心玉無心中用手撥弄着那幾個

金戒指，忽見其中有一個面上鑲着一顆大珠，作粉紅色，非常美麗，就拿起來看看道，這珠子真好看，鑲得也玲瓏，佩馨聽着，忽然心中一動，便道：「姐姐，你若愛這個，我就不必另買了。」把這個給你，作我的定婚紀念物吧，心玉道，這是何太太的東西，如何使得。佩馨道，這種事本來只在人心，不在東西，譬如現在極摩登的男女，無論花幾十幾萬的錢買得定婚的珍寶，也只是才從珠寶店夥計的手中接過，便轉送給對方，那總不能說是珠寶店的東西啊，現在我把這戒指戴在自己手上，帶上十分鐘，和帶了十年，你看有分別麼，心玉一笑點頭，就伸出纖纖五指，替佩馨把那鑲紅豆的戒指帶上，然後佩馨又把鑲珠的戒指給她帶上，二人雙手互握，四目相視，佩馨知道到了時候，就擁着她接了個熱吻，這一吻可真舒心如意，和前兩次提心弔胆，匆匆忙忙的情形，大不相同了，過了半晌，心玉才悄然道，到現在我的心才安定了。你知道方才我接你信的時候，直覺自己落到萬丈深淵那面，呼天不語，喚地不應，幾乎急得要一頭撞死，從今以後，你可不許辦這荒唐事了。佩馨忙道，我萬萬不致再：難道你還疑惑我。心玉道，我說的不是這件事，是關於你自己的，你要明白，現在咱兩個算是一個人，合共一條命，吉凶禍福，誰也拋不開誰，可比不得當初，你可以把自己看輕了。

。你若真的愛我，就得先把自己看重，昨夜的事，我心裏很是爲難。本來你好好的一個人，可以安居樂業的，爲什麼替旁人背黑鍋，担上人命的干係，當時鳳宜若是個不相干的人，我就主張着教你立刻拉她歸官，把罪名洗刷出來，你就不必再東藏西躲，担驚害怕。咱們也得以安心的同在一處，商量正事了，無奈鳳宜是我的義姊，我不能作出反面無情的事，只得袒護她委屈你了，可是現在的情形，既然得顧着鳳宜一面，也得爲咱們的前途打算，所以我處在萬難的境地了，鳳宜固然會說，她再報了鄭子範的仇恨，就算大事已了，定要自行投案，她已經知道了鄭子範的住址，報仇並非難事，看情形最多有一兩個月，你就可以沉冤大白了，無奈我對鳳宜還有一番心思，就是因爲她人品的可敬，再加上對我的感情，我實不忍看她這樣給惡人償命，或是把後半世銷磨在監獄之中，所以打算幫助她報仇以後，還得設法攔阻她投案，而且還有一種危險，就是她大事辦了之後，就許自動的離開這世界，給我們個措手不及，故而救她必得在事前想法子，那真是很大難題，還有一層，我要救了她，便得教你永遠担這殺人的嫌疑，這件事互相牽扯，好難定奪，我昨夜直愁了一夜，也沒想出一個辦法，你可有什麼兩全的好主意麼，佩蓉沉思着道，何太太境遇那樣悲慘，行事那樣孝烈，實是可

憐可敬，我們憑良心當然應該救她。心玉撮唇作響，一聳肩兒道，救她，那麼犧牲你麼，佩馨道，忠臣孝子，人人皆敬，我情願爲她犧牲，心玉一沉臉兒道，你又忘了我了，佩馨惶恐謝罪道，我說錯了，心玉道，這談不到錯不錯，咱們現在莫講道理，只論情勢，怎麼能夠弄得面面都圓，就是好辦法，我倒有個主意，昨夜已經對你說過，我手裏有一兩萬元的財產，暫時不愁生活，很可以立時隨你遠走高飛，隨便到山南海北，一來可以實現我遊覽天下的志願，二來憑我二人的能力，到處可以創立事業，這樣就算把鳳宜的罪案帶走了，她殺何振邦的事，永遠不會發覺，只要以後她對付鄭子範，能夠作得嚴密，不露痕跡，便可以永遠逍遙法外，安享天年，你呢，既離開此地，嫌疑也就不成問題了，佩馨道，這雖然是個好辦法，可是我怎忍累你一同亡命天涯呢，心玉道，你又來了，莫非你有這說客氣話的習慣，現在不管，將來須有一日，我給你治好了這種壞毛病，說着又沉吟道，我隨你走，在我身上本沒問題，而且我若打定主意，你也攔不住我，不過內中另有一個難題，就是拋下鳳宜，我自問對不住良心，這也是天緣湊巧，我本爲考查你的犯罪情形，才到鳳宜家中，却不想和她成爲這樣深交，在感情上已經不忍拋閃她，何況現在又發現了她有這樣高的品格，對她更發生無限敬愛的

心，似覺在道理上也不能不管她了。我真恨沒有分身法兒，把人分成兩半，一半隨了你去，一半留下幫她，這可怎麼好呢。佩馨凝思有頃，道：「對於何太太，不但是你，我也情願幫她，更不但我就是那位邵大哥，昨兒回來，也對我說過，他若不是爲着我現在難中，時時要保護她，他直想替何太太去把那個姓鄭的仇人殺了，心玉聽他提到邵老台，觸起心中久已納悶的事，就問道，我看那位邵大哥，好像和你不是一路人似的，你們怎樣交結的呢，佩馨聞言，就把自己逃亡後和邵老台相識的經過，仔細說了，心玉點頭道，這人可是古道熱腸的好朋友，對咱們都有深恩，你要好生待他，不要因他粗豪，有什麼怠慢，佩馨凄然道，那是自然。現在我是有了你了，今天以前，我在世界上，只這麼一位邵大哥啊。心玉道，你能常這樣想就好，現在且說咱們的事，該怎樣辦呢，佩馨道，我們的事已經完了，以後來日方長，現在所慮的只是我的安危，其實我本身倒不成問題，因爲倘然我被官人捉去，何太太一定要把我洗出來的，可是那樣她便難逃法律裁判，絕不是我們的本意，所以我現在要自己保重，只是爲着何太太。據我看，我是沒什麼可顧慮的，還是何太太那面要緊，倘若沒人管她，只任她性兒行事，恐怕她事後不是投案自首，便是留封遺書。說明報仇經過，跟着自殺，現在

你最好不必管，我且去照顧何太太，我自己尋個安全的地方藏着，等何太太辦完了大事，你把她弄到平安的境地，再談咱們的事。那時我再同你遠走高飛，也可以安心了，萬一事情有什麼變化，也許能容咱們在此地安居，用不着再奔波了呢，心玉沉吟道，你這倒是個兩全的主意，不過你到什麼地方藏躲呢，佩馨道，我的故鄉是滿城縣，在出禍的那一夜，我就打算回故鄉去的，以後遇見邵大哥，我們才又改了主意，要上北京，但也沒有去成，從馮村逃出，就回了天津，邵大哥替我想的法兒，去到何宅裝神弄鬼，嚇吓何太太，想教她露出實話，就可以洗出我的嫌疑，不必再逃躲了，那知昨夜我們雖然辦得成功，倒落了個意外的結果，回來時我問邵大哥怎樣辦法，邵大哥說我留在天津，或者上北京去，都不大妥，不如仍回老家滿城，那裏比較僻靜，住上幾個月，聽聽信息再說，所以我已決定明天和他奔滿城了，心玉道，滿城離天津有多少遠，佩馨道，坐火車不過一天多路，我想到那邊暫避幾時，等何太太的事完了，再看情形，你能脫得開身，到滿城去尋我也可，另定個地方相聚也可，倘若局面能夠變化，我回天津來見你也可，你看好不好，心玉沉吟道，我還不大願意你出門，倘若在本地藏着，不致有什麼危險，你還是不走的好，我一面守着鳳宜，一面還可以和

你時常見面，佩馨道是啊，現在我也這樣想着，何太太既要報仇，就已入了險境，你和她在一處，多少要耽些驚恐，而且也怕要受連累，我直想攔你不要和她同住，不要管她的事，無奈良心上既不能這樣作，可是我走了又不放心，所以很想留在本地，時常得到消息，遇到什麼事情，就近也好設法，比在外面提心吊胆不強得多麼，心玉道，我這一層，你倒不必耽心，我總不致於弄成鳳宜的同謀，所謂幫她的意思，就是替她想法，怎樣報了仇，還能得到安全，連鳳宜本身都不要露出形跡，何況我這局外人，說着將妙目凝視佩馨道，現在我不想教你走的原因，就因為不願意你出去那麼遠，離別那麼久，只是你藏在本地，是不是絕對能夠平安，倒是問題，佩馨知道心玉是捨不得自己遠離，十分感動，拉住她的手道，我也不願意走了，至於能不能安全，我一點兒也不知道，這得和邵大哥商量，他或者看得明白，也許有什麼隱藏的法兒，他是經過事的，而且久在二等社會裏混，對於罪犯躲避官人的法兒，也知道得多，心玉道，你就和他商議吧，反正最好是不走，不過得計劃周全，萬別大意，倘若邵大哥認為在本地不大妥當，非得出去不可，那也沒有法兒，只好暫且上滿城去躲些日，可是你不能自己作主，必須得我的同意，才許走呢，佩馨道，我和邵大哥商議定了，再送信



通知你麼，心玉道，用不着，明天午後我還來，倘若你一定得走的話，也不能再像以前那逃荒似的走法，我得給你預備行李衣服。天也快冷了，這一去不定一月兩月，很得帶些東西呢。佩馨自有生以來，這次幾乎是第一次受到愛情，以前雖有慈母在堂，但是家境太寒，老人又多病，雖疼兒子，也苦於有心無力，所以佩馨的生活，一向在最簡單最低微的限度上，因為習慣之故，已認為人生一切的普通享受，好似是不必需的，而且自知無分，也根本不去想牠，此際聽心玉說要替自己預備行具，就苦笑道，無須乎吧，我空身出去，反倒便利，而且不瞞你說，我是從貧苦中長大的，向來用不着；心玉接口道，這可比不得當初，當初你是孤身一人，如今有了我，再教你過那樣窮光棍兒的生活，不但怕人笑話，我自己也虧心哪，說着看看表道，現在不早了，我再回去，明天仍在早飯後來看你，你可在家等我，佩馨聽她要走，依依不捨的道，你再坐會兒，何必這樣忙，我真太簡慢，連碗水也沒有，心玉笑道，你別嘔我了，這套婆婆媽媽式的客氣，從那兒學來的，你也不必留我，明天再見，說着又看看手上戒指道，對不住，現在我還得把我戒指摘下來，佩馨一怔道，怎麼；心玉道，你想，這是鳳宜的東西，我如何能帶在手上，給他看見，隨說就摘下藏入衣袋裏，眼望着佩

馨，微微點頭，似乎向他告別，佩馨和她握手，心玉悄然道，我囑咐的話，全記住了，可不要再教我省急，佩馨懇切答道，姐姐放心，從此以後，沒有你的話，我絕不自己走一步路，作一點事，心玉聽了，覺得無限的安慰，瞧着她猛然玉頰漸紅，不自知的吐出舌尖，將自己的櫻唇濕潤一下，佩馨見了這銷魂情態，忍不住就抱着她又接個熱吻，心玉杏眼一閉，條又睜開，忙推開佩馨，轉身向外就走，但把手伸到後搖着，教佩馨不要送她，佩馨此際對於這位恩深義重的姐姐，已體服到死心踏地，仰望如天邊明月，當然抱定尊敬不如從命的宗旨，毫不違拗，心玉出了院門，就見邵老台正在巷口倒背手兒來回亂踱，似乎等自己走後，他才進去，又似還盡護衛之責，心玉走到他身邊，覺得不好再叫邵先生，就稱呼了聲邵大哥，邵老台聞聲，轉身怔怔的望着她，好像要從她面上，得到她和佩馨會見的結果，心玉道，邵大哥，你進去吧，佩馨等你有事商量呢，邵老台見她面色喜悅，稱呼親熱，就明白她已說伏了佩馨，得圓滿結果，忽挑起大指道，你是好的，說完這句，遲了半天又道，你有力，這件事辦得不錯，說着似乎忘了心玉是女子，竟舉手要拍她肩頭，心玉見他來得鹵莽，雖知他絕無輕薄之意，但也不好意思，只可向後倒退，邵老台也覺自己忘形了，不由脹

得醜臉通紫，一低頭就要轉身逃跑，心玉忙叫道，邵大哥，你別走，我還有話，邵老台才又站住，垂手而聽，心玉道，邵大哥，佩馨已經答應先不走了，可是他方才的事，教我不大放心，求你回去看住他，千萬不要放他走開一步，等明天午後，我還要來，邵老台聽了，不住作揖道，成，成，交給我，交給我，一面說一面倒退，退進巷內去了，心玉暗想，這人雖然是個熱心朋友，可是這鹵莽渾楞情形，真難，佩馨怎樣長日廝守着，當時心玉走了幾步，遇見洋車，就雇了回家，中途在街上還買了些食用之品，借此回去給鳳宜看，到了家中，見鳳宜還未回來，心玉才脫下外衣，鳳宜也進門了，神情很興奮的，似乎心中頗爲愉快，不像那樣沈悶，心玉迎接笑道，姐姐，你才回來，我也出去一趟了，鳳宜拉她一同坐下，低聲道，告訴你一件痛快事，我已經和鄭子範打過照面了，心玉一驚道，是麼，鳳宜道，我方才去，到那女僕所說的南市旅館去訪查，本打算進旅館裏面，假裝賃房，但又怕鄭子範看見，他是認識我的，只可遠遠的下了洋車，從旅館門前步行走過，偷眼向門內張望，也瞧不見什麼，那知走到旅館東面幾十步遠，路北有一條很寬的巷子，裏面的住戶，門口都貼着花花綠綠的紙，或是牌子，有樣兒像是鸞媚了聚處，我才走到巷外，就見從裏面一家走出五六個大

漢子來，都是穿青色長袍馬褂，內中便有鄭子範，他只顧應酬那一羣朋友，並沒看見我，出到巷外，他還招呼讓那羣人到旅館去坐，那羣人都沒有去。只見他一人回旅館去了，我真想不到這樣順利，第一次去就見着他，心玉聽着，只說了兩句替她欣幸的話，此外別無言語，鳳宜也沒再說什麼，少時就到了晚飯時候。女僕出入甚勤，越發談不到這件事，晚飯後照例共坐至十點鐘後，二人一同就寢，鳳宜關好了門，才向心玉苦口陳說，仍本着昨夜所言，要心玉替她保管家產，心玉情知她所謂請求代管，實等於舉以相贈，她此次對於鄭子範，無論事成事敗，都預備以死爲最後結局，所以要將家產先贈與自己這唯一的近友，但自己打算維護她安全的，如何能接受她的財產，而且即使她的命運難於挽回，必然落到悲慘的結果，自己也萬不忍貪這不應得的錢財，便辭謝道，姐姐，事情還離得遠呢，而且將來局面會有變化，現在何必談這些不急的事，鳳宜道，我現在時刻都在危險中，也許容佩馨那邊出什麼意外，逼得我不得不去投案，也許我隨便在街上走路，無意中又和鄭子範遇見，恰得下手的機會，我當場殺死他，就被捉進警局去。那還有餘暇處置那閒事麼，好妹妹，你快答應了我，我拋開這些累贅，就可以一心無掛礙的辦正經去了，心玉仍是不肯，鳳宜又多方譬勸，最後

竟把話說明了道，我也知道妹妹的心，是不忍在我這危難中間，接受我這點財產，你想着我請你代管，就等於送給你一般，所以絕絕不肯，現在我說明了吧，我並不要把家產送給你，只是在這時候，我有大事要作，顧不到家中事務，而且又怕我倘然意外的喪了生命，或是失了自由，這家產就不知要落到什麼人手裏，所以我請你代管，就是在暫時先替我分心照顧，以後我被捉入官，你查看情形，若只定十年二十年的罪，就給我留着，免得我出獄之後，無家可歸，這也不枉你我要好一場，倘若我爲報仇喪了性命，或者入官被判死刑，你就把家產隨便處分，或是變賣了作些善事，或是直接捐給什麼慈善團體，也算替我銷今生罪孽，造來世福分，妹妹，這是我求你的事，你難道還忍推却麼，心玉聽他這樣說法，心裏略一打轉，就點頭道，好，姐姐，我答應你了。鳳宜大喜，就道，謝謝你幫我，這才是好妹妹呢，說着就坐起下床道，我先把要緊的東西都移交給你，早辦完了早得安心，心玉攔住道，姐姐，你等等，我也有個要求，姐姐，我和你雖然相處日淺，但情誼不讓同胞，咱們又都是畸零人，實指望互相依倚，永不離開，那知你竟受着莫大冤枉，預備拚着性命給父母報仇，這種大事，我怎能攔你，我對你就像是父母死後的第一個親人，倘然你有了什麼差錯，那悲痛是我

不能忍受的，料想你也未必不是一樣意思，不願捨棄了我，所以希望你重視咱們兩遇合，並且憐恤我的孤苦，對你自己保重些。鳳宜聽着霍然道，你要我放棄了報仇的意思麼，心王道，姐姐的正事大事，我怎敢攔阻，不過姐姐報仇儘管報仇，只要慎重一些，不要過於鹵莽，不要認定把性命去拚，你只想着這世界還有個人需要你，你不能看輕性命，倘能有穩當的辦法，報了仇還不致犧牲性命，也不致遭罪刑，你就照着穩重的路走，像以前你所說什麼報仇後就要自殺明志的話，以後要完全拋開，連想也不許再想，要知道那樣要教我苦死的，你能答應麼，鳳宜沉吟一下，微笑道，妹妹你的心，我自然應該答應，不過你太傻了，我那有報完仇還得安全的辦法呢，心王道，姐姐只要你答應我，以後照這宗旨去作，倘能如願，自然是我的福氣，倘若不成，你就是永遠拋開了我，我也無怨你也無愧了，鳳宜點頭道，好，我就答應你，這次對付鄭子範，要特別的謹慎祕密，但求殺死了他，我還安然回來，和妹妹長久廝守，心王道，姐姐，你可一言爲定，好，那麼我也答應替你代管家產了，鳳宜聽了，就把床旁保險櫃打開，從裏面取出了房地契紙，和銀行存摺等類，一一交代清楚，又從一個抽屜中，取出一個銀匣道，這是我的一點首飾，也是我的一點體己，就送你作紀念吧，你

且不必推讓，咱們早已說定了，倘若日後我有什麼差錯，就算留給你的遺念。倘然我能平安度過這次險關，咱們姊妹這一世就永不離開了，所有的東西，都算兩人公共的，用不着分你我，現在你且收下吧，說着就把銀匣打開，裏面金玉珠鑽，耀目生光。鳳宜挑檢着，先取出一對翡翠玉鐲，通體碧綠，十分好看，鳳宜拉過心玉手腕，替她帶上一隻，把另一隻自己帶上，道，這鐲子顏色很好，這是我母親留給我的，我現在給你一隻，算我死去的母親又認了你這乾女兒，咱們姊妹的情義更顯得親厚了，心玉不能推辭，只得撫摩着翠鐲說道，可惜我不能孝順乾娘了，鳳宜道，她老人家在陰間，對我認識你這妹妹也必十分喜歡，將來報仇之後，我必領你到她墓前一拜。心玉道，我當然要去的。鳳宜又低首覓道，還有我母親留下的一對東西，咱們也分着帶上吧，說着就向匣底翻檢，檢出一個戒指放在旁邊，仍去搜尋，心玉見她尋出的戒指，也嵌着巨珠。恰和佩馨給自己的一模一樣，不由心中亂跳起來，鳳宜却仍翻弄不已，一面詫異道，明明是一對兒，怎只剩了一個呢，心玉不忍教她着急，只得說破道，你盛首飾只這一個匣子麼，鳳宜道，我常用的全在這裏，另外還有何振邦一些金器，還壓在箱底，沒往外拿過，心玉道，這樣說，你昨夜給容佩馨的東西，也是從這匣裏拿

的了，鳳宜聽了，忽恍然大悟道，對了，或者是匆忙中拿給他了，昨夜我因爲現錢不夠，才拿首飾補上，本想只拿幾個金戒指，也許不留神把那個嵌珠子的夾帶了去，這可糟糕，論東西，倒不甚值錢，百八十元不算什麼，但總是我母親的遺念，昨夜我又當作現錢送給容佩馨的，他必然要變賣，萬一有希望得回來了，我怎這樣疎忽，單把這東西拿錯了，說着大有悔恨之色，心玉暗想那另一隻珠戒指，正藏在自己身上，本可以說明，教鳳宜不必着急，但一說明，就不提到自己身上的緣故，那怎能告訴她呢，因此只可故作不知，僅勸慰道，那容佩馨也許不會賣的，你給他的錢已不少，他又節儉慣了，一時的未必用盡，最近他還有信來通告行踪，那時咱們知道了他的住址，就趕緊寄封信去，教他把那珠戒指寄回，也就是了，鳳宜點頭道，也只可這樣辦了，但盼他能多保存幾天，說着就把手中的珠戒指給心玉道，你先帶這個吧，心玉暗想我已經有一個了，你再給我一個，豈不太多了，就道，我不要，你先收着，等容佩馨把那一隻寄回來，咱們再一同上，鳳宜執意定要給她，心玉心中一轉，暗想我何不暫且收下帶上，少時再背着她把佩馨所給的那隻換上，將她這隻藏起，好在兩隻一模一樣，她必看不出來，那樣我就可以公然帶上定婚戒指了，等明天去見佩馨，將鳳宜這隻交



給他，教他設法送回，就算了結此事。想着就接過帶上道。我謝謝姐姐，鳳宜不許她再說，就把銀匣收起，關上保險箱子，將一切鑰匙都交給心玉，打着呵欠道，我這可心裏清靜一半了，心玉暗想，你自覺清靜一半，我却添了無限心事呢，兩人這時全覺倦乏，就同衾相擁着睡了，次日早晨，心玉先醒，下床梳洗，暗地把戒指掉換，原藏在懷中的換到手上，原帶在手上的藏入懷中，她心裏想着，午後去見佩馨，就把鳳宜的戒指交給他，教他仍煩邵老台給鳳宜送回，另外帶一封信，信上就說前夜回去才發現了這貴重的珠戒指，不敢收受，故而送回，大約鳳宜接到，也未必疑惑我和佩馨通氣，想着就招呼鳳宜起床，一同過早點心。心玉本想午後去看佩馨，但因惦念過甚，有些坐立不安，心想我何必定等下午，現在就去看他，也是一樣，而且自己本預備給他買些應用衣物，無論他出門與否，全用得着向市中選購，也得費些時候，不如早出去吧，主意打定，就向鳳宜說今日親戚家有壽事，要去一趟，鳳宜問她那一家親戚，心玉說我沒有第二家親戚，就是存放東西那家兒，本來很疏遠，只因物少爲貴，從我父親在世，就除了這一家沒別處來往，所以慶弔不斷，走得很親熱，我去了也不少耽擱，最遲晚飯前回來，鳳宜道：那麼我等你吃晚飯，心玉應着，就換了衣服出門，

先坐車奔那繁許中心的市場，揣摩着佩馨的身量，替他買了幾套衣服鞋襪，以及種種隨身應用之物，她買齊了，就托最末的一家店舖，派個夥計替代攜着送到市場門外，她才雇了兩輛洋車，一輛自坐，一輛放着物件，但她一上車的當兒，恍惚見對面便道上，有一個人對她張望，倏然就閃入巷中不見了，心玉只覺那人身體細瘦，鬼頭鬼腦，好似谷中挺的模樣，但又轉想谷中挺正在馮村，何能來到天津，也就不以為意，想着車已走將起來，心玉的心思，就轉入佩馨方面，不知他和邵老台所議結果如何，倘若他要走應該怎樣，不走應該如何，想着車到了佩馨所居的巷中，到門外停住，心玉先下了車走入院中，一敲他所住的房門，裏面邵老台的聲音問了一聲，隨着走出，心玉叫道，邵大哥，勞駕你，把外面車上的東西搬進來，邵老台走到門口，向外一看，叫道，呀，你弄來這些東西，好，我來搬，你進去坐吧，心玉就走入房中，見佩馨已倚門相迎，笑道，姐姐來得早啊，心玉道，我要買點東西，所以早些出來，說着邵老台已同車夫，將所購物件一併搬入，放滿了一炕，心玉取錢打發車夫走了，佩馨道，你買這些東西作什麼，心玉道，這都是穿用的東西，我送給你和邵大哥的，天漸漸冷了，你們又東奔西逃，沒有一點東西，也得買了，邵老台，心玉送他東西，倒臊了個大紅

臉，張着大嘴叫道，弟……只叫出這一個字，底下竟接不下去。因爲他感激至極，想要說些感激言語，但第一個稱呼就難住了他，他本想稱爲弟妹，以示親熱，但只說出一字，猛想到心玉和佩馨的婚，尙在祕密之中，怎能直喊出來，才臊了個大紅臉，吃吃了半晌，才改口說道，好的，凌小姐你太多禮了，給我買東西，我算個什麼呀，這幾句說得更不夠味兒，好在心玉並不以爲意，邵老台取出炕頭上所放一隻新買的磁壺，就出去泡茶。心玉瞧見另天還有四個磁盤，知道這是爲招待自己所備的新傢俱，又見地下也多了一桌兩椅，像是由舊貨舖買來的，桌上還放着一個墨盒，和一個筆架，插着五六桿新筆，就笑問佩馨道，你和邵大哥商議好麼，看這樣兒莫非不走了吧，佩馨道，我昨天和邵大哥商議，他好像知道了咱們的事，就問我願意走不願意走，我說若能在本平安無事，自然是避免奔波的好，他一聽笑了，就主張叫我住在這裏，不必再上滿城。自有法兒保我平安，商議定了，他就出去買了這幾件東西，預備長住，心玉道，這可好了，省得你遠路奔波，害我提心吊胆。既然決定不走，少時還得和邵大哥商量，我想教你們另尋好一點的房子住，你們既舒服些，我來去也方便，這地方太窮了，我這樣不浮華的人，常來常往，也覺得看着扎眼，幸而這院中沒有鄰居，人口

不雜，若不然我今天來，就惹人家注意了。佩馨道，怎麼沒有鄰居，對面兩個單間，都住着人，不過他們白天都出去掙錢，不在家罷了。心玉方說了句這樣更得搬開，邵老台已然回來，左手提着茶壺，右手提着大棉袍前襟的左右衣角，似乎兜着許多東西，他把茶壺放下，然後像變戲法似的，從那臨時的大兜裏向外取東西，一件件的向外擱，忙了一陣，原來竟是一些糖菓之類，極誠懇的回心玉道，這地方買不着好東西，你將就着吃吧，心玉暗笑邵老台大約把自己當作幾歲的小孩兒，所以這樣款待，但明白他是一片誠心，只可道謝，邵老台倒過一盃茶，又竭力讓她吃，心玉無法，只得吃了一點，邵老台見自己的一半主人責任，已經盡了，而且這番招待，也算對這未來的弟婦，充過大伯的樣兒了，以下該人家一對愛侶談心，自己不好在此礙眼，應該躲了，就向心玉道，凌小姐，你坐着，我出去走走，心玉明知其意，就攔住道，邵大哥，你別走，我還有事問你呢，昨天到底你們怎樣商議的，佩馨在天津，你看不致有危險麼，邵老台道，事情是沒準兒的，論理說，佩馨住在這裏，藏着不出門兒，我想很穩當，可是，一種地方，窮人居多，也多半是光棍兒，官人查得很緊，有時悄不聲的推門就進，心玉道，官人不許私入民宅，這是有法律的，怎……邵老台接口道，你這話

是對深宅大院的闊人家講的，官人跟窮戶還講什麼法律，我只覺這樣兒不妥，心玉道，是了，我明天另給你們尋個好地方住。搬開這裏，邵老台道，對了，我昨兒對佩馨說過，若是不走，必得搬家，可是我們一對光棍兒，還不容易賃正經住房哪，我倒想起一個地方倘若那位何太太肯招我們，到她家裏去避些日，準可以萬分平安，佩馨道，你別亂想吧，人居孀，如何能容留男人，心玉聽着，倒心中一動道，這却是個很安全的辦法，何太太那邊未必不肯，只是我們應該替人家想想，第一她是個孀婦，你們去借住，方便與否，已是一問題，二則她現在正要報那鄭子範的仇，心緒既然不佳，而且日後不定出什麼變故，你們在那裏，也未必安全。這件事由我來斟酌吧，倘若能搬到何宅去，那自然省事多了，說着向佩馨一轉秋波，似乎說那樣你我亦可時常見面，免却相思二地，佩馨領會她的微意，暗暗點頭，心玉又接着說道，若一不成，我就設法給你們另看住處，明後天我再來定奪吧，佩馨道，我是失了自由的人，不能出門，只可拜託你了，不過我也得量我的財力，不要太破費了，我本身既然沒能，何太太資助的東西，我也不願給人家胡亂耗費，最好能把那些首飾，將來還要退還給她，心玉一聽，忽然憶起那戒指的事，因邵老台在旁不便對佩馨說，就道，你不必介意，

鳳宜的東西，就全花用了也沒關係，她這人是極慷慨的，你若不願，我的力量還供給得起，這全不成問題，我現在所愁的，最是鳳宜的事，她一個女子，要沒血海冤仇，第一次殺何振邦，因為佩馨闖去，使她將計就計的，得避脫殺人大罪，如今又決心去殺那鄭子範，恐怕這次不易再那樣微幸了，我和她雖然相識日淺，但情義比同胞還親，如今眼到她將要投入死路，無奈既不能攔她，又沒法幫她，將來出事，更難得救她，邵老台聽到這裏，突然接口說道，我問你，何太太要對付的那個鄭子範，他在那裏居住，是什麼樣兒，心玉道，我只知道在南市開旅館，但忘了那旅館的名兒，邵老台聽了，自己叨念道，南市，南市，這容易打聽，心玉沒聽清他的話，便問邵大哥你說什麼，邵老台搖頭道，我沒說什麼，心玉才又接着道，所以我心裏很難過，世上的事，沒有比這個再教人煩心的，好像明明瞧着一個人要落到萬丈深淵裏去，我站在她身邊，竟不能盡一點援救的力量，這真要把人急瘋了麼，佩馨嘆道，這實是難題，因為她所行的事，天然不許人勸阻的，人家挾着父母的冤仇，誰若教她不要報復，就等於引她作惡一樣，不過在道理上固然這樣，但在人情上，似乎我們應該設法教她趨吉避凶，心玉道，那有法兒呀，反正她是攔不住了，除非上天加護，在預先教鳳宜報應

惡人，教鄭子範害暴病死了，鳳宜無仇可報，自然得以平安，心玉說到這裏，忽聽身旁碎叭一響，吃驚看時，原來邵老台坐在椅上，緊挨桌子，他此際不知爲何，突然立起，由於動作太快的原故，把桌子撞得也跳了起來，幸而牆擋住，未曾傾倒。但桌上的茶壺却已翻了，水流滿桌，邵老台特心玉買來的糖菓等物，全行遭了水災。邵老台覺得在未來弟婦面前失儀，又紅了臉，急忙向桌上胡亂收拾，佩馨幫他拂拭，一面笑着道，大哥怎麼了，正坐着就跳起來，邵老台吃吃的道，我聽說那姓鄭的小子得暴病死了，心裏這麼一痛快，就：心玉暗想，這位邵大哥真缺個心眼兒，就笑道，我是這樣盼着，人家並沒真死，你怎樣認作真事了。想着忍不住笑了一聲，邵老台就望着她道，你不要笑，那姓鄭的真就許不等何太太去殺他，先自死了，這是沒有準的事，心玉還以爲他順口一說，就慢應道，但盼應了你的話，那才是上天有眼呢，不過只怕沒有這樣巧的，邵老台點着頭兒，把她末尾那句話覆述了一遍，便走出去了，這裏佩馨和心玉也沒有介意，兩個人深談了一會，心玉又把昨夜鳳宜尋見戒指的話說了，隨將身上所帶的那個珠戒指，交給佩馨，教他明日托邵老台送還鳳宜，另外付一封信，只說見這珠戒指貴重，不敢收受，故而送回，佩馨應着，眼瞧她手上的戒指笑

道，真想不到這戒指是一對兒，這樣你可以常帶在手上，無須隱藏了，何太太看着，還只當她送給你的，作夢也不知道是我們定婚紀念品啊。心玉也笑道，這也奇怪，我們兩人的事，似乎處處有她在中間，你若不因為她的撥弄，自不會逃到馮村和我遇見，我若不是投到她家來，也不會你我重逢，如今咱們定了婚約，決想不到連我戒指都是她的，所以我覺得咱們的姻緣，從頭至尾，都和她有關係，將來風平浪靜，咱們可不能忘了她，你尤其得好生待承我這位姐姐。佩馨道，那是自然，我把她當作你同胞的姐七看待，像至親一樣永久來往，心玉道，不止來往，我還希望永久和她同居，這世上我只有三個最親的人，一個是你，一個是我堂姐意如，一個就是鳳宜，你以前雖受過鳳宜的害，料想不致存什芥蒂，現在我們且一同設法，救她度過這步危難。日後我們的家庭，一定要她加入，你更要推愛我的心，一樣的愛她，心玉說到這裏，猛覺失口，她本是說佩馨推對自己的愛情，而善待鳳宜，却錯說出愛字，但以爲這一字之誤，不成問題，也未加更正，佩馨聽着她的話中似有語漏，明白她是說錯了，就點了點頭，那知心玉這次一字說錯，將來竟成爲語讖。佩馨有日要悲慟的回憶此語呢，當時心玉又約定回去替他們研究移居住處，後日再來商議，就行辭出，佩馨依她囑咐，



也不相送，心玉走出巷外，也沒見邵老台，就自走過街角，遇見洋車，就喚住坐上，走出沒有多遠，忽聽有人高呼自己的名字，心玉以爲是佩馨和邵老台追來，急忙回顧，却不見有人，轉向前看時，不由大吃一驚。那呼喊的人已到近前，原來是她最不願意見的谷中挺，谷中挺滿面露出驚訝愁煩之色，連叫心玉妹妹。我想不到遇見你，心玉雖然痛惡谷中挺，但因心中記掛着意如，只得教車夫停住，問谷中挺道，谷先生，你幾時到的天津，我姐姐好麼，谷中挺頓足道，別提了，我昨天還到你學校裏去尋你，你却不在，又不知你搬在那裏，幾乎把我急死，這還是老天加護，居然和你遇上。心玉聽了大爲驚疑，道，有什麼事，這樣着急找我，谷中挺頓足道，意如病了，病得要死，成天只想你見面，心玉大驚，跳下車道，你從馮村特爲來天津尋我麼，把意如交給誰了，谷中挺道，不是，意如隨我到天津來才病倒的，心玉更爲詫異道，怎麼意如也……谷中挺道，你聽我說啊，只爲從你走後那幾天，我得了一個老朋友的提拔，在天津一處小機關得了一份差使，薪水雖然不多，可是比在馮村教書總強一點，我和意如商量，就一同來了，先住在一家小旅館裏，不料沒有幾天，意如竟得了重病，上吐下瀉，神昏嚔語，鬧得很兇，請一夫醫治，也不見功效，我一人不得主意，忙到學

梭去尋你，你又不在了。直到昨天，意如才清醒了些，可是據大夫說，人已然沒指望了，她哭啼着只想見你。我又尋你不着，真要急死。今天是旅館有個茶房說起，這一溜住着一位不出名的大夫，醫道十分高名，我不忍看着她死，只得死馬還當活馬治，自己跑來請這位大夫，不想在道上，你遇着，妹妹快，我回去。意如見你，比吃藥還強，就是不好，你姐妹也見個活面兒，心玉聽着已心慌意亂，熱淚盈眶，恨不得展翅飛到意如床前，怔怔就一前走，旁邊的車夫見這位坐客要半路闖逃，忙叫道，你還要車不要，怎麼走了，谷中挺也向心玉道，你先上車，道兒很遠呢，說着又喚了一輛車子，自行坐上，心玉神智昏昏，也沒聽清谷中挺對車夫所說的地名，只催着車子快走，谷中挺的車在前引導，轉彎抹角，經過馬路，又轉了幾條街，到一條狹巷的口外，谷中挺吩咐停車，打發了錢，就要引心玉入巷，心玉見巷內既狹且深，就問道，你不是住在旅館，旅館就在這小巷裏麼，谷中挺指着巷外道，旅館的大門在街面上，後門在這巷裏，我住的是包月房間，在旅館後跨院裏，所以出入都走後門，心玉聽他說得有理，就隨他前行，將到巷底，才看見有個極狹小的黑門，似乎僅容一人出入，谷中挺並不敲門，却從身上取出一株鑰匙，投入鎖孔，將門開了，心玉看着又有些疑心，但也不願

再問。入門一望，只是一條很深的甬道，一面是樓，一面是牆，遮得甚爲黑暗，谷中挺隨手把門又行鎖好。才聞心玉前行，轉出甬道，又是一道小小天井，南面有一院門。谷中挺領心玉走入說道，我們就住在這院裏，房子很破，價錢還不賤呢，心玉只惦着意如，也顧不得細看，只見院內三面約有七八間房子，甚爲低陋，就道，姐姐在那間住啊，咱們悄悄進去，別驚着她，谷中挺領心玉到院隅一間房門，立住說道，就在這裏，你進去吧，心玉聞言，恨不得一步踏入房內，看房外面是一扇風門，連忙推開，裏面又是兩扇板門，緊接着，再用手一推，板門開了，她走進兩步，已瞧見室內迎面是一張空床，雖然有舖被褥，上面却是無人，再向左右一瞧，裏只有一椅等物，更沒有人影，不由大吃一驚，回顧谷中挺立在門口，面上現出奸狡的笑容，心玉心中就明瞭事情不祥，忙問道，谷先生，我姐姐到底在那裏，谷中挺道，她就在隔壁房裏，你先歇歇，喝杯茶，再過去，心玉道，不必，我先看她，說着就要從谷中挺的身旁闖出門外。谷中挺側身拉住門框，將去路攔住，說了句你先不能去，隨又叫了一盞來人倒茶，就聽門外有人高聲答應，立見一個身穿短衣，面目兇惡的大漢，提着茶壺走入，看情形好像這大漢在心玉入門時，便已泡好了茶，立於院中等候，所以谷中挺一呼即

至，心玉見這大漢走入，只可倒退兩步，離開門口，那大漢進門，把茶壺放在棹上，翻起桌上原來擺着的茶杯，斟了一杯，送給心玉，心玉忙道：「謝謝你，我不喝，你給放在桌上吧。」話未說完，猛見又由外面進入一個流氓式的中年人，還戴着青緞小帽，額上擁了許多紅點，排成五朵梅花形，上身穿一件白布小褂，外罩一件像二十年前馬車夫所穿的寬大青坎肩，下身穿白布單褲，外面又罩着青色套褲，足下却是一雙破鞋，通身上下都是黑色，只露着兩條白臂，一個白屁股，真是下等社會的奇裝異服，一見便知是個無賴之徒，他手裏舉着條熱氣騰騰的毛巾，也遞給心玉，心玉忙也擺手說不用，那人不勉強，就同那大漢一同出去了，谷中挺向心玉道：「你不必着急，既來了還怕見不着麼，你先喝杯茶，心玉仍向外走，口中說道：『我一定先看看姐姐，你同我去。』」谷中挺又是阻攔道：「別忙，等着，我還有事，說着又高聲喊道：『來個人，門外又有一個人應聲而入，却不是方才所見的兩個，另外又是一人，面目紅黑，從右額到左頰，有一道極深的傷痕，把鼻樑也切得中斷，像是受過刀傷，挺胸凸肚的進來，眼瞧心玉，却問谷中挺有什麼事，只聽谷中挺吩咐那人道：『你去廚房給預備晚飯，要弄好些，心玉暗想時候尚早，怎忙着預備晚飯，你並未得我同意，知道我擾不擾呢，而且谷

中挺自言在此租住小屋，是個窮客人，怎能有這許多伺候，呼叱東西，宛若一半主人似的，又是什麼原故，這些男子，全是眉斜眼豎，不像茶房的樣兒，心玉想着，猛然醒悟谷中挺必有奸謀，他把自己騙到此處，不教和意如見面，大約意如還未必真在這裏，谷中挺藉題把我騙來，有這些形跡可疑的茶房伺候，直是暗示我已入了他的陷阱，不能抵抗，少時他或者重提在馮村的舊事，對我作禽獸行爲，那可如何是好，爲今之計，我且不管意如是否在此，且自設法脫身要緊，想着就問谷中挺道，我姐姐正睡着麼，若是現在不能見她，我就出去一趟，辦件要緊的事，過一點鐘就回來，谷中挺無言，先揮手教那茶房出去，突然移步當面而立，雙手抱肩的冷笑道，我的好妹妹，你今日既來，就先莫想走了，實告訴你，意如來是來過，住了幾天，昨兒已經回馮村了，你可以放心，她身體上並沒一點病，只心裏有一塊病，就是爲你這位妹妹的事，她說心玉已經大了，一個人飄蕩着，沒個着落，雖說還在上學，可是現時風氣不好，日子久了，準能鬧出難聽的名聲，所以意如別提多麼憂慮，從你離馮村之後，她就時刻打算，想急忙給你尋一個丈夫，嫁了出去，好完她一樁心事，心玉聽到這裏，已氣得蛾眉倒豎，戟指罵道谷中挺你是放屁，趁早住口，莫說我姐姐不會有這糊

塗打算，就是真關心着我，她作夢也不會對你說，谷中挺冷笑道，你說錯了，她不但同我商量，還把……托付給我呢，她因爲想和你長久同往，永不離開，所以和我商量，要……說着停了一停，才接着道，你可知娥皇女英的故事麼，心玉聽到這裏，知道自己所料不錯，實己以入了他的陷阱，他的陰謀定然蘊蓄了一天，自己寧拚出性命，也不甘受他的侮辱，當時一躍而起，要撲過去和他拚命，谷中挺並不退避，倒迎着張臂欲抱，心玉怕被他抱住，急忙向後一退，順手抓起桌上的茶杯，向他拋了過去，這一下正拋到谷中挺的額上，立見鮮血一下，杯中原有熱水，和血相融，流到身上，谷中挺先還不知面皮已破，用手一抹，看見滿手血水，大怒頓足罵道，丫頭，你敢對我下這毒手，罵着忽又哈哈笑道，我的人兒，你這時已經落到我手裏，隨你怎樣得罪我，我都不在乎，反正早晚從你身上報仇，你是聰明的，老實從了我，比什麼都強，我這裏有幾十號人，在外面聽信兒，我只發聲命令，他們進來把你網上，就可以由我的性兒高樂，可是我怕那樣太羞辱你，日後咱們回想起這不像樣兒的婚禮，也太不甜蜜，所以我還容你考慮會兒，……方說到這裏，忽聽外面有人叫道，谷先生，掌櫃的叫你，谷中挺聞聽，好似得了命令，答應着就轉步走出，他一出門，

只見門帘邊人影搖動，似有許多人向內窺視，心玉知道是監守自己，心想：「際已入賊窟，外面的人定然是谷中挺的同黨，谷中挺方才未必是虛言恫嚇，只怕真教人把我捆上，那就欲死不能了，這如何是好，心玉焦急之下，猛想這旅館前臨通衢，四面都有人家，不比是荒郊曠野，我的身體雖受了包圍，不能飛出此間，但我的聲音，還可傳到外面，附近若有警察，或是過路行人，聞聲救助，也許有的，想着就突的跳起，狂喊救人，只喊出一聲，猛見由門外跑入四五个壯漢，方才進來的三個人，也在其內，個個都是凶頭怪臉的，齊聲喝令她住口，心玉更不理會，喊聲越高，那個白臂白臀的茶房，竟床上取了一幅被子，向心玉頭上一蒙，隨即把她推倒，衆人七手八脚，按住被角，心玉頭被蒙住，喊聲不能外達，只剩了手足掙扎，就聽谷中挺的聲音叫道，心玉，你何必自尋苦惱，這裏是我們的勢力，你就站在門口喊上一天，也沒敢管這閑事，說到這裏，忽聽有相重的聲音喝道，老谷，你真是混蛋，把事辦得七亂八糟，還不快給我滾開，說着又高聲道，你們也都給我出去，心玉隨覺按捺自己的人，紛紛離開，身體恢復了自由，略一喘息忙掩開被子，翻身坐起，就見那幾個大漢，都已不見，只谷中挺立在床前，他身旁立一個面色紫黑，身軀高大，穿着

一身青綢衣服，上身坎肩，鈕扣上垂着條手指粗細表鍊的中年男子，二人都微笑向自己笑着，谷中挺已把臉上血跡拭去，頭上纏了條灰色大布，只露着眼睛，心玉切齒罵道，姓谷的，我情願死在這裏，也不受你那禽獸的侮辱，我就不信這有法律的地方，能容你胡作非爲，谷中挺又陪笑說道，妹妹，這不是言急的事，咱們是事緩則圓，慢慢兒商量，方才我是和你說笑話，你就急了。我一個窮小子，單意如就養活不起，還敢生別的妄想，那茶盤，挨的多冤枉呀，可是我說的並非全是笑話，意如來過是真的，她來給你介紹親事，也是真的，說着見心玉又憤然欲起，忙道，你別着急，往下聽，對方並不我，意如和我來到天津，就住在這旅館裏，有一位和我同事的賈先生，常來看我，那賈先生是本地人，不過二十多歲，人品是太好了，脾氣更別提多麼溫柔，而且年青青的就作到科長職分，一月有七八百塊錢進項，意如見過他兩次，因聽說他還沒成家，就想到給妹妹你這門親，教我到學校去請你商量，無奈我自跑了幾次，都沒尋着，意因爲馮村家裏要人照料，不能久住天津，只可回去，臨走時還囑咐我務必辦成這件親事，說着又一指身旁的大漢道，這位鄭先生，和我是好朋友，跟那位置先生也有交情，你姐姐還托過他呢，那大漢聽了，開口一笑，露出一嘴雪白牙齒，本來



白牙是很美麗的，瓠犀編貝，都是動人的字眼。但這口白牙，生在他口裏，不知怎的，只見口吻一開，就向外噴射奸氣。看着陰森可畏，而且襯着紫黑面色，更顯得醜怪，他笑着說道，不錯，谷太太走的時候，托過我的，心玉聽到這裏，忽然拍手大笑道，你們的話，恐怕哄三歲小孩都沒有用，我先替你們說破了吧，這裏面根本沒有意如的事，她始終沒出馮村一步，作夢也想不到，你們借着她的名兒，凌辱她的妹妹，谷中挺，你這人面獸心的惡賊，若說你是因爲愛上我的容貌，使陰謀想得到我，那還是高抬了你，你是冷血動物，萬不懂得愛人，你只是愛錢罷了，從我父親死後，我得着一筆遺產，你就生心圖謀，在馮村你調戲我，也只是間接爲圖財去的，及至我從馮村回了天津，你仍不死心，又跟了來，不知暗地費了多少心計，今日才得了機會，把我騙到這裏，用惡黨恫嚇。想逼我從你，後見我拚死不從，你才又變了主意，想另用個黨羽作幌子引誘，我一猜便着，你所說的賈先生，一定是個年青貌美的小流氓，這好像演戲一樣，他一會就要出場給我看了，谷中挺，你好笨，實告訴你，姑奶奶已經拚出死去，你們要我的命容易，要錢哪，說着向放在床上的手皮夾一指道，這裏面還有十多塊錢，除此以外，再要一文錢也莫妄想，你們莫以爲我落到你們手裏，我就得隨着你

們擺治，要知道我身體雖然被困，精神上却得了勝利，你們所謀的當然我的身體和我的錢財，現在我已拚出死去，你們想得到我是不用打算了，至於我的錢財，不錯是有一點，值得你們眼紅，可是只有我一個人知道在的地方，也只有我一個人能取得出來，你們這次算白費心機了，谷中挺聽着，將眼看那大漢，似乎要他作主，那大漢忽的變了臉，喝道，你這臭丫頭，真是不知進退，我因為是老谷的親戚，才這樣和你好說，凡是落到鄭大爺手裏的女子，那個在才來時都會裝這烈女的腔兒，到後來誰不跪着央求我呀，你既討沒臉，可別怨我給你利害，說着叫了聲人來，立見那五六個走狗又擁進來，那大漢吩咐把她網上，心玉聞聽，就銳聲號叫救人，一面拚命向他們支拒，將手亂抓亂搔，那走狗們竟有兩個被他抓得面破血流，但到底禁不住他們人多，雙手先被拉住，失了掙扎力量，隨後手足都已網住，仰放在床上，她一直喊聲未停，谷中挺這時把手帕捲作一團，要向她口中塞去，心玉才把口緊閉，谷中挺笑嘻嘻的道，心玉，咱們先定個局部和約，我知道你是極好清潔，講衛生的，這污穢的手帕，要真塞進口裏去，怕要教你嘔心死了，我總念着親情，不爲己甚，可是你得答應不再喊叫，要不然是不客氣，心玉看那手帕上滿沾涕吐，已成了灰黃色，若被塞進口內，那真比

死還苦，只得說道，好，我答應不喊，谷中挺哈哈大笑，如何，第一步你就屈服了，請想以後還怎樣抵抗我們，一個女子被縛了手足，仰在床上，對付你的有幾十個男子，想想結果吧，心玉此際情知已到求死不得的地步了，以後的事真要不堪想像，就叫道，谷中挺，我可不是央求你，雖然你是意如的丈夫，我也不必提她來感動你，只求你想想，你也有母親，你母親也是女子，你也是女子生的，你不要對女子太惡毒了，快作作好事拿把刀來，現在把我殺了吧，谷中挺聽了，絲毫無動於中，仍嘻嘻笑道，殺你啊，怕有人捨不得，那姓鄭的大漢一拍谷中挺肩頭道，不必費話，隨我出去，說着就和衆人一擁而出，房中頓然寂靜，心玉仰望屋頂，心中一陣淒慘，珠淚橫流，自思生來命薄，父母俱亡，孤身飄泊，茕獨無依，如今得遇容佩馨，方喜終身有託，不料憑空又遇這樁禍事，谷中挺那樣奸險狠毒，又加上許多匪黨，把我誑到這裏，定不能輕易罷手，此身絕難保全，我還愛什麼性命，只是手足被縛，求死又不可能，倘若受了污辱，再死也不乾淨，當日我若不到馮村去看意如，何致引起谷中挺的覬覦，這真是好心生禍害，事到如今，恐怕已無可免的希望，自己來所遇，多是古怪離奇，好像預伏有不祥之兆，佩馨本是個凶案嫌疑犯，自己不知何以對他一見鍾情，並且深

信是無罪的人，以後果然證實我的理想不錯，又和他定了婚約，滿打算解決了他的事情，便可結伴走上人生的程途，那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本身忽然落入匪窟，可在外面沒有我從中調度，鳳宜和佩馨全都危險，而且他們若發現我失蹤，更不知驚急到什麼程度，我既落至此中，想逃是不能，和外面通消息也作不到，谷中挺和匪黨們，少時定要奸謀百出的污辱我，我雖可以假意如和他周旋，但谷中挺那東西，定不肯容我空言搪塞，若受了污辱，使日後能夠活着出去，又把什麼臉兒去對佩馨，那時也照樣得要自殺，所以我還是一直抵抗，激怒匪黨，教他們先殺，我最好，但他們目的在我身體，怎肯殺我，我又手足被縛，失了自由，想來可怕的羞辱，怕要難免，心玉想着，不由通身戰慄，默默禱告上天神靈，泉下父母，保佑她在這一剎那間死去，她又認精神的作用，也許可以控制生命，就閉上了眼，竭力閉住呼吸，腦中只想着自己要死，立刻要死，她以為這樣可以使呼吸斷絕，那知過不大工夫，已覺得耳鳴頭漲，最後自己實抑制不住，先由鼻中噴出一口氣，隨着口也張開，算白効仿了一回惹蛙，倒累得嬌喘吁吁，她嘆息一聲，知道自己並無死法，惟有等待污辱來臨了，正在這時，忽聽身旁嗤的一聲，似乎有人在劃火柴，心玉一驚張開了眼，就見床前立着一

人，不知是何時進來的，這人年紀不過二十歲，穿着筆挺的葡萄灰色隱着藍色細紋色的漂亮西服，胸前飄着花領帶，小口袋裏露出淺紫手巾的一角兒，容顏生得非常俊秀，那臉兒好像一塊玉雕成的，並沒有一點斑痕皺紋，配着黑兒亮的分頭，紅而潤的嘴唇，似乎臉上只有白紅黑藍色，而且皮膚的細膩，似乎在修飾上下過極大的工夫，這時他正把一隻大紅寶石戒指的白手，夾着一支烟斗式的假翡翠的小烟嘴兒，上面安着的紙烟已燃着了，正要放在口裏，他微笑着把眼光望着心玉，那情形好似看見方才心玉閉氣的情形，面上才作出憐恤而驚異的神色，但這神色好似浮在笑容上面，心玉此際已把生死付諸度外，更不致對這突如其來的男子發生羞怯。就直着眼也望他，心想這定是谷中挺自覺沒有引動我的能力，才使出這樣一個漂亮脚色，希望用此人的美貌來搖動我的心，方才他們所說意如看中要替我介紹的賈先生，定是此人，谷中挺也太有眼無珠，以為我是什麼淫婦浪女，能受這狡童浪子的誘惑麼，但看此人的形容舉止，並不狂暴，和那般橫眉豎目的匪黨，大不相同，看不出他是怎樣一種人，唱文明戲的戲子麼，還是專騙女人的拆白麼，反正無論如何，他是被他們約來毀我的，却是絕無疑問，心玉想着，用鄙恨的眼光看着他，一語不發，那少年拉過一柄椅子，在床旁一尺

外坐下，吹去紙烟上的灰，似乎要尋機一和心玉說話，心玉此際仍望着他，却把他的面目當作消遣，心想此人算得儀表俊美，由相貌上看似乎沒有接近匪類的理由，但他現在竟作着匪類的走狗，未免<sup>也</sup>異，自己看着他雖然面貌甚美，却好似並不完全，還有什麼缺陷的地方，這缺陷也許就是墮落的理由和徵象，心玉這樣想着，居然閒情逸致的替他相起面來，結果果然發現他的雙眼大有異狀，那眼眶本來很大，足與彎黑的眉毛懸着的鼻子互相襯托合成美的焦點，但眼眶雖大，烏珠却嫌太小，常直視時，不但烏珠全部暴露，上下還露着一二分的表<sup>現</sup>，於是烏珠成了孤島，四圍靠的在中間孤懸，因之他那刻薄卑鄙的本性，他全由眼中表現出來，心玉<sup>也</sup>得明白，立刻<sup>也</sup>戒自己，不要因為他的容貌和善，誤當作好人，而對他生什麼求助的希望，那人似乎以前曾由<sup>一</sup>貌得過無限的便宜，所以對於自己的臉子，非常信任，此際見心玉不住眼的看他，以為自己的工具發生了效力，引起她的愛慕，當下<sup>也</sup>不得就舉手摸了摸鬢角，隨把唇兒徐徐張開，露出編貝之齒，臉上展開笑容，才發出帶鼻音的京腔道，密司凌，我真想不到今天這樣見面，心玉沖口說道，密司特賈，我早知道你要來了，那人怔了一怔才道，不錯，我是姓賈，我還沒自己介紹，我姓賈名叫鵬魂，心玉嗤的聲笑道，好一個

唱文明戲的名字，賈鵲魂聞言，似乎不解，用迷惑的眼光望着心玉道，這名字不好麼，我有學名，這兩字是因爲近年常在報紙上寫點作品，胡亂起的筆名，密司凌不要見笑，心玉暗想此君居然還是位文學家，這是顯露他不只貌美，而且有才，谷中挺選擇這樣人來對付我，定然很下了一番心思呢，就寒着臉兒問道，隨你叫什麼名字，和我說不着，只問你是作什麼來的，賈鵲魂略一沉吟，才道，我不必說，你也該明白了，心玉道，不錯，我明白，你是幫着谷中挺那羣匪類，來毀我的，賈鵲魂道，這話你只猜對了一半，我自然是受谷中挺邀來，要不然怎進這房子，至於毀你，我却沒那種心，心玉道，你不毀我，難道是救我來的麼，那麼你就去，到警局報告，把我救出去，事後我一定酬謝你，比他們許你的錢數加多少倍都成，賈鵲魂聽了，聳肩一笑道，我可不敢這樣辦，你知谷中挺不算看麼，他背後却有個極凶的人，能夠要我的命，心玉知道他所指的是姓鄭的大漢，便又問道，你既不敢救我，那麼痛快說想怎麼辦吧，賈鵲魂又吸了兩口烟，才低聲道，他們和我的條約，是教我……說着停了停，才又接着道，這你也總想得出來，心玉切齒道，他們教你作禽獸的行爲，現在我已失了自由，被縛在這裏，你很容易成功，可是以後呢，賈鵲魂道，他們教我先和你發生夫婦關

係，然後慢慢勸你，把財產貢獻出來，谷中挺和鄭掌櫃只要錢財，可是也不全要，還可以提出三四成還你，作爲咱們夫婦的結婚和度目的費用，心玉聽着，才明白谷中挺真實用意，賈鵲魂所言大概不假，谷中挺定會這樣許他，不由氣得心如火灼，但仍忍着問道，你因爲可以人財兩得，就答應幫他們來毀我了，賈鵲魂道，我答應他們倒是實話，不過決無毀你的心，密司凌，你不要只看我交結他們，就疑心我是壞人，要知道我也是世家子弟，原籍是本省高陽人，我祖父還作過一品大官呢，不過近年家道已然中落，我在十五歲就到北京上學，中學畢業，又入了兩年大學，因爲家中實在供給不起，才半道退學，我又不願回家鄉去，就在京津一帶流落，弄點小事糊口，現在我正給一家火油公司作掮客，每月也有百十元進項，谷中挺他們因爲看中我的人才，和你般配，才特爲邀我來勸你的，密司凌，我敢立誓沒作過壞事，自覺人品學問也是配得上你，這雖是一件強迫的事，可是你能活動活動心眼兒，就可以化凶爲吉，谷中挺不過貪圖錢財，你就拚着幾千給他們，自己還可以剩幾成，又得了我這樣的丈夫，密司凌，我不怕你見笑，這幾年裏想嫁我的女子不知有幾百，我偶然和朋友到花街柳巷走走，那姑娘們都出來搶我，爲我打得頭破血流，可是我不愛那麼閒花野草，只希望遇見



一位窈窕淑女，組織 美滿的家庭，今天才算得着機會，密司凌倘不嫌棄，正式嫁我，既可以脫開這步災難，而且以後我更努力上進，作你的好丈夫，再說密司凌你雖是個處女，大約也懂得人生樂趣，以前我每和一個女人發生關係，那個女人就像發狂似的纏住我不放，由此就知道我多麼善於伺候女子，女子從我身上能得多麼大的快樂，你應該明白嫁我是最大的福氣，……心玉本來在靜聽他說話，心想這小子能使出什麼手段，及至聽他說越說越不像話，就攔住問道，你說得全是真的麼，賈鵲魂笑道，你早晚總能試驗就知道我不騙你了，心玉變色罵道，你既有這種手段，怎不回家對你母親姐妹施展，何必便宜外人，姓賈的，你也會受過教育，又是世家子弟，怎麼甘心給匪類當走狗，來欺侮我這孤苦的弱女，你莫只聽谷中挺的話，發糊塗想頭，要明白谷中挺是我的親戚，他用盡心機要謀我的財產，今日的事，我是入了陷阱，你也受了利用，你打算他許你幾成錢財，是真心麼，恐怕將來連你一齊毀了，也說不一定，你還妄想人財兩得呢，即使他不想騙你，從姑奶奶身上，也是枉費心機，姑奶奶是拚出死去了，人在這裏，由你們擺治，你們是明白的，就趁早害死我，若留下我這性命，無論到什麼地步，我也得報這仇恨，再說我的財產，存的地方只有我肚裏知道，你們現在就用

，我至死也不會拿出來，這並不說我愛財如命，實在是不甘心把錢送給你們這班匪類，現在話說完了，我好像看見兩件事，一件是我死在這裏，你們把我偷着埋了，一件是你和谷中挺，還有那姓鄭的，都被官人捕去，送到法場上槍斃，說着見賈鵲魂面色變白，就又說道，你本不在這案內的，偏偏自投進來，現在由你胡作非爲，不過以後可得好生保住你那哄娼妓當變童的腦袋，賈鵲魂聽着，初是畏怯，繼而似悟到她只是空言恫嚇，就又恢復了笑容道，這不會的，我的腦袋還等你抱在懷裏溫存呢，眼看咱們就是夫婦，你怎肯毀了丈夫，害自己作寡婦呢，說着就笑嘻嘻的伸手撫摩心玉的臉兒，心玉旣無法躲閃，又不罷支拒，只急得破口大罵，一面將臉兒左右轉動，想咬他的手指，賈鵲魂一笑，又變計，摸她的胸前雙乳，心玉像要瘋似的，全身跳動，震得床板亂響，忽然見谷中挺由外面探進頭兒，叫道，賈先生，你得溫存些，教我們姑娘受屈可不成，說完就退出不見，賈鵲魂似乎得了暗示，就停止的輕薄舉動，仍坐在床旁椅上，自取出紙烟吸着，心玉這時叫罵力乏，也只剩了喘息，賈鵲魂柔聲問道，密司凌，你可要我燃支紙烟，放在你的嘴裏麼，心玉啞了一聲，也不言語，賈鵲魂道，我勸你仔細想想，爲什麼自討苦吃呢，現在你應了這事，不過損失一點

錢給他們，咱們就得以成爲夫婦，我敢說聰明才力，都是頭一等的，只要努力作事，有上幾年，可以弄筆大錢，補上現在的損失，心玉此際已閉上了眼，只作不聞，心中却自行盤算，在這局勢之中，內外儘是匪黨包圍，說不定附近偵崗的警士，都已跟他們通同一氣，自己又被縛在此，除非像什麼神話的奇蹟，來要飛行絕跡的仙人，才可以救我，但是那裏有這事呢，可是在他們那面，却可以隨時侮辱我，凌踐我，以至於殺死我，我一直挺硬，真是像曹鵲魂的話，自討苦吃，現在看谷中挺對我的陰謀，似乎辦得十分嚴密，不過中間有個小小漏洞，就是他想要對我實行誘惑，打算用和平辦法，教我自動把財產獻出，無奈他們匪黨中都是極粗鄙的人，沒有一個能胆承這事，他實在沒法，才由局外約來這位票友兒，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此  
页  
空  
白

## 第八回

仇讎互襲弱女出險入險 孽怨相循消息半信半疑

且說賈鵲魂，他雖也是無賴之徒，言語狡詐，但他所說以前和谷中挺等並無關係，這次是臨時加入的話，大概尚非虛謊，自己何不利用這個漏洞，設法勸誘賈鵲魂，教他離叛了谷中挺，救我出去，他是只爲財色二字來的，我就把這種希望引誘他，也許上圈套的，當時暗暗盤算，打好了主意，任賈鵲魂刺刺不休的說着，也不答應，過了一會，賈鵲魂說得倦了，才住了口，心玉睜開眼道，你這是替谷中挺這些人們說話，我一字不聽，賈鵲魂道，卽我是替他們說話，也是爲你好啊，現在最希望你能聽我的勸，把這件事和平了結，要不然，只怕他們要逼我作不願意作的事，那真教我進退兩難了，心玉堅忍着說道，你們還有出我意外的行爲麼，賈鵲魂道，你知道他們怎樣分派我的，谷中挺說，只容你到今天夜裏，一過十二點……說着向床上看了看，笑道，這房子就變成咱們的洞房了，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他們

強迫執行，洞房中除了一對新人之外，也有十多個人觀禮，那是多麼煞風景呢，心玉聽着，也禁不住悚然戰慄，切齒說道，你已預備作這禽獸行爲了，請問你是不是女人生的，家中有母姑姐妹沒有，賈鵲魂聳了聳肩道，你向下聽，還有呢，我這是逆取順守，好像古來的帝王，初時也是盜賊出身，以後得了天下，走上正路，就是開國明君，心玉冷笑道，你這明君，早晚有上斷頭台的日子，賈鵲魂道，那還是方才的話，除非你可以毀我，但是到了你可以毀我的時候，我已經是你的丈夫，你若真能忍心，我也認命，心玉凝思有頃，悄悄說道，請你給我兩點鐘的清靜，容我自己想想，不要攪擾成不成，賈鵲魂點頭道，那可以的，不過……說着看了看手表，又道，現在六點鐘過了，我可以在八點以前，不發一言，你可明白，雖十二點只有六個鐘點，心玉道，我很明白自己的命運，請你不要再多話吧，賈鵲魂果然踐其所言，閉口不聲，心玉沉沉尋思，眼光却直注着賈鵲魂，似乎考慮是否允他的問題，賈鵲魂明白她的意思，就更不住的搔首弄姿，一時取出小牙梳攏攏頭髮，一會取綠巾拭面，又不斷立起走動，忽而斜身倚床，忽而雙手抱肩，作出許多電影明星的肉麻姿式，心玉情知他是故意作態，引誘自己，不由心中暗罵無恥賤種，但表面仍把目光隨他轉動，這樣過了一點多鐘，却

還未到約定時刻，心玉忽然用目光招他近前，賈鵲魂忙湊到床邊，躬身聽她說話，心玉低聲道，你坐下，我和你細談談，賈鵲魂連忙坐下，把椅子向前拉了拉，心玉道，門外有人在聽我們說話吧，賈鵲魂點了點頭，心玉發着僅聽見的小語道，我問你是不是真心愛我，賈鵲魂一轉眼珠說道，我可以發誓，心玉道，不必發誓，反正你來此的動機，只是爲錢，譬如我是個極醜的婦人，你也一樣說要娶我的，所以在你沒見我以前的事，不必提起，只說你見了我以後，是不是除了金錢問題以外，對我這個人還生了愛慕的心，真想要娶我作終身伴侶，賈鵲魂道，我實在是這種的心，在以前只是爲錢，及至見了你的面，就生出無限愛慕，覺得人比錢重了，說着又正色嘆道，我對以前荒唐流蕩的生活，也過得厭倦了，早就想改邪歸正，無奈一個光棍男子，那容易得到自拔的機會，也沒有鼓勵我安慰我的人，一天這樣醉生夢死的過去，精神真痛苦極了，倘得有你這樣的人，作我終身伴侶，我是多麼福氣，這是我的良心話，求你信我，心玉聽了，面上現出感動之色，就淒然道，你知道我也是個孤女，從父親死後，一直過着冷雨淒風的生活，這世界不特沒人愛我，還有谷中挺這班人給我折磨，真苦死了，現在你既有這樣的心，我還得問你，譬如我現在是個一錢不名的貧女，得完全倚

賴男子生活，你可還願意娶我，賈鵲魂衝口說道，我初意是爲金錢而來，現在愛上你這人，就再談不到錢了，而且我本身若有財產，現在爲你完全犧牲了，也情甘願意，心玉道。你真這樣愛我麼，賈鵲魂立起正色道，我若有一字虛言，上天教我在極慘的刑法上喪命，心玉悄然道，我信你了，說完沉了一沉，又道，你既有這樣心意，咱們就算一個人了，倘若沒有現在的事，譬如你我在他處相遇，走上情愛的途徑，豈非很大的幸福，如今想不到造化弄人，竟使咱們在這種景况下遇見……說着又嘆道，鵲魂，你真是窮命鬼，本來你可以在得到我以外，還能得幾萬元錢，作個小富翁的，現在你只得到我這空身人兒了，恐怕從這裏出去以後，咱們就得變成窮人，過極苦的生活，咳，這是我的命，也是你的命，現在我已決心把全部財產來換你這個人了，請你永远別忘了方才立過的誓，終身愛我，我就是受苦到死，也自甘心，將來你若變心，我既失了錢又失了人，那就非死不可了，現在你可以把谷中挺叫進來，告訴他，我已願意獻出全部財產，教他快去取了來，好放我和你出去，賈鵲魂本是受谷中挺等人之托，來誘取心玉的財產，這時心玉自動衝口允許，賈鵲魂自然算是全功告成，應該立刻跳出去報告谷中挺，但不知怎的，他聞言倒怔怔的出神起來，這本早在心玉意料之中，心玉既



知道他在匪黨中臨時客串的人，心中定然不能十分信任谷中挺，故而亦宛轉的先假裝愛上了他，並以終身相許。賈鵬魂自負美風流，有迷惑女子的絕大把握，聞言便信以爲真。那就無形中把他拉到利害共同的地位，他認爲心玉既已允嫁，美人和巨產都該入到自己手中，而谷中挺等竟分去財產的大部，因爲心理變幻的關係，他覺得谷中挺不是從心玉手中奪取財產，而好似搶了應得的份兒，再加上心玉口口聲聲說，把財產全部獻給谷中挺，直如已看透了谷中挺等勢必全吞，萬不肯分給賈鵬魂一文，賈鵬魂聽着，心中茫惑無主，所以並不依心玉的話，去報告谷中挺，其實心玉正要他如此，倘然賈鵬魂不爲心玉所動，真去把谷中挺叫來，向她索要財產，心玉仍要翻臉不承，他們照舊無可奈何的，且說當時賈鵬魂怔了半晌，才低聲道：「我想咱們也不致變成窮人，谷中挺還分給我幾成呢，心玉冷笑道，你還信他的話啊，我是深知谷中挺的，現在我既把終身托付你，自然第一要你性命安全，方才我說把全部財產獻給他們，就是教你不要向他們分一個錢，這是頂要緊的，賈鵬魂詫異問道，爲什麼呢，心玉道，爲你的性命，谷中挺那陰狠的人，有錢到手，教他再拿出分文，那直是虎口拔牙，他既不肯分給你，又料你不能甘心，結果必然要設法殺死你，你想他們這羣匪徒，還

是善人捨不得殺生麼，賈鵲魂聽着，突然變色，沉默半晌，才道，你的話有理，可是我就甘心被他們騙弄麼，就不爲錢，也忍不了這口氣，心玉聽了情知他已上了圈套，就又嘆道，這有什麼法兒呢，你若真心愛我，就得忍氣吃虧，方才你不是說過，每月還有百十元進項，咱們出去勤儉度日，也是能生活，再說你又是才能有才能的人，以後努力上進。必有很好的希望，現在也不必吝惜我這點財產了，賈鵲魂本是窮光蛋一個，雖曾受過教育，但日習於遊蕩，趨入下流，曾在一家小報館中當過碎催，又因事被報館趕出，就進入一家暑期遊園中臨時攢湊的文明戲班裏，當小旦脚色，但所入不足糊口，暗地又操龍陽的副業，所以和一班流氓時有來往，這旅館中藏垢的污，也就成了他臨時交易之所，谷中挺自發現心玉蹤跡之後，處心積慮的安排陷阱，要尋一個年青貌美的男子，作爲引誘的工具，賈鵲魂時常出入旅館，被谷中挺看中，才特約來作這脚色，身上所穿的衣服，還是谷中挺等出資代製的，他既有這樣品行，又如此窮困，自然希望谷中挺實行允許的話，得以大發其財，及至看見心玉品貌出衆，才又想着能在發財以外，再得個美妻，更是好事，但本意却仍看得錢比人重，對心玉那一套情話，不過像在戲台的道白而已，及至心玉先以相許，復又危言警告，教他不要希望分

錢，他的心意忽然大爲震動，覺得心玉所言很在情理，而且實是出於愛惜自己，他對谷中挺的情形雖很隔閡，但深知這事主謀的旅館主人鄭子範，行事兇悍至極，以前聽他手下說過，他曾爲謀拐一個鄉下媳婦，把鄉人毒死，尸首乘夜推入臨近河裏，又有一個同黨，因私吞了他賣人的款子，被他誘到荒郊勒死，可見是殺人的慣家，倘若真如心玉所言，要獨吞心玉財產，而把自己殺害，也非不可能的事，想着不由毛髮悚然，心玉察顏觀色，已知的心理，就又逼了一句道，你不必猶疑，快依我的話，保命要緊，賈鵲魂直瞪着心玉，從縫中發着聲音道，你準知道他們會這狠毒麼，心玉道，明明是老虎，你還問牠吃人不吃，鄭鵲魂聽了，好像通身骨頭都鬆弛了似的，頹然靠住椅背，半晌沒有說話，心玉道，你還猶疑什麼，快把谷中挺喚來，辦完了交涉，咱們也好早早離開這是非之地，事到如今，也只可想開些，我的財產，是我先人留下給我養命的，怎能輕易割捨，可是一想到丟了錢得着人，心裏就安慰許多，你既愛我，也這樣想吧，我覺得男女間真有愛情，時時刻刻都能得到快樂，使在貧苦中照樣有好日子過，你想是，是呢，賈鵲魂把嘴閉得緊緊的，默然良久，才道，你的話自然不錯，只是我實不甘心……教他們白白用，再說……再說你是小姐出身，舒服慣的，若

突然失去全部財產，改過窮苦生活，只怕你受不得，心玉聽他說出這話，知道他心中已信了自己的話，恐怕受谷中挺欺騙，結果白替他們效力，不由大生猜忌之心，至於所說的話，却是敷衍自己的托詞，就衝口應道，受苦我不怕，就隨你討飯，我也願意，賈鵬魂看看心玉道，可是我不忍啊，心玉道，你有這一句話，我就感情不盡了，以後只要你永不變心，給我精神上安慰，比身體上享受還強勝得多，你想，事到如今，又有什麼法子，除非你出去報官，把匪黨毀滅，保住咱們的財產，日後就永遠不愁生活，我那幾萬塊錢，存在銀行，只吃利息，每月也有二三百圓，小家庭多幸福啊，無奈這樣辦你太冒險，萬一事情洩漏，他們若害了你，我也跟着完了，賈鵬魂聞言，忽然立起，負手在房中踱了幾步，偷由門隙向外窺視，見有三四個人守在院中，却未在門外竊聽，就回到心玉身旁，低聲說道，我實不甘心，教他們把你的財產全霸了去，現在有什麼法兒……說着沉了一沉，似乎定了主意，又轉到另一問題道，你決意嫁我，不致有反悔了吧，心玉勃然變色，含怒不答，似乎恨他不該到這時尙對自己懷疑，賈鵬魂忙謝罪道，你別生氣，我深知你愛我，不過這事我本來和他們同謀，倘若我出去報告官面兒，把他們捉住，救你出去，他們到官一定攀我是同黨，你可能洗出我

麼，心玉聞言大喜，但仍鎮靜不形於色。反倒縐眉說道，倘若真到那時候，我一口咬定你是我的未婚夫，任他們怎麼攀賴，也絲毫沒用。再說你出去報告時，就可以對官人自稱是我的未婚夫，因為我被匪人綁架，你費盡心力，探出我被藏在這旅館，才去報告請求搜拿，這樣你先站住了脚步，到破案以後，我對官人和你一樣說法。任他們怎樣攀你，也沒有效力啊，不過我還是不願你冒險，倘若事情洩漏，谷中挺怎肯饒你。賈鵲魂搖頭道，谷中挺我倒不甚怕，這旅館主人鄭子範，却太兇了，我想着他才有些猶疑，心玉一聽鄭子範三個字，立時想起鳳宜所說的仇家，也是名叫鄭子範，而且一樣開着旅館，必然就是一個人，但不知谷中挺何以結識了這個惡徒，合力謀我。尤其鄭子範是鳳宜的大仇人，你又住在鳳宜家裏，莫非他們的陰謀，並不全在我一人身上，將要對鳳宜有所不利，這樣一想，覺得對賈鵲魂的利用，越發不能延緩，倘能誘動了他，出去報官，把匪黨一網打盡，不但自己轉危爲安，也替鳳宜除了未來的災禍。報了久日的冤仇，想着見賈鵲魂仍在苦着臉躊躇，就低聲道，譬如你現在要出門去，不致惹他們起疑麼，賈鵲魂搖頭道，我也不能知道，不過現在正當緊要的時候，我無故出去，他們沒個不問。我就沒話回答，心玉道，你不能托着詞兒麼，賈鵲魂搖頭，沉

吟半晌，才道：「今天是不好出去，除非等到明大，他們看守得或者能鬆些兒。」心玉道：「哦，那麼今夜……」賈鵲魂接口道：「今天夜裏咱們就成爲夫婦，你出於情願呢，他們自覺成了功，你不能情願呢，我就算犯了強姦的罪，他們當然放心，對我不再防範了。」心玉咬牙道：「這樣說，你已甘心教我在這羣匪人的面前大受恥辱，不想救我了。」賈鵲魂無可奈何的道：「現在實在沒有法子，只可等明天，我一定拚着命出去報官，毀了這羣東西，保住咱們的財產，好在咱們已經定了婚約，早幾天入洞房，才更合我的心願，你要想今夜只是和自己丈夫行人倫大禮，並不是受別人的侮辱，只忍耐過這一天，以後就風平浪靜了。」心玉向他橫了個白眼，恨恨的道：「原來你是這樣心腸，試想我在許多匪人面前，受了侮辱，以後還怎樣作人，世上有志氣的男子，誰像你這樣輕視自己的愛妻。」我明白，你只是一味騙我，現在我就喊谷中挺進來，把財產完全獻給他，並且說明是我自願，不是受你的勸，他們自然放我脫身，看你怎樣。」賈鵲魂冷笑道：「你想錯了，現在就獻出財產，他們也不敢放你，怕你萬一去報官，鄭子範在這裏的產業很多，怎肯走險步呢。」心玉聽了，悟到自己過於莽撞，這恫嚇的辦法，並不足使他們懼服，反而恐怕壞事，但已到了這個地步，只得仍負氣說道：「你先只顧自

己，不給我留一點臉面，好，你就這樣辦吧，但盼谷中挺他們言而有信，事後真分給你錢，別教你人財兩空，再饒上一條命，說完就閉上了眼，再不開口。賈鵲魂望着她，似又感到茫然無主，在床前來回踱着，口中輕輕吹着哨子，過了一會，他又坐到床邊，低聲說道，你且不要生氣，咱們慢慢的商量，心玉只不理他，賈鵲魂這時雖然深信心玉是真心愛他，因而大生人財兩得的希望，但是他具有外勇內怯，貪生怕死的流氓慣性，實不願冒這大險，此際見心玉惱怒，又深把事弄僵，對谷鄭二人不好交待，他們特約自己出來，原爲用誘惑手段和平成功，倘若弄到決裂，仍歸於暴力解決，自己就不能見功了，現在心玉所以恨我，只是因爲我不肯設法救她，我又何必如此呆法，逕直拒絕她呢，少時無妨假意出去報官，在院裏轉個灣兒再回來，說被館中人攔阻，不能出去，那樣表面上我已盡到了心，她自然不能再恨我，以後我對她的一切行爲，都可歸罪到受人壓迫，不由自主，今夜無論在什麼形式下舉行婚禮，我都有法兒誘她的心，一個女子既已失身於人，還有什麼把握，她現在所堅決不說的，到那時定然全告訴我，我再斟酌情形，或是告發谷鄭二人，或是仍同他們合作，反正檢有利而無害的路走好了，賈鵲魂想着，就推推心玉道，親愛的，我又尋思過了，這無怪你生

氣……咳，不必說了，我現在就爲你冒一回險，成功呢，咱們一切都保全了，也算我對得住你。若是被她們看出破綻，我這條命就許從此完了，你長久紀念着我吧，賈鵲魂套文遊戲的詞兒，倒把心玉聽得一怔，忙張開眼說道，你真是出去……麼。賈鵲魂很決絕的點點頭，心玉道，我知道你一定能夠平安，出去可不要露出害怕的神氣，賈鵲魂點頭道，我走了，心玉凝望着他，悄然道，上天保佑你，少時脫開這裏，就永遠是你的了。賈鵲魂拍拍心玉的肩頭，就悄悄然掀簾走出，到了院中，見幾個匪徒，都圍在院中心一方大石板桌子坐着，桌上放着極大的紅泥壺，和許多比飯盃還大的茶盞，看樣兒似都飯飽茶足，正在鼓腹而嬉，他們見了賈鵲魂，都作出鬼臉兒，歪嘴伸舌的醜笑，一個拉賈鵲魂笑道，不把弟，怎樣，今夜這美差，可你撈本兒了。另一人抱住了他，摸着臉蛋兒，小寶貝，只怕你中看不中吃，掌櫃偏給你這差使，若叫我來，施展出當年姪唱手的工夫，準教小雛兒死心踏地的戀上我，賈鵲魂見了這班人，立刻把在心玉面前的昂藏氣概消失，只陪着賤媚的笑臉，搭訕幾句，就走出院，到了旅館前樓，進倒鄭子範所居的密室，鄭子範正和谷中挺相對坐談，見他進來，都迎着問那雌兒怎麼樣了，賈鵲魂因爲主意未定，不願說出真情形，就回答說現



在已被我哄得有些意思了，她只要求給先解開繩子，我還沒敢答應，谷中挺笑道，對待女子，一味強硬到底，絕沒錯兒，繩子早晚要解的，我們還得用她的手簽字，或是寫信，才能把錢財得到，不過解的時候，最早也得等回天早晨，那繩子對於你這新郎，也許有些不方便，那也只好將就些，賈鵲魂一笑，方才說話，忽聽身後有人叫鄭掌櫃，回頭看時，見是旅館看門的夥計走入，向鄭子範道，掌櫃的，外面有人找，鄭子範問誰，夥計道，我也不認識，是個很窮很醜的大漢，瘦得像洋行窗眼裏擺的骷髏似的，一說話就咳嗽，好似癆病腔子，也許是抽白面兒的朋友，鄭子範素日所交接的，上而官府，下至乞丐，無所不有，對奇形怪狀的人來訪，久已見慣，尤其對於窮苦的人，不特毫無輕視，而且更爲歡迎，這倒不是抱着平等博愛的主義，實在因爲他的拐帶生涯，固然得廣佈黨羽，出去引誘小家婦女，或者富家婢妾，但這却如普通商家採買貨物的一行生意，另外還有出品的人，自願上門求售，就是一班無恥的窮人，或爲貧窮所迫，或爲嗜好所逼，甘心把自己妻女，送上這條路，說也奇怪，越是這等苦命至極的婦女，越是出色美好，好像天公要證實紅顏薄命，公例似的，而且此等情急交易，又照例可以隨意殺價，也許幾十洋錢，便能買個少女，轉手就得到大利，因

此鄭子範聽了夥計稟報，面上絕沒有富翁聽見窮親戚來訪的神氣，很注意的問道，他在那裏，夥計道：我怕門口人雜，讓到樓下六號去了。鄭子範點點頭道：好，我去看看，這也許是椿買賣，說完就隨夥計出去，這裏谷中挺又接着對賈鵠魂發揮他的議論，說女子表面上無論如何清高，都是造作，世界上最貞潔的女子，被兩個以上的美男子纏過，人照樣要變成淫亂，只因得不到美男子的享受，她們才保持那貞潔的名兒罷了，另外還教給賈鵠魂許多妙法，都是極端陰毒，即使鬼聽到耳裏，也會萬世不能托生人的，賈鵠魂却都虔誠領受，谷中挺又復述原約的話，說這件事我們只望和平辦成，不生後患，所以要你帮忙，而且還留幾成財產，給她和作日後生活，你必須竭力媚惑，教他愛你，才可以情願的獻出財產，我們大家也免得有什麼後患，賈鵠魂聽了，覺得谷中挺抱着穩健主義，看情形是不致欺騙自己的，因為自己若受欺騙，也將成爲他的後患，他自然能想到這層，而且他所說把心玉的財產分給我幾成，那並非完全給我，實在也是撫慰心玉，使她不再生事，由此一看，心玉所說谷中挺不分給分文，還許把我殺死的話，都是不會有的事了，想着方要說話，鄭子範已從外面進來，就去摘壁上掛的外衣和帽子，谷中挺問他到那裏去，鄭子範道：來了件生意，我得去看看，方

才來的是個鴉片烟鬼，他說有個弟婦，年青守寡，要教我看，谷中挺道：你認識他麼，鄭子範道：不認識，不過這人也是耍落道的，在小寶局上混過，提起一脈的人來，他都認識，谷中挺又問他住在那裏，鄭子範道：很遠，在什麼小樹林兒，谷中挺道：何必今天，明兒去不好麼，鄭子範道：還是今兒去好，看妥了就是一塊兒帶回來，當時給鴉片鬼幾個錢，早辦妥了，是一件事，現在本地就如轉手，侯家後好幾家開賭娼的，都托我尋人兒，正缺貨呢，說着就穿上外衣要走，谷中挺近日正勸力巴結鄭子範，又叫道：大黑夜裏，你帶個人去也好，鄭子範搖搖頭，就走了，谷中挺見賈鵠魂仍立着不動，就道：你在這裏作什麼，還不回去對付她，賈鵠魂道：我還要問你，那女子很夠纏的，說好話她也很客氣，只要我設法救她出去，我一到到狠褻她，就翻臉，我勸道你要和平解決，又不敢用強，這該怎麼辦，谷中挺想了想道：少時鄭掌櫃回來再說，等夜裏再許我們作惡人，拿把手槍，強迫你姦她，看你再假裝無可奈何，被我們逼得沒法似的，那樣生米作成熟飯，她既不能怨你，也就委屈着甘心嫁你了，以後回事豈不好辦了麼，賈鵠魂聽了，方才退去，隨又有個夥計進來，喊掌櫃在房裏麼，谷中挺道：你怎不睜開眼，掌櫃，何曾在房裏，他不是才出門去了，那夥計道：我在前

樓樓上，不知道掌櫃沒在家，他得多會兒回來，谷中挺道：有什麼事，夥計道：新來了一位客人，住前樓四十五號，她說和掌櫃的是朋友，要請過去談談，谷中挺道：掌櫃也快回來，這客人是什麼樣兒，夥計道：是位年青的女客，很漂亮的，谷中挺怔了怔，心想這女子大約也是和鄭子範談交易的，就向那夥計道：你就去對客人說，掌櫃今晚一準回來，請她候會兒好了，夥計應聲出去，少時又回來道：我去說了，那女客不肯等，給了房錢要走，谷中挺道：她不是遠道來住的，怎又要走呢，夥計道：可不是，她來的時候，和普通客人一樣，進門開了房間，交了五塊錢，寫過店簿，又等了一會兒，才問起掌櫃，我只當她只是個和掌櫃認識的客人，因為住到這裏，才順便問問，那知她竟是專為尋掌櫃來的，谷中挺道：你別教她走啊，等掌櫃回來要担不是，最好留住她，說掌櫃少時就回來，那夥計道：我也是這麼說，那客人只是不肯，她說還有要事得辦，等明天再來，那五塊錢沒退，教把房子留着，谷中挺道：你還是留住她好，省得掌櫃回來說話，夥計道：她一定要走，我有什麼法兒攔呢，谷中挺知道這旅館前樓，倒向來是按生意規矩作的，因為鄭子範想遮飾外人眼目，並且招徠正路生意，所以除了夥計偶和流娼勾串，欺騙客人以外，尚沒其他越軌行爲，這時想強留這

女客，是不可說的，就道，她既然明天還來，就任她走吧，可是最好問問她是由那裏來的，夥計道，不用問，店簿早寫上了，她姓王，從北京來，夥計着便出去了，谷中挺想要看看那女客是什麼樣兒，就出房踱到前面，立在賬房門外，看看旅館的大門，須臾就見從樓上走下一個美貌少婦，身穿一色青衣，自頂至踵，並無雜色，下樓就走向大門，谷中挺注目看着，不禁大吃一驚，原來這少婦非常面熟，好像在那裏見過，仔細一想，才記起是第一次在法租界遇見心玉，那個和她同伴的女子，自己曾視這少婦在馬路中心救遇險的孩童，後來還跟蹤她們一路回去，才知道心玉是住在這少婦家中，今天自己才把心玉騙到這裏，怎這少婦也突然來了，而且她要見鄭子範，這是什麼緣故，莫非她已知心玉在這裏了，谷中挺想着，覺得這女子頗爲危險，直想立刻把她誘到後院，加以盤問，但眼看着那少婦已推門而出，到了街上，谷中挺怔了半晌，自思這事太怪，莫非她真的爲心玉而來，探去了什麼消息，就又走了，但這前樞的夥計，素來和後院不大通氣，他們並不知道後面的事，那少婦能探得什麼去呢，而且這少婦方才要見鄭子範，但不知她和他是熟識，而且她要見鄭子範的原故，是不是爲着心玉，若說她是爲心玉而來，自己這件事辦得十分秘密，她如何知道心玉落在這

裏，若說她是爲別的事而來，又何以如此湊巧。心玉自天才落到這裏，她同居的少婦晚間就來了呢。谷中挺想着，疑團莫解，只抱怨鄭子範怎樣巧法，才被入約了出去，隨後就出了這事。他若家，便可把這少婦留住，一切事全可明白了。谷中挺沒法，只可回到房中，等候鄭子範，那知鄭子範竟一直沒有回來。天將到十二點，鄭子範手下一班匪徒，本是浪蕩慣的，每夜都要成羣聚夥，到娼寮暗肆去作鬧。今日全被鄭子範留住，說將有差遣，必得等他的話，才能散去，這些人等到半夜，都鬧得不耐煩，有的就尙谷中挺，掌櫃今夜可還回來，他們能不能不開，谷中挺知道鄭子範要他們作恫嚇心玉的工具，怎敢擅自放走，就說掌櫃少時就要來。你們等着聽信。那班匪徒沒奈何，就在後院小屋中開了臨時賭局，谷中挺這裏等到夜中一點以後，鄭子範還沒消息，不由焦急起來，心想鄭子範或者隨那人去看貨色，不能中意，自己回家裏睡了，這樣可未免不該。心玉的事還等他作主，便不來也該有電話說一聲，正在着急，賈鵲魂又來了，問他說，時已入夜，是不是照着原定計劃實行，谷中挺搔頭道：自然照那法兒辦的，可是掌櫃的還沒回來。若不得他的話，我們怎能專主，賈鵲魂惘惘的道，那麼還得等着，谷中挺道：除了等着還有什麼法兒，賈鵲魂打呵欠道，我的精神兒

可有點熬不住了，谷中挺笑道，不要緊，有現成的鴉片烟，你教夥計送去，弄兩口抽，等掌櫃回來，他還有新鮮的好藥，給你提精神呢，賈鵲魂也笑道，今夜教我當新郎，還真得有好藥，現在我先到空房裏弄口烟抽再說，這烟還不能教你那小姨子看見，我現在正裝好人呢，說着就走出去，谷中挺又等了一點多鐘，還不見鄭子範回來，就派了個夥計到鄭子範家中去看，及至夥計回來，報告說掌櫃並未回家，谷中挺越發驚疑，但又不敢自專，只得教賈鵲魂暫勿輕舉妄動，賈鵲魂打去了一半高興，只得搬進了一張躺椅，放在心玉床旁，伴守着她睡下，心玉自聞賈鵲魂說他被匪黨所阻，不能出門，明知他說謊，料着自己萬萬逃不出他們的毒手，從夜中就提心吊胆，預備噩運的到來，不料到了半夜，竟不見他們有什麼動作，賈鵲魂也無精打彩，出出進進，似乎等待什麼，却沒有等着，最後他竟倒在椅子上要睡，心玉暗地吁了口長氣，暗想這或者是神佛保佑，使自己暫脫過今夜的災難，看賈鵲魂的神情，他所說可怕的事，想不會在今夜發動了，但不明白他們既把自己弄到這裏，怎能如此安閑，既定的計劃，又何以延不實行，莫非谷中挺等另有毒計，並不像賈鵲魂所說的辦法，賈鵲魂那些話，只是故意恫嚇我的，但這也不對，他們既派賈鵲魂守在房裏，定然把我交給他了，賈鵲

魂怎又如此老實。真到這深夜時候，倒恭敬守禮起來，想着只管心中納悶，也不敢詢問，賈鵲魂這時倒在椅上，却把手搭在床沿，握着心玉的玉臂道，你可以睡會兒了，我算爲你使碎了心，也說破了嘴，對谷中挺他們說，你已經有些活動了，勸他們不要恭燥，給你留些臉面，暫緩一天，容我慢慢勸你，鄭子範先還不肯，一定在今夜照他原定計劃行事，是我費了多少唇舌，他們才答應緩你一天，我看今夜總沒事了，等明天早晨，也許他們防守能鬆些兒，我就還照咱們的主意報官，現在你安心睡吧，賈鵲魂這套話，原是因爲今夜鄭子範未在旅館，不能動作，樂得再把好人裝下去。對心玉大送人情，但心玉這時正想不出此中原故，聞聽賈鵲魂的話，竟自半信半疑起來，心想我本要多疑了，這賈鵲魂也許真的有心救我，爲欺騙匪黨，延宕時候，要不然何以這樣半無事呢，方才他曾出去數次，或者真是對谷中挺等爲緩頰，也保不定，我還是哄着他作明天的打算吧，想着就道，賈先生，我真感激你，不過現在我已是你的人了，替我保全了臉面，和保全了你的臉面一樣，但盼明天你能得機會救我出去，咱們從此永遠廝守，我只活着一天，就全是報答你的日子，賈鵲魂道，咱們提不到報答的話，我能得到你這樣的終身伴侶，是多麼幸福，現在無論受什麼艱險困苦，都



值得的，心玉道，我也這樣想，我這次雖然遇着災難，可是能得着你這樣好丈夫，這不但是因禍得福麼，賈鵲魂道，你太誇獎我了，不過我覺得像咱們這患難中成就的姻緣，將來愛情定能堅固，二人一樣對灌迷湯，心玉是希望他萬一能給自己利用，故而竭力廝哄，賈鵲魂雖然極欲籠絡心玉，但想着自己處在被動地位，這付假面具隨時有揭破的可能，只有隨口敷衍着，二人說到深夜，連日後新房怎樣陳設，蜜月怎樣消磨，都詳細的談到了，但雙方每一句都是言不由衷，信口而說，過了一會，那賈鵲魂因吸過鴉片烟，本用以助精神的，那知工夫稍久，反倒生出麻醉的力量，連打幾個呵欠，想要閉目休息一會，不料一陣昏沉，竟而睡着，心玉見他入睡，更覺安心，料着今夜定可平安度過，五毒十災，都是明日的事了，但她却不能像賈鵲魂那樣安然入睡，雖然沒人相擾，她又精神疲倦，無奈在這環境中，絕沒有安睡的可能，就迷迷昏昏，時明時昧的過了半夜，到了次日早晨，約摸天已到七點多鐘，賈鵲魂還自昏睡未醒，忽聽外面一陣吵亂，似乎有很多人紛紛說話，心玉聽着詫異，暗想外面怎樣亂法，莫非出了什麼事麼，正在這時，忽聽有人隔着窗戶，叫賈鵲魂，是谷中挺的聲音，賈鵲魂由夢中驚醒，直跑出去，就聽谷中挺在窗外說道，我那小姨子怎樣了，賈鵲魂似

乎迷迷糊糊的道，她還睡……谷中挺道。是還睡麼，你去看看。賈鵬魂果然掀帘向房裏瞧看，心玉早已閉了眼。裝作沉睡未醒。賈鵬魂放下門帘道。實還睡。她熬得挺乏了，你有話麼，咱們上前面去說好不好，谷中挺底聲道。前面不能去，你不知道，出了大禍了。鄭子範昨夜被事約出去，一夜沒回來，敢情被人殺死在河東坡地裏了，今天清早有警察走到那裏，才看見尸首，在身上尋出他的名片，才知道是這旅館的掌櫃，立時在區裏報了案。方才把旅館賬房先生，合鄭家親屬都傳去了，賈鵬魂聞言大驚道。這可怎麼好呢。他死了我們的事還辦不辦，谷中挺道。我就前來同你商量這個，賈鵬魂道。這地方呆不得了，這是命案，還怕查出這旅館的私弊，連累上。不是玩的，谷中挺道。你先別害怕，咱們商量商量，說着二人似乎走開窗下，聽不見說話了。心玉只把前半段言語聽入耳裏，自己喜得心頭狂跳。自思谷中挺所言果真，那萬惡的鄭子範竟已遭了報應。但不知這是誰作的事，莫非鳳宜報仇，竟已得手麼，谷中挺說警察在坡地發現鄭子範尸首，並未提及捉到凶手，倘若真是鳳宜所爲，她定脫開嫌疑，平安回家了。倘是別人幹的，鳳宜的仇人已經死了，她夫去報復的對象，以後也不致再蹈凶險。這真是可以慶幸的事。只是自己仍然困在這裏，應該如何，谷中挺把賈

鵲魂喚出去，定是商議對付我的辦法，更不知他二人將欲何爲，谷中挺那人利慾薰心，又加賈鵲魂對我存着無限希望，他們當然不會輕易放我，趁此時機，我仍要力圖自救，方才聽谷中挺對賈鵲魂會有前面去不得的話，大約是前面來了官人，我何不急速求救呢，想着引頸叫喊，忽見賈鵲魂從外面進來，滿面帶着喜容，疾趨到床前說道，這可好了這咱們能逃出去了，你快起來。心玉故作不解道，外面有人看守，怎能走呢，我又綁在這裏，賈鵲魂道，我也糊塗了，等我給你解開，說着就給心玉解去身上的繩子，掀去蓋在身上的被，心玉因被縛了半天一夜，雖然繩子不緊，沒有傷痕，但僵臥多時，身體已成僵木，空自手足亂動，無奈腰部僵直，不能彎曲，那裏坐得起來，還是賈鵲魂從旁扶持，方得坐起，活動了一會，才慢慢下床，賈鵲魂扶着她來回的走，心玉問道，到底出了什麼事，我們真能逃出去麼，賈鵲魂道，不錯，是出了事，不過話長了，等出去再告訴你，現在一定能夠出去，你可以走了麼，心玉雖然通身仍覺酸疼，但急望逃出這危險之境，就掙扎着道，走吧，我能對付着走，好在到了外面就可以坐車，賈鵲魂道，咱們出去上那裏，心玉眼珠一轉道，到我家去，賈鵲魂道，好吧，說着冷不防從衣袋中取出一條手巾，向心玉臉上一蒙，心玉一聲哎喲未叫出來，

已然昏暈，向後而倒，賈鵲魂忙扶着她，放在床上，這時谷中挺從門外奔入，道：成了，快把手巾拿下來，只把她蒙過一會就好，現在快弄她走吧，說着就取下心玉臉上帶濃厚藥味的手巾，和賈鵲魂兩人，一邊一個，將心玉架起來就向外走，原來谷中挺自聞聽鄭子範被殺，又見有官人到來，把旅館同人和鄭子範家屬傳去，還有幾個偵探留在前面賬房，把茶房等人依次叫進去問話。鄭子範所養的黨徒，一聽風聲不好，都從旁門跑了，谷中挺情知此地安身不住，把自己一點錢帶在身上，也想逃避，但想到後所監的心玉，是自己費盡心力驅來，眼看就有發財希望，如今功敗垂成，於心不甘，又恐自己走開，賈鵲魂獨享其成，就跑到後院，叫出賈鵲魂，告訴他前樓的情形，並且商議對付心玉的辦法，賈鵲魂自負美貌風流，以爲心玉已愛上了他，此際帶心玉出去，她定不致有什麼意外舉動，以後更可順理成章的結爲夫婦，她的財產也可以任意支配，定然提出一半贈給谷中挺。谷中挺却是深知心玉的性格，認爲賈鵲魂的主意過於托大，現在賈鵲魂還未和心玉發生肉體關係，倘若心玉出去叫喊起來，豈非自投羅網，而且心玉即使真愛上賈鵲魂，此去不生意外，賈鵲魂人財兩得之後，若翻臉不肯認賬，自己更沒有挾制他的把握，必落個白費心機，更何況心玉歸心於他，反而合

力毀我，想來在在可虞。爲今之計，只有緊緊絆定賈鵲魂，雖然現在必須離開旅館，但仍把他們放在自己操縱之下，以便繼續進行謀產的事，想着就對賈鵲魂道，你不可這樣大意。心玉的性格非常堅毅，我是深知道的，現在只憑空口說白話，你就信她愛你，倘若走到外面，她向警察一努嘴兒，咱們就得弄十年監禁，我看還是先教她和你發生夫婦關係，再同居些日，等一切都得了把握，她沒法不承認你這丈夫，自然會服服貼貼的由咱們擺弄，那時放她自由，就沒危險了，賈鵲魂想了想道，你說的倒是有理，無奈現時咱們在險之中，急待離開這裏，怎能……谷中挺忙接口道，我有辦法，這旅館後身有家暗娼，掌班的是鄭子範的靠家，和我很熟，咱們把她弄到那裏去，賈鵲魂道，你說的是後面開暗娼的白臉鶴鶉李三姑麼，谷中挺點頭道，不錯是她，賈鵲魂道，那白臉鶴鶉可是出名的鬥將，很利害呢，谷中挺道，不打緊，她雖然兇，可是講面子，跟我很夠交情，再說許着她這件事辦成了酬謝幾百，她還會不幫忙，說着又道，你快去解開心玉，帶她從旁門出去，賈鵲魂方才應着要走，谷中挺又教他稍候，自去到旁邊一間祕室中，尋着哥羅方的藥瓶，洒了些在手巾上面，原來鄭子範素以販賣人口爲業，如蒙藥春藥等一切傷天害理的東西，都預備得齊全，所以谷中挺俯拾

卽是，他把洒藥的手巾捲成一團，出來交給賈鵲魂，說道，從這旁門出去，向後巷轉一個彎兒，就到李三姑家，走不着大街，也未必遇見行人，但只怕心玉出門喊叫，還是把她蒙過去架着走，就被外人看見，我們裝着扶持病人，也露不出破綻，賈鵲魂以爲無須如此小心，谷中挺用言語恫嚇，一定要他照辦，賈鵲魂才答應了，回到房中，放開心玉，扶她活動着身體，冷不防把手巾蒙在她臉上，谷中挺在門外瞧見，就跑入幫賈鵲魂將心玉架起，又拿起她的大衣，罩在她頭上，裝作怕風的樣兒，才挾持着一同走出後院，轉過甬道，這時旅館中的人，除了前樓執事者外，其餘都已逃散，所以一直沒遇見人，出了旁門，穿過小巷，只轉了一個彎兒，就到李三姑的門口，連條狗也沒遇到，谷中挺暗謝天地，忙叫開了門，和賈鵲魂挾心玉走入，街門重複關閉，外面混不留痕跡，只可憐的心玉，重落到更深的陷阱之中，也是她該遭劫數，倘然谷中挺舉措稍遲，容心玉再留十分鐘，便可以得救，因爲旅館前樓，有官廳警探盤問館中服役的人，前樓的一切人等，雖然與後院向來隔絕，但他們都知道鄭子範素以販賣人口爲業，把後院當作存私的棧房，只於不明白當時後院正在作何罪孽，現在若干婦女而已，在警探盤問中間，竟由茶房口中，得知鄭子範平生行爲，和一切秘密，立時就

到後院搜查，但只搜出了一個河南口音的少婦，和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女，據那少婦稱，是河南汝縣人，丈夫在天津作事，數年未回家中，是續娶的婆母，對她時常虐待，實在無可忍耐，就暗地向母家借了一筆錢，私自逃來天津尋夫，到了天津，就直奔她丈夫作事的地方，滿望可以團聚，那知她的命運太壞，那不成材的丈夫，恰在前兩日因為吸毒品，被抓進警局了，她聽說哭了一陣，還得暫尋安身的地方，無奈兩眼一蒙黑，不知投奔那裏，只得回洋車夫打聽，一個車夫就把她拉到這旅館來住，她想著丈夫，不斷啼哭，鄭子範過來詢問，聽她說過情由，就說現在禁令極嚴，凡是吸毒的捉住立刻槍斃，你丈夫十成沒有命了，她聽見自然悲痛欲絕，鄭子範和同黨都裝作善人似的，對她勸慰，又問知她家中不能回去，就慢慢勸她找主兒嫁人，她還沒答應，鄭子範就把她弄到後院，假說介紹親事，領一個人來相見，當夜那人就沒出屋子，把她姦宿了，她雖然嫌婚禮草率，但還認為那人已是自己的丈夫，那知第二天竟換了另一個人，第三天早晚又換了兩個，如此凡鄭子範的手下都輪遍了，她也認不清這些丈夫，那個是正的，那個是代理，那個是臨時，那個是久遠，心中雖然不願，但禁不住他們威逼，只得忍辱相從，到如今已有一個多月，前日內中有個姓谷的，背地對她說，真心

要娶她爲妻，打算離開這羣人，帶她到關外去過安靜生活，預備在三兩天便偷跑出去，但姓谷的從說了話，已兩三天沒見了，警探聽着，便知鄭子範黨人已預備帶她出關販賣，幸而她運氣還好，意外的逃脫此難，又問那小女的來由，據說她是某一富貴人家的婢女，因爲抱着小少爺玩耍，偶不留神，把熱茶燙腫了少爺的小手指，主婦大怒之下，把她打得肉綻皮開，還覺不解恨，竟將她交給媒婆，指明要賣給娼窰，那媒婆還算慈善，並未直接把她送入人間地獄，只把她賣給管地獄的惡鬼鄭子範，到了這裏因爲等着和大批貨一同輸運，所以暫行存留，這小女也算幸而免了，當時警探查着兩個人，雖然也會到心玉拘禁的房中看了一下，但已無人在內，自然不加注意，又那知還有一個被難女郎，才從這裏被人弄走呢，如今且放下這一面不提，再說昨日容佩馨那裏，自心玉走後，佩馨以爲邵老台仍和和前日一樣，躲避出去容自己和心玉說話，等心玉去了，他就回來，不料心玉走後，很久仍不見邵老台入室，佩馨到門外看看，也不見他的影兒，直過了兩點多鐘，邵老台方才匆匆回來，佩馨問他到那裏去了，邵老台道，我沒事出去閒溜，到了南市，忽然想起凌小姐所說那鄭子範開的旅館，就繞到那門口兒看了看，覺得口渴，又到對面一家清茶館坐了一會兒，佩馨道，你怎想起往那



裏去。邵老台道，我不過順腿閒溜罷了，說着就拿起桌上心玉所贈的衣物，撫摩着微嘆道，凌小姐真好，待人太厚道，我邵老台這還是頭一次得人憐恤，何況咱們還受過她的大恩，我真不知該怎麼報答才好，佩馨這時忍不住說道，邵大哥，你何必這樣不安，凌小姐不是外人，你受她供養也應該的，往後她還得好好的伺候你呢，邵老台一怔道，怎麼……人家爲什麼伺候我，佩馨此刻被心玉恩情充滿胸中，而且少年的情愛，常以向人誇耀爲樂，很難關在肚裏，就欣然說道，大哥，你還不知道，我們已然訂婚，她就是你的弟婦了，邵老台大喜躍起，握着佩馨手腕道，是麼，我早已看出些眉眼兒了，可想而知這快就……哈哈，這可真是喜事，你們年當貌對，天生的一對兒，比當初我那盟弟花蝴蝶小張只和翠寶堂的大美人焦二玉，那一對兒，還教人瞧着爽眼，說着忽又搖頭道，打嘴，打嘴，怎能把耍人混世的跟你們比呀，我這嘴簡直吐不出象牙，老弟你別過意，佩馨只有望着他笑，表示並無芥蒂，邵老台想了想又道，那凌小姐聽說也是孤苦零丁，和你一樣，你們年歲也都不小了，既然已經訂了婚，她在天津沒有牽掛，你身上又背着這份黑鍋，怎不趕着離開這裏，到別處安穩的立份兒家，去過舒心日月，佩馨微嘆道，我和她原有這樣打算，可是現在還辦不到，心

玉起初本因為察訪我的官事，才到何家賃房，那知倒被何太太給牽扯住了，她和何太太好得和親姐妹一樣，因為何太太還要報鄭子範的仇，心玉明知危險，還不忍拋開她，我看心玉的意思，好像必得等何太太報仇成功，才能提到結婚的事，還要跟何太太一同居住下去，永不相離，不過我看何太太一個女子，去作這樣大事，鄭子範又不像她丈夫何振邦似的，常守在一處。容易下手，日後作起來，定然凶多吉少，心玉只顧為她，將來受了連累也說不定，我又不好很勸心玉，所以我們的婚事，還渺茫的很呢，邵老台聽了，瞧瞧佩馨，半晌才道，心玉那人，比男子還有擔當，從救我們那次就看出來了，現在她和何太太交得那樣親近，知道何太太有險，她越不肯離開。佩馨這時也微嘆道，除非鄭子範現時什麼暴病死了，何太太無須報仇，心玉可得了平安，要不然我都真不敢往後想了，邵老台聽了，把兩隻大而無光的眼，瞪着佩馨，半晌才搖頭道，鄭子範怎能恰巧在這時死，不過我另有個想頭，咱們不管何太太的事，只說你和凌小姐，只要有姻緣之分，終久能到一處，你且拋開這件事，不必担心吧，說着又和佩馨說了些閒話，到了黃昏以後，二人也沒弄飯，就把心玉給的點心吃了，又喝點熱茶，就算進了晚餐，在這清寂的境中，二人都習於早睡，但今日却是例外，飯後過了

好久，聽遠處一家學校的鐘聲敲動，知道是十點了，二人才倒下睡覺，但邵老台屢屢轉側，佩馨滿懷心事，已苦不能入夢，又被他所擾，就問他怎這樣不安靜，邵老台聞言，起身坐了起來，用手把脚板和大膀抓得亂響，說身上犯濕氣，癢得要命，佩馨道，這有什麼法兒，你忍着些睡熟就好了，邵老台又抓了一會，重新倒下，過了沒一分鐘，又爬起來，叫道，這不成，我可是二十多歲的小寡婦，守不住了，得立刻去燙一個澡，佩馨道，這樣晚，澡塘早上門了，邵老台道，沒有，才十點多鐘，說着就跳下床，穿好就跳下床，穿好衣服，說聲過一會就回來，你跟我去關門，佩馨只得隨他出去，把門關了，回到房裏，一面想着心事，一面等候邵老台，也不知過了多大時候，才聽外面敲門，知道邵老台歸來，就出去開了街門，邵老台走入，說道，你還醒着麼，說着這句，就自入房中，在平日佩馨因不敢出門，每逢購物或是辦事，都是邵老台出去，他歸來時，佩馨開門，他總很客氣的讓佩馨先回房中，自己把門關上，這時竟大反故常，好像似佩馨應該伺候他似的，進門就揚長入室，佩馨也未介意，隨關了門也進房去，進門見裏面洞黑，原本房中點着一盞小煤油燈，燃得很小的火兒，竟不知怎麼滅了，佩馨手摸門框，向裏走着，說道，燈怎滅了，火柴就在桌上，快點上，邵老台

道，你真不知過日子，睡覺還點什麼燈。佩馨聽了，心想那燈多半是邵老台吹滅，以爲出於偶然，也沒問他，便自睡下。邵老台好像果然由洗澡把濕氣治好，睡得十分安靜，佩馨也漸漸入了夢鄉，睡到五更頭上，佩馨忽被一種聲音驚醒，朦朧中睜眼一看，竟見邵老台站在桌前，正劃火柴點燈，因爲用的是賤價紅頭火柴，要在粗糙的砂粒板上劃燃，所以聲音頗大，能把睡人驚醒，佩馨瞧着，不知他要作什麼，邵老台已把燈點着，端着到近門之處，放在地下，從炕上拿起一團衣服，蹲在燈前擺弄，佩馨這才瞧見光着上身，下身穿着一條短褲，衣服全堆在燈前，似乎有所檢察，但有時兩臂搖動，因他的身體遮住燈光，看不出是作什麼，瞧了半晌，邵老台似已工作完畢，聳聳肩兒，又撮唇低低作響，佩馨知道他每逢得意，便作此態，忍不住問道，你蹲着幹什麼呢，邵老台似乎嚇了一跳，先撲的一聲把燈吹滅，才應聲道，我拿臭虫呢，這房子臭蟲太多，我受不了，過幾天得找房搬家，佩馨暗想今夜邵老台事故太多，怎臭蟲只照顧他一個，我就不覺咬呢，就笑道，你別是和臭蟲有交情吧，我這裏一個也不來，邵老台也搭訕着道，你大概是沒有人味兒，臭蟲不高興吃你，佩馨道，你才沒人味兒，邵老台哈哈笑道，那麼我說錯了，臭蟲是通靈性的，對你這快當新郎的人，怕咬出

疙疸斑點來，教弟婦瞧見心疼，所以都捨不得吃你，佩馨聽他扯到心玉身上，恐怕越說不成話，就打岔道，深夜裏幹麼大呼小叫的，我今兒算被你攪夠了，邵老台道，我瞧你今夜也是奇怪，好像總睡不安穩，佩馨道，是啊，我也覺得奇怪，前半夜心慌意亂，只睡不着，後半夜睡着了，又作了許多害怕的怪夢，別是要出什麼事吧，邵老台似乎怔了一下，才道，我看沒有別的事，只是你的喜事快了，佩馨作不耐聲道，少胡扯吧，邵老台道，我方才也作了一個夢，夢見鄭子範已經死了，倘然這夢靈驗，再不怕凌小姐被何太太牽扯，你們不就可以辦喜事了麼，佩馨聽他信口瞎說，就再不答理，只自裝睡，邵老台也閉了口，遲了一會，又聽水聲淅瀝，知道邵老台在盆中洗手，忍不住又問道，你還不睡，又鬧什麼，邵老台道，擠了兩手臭蟲血，不洗淨了，怪腥臭的怎麼睡，佩馨才不說話，只聽邵老台洗完，又開了房門，出去半晌才回來，把空盆放在桌上，唧的一響，佩馨才知他是出去潑水，但不解何以沒聽見潑水的聲音，當時也沒再問，聽邵老台關了門上炕，過去沒一分鐘，便已鼾聲大起，佩馨覺得他今夜舉動可異，但又想不出什麼道理，尋思一會，不自知的又神遊到心玉身旁，隨也模模糊糊的睡去了，次日早晨，天不過八點鐘，佩馨就被邵老台的歌聲驚醒，睜眼見他正蹲在房門的門限之上，

把大餅捲着油條大葱，捧在手裏，像和尚捧筌似的，正張着大口狂嚼，這時喉嚨還當着兼差，一面吞嚥食物，一面唱着寡婦自嘆的時調，本來他的破鑼般聲音，和街上的職業討飯家的韻味沒什麼兩樣，這一連吃帶唱，佩馨的耳朵可萬萬受不了了，忙跳起來強迫他停止娛樂，邵老台洋洋不睬的道，水也倒來了，茶也沏好了，點心也買來了，你且去受用你的，我這會兒心裏高興，一定要唱，你別攪我，說着啃了口夾餛的大餅，接着又囫圇吞棗的重唱起來，佩馨知道他又犯了狂病，也不理他，邵老台唱完了一段，才恢復常態，和佩馨又說起辦喜事的問題，他笑嘻嘻的道，佩馨，你結婚後一定夫婦同居，這不夠料的邵老台，要離開你們了，佩馨聽了一怔，隨卽凄然道，你爲什麼離開我呢，邵老台道，不是我要離開你，請想你和凌小姐這麼一對漂亮人兒，將來不定鬧到什麼位分，家中自然有高親貴友來往，怎能容得我這樣野人，就是我也不好意思強賴着給你們丟臉呀，佩馨頓足道，大哥，你這是罵我混賬王八旦，我莫說現在還是個窮小子，即使將來真混得好，你永遠是我大哥，跟我一同過活，至於心玉，不瞞你說，要孝敬你報答你的話，還是從她口裏先說出來的呢，大哥咱們得立個規矩，你從今以後，再不許說這種話，若是非說不可，我還是打罵一頓的好，邵老台大笑道，好的，我交朋友總算交着了，沒白費了

心，白盡了力，實告訴你說，邵老台現在是個廢物，除了上寶局當碎催，仗着個兒大，可以嚇人唬事，若歸正路，我這要命的咳嗽痰喘，連洋車也拉不了，往後真得指着你呢，說着見佩馨義形於色，將欲發言，邵老台就搖手道，你的心我明白，不必說了，現在只問你和凌小如成就以後，有什麼打算呢，佩馨聽他問得離奇，就搖頭道，你又說沒影兒的話了，我們結婚還在渺茫，那裏想到以後的事，邵老台道，不對，你們快結婚了，我這會好像算卦先生，能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張開我的神眼，看見你和凌小姐不久就結婚，並且那何太太也平平安安，喜喜歡歡的同你們一塊兒住，佩馨道，你方才吃了幾張大餅，邵老台道，只吃了一張，並沒多吃，你別轉變罵我，是吃多了撐的說胡話，佩馨笑道，你說的不是胡話是什麼，邵老台道，告訴你吧，兄弟你真是金口玉言，將來準有作皇上的命，昨兒你咒鄭子範害暴病死個球的，想不到就應驗了，他果然小命兒玩完，佩馨聽他越說越加謊謬，不願多費唇舌，就漫應道，可不是，他死得倒巧，幾時出殯呢，邵老台道，我說的是實話，他真是死了，佩馨不語，只對他笑，邵聲台大怒道，混小子，誰騙你，他實在死了，我說謊是鑿子養的，佩馨才有些詫異，問道你怎麼知道他死，邵老台道，我……我啊……我早晨出去泡

茶買點心，聽賣報的。鄭子範在小樹林被人殺了，佩馨還是不信，但因邵老台曾經訓誓，再說不信，一定惹他着惱。只可問道，是真的麼。世上那有這樣巧事。邵老台道，我起初也不信。可早聽人家念報上的新聞，才知是一點不假，所以方才那麼高興給你唱曲兒聽。佩馨道，報上怎麼說。鄭子範幾時被殺死的。又死在那裏。邵老台道，我倒沒有聽見他幾時被殺，只知死在小樹林。大概今天早晨才有人看見他的尸身，佩馨道，早晨才發見尸身，怎立時就上報了。那這麼快呢。邵老台聞言，怔了怔才道，這個我怎知道，你問報館去啊，反正我敢說，不管鄭子範怎麼死的，幾時死的，也不管報上怎麼登的，他死是一定死了，絕沒錯兒，佩馨仍是半信半疑，但又不好和他駁詰，只可說道，我很想知道細情，你可以去買一張報來麼。邵老台本來只爲把這件喜訊告訴佩馨，才假托報版口中聽得，其實鄭子範尸身發現之時，已在早報出版之後。如何能夠登載，這時他聽佩馨要買報看，就推托道，這窮地方只極早時有一兩個賣報的經過，現在快到正午，那還買得着呢。佩馨心中急於證明此事真假，無奈自己又不好出去，略一沉吟，忽然想起昨日心玉所說退還戒指的事，就道，大哥，你還得替我辛苦一趟，到何送一封信，順手在街上捎張報來，邵老台點頭道，好，我就去，你



拿信來。佩馨道，你得稍候一下，我還沒寫呢，說着就取出紙筆，給鳳宜寫信，退還那隻珠戒，函中依着心玉的意思，說前日蒙何太太賜給許多財物，感激非常，但我回來檢點你的所賜，發現了有隻嵌珠指戒，因看着過於貴重，恐怕是你時常御用之物，匆忙中拿錯，故而煩人退回，請你查收，佩馨寫着，邵老台這時居然很守道德，因為料着他必是給心玉通信，信中必有背人的情話，雖然自己並不認識幾個字，但守在近前看着，也恐惹他不安，因而筆下不能暢欲所寫，就退避數步，立在門口，半晌忽然說道，鄭子範的事，你得寫上，教她也得放心，佩馨寫着漫應道，等我看過報，證實了再告訴她們罷，邵老台大怒道，敢情我罰誓賭咒，你還不肯信哪，混小子，我再告訴你，鄭子範若不是在昨兒死了，就在今兒教我死，佩馨不知他何以如此易怒，忙道，我信，我信，我寫，我寫，寫完只得在函中又附了兩句，說傳聞鄭子範已遭人暗殺，不知確否，請你探聽一下，若果屬實，則如惡人伏辜，你的大仇已報，真可慶賀，寫完裝入信封，連珠戒也附在裏面，糊好之後，交給邵老台道，還和前一天一樣，交給她家的女僕，就回來好了，邵老台接過了信，看看信皮，恰巧他認識幾個何字，就道，你不是給凌小姐的信呀，這裏面還有東西，哦，還是個戒指，這

你莫非又出邪

活，要惹人家何小姐着急麼，這信裏若還是昨兒一樣的意思，我可不管送，佩馨急把戒指的原委，對他說了，又舉起自己手上的戒指，給他看，說明這只是與何太太交涉，與心玉並無關係，邵老台才不再說話，拿着信走出，佩馨還叮囑到何宅放下信就回來，不要像前天那樣逗留，邵老台道，少說廢話吧，前天若不是我在何宅門外多留會，凌小姐和你恐見不着面兒，到現在你還不哭腫了眼哪，說着大笑而去，在路緩步徐行，一面走一面尋思，昨夜謀殺鄭子範的事，想不到他那樣上套，居然敢在大黑夜裏隨着生人出門，到極僻靜地方去，一半是他利令智昏，一半也是神差鬼使，因為他害人多了，已經惡貫滿盈，才藉着我的手給他報應，走到小樹林一段叢塚旁邊，我在後面一刀，就插進他的左肋，在肚內轉了個圈兒，才拔出來，他連屁也沒放一個，就倒下死了，我把兇器丟在附近一條小河裏面，就抄僻路走回家來，因為身上濺着血點，怕被佩馨看見，知道我殺人的事惹他害怕，才進門吹熄了燈，等夜深才又偷看起來，點燈刷牙洗衣服，偏偏他又醒了，我只得假說是殺臭蟲弄了兩手血，他那知道我是殺了個大臭蟲呢，我邵老台向來雖然胡作非爲，可是殺人還沒幹過，這次殺掉鄭子範，雖自知犯了大罪，但我這裏不知怎的，竟沒覺絲毫恐懼，倒只有滿心暢快，好像作了件

大善事似的，不但替人除了害，還代何太太了完了心願，更成全佩馨和心玉早偕良緣，我邵老台沾他們的光，也得過幾年舒服日月了。想着心裏十分高興，不由又唱起梆子腔來，及至到了何宅門口，他還在精神外越，直到上了台階，才停住哼腔兒，舉手拍門。才拍了兩下，還沒得裏面答應，忽聽身後有嬌媚的女人聲說道，快打住，我下去。隨着有腳鈴聲一響，邵老台回頭一看，只一輛洋車停在自己身後，一個女子正從車上盈盈而下，正是自己要尋的何太太，也就是言鳳宜女士，但今日她的裝束很是特別，通身上下都是青色，連外面夾大衣也是青嘩嘩的，手裏還提着個皮包，看樣兒好像才從遠道回來，邵老台一怔，心想佩馨教我把信交給女僕，不要見何太太的面兒。如今竟和何太太遇上了，我可怎麼辦呢，這時鳳宜已向他說道，邵先生，你來了，容先生呢，邵老台吃吃半晌，才說道，他沒有來，教我給您送信，說着把信遞過，鳳宜不拆看，只向車夫道，你等會兒，又舉手叩門道，邵先生，請裏面坐。邵老台道，我是送信來的，不進去了，鳳宜道，我還有事和你談呢。說時門已開了，裏面女僕見主人去而復返，又同着前天給心玉送信的奇形怪狀的人，不由大爲驚詫，鳳宜延邵老台走進了客室，就忙着喊女僕倒茶，倒過茶就指派她到後院工作，才對邵老台道，邵先

生，你可看見凌小姐麼，邵老台聽了一怔，心想心玉和她同住，她何以倒把心玉的踪跡問我，曾聽佩馨說過，心玉和他定婚，尙在對何太太保守秘密，自己不好實說，便搖頭道，我沒有見過凌小姐，鳳宜雙眉深鎖的道，這倒怪事，心玉竟然在昨天失蹤了，她從午前出去，兩天一夜，一直沒有回來，我又沒地方尋找，真急死了，邵老台聽了大驚，跳起叫道，是麼，她……她……邵老台這一發急，幾乎要說，心玉昨日午後才從佩馨處走出，怎會沒有回來，但只說出個她字，就已改口道，她怎會沒有回來，這可奇怪，鳳宜道，我只知道她在本地有一家很遠的親戚，却不知道住址，還有她一個叔伯姐姐，住在什麼馮村，我想她卻不會去，就是去也該告訴我一聲，邵老台道，她在馮村的親戚我是知道，我和佩馨就在那裏受過的救命之恩，她那姐夫甚是混賬，料想她不會去的，鳳宜聽了點頭，又怔了一怔，才道，我想他絕不會有什麼意外事情，不久就可以回來，不過我要去作一點事，不能管她了，邵先生，求你轉告容先生，他原來不是打算到遠處去麼，現在不必了，他只在本地再忍耐一兩天，就可以把身上的冤枉洗下去了，並且求你們以後見了心玉，轉達我的話，請她別忘了允許我的事，邵老台直瞪着雙眼道，你爲什麼……要……：鳳宜道，我的事你也知道，現在

我已得了報仇的機會，昨天去到旅館去尋鄭子範。恰巧他沒在家，約定今天再去，我雖然因爲心玉兩日未回，很不放心，但有她在身旁，定要攔住我不教冒險，趁着她不在，正好是我行事的機會，方才我已經坐上洋車，要到旅館，走出老遠，看見你來了，才又趕回和你談談，從此以後，容先生就能安然住在天津，不必藏藏躲躲，我很盼他能照顧心玉，邵老台翻着眼兒道，你……：你可是要……：那怎麼……：你還是……：先看佩馨的信吧，鳳宜道，

喲，只顧說話，竟忘了看信，你還要回信兒麼，邵老台道，不，不……：你快看看吧，鳳宜這才拆開信封，那鑲珠戒指已落出來，鳳宜嘆了一聲，急忙抽出信箋，看完忽驚叫道，呀，怎麼，鄭子範會死了，那有這麼巧的事，邵先生這件事可真麼，邵老台道，不錯，是真的，鳳宜道，你怎麼知道，邵老台此際恐怕再說由報上看見，鳳宜也和佩馨一樣的要報着，就推到佩馨身上道，我本不知道，今天早晨佩馨很早的出去，回來對我說，鄭子範被人殺死了，我聽着很不信，等到他寫了信，教我送來，我繞道到鄭子範開的旅館門外，張望了一下，瞧見裏面很亂，又打聽附近的人，才知鄭子範果然在夜裏被殺死了，鳳宜凝望着邵老台，似仍半信半疑，邵老台道，昨天你是真到那旅館去過麼，鳳宜道，不錯，我去開了個房間，就教茶房



請鄭子範說話，假說是他的朋友，其實我身上帶着何振邦舊日的手槍，本打算一見面就把他打死，隨後喊巡警投案。這樣我報了仇，還可以把容先生洗出來，免得人家長爲我担受嫌疑，那知茶房回來，說鄭子範並未在家，我因還惦着心玉，不願在那裏等候，就約定今日再去，自回家來，那旅館的房間我還沒退呢，邵老台聽着，只吐舌頭道，這真是運氣，我若來遲一步，你這時早已到旅館了，茶房認得你是昨天去找過鄭子範的，官人們一定把你拉進去當嫌疑犯，那就麻煩了，鳳宜道，依你這樣說，鄭子範真已死了，邵老台道，我的何太太，你還不信麼，你想，佩馨和我能騙你麼，鄭子範是夜裏被殺死在小樹林的，今兒早晨才被人看見尸身，所以還沒有上報，你等一會，天夕賣晚報的一來就知道，鳳宜聽邵老台把鄭子範被殺的時間和地方說得如此清楚，不由心內生疑，問道，你怎知道他是夜裏被殺的呢，邵老台才知自己說漏了話，忙道，我是聽佩馨說，他早晨出門回來，很高興的這樣告訴我，說到這裏，又怕鳳宜問佩馨何以知道，就加了句註解道，大約他也是聽外面人隨口說的，鳳宜聽了更疑，立刻轉過念頭，說道，早晨什麼時候容先生對你說的，邵老台道，大概是八九點鐘吧，也許晚些，鳳宜道，八九點容先生從外面回來麼，邵老台又點頭，鳳宜道，這碴兒就

不對了，容先生曾說過向來白天躲着不出門，怎會今天敢出來亂走呢，他的照片，不久還在報上登着，難道不怕危險麼，邵老台被鳳宜問住，不由張口結舌，但還要維持自己的話，就改口道，對了，你說的有理，我早晨睡得迷迷糊糊，忘了時候，也許是他半夜出去的，回來叫醒我告訴這事，我睡得眼迷了，把燈光當了太陽，也說不定，因為我聽他說完鄭子範的事，又睡了一大覺，才起來給你送信，鳳宜皺眉凝眸說道，這又不對了，鄭子範的屍身，今天早晨才發現的，容先生却在半夜就知道他死了，這……：……鳳宜說道這裏，眼光一亮，向邵老台看了一下，隨即低下頭去，目光注地似有所思，邵老台這時却聽明了她的意思，忙擺手道，何太太，你可別錯想了，佩馨可沒殺鄭子範，鳳宜聽邵老台在自己沒有說出此意以前，先替佩馨辯說起來，這好像他心中本隱藏着這件事實，不願說出，或者佩馨曾囑咐不許他說，如今見我微有意料，他竟忍不住先迎頭辯護了，鳳宜這樣一想，已有八九成認定鄭子範是佩馨所殺，又想着前夜自己訴說父母慘死情事，那時佩馨義憤的顏色，更覺自己所料不差，但只懷疑佩馨的胆力，不知他是獨作此事，抑或有邵老台相助，想着就笑道，我並沒賴容先生殺人，你又何必着急呢，現在鄭子範既然死了，無論是誰殺他，總是替我報仇，我是萬

分感激的，至於這位俠士是誰，得慢慢訪查，現在我的事算完了，只有心玉到如今還不回來，教人擔心。你和容先生得幫着我找找，但不知容先生住在那兒，我很想和他見面，商議商議，邵老台一愁自己住處的污陋，又怕鳳宜和佩馨見面對出自己的謊話，就道，他住得很遠，你有話我告訴他吧，鳳宜想了想道，請你給他捎個信兒，到我這裏來一趟，邵老台道，可是他白天不能出門，鳳宜道，那麼我去看他也好，邵老台這時根本沒把心玉失蹤的事認為重要，只當她在什麼地方耽擱住了，或者是去料理日後和佩馨雙棲的住所，也未可知，自己現在只把鄭子範的死訊，傳給何太太，使她不蹈危險，以後心玉和佩馨的婚事，可以順理成章的舉行，那一面都圓滿了，至於自己殺鄭子範的事，原本打算隱藏到底，不使一個人知道，倘若使何太太和佩馨見面，一相質證，準把自己的謊話顯露出來，因而推知鄭子範是我幹的，那樣雖使何太太感激，却怕佩馨心玉二人對我生了戒心，本來我一個遊手的光棍，為經夠人怕的，再加上殺人的兇手，只恐他們還疑我以前害過人命，做得熟了，這次才能悄悄不聲殺了鄭子範，只恐他們口裏說我好，心裏倒怕了我，不敢親近了，所以要隱瞞自己的事，最好暫時不要教佩馨和何太太見面，過些日他們再遇着，就不致把我的話記得清楚了，想着



就道，我們住的地方，實在太亂，而且佩馨正在隱藏。若忽然去一位闊太太找他，也怕教外人扎眼。鳳宜道，那麼怎樣呢。邵老台道，我還是回去和佩馨商量，他若能來，還是到你這裏來吧。鳳宜點頭道，好。無論白天黑夜，他都可以來，我家裏只一個女僕，很是老實，只要他不像那天從窗戶進來，惹人詫異，就不怕女僕看見，那邵老台點頭，心裏還想說一句他不一定那一天才能來，但話到口邊，又咽回去，就告辭出門，回到住所。見了佩馨，只說把信交到了，他本想只說一句，把其餘的話全都掩藏，但他這樣脾氣的人，要隱瞞什麼事是很難的，尤其對於親近的朋友，佩馨一問怎麼就悞若大工夫，他就忍不住說出遇見鳳宜，讓到房內小坐的話，佩馨一聽他進過何宅，又問可曾見着心玉，邵老台聽他一問，覺得心玉失蹤的事中不該瞞着佩馨，但又怕他知道了着急，一定要到何宅去詢問真相，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口中就吃吃起來，佩馨一見他神情不對，更逼住他追問，邵老台沒法，只把真相訴說出來，佩馨一聽大驚道，她兩天沒回何宅，到那裏去了，她在這時候，沒有別處可去，也不會到別處去，這事怕有危險，邵老台道，我不懂你的話，凌小姐是個女學生，時髦人兒，不像當初的堂客，把出門當大事似的，她高興就許到什麼地方逛逛，佩馨道，你別亂說，心玉不是那樣沒拘檢

的人，她行事都要顧女孩兒身分，譬如在馮村是陪她姐姐住，回天津到學校和同學住，現在她和何太太同住，她一舉一動，都是循規蹈矩，怎能忽然跑出去兩天，誰也不教知道呢，再說現在是什麼時候，她爲着我，爲着何太太，都不該無故的……說到這裏，猛然心中觸起一事，瞪直了眼，向邵老台道，心玉是什麼時候從何宅出來的，邵老台道，據何太太說是昨天上午出門，以後就沒回去，佩馨道，這樣說，她是從何宅出來，就到咱們這裏，從這裏出去，就不知那裏去了，說着又一看邵老台道，你替我買的報呢，邵老台裝作發怔道，我給忘了，道上也沒遇見賣的，佩馨道，鄭子範實在死了麼，邵老台道，不錯，是死了，佩馨道，什麼時候被殺的，邵老台道，報販說是昨天夜裏，佩馨沉吟道，心玉昨天失蹤，夜裏鄭子範被殺了，你看心玉會不會作這殺人的事，她爲着不願何太太冒險，所以替她作事，邵老台跳起擺着雙手道，你這真是胡思亂想，心玉一個嬌怯怯的小姐會殺人哪，佩馨道，這他沒準兒，心玉那人是有些俠氣的，像以前在馮村耽着干係，受着驚恐，救我二人，不就是個模樣，現在她也許和何太太的感情太好，一時義心發動，就替她作了這件大事，也未可知，邵老台道，沒有的事，女子都是心軟的，不能夠救人，絕不能殺人，你看凌小姐那一雙寫字描畫的手，會

拿刀子宰人哪。就是你這樣兒的，說能殺人，我都不信，這時二人越說越合不到一處，佩馨是念過書的，腦中存有一些紅線隱娘以及費宮人等之故事，認爲女子中很多俠烈之人，倘然心玉真要刺死鄭子範，爲友復仇，自己對她更加萬倍親愛，邵老台却連戲台上的審頭刺湯的戲，都未見過。他所見只有蓬門短巷中的淫婦謀害親夫，惡婦行兇傷命，一類的印象，所以把女子殺人的事，看得可恨可怕，他認爲倘若佩馨誤認心玉殺人，結果就將慘不可問，他一個文弱書生，如何要娶殺過人的女子，一世和劊子手同居呢，這樣一樁絕美滿的姻緣，豈不要拆散，因此竭力替心玉辯護，比在鳳宜面前替佩馨辯護，更要着急，倘若佩馨再說心玉會作此事，邵老台就得拚着把自己實供出來，以證他的誤解，幸而佩馨並未堅持，只點頭道，我也不是一定說她作的，不過她的失蹤，和鄭子範被殺，兩件事恰在一天夜裏，太巧合了，而且我盼望這事是心玉作的。她殺了鄭子範，也許到旁處躲一躲，不久就可以回來，倘若不是她作的，她的失蹤，就猜不出理由，教人很耽心了，反正無論如何，我得到何太太家去一趟，向她詢問細情，並且商量尋心玉的辦法，現在我想就去。邵老台道，大白天你如何能出門，有什麼事我替你去好不好。佩馨搖頭道，我一定得自己去，心玉現在不知下落，也許正

遇着危險，我怎能還在家裏坐着，不理她呀，邵老台道，你去也得等到晚上，現在青天白日，滿街是眼，我不能放你出門。佩馨仍非去不可，那邵老台只得央他再忍耐兩三點鐘。等天黑了就去，正在這時，忽聽門外有叫賣晚報的經過，佩馨忙教邵老台出去買來一張，見上面果然本地新聞欄內，登載着鄭子範被殺的事，說今早有警士巡邏倒小樹林旁義地，發現了一個四五十歲男子的尸身，衣服非常美麗，左肋受刀傷一處，深入肺腑，業已氣絕多時，但身邊錢財，手上飾物，皆未遺失，顯係仇殺，並非圖財傷命，當時即有人認出死者是南市某旅館主人鄭子範，當由該區稟報警廳，派探員赴該旅館調查案情，竟訊詰該館員役，發現死者鄭子範爲一不法之徒，素以販賣人口爲業，並當場在該館後院起出少婦及少女各一名，皆爲被拐待運至外埠者，已帶警廳設法安插，現此案仍在繼續偵查中云，在本文以後，還有報館中人附的評論，說這件案子，無論是出於仇殺，或有其他原因，兇犯將來破獲，當然該受法律制裁，不過在社會人士方面看來，鄭子範作惡多端，死有餘辜，兇犯能殺死他，爲大家除害，並且使這犯法的祕密組織，得以早日披露，無形中救了多少婦女的墮落和死亡，可謂對社會有大功績，所以我們拋開法律的觀點來論，這個殺死鄭子範的兇犯，起碼該得個碟子大的獎章

呢，佩馨看了，才知邵老台所言不虛，邵老台却因不知報上說的什麼，張着大眼，隨着佩馨的眼上下移動，見他看完，才忍不住問道，上面說的什麼，你也得和我說說呀，佩馨就替他念了一遍，邵老台本來只怕報上說出昨夜鄭子範是被一個什麼樣兒的人約出去的細情，自己就不能隱瞞了，及至聽報並未說及此事，方才放心，又聽到後面的評語，誇獎這件事辦得好，心中更爲高興，就問道，這倒新鮮了，殺了人還得獎章，佩馨道，報館人隨便說的，邵老台道，倘若真給碟子大的真金獎章，誰都去認兇犯了，佩馨道，是啊，只怕碟子大獎章還沒到手，脖頸失落個盃大疤痕，邵老台聽了，縮縮脖子，又吐吐舌頭，佩馨因一心惦着心玉，並未注意他的神情，瞪着眼沉思，一面不住望天邊，好容易等到黃昏，邵老台還不許他走，他勉強吃了晚飯，又過一會，到八點半鐘，佩馨實忍不住，一定要走，邵老台道，你去吧，道上可要留神，這時候街上人多，我這奇形怪狀的人，跟着你反倒招眼，不如你自己，佩馨道，你混，邵老台道，我看家，現在咱們不是光蛋了，有凌小姐給的這些好東西，這左近住的窮人，一半是賊，倘若丟了，顯着怪對不住凌小姐，佩馨道，那麼你就看家，我去一兩點鐘，一定回來，說着就換了心玉所給的新衣帽，自行出門，在路上不願坐車，只向

道旁徐徐走着，他已有數日未在夜午以前出門，走到繁華的街市，忽感覺情形較往日有異，行人非常稀少，幾乎終是到了半夜，但回想天黑才不大功夫，時間却不過九點多鐘，天氣又不甚冷，何以道上竟少行人，於是就想到莫非地方上出了什麼事故，這時天津正在軍閥割據時代，政局變幻不定，三天兩頭兒鬧戒嚴的把戲，而且附近駐軍，紀律甚壞，搶案也不斷發生，但人民久處風聲鶴唳中，也司空見慣，佩馨且走且思，回憶方才在那張報上，看見要聞欄內，有本地鎮守使對新聞記者談話，說本地雖有宵小潛伏，圖謀不軌，但軍警防備甚嚴，治安可保無虞的話，看這軍事長官負責的表示，似乎不會出什麼意外變端，但佩馨閱歷太淺，那裏知道當時官府只會說反面話的，口說愛民如子，就是恨民如仇，口說涓滴歸公，就是完全中飽，若說治安可保，虞，就是暗示着禍變即將發動了，佩馨所居的是西方的一片貧民窟，鳳宜的住宅却建在較東的荒落巨域着，着間隔着一段繁華地帶，佩馨走過這一段，漸又轉冷靜街道，距何宅不過半里，就在這時，忽聽半空中起了一陣鎗聲，佩馨聽了大驚，正張惶無措，那槍聲又連連響起，聽不出是起於何方，只得向前又走了幾步，又聽得一排槍，聲音分外響亮，彷彿就在前面，佩馨不敢向前走，急忙轉向歸路，正在走着，忽見幾個

長袍掛的人，像是商人模樣，由身邊跑過，直向前去，佩馨不知他們是作什麼的，不敢同行，跟在他們後面，仍向前走，將到繁華地帶的街口，猛聽有人高喝站住，有四個灰色衣的人，各持大槍，向那幾個商人攔阻住了，喝問口令，那幾個商人嚇得戰戰兢兢，各說出自己商號的名字，說是出來辦事，聞得槍聲，才急忙要回櫃去，話未說完，只聽一個兵叫了聲你們準是亂黨，隨着槍聲一發，就有一個商人倒地，慘號一聲，立即氣絕，佩馨這時正躲在二丈以外一條小巷口內，看得明白，嚇得神魂喪，不敢再看下文如何，急忙轉入小巷，重向東走，心想幸有這幾個人，跑到前面，作了我的替死鬼，倘若沒有他們，我自己走到街口，也一定被打死了，現在歸路已斷，只可仍向前奔何宅暫圖躲避，就穿街過巷向目的地走去，走過幾個陋巷中間，常見有窮漢成羣結夥，手持刀杖，出去趁亂打搶，又走到一家門外，見有一個苦工模樣的壯漢，從門內出來，手中拿着一根鐵條，隨後又跟出一個婦人，拉住他啼哭不放，那壯漢罵道：你個倒霉鬼，想教我跟你一塊兒窮死呀，好容易碰上這種日月，不出去抓搔幾個，這輩子還有個翻身，這時那婦人不知說了句什麼，壯漢道：窮人的命能值個蛋，出去打死了，更省得活着受罪，說完就把婦人推進門內，在哭聲中急奔而

去，佩馨看着，更爲恐慌。就東躲西閃的竭力避免和這班亂民走近，到了一條橫街，離何太太家已不遠，正在走着，忽聽迎面一陣槍聲和脚步聲，似已來到切近，佩馨已走到一條小巷口外，正想避入，那知還未轉身，就聽巷內有人喊着救命，但命字還未喊出來，就轉爲一聲慘呼，隨即寂然。佩馨聽着料道巷內若非有人被殺，便是有人受傷，嚇得腳退發軟，那裏敢向裏走，但這時街上的脚步聲和槍聲，已漸漸逼近，影綽綽的見有許多人影，由南向北而來，佩馨只得仍躲入巷內，在十餘步內一堵牆角隱伏。戰兢兢看着街上，就見有一二百人，結隊而過，個個臂纏白布，手持槍枝，向四面亂放，有時射入巷內，子彈落在佩馨脚下，激起一塊白烟，佩馨把心都提到喉嚨口，只怕他們進巷來搜着自己，幸而這隊人一直走下去，佩馨正想出巷，不料在這一隊正式暴動人馬後面，數丈之外，又來了許多人，其中吵吵嚷嚷，男婦的聲音全有，而且絡繹不斷，知是趁亂打搶的遊民，要隨着前面的便衣隊到繁華地帶，大施掠奪，佩馨便不敢再出巷口，聽聽巷內，業已清寂無聲，就自壯着胆子，向巷裏走去。這是一條曲折的長巷，走出兩丈之外，見前面有了暗設的路燈，燈下不遠，黑呼呼的倒着很長的東西，佩馨因記着方才所聞的慘呼聲，一見就料到那是個人，也顧不得害



怕，走至近前一看，竟是個三十多歲的高碩婦人，身穿着男子的大緞棉袍，身旁還散拋着幾件衣服，這婦人仰面向天，血從腹部溢出，已經絕氣，佩馨暗想這婦人定也是出來搶的。但槍子發動不過十多分鐘，她居然已經得手，飽載而歸，可謂捷手先得，那知又被他人在這小巷中吃了她的二水，還要了性命，料想自己聞得號叫的一霎，就是她遭人劫殺的時候了，難得她還有先見之明，早早把搶得的衣服穿到身上，作爲裝裹。佩馨不敢多看，急忙走過，好在這一帶是他久住過的，路徑甚熟，繞着小巷，轉了兩個彎兒，就到了何宅門首，急忙上前叩門，連敲了十多下，裏面才有人答應，低聲問誰，佩馨聽出是鳳宜聲音，忙道，何太太，我是容佩馨，鳳宜似在萬分恐懼中稍得安慰，她道，容先生，怎在這時候還出來，外面亂放槍是什麼事呢，等着，等着，我就開門，說着就聞落栓開鎖之聲，就在這時，佩馨猛聽背後一陣雜沓的脚步聲，有十多個人由對面巷中跑出，同聲喊着搶，搶財主，這可時候了，佩馨一聽，情知這一帶能稱爲財主的，並無二家，這羣人定是奔何宅而來，眼看何太太就要開門，恐怕這羣人跟在自己後面，一擁而入，定把何宅搶個乾淨，想着就用力把門拍了一下，叫道，千萬不要開門，有搶哥來了，說完就溜烟離開門首，跑入旁邊巷內，仍循着他第一次

到何宅行竊的熟路，扳上牆頭，却不向樓上月台，一直跳到院中，急忙繞到大門口，見鳳宜已把門重新拴好，外面人聲喧嘩，把門捶得山響，亂喊，快開門，要不然我們放火了。鳳宜正嚇得要向樓門內跑，佩馨趕到她背後，叫道，何太太，別怕，我來了，鳳宜打了個冷戰，轉面瞧見佩馨，立刻嚶嚶一聲，投入他的懷裏，顫聲說道，外面是反了麼，這可怎麼好，佩馨此際也顧不得男女禮防，只覺自己應該現出男子氣概，保護弱女，也就擁住她道，不要怕，這是窮人趁亂打搶，咱們關住了門，他們就進不來，鳳宜道，你怎麼進來的，佩馨聽她這句問話，猛然心中一跳，暗想亂民中必有附近窮人，熟悉此宅形勢，自己能從牆頭跳入，別人自然也能，想着叫了聲不好，道，我是從牆頭進來的，只怕他們也從那裏……：這木板門要怕他們拿斧子劈破了，這怎麼好呢，鳳宜忽然說道，你等等，我去拿件東西，說着就跑入樓門，佩馨獨立，更覺張皇無措，就聽門外有人提議爬牆進去，接着有脚步聲向東面巷口跑去，佩馨暗叫完了，他們這一進來，無法抵擋，不但全宅俱毀，連何太太都未必保得安全，正在焦急，眼看出露出兩個人頭，就將爬上，佩馨想要件傢伙，打他們下去，但回顧黑影中看不見一件竿棒之類，連零碎磚石也沒有，正自束手無策，就見鳳宜從中跑出，手裏

擎着件小小東西，舉起向空，砰砰連響了三下，牆上的人都已噤啞的叫着，翻跌下去，門外的人可都一闕而逃。鳳宜又向門上打了一下，才挽住佩馨手臂道，幸而我有這槍放在手邊，要不然還了得麼。咱們進房裏去吧，佩馨這時驚魂初定，又跑得口渴體乏，正恨不得歇息一下，就和她同入門，見裏面黑暗暗地，並無燈火，就道，怎樣沒燈亮啊。鳳宜道，我從聽見外面放槍，心裏害怕，就把燈全關上，只有我房裏還有燈，但是把窗帘都遮嚴了，佩馨道，只您一個人麼，女僕怎麼不見。鳳宜道，天夕時我就把老媽打發走了，她的家就在北倉，得明後天回來。佩馨道，這也真巧，只剩您一個人，晚上就出了亂子，鳳宜道，就是她不走，能當了什麼。佩馨道，是啊，凌小姐偏偏又不知那裏去了，她若在着，也給您作伴兒壯些胆，鳳宜道，我就爲心玉的事，托邵先生約你來商量，怕老媽看見不便，所以早早打發她走了，說着已到了鳳宜住室門前，鳳宜舉手一推，門兒開處，很明亮的燈光射了出來，照到二人身上。佩馨這才瞧見自己的手腕，還被鳳宜握着，覺得這樣是很越禮，方才在驚恐之中，黑暗之內，尚可推說是不自禁不自覺的動作，現在到了房中，明燈之下，面面相觀，怎能仍自佞倚把握，但佩馨的手腕，被鳳宜握住，處於被動地位，不能自己作主，只可試着輕輕

把手臂屈伸，暗忖鳳宜教她醒悟，那知鳳宜竟似毫無所覺，把柔荑仍緊附在佩馨腕上，隨他上下移動，佩馨不由轉臉看她，恰巧鳳宜也在流波相睇，只覺她的目光甚爲怪異，和以前數次相見時大不相同，雙目中的光芒似乎凝聚成爲一汪晶瑩的水，却從中間射出一線看不見的強光，再入佩馨眼裏，佩馨不知怎的，竟自心中亂跳，有些面紅耳熱起來，再也不敢看她了，鳳宜拉佩馨竟到一隻大沙發前面，似還餘驚未定，尙在需他安慰似的，仍佞倚着坐了下來，嬌喘着長吁了一口氣，發着鼻音，悄然的道，容先生，你真是我的救星，今兒若沒有你來，我就驚嚇死了，哎呦，我謝謝老天，佩馨道，我很慚愧，並沒有幫助你，方才那羣亂民，還是你自己放槍打退了的，鳳宜道，可是若沒有你在我旁邊，我就許嚇癱了，連進來取槍的勇氣也提不起來，再說……：這座空樓，外面鬧反了天，便沒亂民進來打搶，我一個人就驚受怕，怎麼過這一夜啊，佩馨聽着，覺得鳳宜語意中，似乎有許多感情的成分，爲以前所沒有的，不由心中又有些迷惑，而且她又保護和安慰的責任，都無形中推到自己身上，眼見這一夜必須在此作守，不能離開了，想着便道，我聽邵大哥傳您的話，就想要來，可是早一點邵大哥也不教我出門，還我忍不住，飯後就趕了來，若依着他，我今兒定被截在

家裏，不能來了，鳳宜聽着，並沒理會到佩馨所以如此急急，是爲着心玉，還以爲是關心自己，立刻面上暈出兩片紅雲，把握住佩馨的手，突然鬆開，玉頸微低，面向地板，目光却斜射到佩馨面上，低聲說了謝謝你二字，便又停住，佩馨感到這時房中空氣，在冷寒中顯得十分緊張，鳳宜秋水盈盈，柔情脈脈，似乎含意未伸的樣兒，自己也不知因何，心中只是發慌，感情動盪，直將不能自持，回憶自己在這裏重遇心玉時，曾發生這樣感覺，心玉當時情形，也頗似現在的鳳宜，這不宛然是情人初見的光景麼，再想第一次和鳳宜相見，她抱住自己，誣作殺人兇犯，真是仇讎一樣，第二次相見，自己得知她的隱情，把怨憾盡行消釋，她也反過來向我道歉，對我資助，轉而變爲朋友，但中間仍很生疏，並無情感可言，今日是第三次見面，我此來只是爲着心玉，並非有意來保護她，她何以突然變成這等情態呢，也許是女子心性脆弱，感情易動，今日她遇着驚恐，當前只有我一個人足以依倚，不由就對我親近了，大凡同在患難之中，最容易消失禮防，便是素相厭恨的人，也能脫略形跡，臨時成爲朋友，鳳宜必也是這樣原因，我又何必妄事測度，但這樣脈脈相看的危險現象，却不可久持，應該急速打開，就道，我聽邵大哥說，凌小姐從昨天出門沒回來，你着急的很，叫我來商量，但

不知細情是怎樣，鳳宜正雙舉玉臂，伸了個懶腰，打着呵欠道，她從昨天早飯前就出門，一直沒回來，我遍想也料不出她的去處，所以今兒白天見了邵先生，那樣着急，那知邵先生走後，我仔細一想，才想出她必是到學校去了，前幾日我聽她說，學校本定這個月內開學，現在因為時局不定，又有展期半月的消息，她說要到學校去打聽，想必是昨天去了，佩馨道，她也不會耽擱兩天啊，鳳宜道，她學校還住着同學，都是家鄉太遠，暑假裏沒回去的，心玉到我這裏以前，不是也住校麼，只怕她那般同學，強留住不放她走，也未可知，我知道她學校的地址，本打算明天早晨自己去一趟，却不想今夜就起了亂事，佩馨一聽，想不到鳳宜因心玉失蹤，風雷火急的請自己來商量，自己來時，滿以為必有一番計議，那知鳳宜竟已料到心玉的去處，把一件很驚怪的事，竟變成了平波，雖不甚以她所說為然，但徧想心玉的蹤跡，終以滯留學校較為可能。也就稍為安心，向鳳宜道，可是心玉並不是粗心的人，他知到您惦記她，怎會不給個信兒，鳳宜道，這又很難說，也許她寫了信，被別人耽誤了，反正細情得見着心玉的面，才能明白呢，佩馨道，倘然他真在學校，這時不會有危險麼，鳳宜先聽佩馨直喚心玉的名字，這時又表示如此關心，似乎突生疑惑，望着佩馨道，那誰知道，不過學校裏人數

很多，必能保護，她不見得比我還危險呢，佩馨聽鳳宜的語氣，好似含有不快的意思，不由向她望望，鳳宜說完了，也醒悟自己言中好像負氣似的，因佩馨關切心玉，自己竟不自覺露出悻悻之意，這未免對不住心玉，而且足以引起佩馨的驚訝，想着不由頰泛紅雲，佩馨看着，更覺迷惑了，欲知後事，且看下同。

## 第九回

相處患難旖旎春色成幻夢

懸崖勒馬苦心一片落汪洋

且說二人這樣默對了半晌，忽然外面又起了一陣槍聲，似在相距不遠，佩馨傾耳細聽，又似乎有哄曬的聲音，發於近處，回頭見房內門窗盡閉，知道外面聲浪，不易透入，甚爲危險，急忙把房門推開，才聽街門正發着哄曬之聲，外面定有人用重物撞擊，鳳宜拉住佩馨道，又來了，這怎好，佩馨心中雖慌，但仍作出英雄氣概道，我出去看看，鳳宜好似故意試驗佩馨，這時見他要冒險外出，忙舉手用力一推，佩馨已踉蹌跌到裏面牆角，鳳宜隨手就抄起手槍，咯吧幾下，裝滿了槍彈，才道，你這傻子，怎怪向外闖，也等我帶着傢伙呀，說着很快的熄了燈，在黑暗中走出樓門，佩馨這時才知鳳宜是個非常女子，臨變不驚，以前的

張慌，好像都是故意裝作的，自己堂堂男子，應名兒來保護她，現在反而受了她的保護，豈不可羞，就想越到鳳宜前面，那知才擠過她的身旁，猛覺手臂被握，捏得生疼，幾乎咬啣出聲來，就在這時，聽得槍聲兩響，由鳳宜手中發出，門外人聲嘈雜，夾着亂哄哄的脚步，都跪走了，鳳宜嘖了一聲道，又擔過一陣，這羣人算看我來了，幸而來的都是土匪亂民，容易打發，若是大兵來了，這一桿槍中什麼用，此際佩馨手臂尚隱隱作痛，揉着說道，你這宅子，在這一方是最富的，左近窮人又多，自然容易惹他們生心，鳳宜笑道，你只想了一面，別忘了還有好處，就按今夜說吧，一定有很多亂兵和真正土匪，結夥行搶，他們只向繁華地方去搶那撥堆兒的富貴人家和商號，絕不會單爲照顧我一家，跑到這地方來，這就佔大便宜了，佩馨點頭道，不錯，只要沒有大隊人馬，附近的窮人，有這桿槍足可以嚇跑了，鳳宜道，你聽槍聲比方才更密了，外面不知亂到什麼份兒，我們還不能進屋去，萬一有幾個人從牆頭爬進來，有槍也沒用了，你進去歇着，我先在院裏看守，佩馨道，那如何使得，還是你進去歇着，把槍給我，鳳宜笑道，把槍給你，會放嗎，佩馨道，請你教給我，這沒什麼難的，一扳機關不就打出去了，鳳宜道，是啊，可不知道打着誰，打着土匪自然是好，萬一打着自



己，可就糟了，再說這也不是教武藝的時候，你快進去吧，佩馨道，那麼我就在這裏陪你。鳳宜道，也好，可是夜風很涼，怪涼的，你給拿件毯子來，佩馨應着，就進去摸入鳳宜臥室，開了燈，尋着床欄上搭着一條很大的床毯，就挾到脅下，重熄了燈，回到樓門之外，見鳳宜已坐在門外石階之上，就把毯子展開，披到她身上，鳳宜道，謝謝你，你也坐下歇歇吧，佩馨聞言，便在距她在二尺開外坐下，鳳宜道，你過來些，佩馨以爲她因自己坐得太遠，說話不便，就移過半尺，鳳宜道，瞧你這慢騰騰的，我教你到跟前來，佩馨還以爲她有話要說，只得又挪過尺許，鳳宜等他離近，伸手一拉，佩馨不由向她身上倒去，肩頭正撞到她玉臂之上，急忙想要回躲，那知身體已被什麼東西纏住，失了自由，原來鳳宜趁他傾側之際，已很快的將毯子的半邊，摳到他身上，佩馨猛吃一驚，覺得這樣和她偎倚，又同覆於一毯之下，未免越禮，但心中却有些飄飄搖搖，不知所可了，鳳宜悄聲道，你別動，老實坐着，我聽門外又好象有人，佩馨一怔，只得傾耳聽着門外，過了半晌，並沒聽見外面有什麼特別聲息，倒覺透內發生了異狀，身體和鳳宜接近的一面，似乎生了無名的熱，感覺鳳宜的身體熱度極高，而且有很大吸力，似將把自己的身體吸引去，她的身體，也似一點一點的移將過來，

其實鳳宜身體並未稍移，中間還保留相當距離，但佩馨的感覺力，和互相倚偎差不多，鳳宜雖然寂靜無聲，但心中的不甯，大約和佩馨也沒有什麼兩樣，過了一會，鳳宜才悄然道，外面也許沒人，我聽錯了，佩馨應了一聲，鳳宜道，今夜我注定要守辛苦，起碼要受到天亮，你何必白跟我挨凍，進去歇會吧，佩馨也情知在此和鳳宜廝守，甚為危險，若能躲開，倒是防漸慎微之道，但不知怎的，心裏既不忍拋她一人在外，而且又似捨不得離開，就搖頭道，我一定要陪你，鳳宜似乎一笑，却沒發出聲音，悄聲說道，我們可以談談，省得寂寞，你現在家裏還有人麼，佩馨道，只剩下我一個了，鳳宜道，回想當日第一次見你的時候，我很慚愧，把你當作普通的竊賊，幾乎把你害了，佩馨道，當初我原是個普通的竊賊啊，鳳宜道，不然，你雖然作賊，實際是行孝，以後我聽警察說查見你母親的尸身，是連病帶餓死的，並不是全由於場房壓死，還看見你的照片和畢業文憑，又聽你鄰居說你早日的品行，我真後悔死了，也慚愧死了，若不爲着我身上還有一半大仇未報，我一定自行投案，把你洗刷出去，這是我的良心話，你現在大約還未必信呢，佩馨道，我早已明白您的意思，怎會不信，再說由你埋葬我亡母的尸體，更可以看出來，我是十分感激，將來必

要報答，鳳宜道，你還說報答，真教我愧了，回想那日倘我能早明白你的苦況，立時幫助一點東西，教你回去，也許能救活了你母親，不致那樣慘死，佩馨笑道，當時情形，絕不能這樣，您正殺死了何振邦，我就來行竊，就是您有救人的心，在那時也顧不到啊，這只怨我的命運太壞，我母親壽數該盡，才趕得那樣巧，鳳宜道，可是我真覺着虧心，你母親的靈柩，我已經在郊外買塊地葬了，並且因爲你正在爲我含冤，不能行動自由，我每隔幾天，就到墳上燒些紙錢，稍稍盡我的心，還不斷在墳前禱告，早晚有一日，我得對你們姓容的，補上這般罪孽，佩馨聽着，覺得應對她遜謝，並且解釋她對自己並無罪孽可言，但不知怎的，竟一時尋不着恰當的言語回答，鳳宜已把話題轉入他事道，我遇見的事，沒一件不巧的，昨夜我已決意去殺鄭子範，帶了何振邦遺下的手槍，到旅館開房間，那知他竟出去了，我只得暫且回來，今日下午再去，才出門上車，又遇了邵先生，他告訴我鄭子範已經被殺死，替我報了仇，我只當這手槍白預備了，那知夜裏居然又用上，要不然怎會這樣方便呢，說着稍遲又道，鄭子範是誰殺的，你知道麼，佩馨搖頭道，我不知道，鳳宜道，這個殺鄭子範的人，我很恨他，佩馨聽着奇怪，不自禁的問道，爲什麼呢，可是因爲您不得親手報仇麼，鳳宜轉

臉看了看他，搖頭道，不是，只要鄭子範死了，無論是誰殺的，料我父母的陰靈都一樣快意，我也萬分感激，不過鄭子範這樣死了，倒給我留下很多難題，我昨夜到旅館去，皮篋裏藏着手槍，身上帶着絕命書，本想打死了鄭子範，跟着也自殺，用絕命書說明那以往的事，並且替你洗刷了嫌疑，現在鄭子範已被別殺死，我原定之計劃全都廢了，你的嫌疑也不能長久這麼擱着，我只有還去投案，把這件殺鄭子範的事，也認到自己身上，拚出一條命，把這公案都弄清了也罷，佩馨忙道，何太太，你千萬不要這樣，我的嫌疑根本沒有關係，現在案子已然冷了許多，我就在本地住着，也能平安，要不然上外鄉去，也能生活，您何必只爲我的一點嫌疑，定要犧牲生命呢，何太太，請你千萬不要作這糊塗事，鳳宜聽了，喟然一嘆道，這麼說，我糊塗了，可是我還有不糊塗的啊，說時似乎非常悽惻，良久無語，徐徐側過身兒，和佩馨肩臂相挨，又把一隻柔膩的手兒，好像無意的撫在佩馨的膝蓋上，忽然叫着佩馨的名字，悽然的道，佩馨，我現在把你看作唯一的朋友，才和你說這話，你知道我是多麼苦啊，倘若能殺死鄭子範，自己轟轟烈烈一死，不但完了我的志願，還能解決了我的困難，現在我落到既不能死，又不易活的田地，可更苦了，即使勉強對付着活下去，後半世孤苦零

了，無依無靠，那裏是我的着落，等到受夠了苦再死，可就不如趁早死了，佩馨聽着，覺得她無端對自己談起心事。此中定有寓意，不由心中動盪起來，此際直想把自己和心玉業已訂婚，而且心玉早說過永久同居的話，全告訴她，這樣就可在無形中給她個暗示，但憶起心玉所囑對鳳宜守祕之言，就不敢完全說出，只隱約示意道，您到不必愁後來的事。第一個凌小姐，她也是孤苦零丁，和您感情又好，一定能長久相伴，就是我，既承您認爲朋友，日後也願意長來長往，替您照顧些事兒，鳳宜又嘆道，不然啊，心玉和我雖好，但是世上親姐妹，也不能一世常相廝守，你呢，若是替我把嫌疑再担下去，絕不能在此地長住，必然得避到遠方，那能和我常常見面，再說害你一個人離鄉背井的長久流落，我也不忍哪，佩馨道，我本不是此地人，到那裏也是一樣，您到無須介意，鳳宜道，可是你總是在此地生長的，一切都熟，容易生活，若到了他鄉，舉目無親，那份兒苦况，大約你還沒經過呢，鳳宜說到這裏，幾乎把蘊藏的心意，都暗示出來，只待佩馨領悟，但是佩馨雖然覺得她自己似有愛近之心，却還未悟到清處，只就鳳宜言語的表面着想，以爲她關心自己日後避禍他鄉，獨居時的困苦，覺得必須盡心解釋，以打消她投首的原意，這時幾乎又要說出將來有心玉相隨，比翼雙飛，

有樂無苦，但話到口邊，仍復咽住，改了個方法說道，我並不是一個人去，邵大哥永遠跟我作伴，我到那裏他跟那裏，鳳宜嘆哧一笑道，我不是小看你那位邵大哥，他太粗豪了，我說個比方，我家裏永遠雇着老媽，老媽也很忠心，可是她只能辦我身近的事情，解不了我心裏的寂寞，我依然算是一個人兒啊，再給你說個景緻，有這麼一天，正在冬天三九裏，大風大雪，我一人害怕，叫老媽到房裏睡在樓板上，她不大工夫，就起了鼾聲，我自個兒守着火爐喝茶，聽大風挾着雪片，打得窗戶沙沙的響，房裏像死了一樣的冷清，只有鐘聲的搭和老媽的呼嚕，我那時好像獨個兒住在破廟裏似的，一顆心慌得不知怎麼是好，想把老媽叫醒說句話兒，又覺和她沒有可說的話，就自己獨自對着火爐，過了一夜，你想想這滋味怎樣，現在你還許不大覺的，將來到外鄉日子一久，就明白了，佩馨聽到這裏才領悟了鳳宜的意思，她所說的這個景緻，真教孤零的人動心，冬夜風雪，一個人獨守空房，除了火爐以外，所最需要的，自然不是老媽，也是邵老台那樣的朋友，佩馨若是沒有心玉，此際必然大受感動，拜倒在她身邊，請求作將來冬夜火爐畔的談心伴侶，只因已有心玉，就引不起自己的同感，而只對鳳宜發生憐惜之情，當時想安慰她，又覺難於措詞，若說得疏遠了，未免有負她見重

之意，若說得太親近了，更怕她由悞會而生意外情形。想着躊躇許久，才道：您不必總尋思這個，人的際遇有沒有一定的，我看您這樣教孝心烈性，又忠厚待人，日後定能得極好的結果，鳳宜悄然道：我也不想有什麼好結果，只盼這身體和這顆心，能夠得到着落，平平穩穩的過這一世，就算滿足了，我很知道這思想腐敗得很，現在所說的時代女子，都講究自立，把終身交給一種事業，直到老死，並不需要別人，我也那樣想過，無奈我既然沒有學問，而且這幾年在刀尖上過日子，把心都使碎了，如今幸得老天加護，算把父母冤仇報完，可是精神已經疲透了，所以很想尋個死路，永久休息，若不能死，就得像方才說的，總得有個地方，容我休息這疲乏的身體。有個人替我修補破碎的心，說着嘆了一聲，身兒更向佩馨肩上挨倚，似乎感情已沸騰到極點。言語已說到盡頭，更進一步，暗示出佩馨就是修補她殘破之心的人，佩馨懷中就是休息她疲倦身體的地方，這一來佩馨可有些承受不住。本來鳳宜生得非常美麗，而且具有一種動人的少婦風情。溫柔中窩有難以言傳的情思，此際又加玉頰壓肩，軟語入耳，佩馨正在青年，初觀色界，以前雖有過和心玉的愛情經歷，但相逢於患難之中，盟心於倉卒之際，心玉又是和他一樣的初歷情場，更不會作這樣的旖旎風光，纏綿情

態，所以佩馨此際遇到鳳宜的陣仗，真是前所未經，心裏迷惑得好似吃醉酒一樣，但在理智上，却清清白白地，知道自己遇到難題了。鳳宜明明已表示以身相許之意，自己可怎樣應付她的深情，而且又不解她的愛心由何而起，在以前雖曾見過面，而未見她稍露形跡，今夜竟突然的發生了愛情。像疾風暴雨相逼而來，莫非真是患難中的伴侶，容易發生感情，數小時的接近，竟使她的芳心緊附到我的身上麼，本來鳳宜正在花信年華，他鄉飄泊，子獨無依，以前和何振邦，只是因為挾着深仇大恨，才成爲假鳳虛凰，如今冤仇盡報，心願已了，想到來日茫茫，自不免發生此身何托之感。現在恰赶上佩馨到來，和她同處在恐慌之中，夜深寒宵，兩身相倚，自然難免兩心相印，莫說鳳宜情難自禁，便是佩馨也覺心躍躍若不自持，這時真是危機懸於一髮，佩馨只要把身體向後稍仰，鳳宜的軟柔腰肢，失了支持，就會全身倒入他懷中，佩馨再一吻相溫，數言相慰，就算大局定矣，幸而佩馨在迷茫中還未忘却心玉，竭力抑制着感情，把心玉二字當作符咒似的，在心內默念不止，但口中却忘了說話，在這最緊張的時候，倒轉爲十分冷靜，鳳宜也未接着再訴心事，兩人都是動也不動，響也不響。佩馨此際的心期，却是可質天日。雖然也覺鳳宜身世可憐，容華可愛，深情可感，但是



終不肯便她稍侵那佔據在心坎深處的心玉的地位，每覺鳳宜的影象在心中前進一步，就竭力推動心玉的影象，和她抵抗，佩馨以前本是寒家子弟，謀食不遑，那有領略愛情的機會。心玉却是第一個教他領略愛字滋味的人，人的印象，照例以第一次爲最深，所以心玉在佩馨心裏佔了極堅固的勢力，鳳宜原不知佩馨和心玉的情節，以爲他心中正在空空洞洞，自己很容易入生中樞，那知竟遇到勁敵，百攻不入，但鳳宜仍夢想不到佩馨已有他人，還疑他是未歷情場，尙懷羞澀，心中有話也說不出口，當時也就不再進迫，靜待他的表示，兩人都在心裏作活兒，表面上都枯坐如癡，一語不發，就在此際，外面的槍聲，也漸漸平息，只剩下陋巷中狗吠，遙遙可聞，好像世界由暴亂的狀態中徐徐死去。佩馨默念着二字咒語，過了半天，發覺肩頭加重了負擔，略一凝神，知道鳳宜的頭兒全壓到自己肩上，好像是睡着了，佩馨也不敢驚她，只盼望天色早明，藉時間的移動，把自己由這危險的境地中拯救出去，以後和心玉見面，急速商量把婚約宣佈，也就可以消滅了鳳宜的癡心，當時雖這樣想，但心思終不能永遠放到遠處，只去思想心玉，有時偶然把心思回到身邊，立又感覺鳳宜的頭兒軟軟貼到自己肩上，口中香息微微，隱約可聞，這誘惑的力量，十分巨大，佩馨深知一失足成千古恨，只

有咬定牙關，苦苦搏戰，過了約有半個小時，鳳宜才緩緩醒來，嬌呻一聲道，「呦，我竟睡着了，你冷麼，」佩馨此際通身出着燥汗，又加半身披着毛毯，半身被她身上的電力烘炙，豈有覺冷之理，就搖頭道，「我不覺冷，這會兒比方才倒暖和了。」鳳宜直起身兒，又道，「外面也清靜了，沒聽見槍聲，」佩馨道，「槍聲斷了很有半天，好像外面已見平復，」鳳宜舉手伸了個懶腰，把身上披的毯子都推到後面，曼聲說道，「我們也受夠罪了，回到房裏歇歇，我又渴又餓，你也該吃些東西吧，」佩馨道，「我倒不覺，你請便吧，我在這兒守着，」鳳宜拉着他道，「走吧，我準知道現在已沒事了，用不着再守在這兒，土匪搶奪，都是一時趁亂兒，抓搔點東西就逃了，怎敢整夜在街上幹犯法營生，這又不是辮子兵進南京，放槍三天，佩馨只得立起，隨她她入了樓門，進到臥室，把電燈開了，鳳宜讓佩馨坐下，由暖瓶中倒出兩杯茶，各自飲乾，鳳宜又開了小櫃，取出兩匣細點，和兩個酒杯，放在桌在，另由他室取來一瓶白蘭地，新開了塞，注滿杯中，讓佩馨隨意飲啖，佩馨知道自己若再是客氣，只，她多說些話，就謝了一聲，陪她先吃些點心，鳳宜舉起杯子道，「你喝兩杯，趕趕這夜裏的寒氣，佩馨自有生以來，也未喝過白蘭地這樣的貴酒，連國產的高粱白乾，也入口沒有幾次，但在以前似乎聽人

說過，洋酒多是甜的，並不辛辣，此際見鳳宜已擎杯欲飲，料着這酒既然連婦人都能飲用，必然和糖水一樣，當時也就舉杯陪她一飲而盡，酒到口中，既不覺甜，也未覺辣，更沒感到有什麼力量，鳳宜見他飲得爽快，隨又各斟一杯，佩馨料着推辭不得，又見她尙然眉也不皺的飲下，自己何能示弱，就又喝了，又那知鳳宜雖然是個嬌怯怯的美人兒，但體質却極秉賦甚厚，並非常人可比，而且性情上也頗有異點，因為她有濺血殺人的勇氣，連帶就有百杯不醉之海量，進一步說，在愛情方面也照樣有迅風疾雨，翻江倒海的狂熱，此際把情絲繫在佩馨身上，當然是百折不回，使身受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不過在行爲上尙能蘊藉，佩馨明知危險，但還不知速避，游泳在她的情網之中，妄想脫逃，又如何能夠呢，就現在這時，兩人都飲過二杯，鳳宜也未再行勸飲，都吃了些點心，忽然窗外砰砰有聲，都嚇了一跳，鳳宜揭開窗帘，開了窗子，向外一看，原來已大點的落起雨來，窗下有個很大的洗衣用的鐵盆，覆在地下，盆底被雨點鼓擊，故而作響，鳳宜縮回身笑道，這盆也跟着搗亂，外面竟落起雨來，莫怪風這樣涼了，說着打個呵欠，又嘆道，一番秋雨一番涼，十場秋雨看棉裳，這是第四場秋雨了，不知又得纏綿幾天，可是年年秋天都分外的長，雨也分外多，你還記得咱你初見的

一夜，也在下雨，那是今秋第一場啊。佩馨此酒意已然上湧，頭腦昏昏，心中躍躍，望着鳳宜酒紅烘頰的笑顏，聽着她淒豔動人的言語，猛覺腔內愛心火熾，難以自持，脊上却颯颯生寒，銷魂無限，想到她當此涼雨秋宵，芳心淒苦，但當前局面，只一轉變，就可以成爲旖旎春色，任老天作盡秋聲，再也傷不到她的心了，俗語說酒能亂性，又是色媒，誠然一點不假，只這三杯白蘭地，已把佩馨的定力消滅多半，倘若鳳宜稍一推襟送抱，恐怕他連方才的二字咒語，也念不上來，幸而鳳宜這時在燈光之下，頗自矜持，並沒有誘惑的行爲，但只容光的眩露，已然很夠力量，佩馨看她一眼，就覺心中慌亂一陣，軟癱在座位上面，動彈不得，鳳宜問他可還要吃點別的東西，若飲牛奶或咖啡，櫥房爐火未封，可以立時煮得搖搖頭，低聲道：我不能吃了，謝謝你，說着就要起立替她收拾，鳳宜瞧着他眼兒惺忪，腳下龍踵，笑着推他坐下道，瞧你這樣兒，三杯酒就眼裏起霧，脚下踩棉花了，還不如心玉呢。說着就自己把酒具和食剩東西，收回原處，佩馨猛然聽鳳宜說出心玉二字，好似胸頭中了個砲彈，被打得聲息俱停，閉上眼兒，重新領受內心的阮陸，半晌忽覺腳邊震動，睜眼看時，只見鳳宜正蹲在自己跟前，伸出纖纖素手，替解鞋上的帶，佩馨大驚之下，急忙的將腳

縮回，吃吃的道，這這……：……鳳宜仍蹲着不動，仰首笑道：我以為你睡着了，脫了鞋好倒下啊，佩馨這時和她相距不過一尺，瞧着她笑時，口中露出雪白的牙齒，頰上現在淺淺的梨渦，合成一種嬌憨情態，是自己向未見過的，更聽着她柔媚的言語，覺得她這樣一個娟潔華貴，而又向來尊養處優的閨秀，居然肯爲自己執這賤役，足見相愛已到極點，不由感動得心肝俱癢，眼鼻同酸，恨不得立刻將她抱入懷中，這時身體向前掙扎欲起，但心中茫然，連自己也不知是想對她客氣，還是真的想把她抱住，那知頭兒方稍離後面靠的牆壁，立覺頭目涔涔，心中翻亂，似將嘔吐，恐怕真個吐生了酒，沾污了鳳宜的錦衾綉榻，就不敢移動，竭力運氣壓制胸中酒氣，不使上湧，就在這當兒，猛覺自己的一隻脚，又被鳳宜捉住，佩馨雖然着急，把身體動搖着，但已無力再把脚縮回，任鳳宜把兩隻鞋子全脫下去，又把他的腿兒彎到床上，佩馨心內想說抱歉的話，但口部只動了幾動，並沒發出聲音，須臾肩又被拍了一下，就聽鳳宜在耳旁軟語道，我若早想到你沒有酒量，就不勸你多喝了，你且吃些涼的解解吧，隨覺有冰涼的薄片東西，塞到唇邊，佩馨既感她的柔情，又覺不過意，無奈在昏暈之間，既不能張眼，又不能起坐，只得搖着頭兒躲避，表示不敢當之意，但是那片冰冷的東

西，緊貼在唇邊，並不離開，佩馨不安到了萬分，急得拚力說出一句話道，您放下，我……：方說出半句，底下的自己吃三字還未出口，那片冰涼東西，已隨着他唇吻的開張，塞入口內，鳳宜格格笑道，你就老實吃吧，醉到這樣，還鬧什麼虛文，佩馨這時嘗出口內的東西，是一片蘸了糖霜的脆嫩菓藕，涼意震齒，甜味黏心，又帶有鳳宜手上的一點香味，不由心情更爲蕩漾，就再不推辭，由鳳宜喂了十多片，立覺醉意稍解，微微張開眼兒，搖頭說道，謝謝，我不吃了，說時見鳳宜不知何時已脫去旗袍，露出裏面的銀灰色鑲索白緞邊的小短襖，倒挽着雙袖，伶伶俐俐的露着半段白潤如玉的小臂，左手還正捏着一片藕，待向自己口中喂送，佩馨一看這旖旎的光景，暗地冷冷地打了個冷戰，比方才吃的藕片還有力量，暗叫蒼天，我可忍不住她了，鳳宜見佩馨張眼，嫣然笑道，好些了麼，再吃一點兒吧，佩馨道，真的很夠了，我太放肆，真對不住，鳳宜一掃秋波，似嗔似笑的道，你不吃了，那麼就請睡吧，佩馨忙道，我不睡，天亮就要走了，鳳宜道，你不睡也得躺下歇歇，再一折騰，還怕出酒呢，我也要到別的房裏睡去，不陪你了，你就在這床上躺着吧，佩馨初意料着她必對自己還有無限纏綿，不便走，此際聽她竟真個告辭要到旁室去睡，心中倒覺熱辣辣的有些捨不得，人心

就是這樣矛盾，他竟忘記方才鳳宜進逼的時候，自己是怎樣張皇無主了，這時鳳宜已走到門邊，微笑說道，外面已平靜了，你安心睡吧，我到旁邊心玉的床上睡去，佩馨聽了她最末一句，心中又由狂熱化爲冰涼，想到方才和鳳宜的親狎情形，不勝慚愧，忽然念到自己怎能睡在鳳宜床上，何不和鳳宜換個過兒，教她仍睡在這裏，自己到心玉床上去睡，或者藉着心玉的衾枕餘香，鎖住我的心猿意馬，免得生出意外的危險來，想着就掙扎着招手叫道，您還在這裏，我到那邊……：：：：鳳宜沒等他說完，已接口道，你想怎麼……：：：：你憑什麼上人家心玉床上去呢，說完嫣然一笑，擺了擺手，就自推門到隔壁室中去了，佩馨目定口呆，自思鳳宜這句話頗有深意，她說我憑什麼到心玉床上去睡，却不想我又憑什麼在她床上睡呢，這樣她必然已把我當作她的所有了，夠多麼危險哪，只是方才我怎不緊接她那問句，回答她說，我憑着心玉未婚夫的資格，所以能到她床上去睡，這一句話不就把滿天雲霧都打開了麼，佩馨想着，自怨自艾，其實他不自覺的已被鳳宜的魔力鎮壓住了，在鳳宜離開的時節，頭腦尚能冷靜，鳳宜一到了近前，就立刻神智眩迷，心中的正當道理，不能保持，口中的正當言語，也不能說出了，這時他凝思許久，自覺心精由疲乏而轉爲麻木，頭腦昏沉欲睡，正在這時，忽

聽隔壁有衣裳蟋蟀之聲，才明白鳳宜所說的心玉臥房，和這屋只一板之隔，並且有旁門可通，方才鳳宜就是從這門裏過去的，不由看着那門兒，怔了半晌，忽然攢起拳頭，向自己頭上打了一下，將身一倒，就睡在枕上，竭力抑制心神，想把隔壁的鳳宜置之思想以外，幸而他醉意濃，這一就枕，很能幫助他入睡，過了沒很大工夫，竟在心神歷亂中，入了夢鄉，但是——一個人的心力，對於醒時的行爲，固然能夠自己壓制，對於夢中的放縱，却是沒法管束，佩馨睡後，就在夢中仍返回到方才的旖旎光景，好像鳳宜還將藕片喂他，他正迷糊着嘴嚼甜冷之味，猛覺鳳宜的柔膩身體，壓到自己腿上，睜眼看她坐在床上，半身任床沿虛懸，半身向自己腿上壓迫，佩馨夢中可沒有醒時那些顧慮，竟伸手攬住她的腰兒，要向懷中拉過，却使得力猛點，鳳宜好像身體失了重心，向佩馨懷中倒去，佩馨也被她撞倒，雙雙滾在床上，佩馨掙扎欲起，將手亂攀，不料正握到鳳宜肥滿滑膩的股部，鳳宜嚶嚶一聲，佩馨隨覺自己臂上被她壓得微痛，更是情不自禁，便要翻身擁抱，那知竟撲了個空，細看才見鳳宜已失了蹤影，佩馨詫異，舉首向四下亂尋，連床後都看了，只不見影兒，及至回過頭來，猛見鳳宜竟又坐在床邊，微笑向他坐着，佩馨可不能再忍了，撲過去仍把她拉倒在床上，鳳宜



笑的格格的，兩足亂蹬。佩馨此際不知怎的，兩眼注定在她兩足中間，只見鳳宜脚下只穿着青緞繡白花的小鞋，赤足不襪，還露着半截小腿。玉膚緻緻生光，在雙足上下蹬動之間，好像越動越快。快到看不清腳的模樣，隨在兩足的空隙中，現出個脈脈含顰的臉兒，却是心玉。佩馨瞧着大吃一驚，立時醒覺。但他，在睡意朦朧，既不知方才是夢，也不自知現時已醒，身體抖動幾次，睜開眼兒，只見當前光景，和方才完全一樣。含情帶的鳳宜，仍在床前立着，但只房頂懸的燈，已然熄滅，只開了床前矮几上的一盞淺玫瑰紫色的小臺燈，光線幽幽灑灑。橫射到鳳宜的玉貌之上，使她身後背景，分外渺渺沉沉。她身邊也似霧霧縹緲，尤其她面上，好似由燈光映出一層粉融融的浮光，平添了無限夢也似的意境。這種光景比佩馨夢幻境，還加朦朧，還加香豔，佩馨那還有清醒的餘暇，方才以夢為真，此際視真如夢，心中一貫狂熱，一貫的迷離，瞪着眼兒，猛然坐起，伸手向前一抱，恰正抱住了鳳宜的腰肢，口中作妮聲叫道，親愛的，你來吧，鳳宜被她曳的立脚不住，跌在床上，和夢中光景一樣，不過她在格格笑着以外，又說了句你這是怎了。佩馨似未聽見，很猛暴的將她身體翻轉，擁在懷中吻個不住，鳳宜似乎毫無抵抗，聲息俱無，任他輕薄。這一吻經了很長工夫，佩馨才把嘴

唇離開他的香吻，那知就在這當兒，鳳宜猛地舉起纖掌，向佩馨額上拍的打了一下，圓睜星眼，憤憤的道，姓容的，你這是什麼人行，我拿你當好朋友，留着住下，又睡在我的床上，那樣待錯了，你竟作出這樣事來，敢情你們男子都是不許親近的，你趁早起來，給我出去，鳳宜這一舉明是故意做作，她自回隔壁房裏睡覺之後，因為咫尺放着個心愛的人，又加方才喝過些美酒，芳心已動，怎能睡得寧貼，何況她已把佩馨放在自己床上，女子對於本身御用之物，看得十分珍重，既然把錦衾繡枕都交付了佩馨，就等於把身體也交給他了，又豈肯只担個虛名，不進求實際呢，她躺了一會，滿以為佩馨在這靜夜之中，暗室之內，廝守着個美婦，絕不肯放棄機會，何況自己已示意給他，他必要從這旁門溜將過來，有所動作，那樣他作主動，自己作被動，好事就順理成章的成就了，那知過了半天，聽佩馨那邊消息沉寂，好像已然睡着了，鳳宜不由切齒痛恨，暗罵癡人，又過半晌，她再忍耐不住，下床蹣跚到門邊，將門推開縫兒一瞧，見佩馨果已睡着，才大胆走入，因屋頂燈光太亮，照得全屋通明，倘若佩馨醒來，自己無所躲藏，就把那燈息了，開放矮几上的臺燈，才立在床前，癡癡的望着，佩馨本生得儀容俊雅，眉目清秀，身上穿着心玉所贈的衣服，也很漂亮可體，又加

頰上酒紅，暈着春意，他夢中更享着飄飄欲仙的滋味，面上自然也帶出一種說不出的表情，鳳宜對他又是情人眼內，越看越愛，漸漸不自覺的一步向前，腿兒緊貼着床邊，佩馨夢中和鳳宜拉曳擁抱，手足竟舞動起來，鳳宜瞧着正好笑，就在這個當兒，佩馨突然醒來，鳳宜本來不想被他看見，早打算他一醒就躲出燈光以外，但此際竟不由自主，佩馨朦朧的眼光，向她注視，好似有鎮攝的力量，使她不能移動，但她萬想不到佩馨會這樣鹵莽，竟把她拉到床上，她心動已久，當然不能自持，昏然任佩馨吻着，心中却想這樣佩馨來的太易，未免被他看輕，所以接着就輕以一掌相加，並且還預備給他一些磨折，那知天意好似偏向佩馨，不許鳳宜再作張致，就在這緊張的當兒，忽聽外面敲得大門山響，二人全都大驚，相顧失色，佩馨張皇說道，我出去看，把槍給我，鳳宜側耳聽着外面，忽然秋波一轉，把佩馨倒床上，自向櫥中取出手槍，直跑出去，才走到院中，就聽得門外有人叫何太太，鳳宜聽着聲音甚熟，忙走近門際，問道，誰呀，外面答道，我是邵老台，你是何太太麼，佩馨在這裏沒有，鳳宜一聽，立刻心中亂跳，暗想邵老台在這要緊時候闖來，真煞風景，他必是因爲外面鬧亂，不放心佩馨，故而冒險趕來尋覓，這人真夠義氣，自己若實說佩馨在此，放他進來，就算把局

攪了，若是假說佩馨不在，令他回去，又覺於心不安，不忠心中大爲躊躇。最後還是被貪慾之念，戰勝誠正之心，就答道，你說是容先生麼，他並沒有來啊，邵老台道，他從黃昏後出門，說是上您這兒來的，鳳宜道，我並沒見他，也許是外面一鬧變亂，他被截在什麼地方了，邵老台似乎很信她的話，答道，對了，一定是截到外面，我從一聽見槍響，就跑出來尋他，幾次都被攔住，直到現在，才從小巷裏繞了過來，還是頂着槍子兒，現在他既不在這裏，我還得到別處去找，說着似已轉身欲去。又問道，您這裏平安吧，鳳宜聽他說來時危險，料着回去也必危險，心中甚爲不忍，但話已說出，不能反覆，只可說道，謝謝你，我這裏倒安靜，你不進來坐坐麼，邵老台說了聲，進去，我走了，就不踏步走遠，鳳宜怔怔的站着，聽脚步業已遠去，才抱着不安的心情，想回房去，就在轉身之際，猛見佩馨立在身後，近在咫尺，幾乎和他互相撞着，鳳宜一見，立刻羞的無地自容，料着佩馨必早已出來，聽見自己和邵老台的問答，自己的謊言已然可羞，而且邵老台是佩馨的患難朋友，冒着大險前來尋他，自己竟把邵老台欺騙走了，這在佩馨未必能諒解自己相戀之情，倒許因不願意而別生誤會，自己豈不難堪死了，鳳宜想着，愧窘交迸，也沒臉和佩馨說話，向旁一閃身，就掠過

佩馨身旁，向樓門走去，走的沒幾步，忽覺佩馨趕到身邊，拉着自己的手，緊緊握了兩下，鳳宜心中的糾結，這才突然舒展，知道佩馨明白自己的微意，並沒生輕鄙之念，也就悄然無言，只將身體倚着佩馨，一同進了樓門，此際佩馨已澈底解，並且證明鳳宜是如何愛着自己，更感覺自己也已愛上她，心中情焰熾騰，不可遏止，走在黑暗的大廳中，忍不住又擁住他接了個吻，鳳宜方才所預備的推就做作，已被邵老台破壞，而且她的心情，已因說謊而完全顯露了，此際如何再能重整陣容，只有服服貼貼，隨人宛轉，立了半晌，才互相糾纏着進了臥室，乍見燈光，二人不由都含情相視，臉上全泛出紅色，鳳宜悄然道，我很慚愧，把你的邵大哥騙走了，佩馨無言，只對她微笑着，了搖頭，二人偎倚着坐在床上，重新脈脈相看，彷彿雙方心中的熱情，由目光中發射出來，比由言語表示，較為便利，這樣看了半晌，佩馨瞧鳳宜春情浮於眉梢，心事傳於眼底，而且玉貌柔腰，比往日都覺分外美好，不由越看越愛，但看着不知的心中一動，忽然鼻頭一酸，眼中熱淚直湧出來，鳳宜瞧見，初以驚訝，繼而妙目一轉，秋波瑩瑩，也流下眼淚，又互相看了一下，二人似乎同時覺得在這時流淚，是太無道理，但是又各有不能自忍的原因，就全別強現出笑容，鳳宜先問道，你這是爲什麼，佩馨微一聳肩，反問道，

你又爲什麼呢，鳳宜眼中含淚，腮邊帶笑的嘆道：咳，我是想起以前的身世淒涼，境遇困苦，可今天也許是上天可憐，我的罪孽已滿，以後該有好日子過了，又你無故的流淚，並惹得我心裏不知是什麼滋味，忍不住就……說着又囁然笑道，這才是沒來由呢，可是你到底爲什麼，佩馨此際的流淚，是因爲看着鳳宜可愛，恨不得立刻粘化在她身上，但是看着越發越覺爲難，想着心玉恩義，既不可負，鳳宜深情，更覺難捨，眼看着當前的人，情慾燃起萬丈，時時想撲上前去，但心中總好似有件無形的東西阻梗，使他欲前復却，再想到以前和以後的事，更是一陣慚愧，一陣悽惶，忍不住心坎一熱，鼻頭一酸，才流下淚來，這時鳳宜向他反問，佩馨一時回答不出，鳳宜見他如此，心中暗想自己難過，好像是喜極淚溢，所以淚痕不拭自乾，他這樣哭個不住，問他又不答話，是什麼原故呢，想着不勝疑惑，就撫着他肩頭道，你怎這樣……難道有什麼爲難麼，鳳宜本知道他是孤身一人，毫無牽絆，絕不會有什麼爲難，這句話只是隨口問的，却不料恰恰刺入佩馨心坎上的傷處，他覺得事到如今，萬不能再隱瞞了，自己雖然極愛鳳宜，不願說和心玉的實情，以傷她的芳心，並破自己的豔夢，但若她因循下去，勢必兩下不能自持，即使博得歡情片刻，如願以償，但心玉也許明日回來，此事那能祕密，自己必落到兩面不能作人，

如今只有把實情說與鳳宜，教她斷了愛我的心，以後只作個閨中膩友吧，想着雖然主想決定，却仍忍出口，吃吃了半晌，才說出不……兩字，鳳宜這才看出蹊蹺，大驚說道，你不怎樣，說啊，他祇俯首自臆，敢瞧他，在喉嚨裏吞吐着道，我……我和心玉，鳳宜聽了，霍然立起，顏色大變，隨又木然坐回原處，顫聲說道，你和心玉有了……愛情麼，佩馨好似到了生死關頭，拚命似的才說出三個字道，定婚了，鳳宜突然跳起，好像躲什麼可怕的東西似的，離開他身畔，面色慘白如紙，嬌喘微微，發癡似的直瞪着他，佩馨此際因神經刺激過度，反倒變成麻木，心中茫然別無所思，只看着脚下地氈角上的紫藤花圖案，覺得很為美麗，半晌忽聽得吧的一聲，左頰感到火燎似的痛疼，不由哎喲一聲，將手撫了頰兒，抬頭一看，見鳳宜眉愁黛慘，切齒凝眸，兩隻玉手叉着腰兒，正對自己憤然視，才知被她打了個嘴吧，鳳宜見佩馨抬頭道，戟指着罵道，姓容的，你是什麼人格，這樣要命的話，早一點還忍着不說，定要害我到這時候，你是誠心哪，佩馨被她罵得心服口服，自思真是該死，在她初露心意時，早應該掏誠相告，只為猶疑不定，一會兒怕傷她的心，一會兒又設法抑自己的愛，因循到這時，已鬧得不可開交，她把整個的心都撲到自己身上了，自己才說出心玉的事，迎頭澆過冷水，豈不像有意要

戲她麼，她這時不知如何氣惱，如何怨恨，才忍不住打我幾下，自己雖然不是故意，但在她當然萬分難堪，就打死我也不足洩她之憤，蔽我之辜，真是後悔來不及了。我怎那迷糊糊，竟作這好像欺騙她的事呢。佩馨這些思想，是被鳳宜一掌打醒了酒意，才發出來的，正在愧悔無地自容，又鳳宜哦了一聲叫道：「我明白了，你這是報復，我當初曾誣賴你殺人，你今日就跟我來這麼一手兒，我害你東奔西逃，你就給我個永遠的傷心後悔，佩馨聽了這話，可覺實在承受不住，由床邊雙膝一屈，在地下，仰首叫道：「你太冤枉我了，我沒法兒分辯，只有罰誓，上帝在大上聽着，倘然我有絲毫這種意思，教我立時遇到頂慘的禍事，死在亂槍下面，鳳宜聽了，仍舊叉着腰道：「你沒這種心，可爲什麼早不說明，耍戲我到現在呢，佩馨嘆了一聲道：「我真慚愧死了，實在說吧，今夜我從來到以後，就漸漸看出你的意思，很爲感激，心中也明白自己和心玉已然定婚，若再和你親近，很爲危險，但是因爲心玉曾叮囑暫且祕定婚的事，我一時沒分輕重，就忍着沒說，及至咱們回房裏吃點心的時候，我知道險已極，不能再顧心玉的叮囑，應該對你實說了，可是我看着你的情形，又覺說出來必然惹你傷心，所以因循着沒敢開口，鳳宜頓足道：「混人，你那時便教我傷心，總比現在還傷得少些。」



佩馨道：我明白……明白，鳳宜切齒道，既明白又爲什麼。早說，佩馨嗚嗚道，我很想早說，當也屢次決意要說，可是到頭兒沒敢說，鳳宜發恨道：你這不是胡說，既然要說，爲什麼又不說。佩馨被逼到無可奈何，才悄悄說道，你原諒我吧，我只爲心裏覺得……覺得也愛上了你，才這麼因循着不敢說啊，鳳宜聽了這句，好似一團火，都被水澆熄，立時又腰的手軟軟的垂了下去。身兒向後一退，看了佩馨一眼，便頹然坐在身後一隻小沙發上，低頭無語，只伸手去捻着衣服的邊緣，佩馨此際也只剩了心意茫然，和她癡癡相對。過了半晌，鳳宜才到几上銀匣裏取出兩枝紙烟，丟給佩馨一支，一支自嚙在口裏，佩馨忙替她劃火柴燃着，鳳宜吸了兩口，看着由紙烟上冒的青烟，裊裊上昇，就伸手把那烟縷趕散了，向佩馨道：你瞧，我們方才的，和這烟縷一樣，已經全消散了。說到這裏，手兒一停，只見烟兒又裊裊昇起來，忽然心中一動，就癡癡望着那烟兒，把要說的話也停住了，須臾才似乎疏然一驚，抬起頭兒，眼光挾着無限幽怨，向佩馨道：我謝謝你的愛我，現在已到了這地步，什麼也不用說了，我呢，心裏怎樣，只有自己知道，更無須告訴你，方才還有些怨你，這時也談不到了，總而言之，一句話，心玉是我的親妹妹一樣，我不能奪她的未婚夫，料想你也未必忍心

作虧心事，現在咱們已經過去了，大家都當作夢一樣，把方才的事全忘了吧，佩馨聽她說的道理甚正，覺得凜然不可再留，只得悶悶的立起，向鳳宜點頭道：「我很慚愧，你多原諒，我走吧。」鳳宜將水汪汪的眼兒，望着他點了點頭道：「佩馨懷着滿腹悵惆，徐徐的向外走，這時二人的情景，完全不同，佩馨是低着頭，不敢再看鳳宜，想見他心中的悲涼難忍，鳳宜却把秋波一直的注視佩馨，想見她仍戀戀難捨。」佩馨向外走着，鳳宜迷迷惘惘，好似受了他的吸引，在後追隨，但情形又不是相送，經過了大廳，走出樓門，到了院中，見天空已現出魚肚白色，曉風抖峭，拂面生寒，又加二人這時的凄苦心情，不由全打着寒戰，覺得從脊骨直冷到心坎，佩馨走到門際，伸手就要抽去橫門，把門開放，忽聽背後鳳宜顫聲叫道：「等等兒，佩馨回頭一看，見鳳宜伶伶仃仃的立在樓前階上，玉肩雙鞞，素面焦黃，好像霎間已害過一場大病，昨夜燈前面的珠氣寶光，風情月態，已不知消滅何許，最怪的是夜中所見她身上曲線畢露，剪裁可體的衣服，此際竟像變肥了許多，襟低垂下來，她望着佩馨，但她面上却現出很冷淡的神色，悄然說道：「我看着心玉的面上，不能當時趕你走，外面也許還很亂，你出去遇到危險，我就對不住心玉，等會兒聽聽外面消息再走吧。」佩馨聽着，心中很明

白她這樣攔阻自己，雖藉着心玉作題目，但實際還是她本心對自己的憐惜，不覺由感激中又生出留戀，但又一轉想，外面危險很大，雖是實情，而自己留在這裏，危險也不見得較小，而且在這種局面中，再留下去，也太沒意思，就狠着心搖頭答道，謝謝你，我不等了，外面多半已經平靜，人家邵大哥既然能來，當然我也能走，鳳宜聽他提到邵老台，猛觸起方才說謊的事，不由把焦黃的臉兒，轉成通紅，回過頭兒，不再說話，佩馨看着她，一陣悽愴，急忙轉身，又要落門，鳳宜又頓足叫道，慢着，佩馨忙再住手回頭，只見這次鳳宜竟變了態度，娥眉倒豎，杏眼含嗔的叫道，容先生，你忘了這是我家吧，你不怕危險，拚命出去，我的家還得保重呢，現在你知道門外有沒有土匪藏着，倘若你開門時把土匪放進來，搶我個精光，那又該怎麼辦，佩馨聽她這樣說法，情知還是出於護惜自己之意，因為方才好說無效，故而這次出以偏鋒，雖然明知如此，但她既提出家產，關係重大，自己怎能強拗定要開門，只得垂手答道，是，是，我沒有想到，很對不起，可是我怎能再留在這裏呢，鳳宜一聽，突然更沉下臉兒道，呸，誰又留你了，你早就該走，不過因為外面還亂着，我的大門不能隨便開，得屈尊你等會兒，佩馨忙應道，是，那麼我就在這院裏等着，到可以開門的時候再走，

鳳宜又哼了一聲道：「自然你得在院裏等着，誰又請你進屋裏去呢，說完猛一轉身，就氣憤憤的走。樓門，佩馨目瞪口呆，只有怔怔的望着她的後影兒，心中對於她後來的狂態，尖刻言語，有些茫然不解，又那知鳳宜對佩馨雖然絕望，但仍割不斷愛惜之心，不特不願教他冒險出去，而且仍是外面並無危險，是忍於這樣和他分別，連自己心裏還沒有準兒，所以先藉口心玉攔阻出門，及見無效，心中一急，才又把自己的家產作題目，使佩馨無法反抗，但又不願被佩馨看透她的心意，故而一怒容，很決絕的轉身走入樓門，她這裝作是違背本心，強掙扎着給佩馨看的。只一轉身的當兒，眼淚已涔涔流下，身體戰如秋葉，勉強掙扎着，進了臥室，就倒向佩馨方才所睡的床上，將頭兒埋入臂彎，哭了個天昏地暗，心中只想自己怎樣命苦，數年中經過無限顛沛，在刀山劍樹中滾了出來，把一顆心煉成鐵的一樣，對世上人只有厭恨，並無愛情，自從第二次見着佩馨，因為可憐他的境遇，愛惜他的人格，又加自己曾誣害過他，中心抱歉，由這種原因，突然對他把他心變了，才漸漸又生出愛情，預備在他身上尋求永遠歸宿，我忍在心中，不肯顯露於外，那知今日在臨時的變亂之中，他忽和我同受患難，我以為是天從人願，有意成全我們了，才那樣毫無顧慮的

對他示意，直到他睡在我床上，我也倒進他懷裏，他竟說出和心玉已然定婚，這一句話，不是傾死我麼，我責問他爲原不早說出，他的回答更教我難過。他心裏也在愛着我呢，這倒未必是謊話，他在夜裏的神情，很可以看得出的。可是你愛我又有什麼用，天呀，我鳳宜作事是百折不回的。只要有個希望，千難萬苦也得成功，更莫說關乎愛情，佩馨既已進了我的心坎，要弄出來是不易了，現在即使他被那一國的女王搶了去，我拚了性命也得換他出來。就是他本心不愛我，躲到月亮上去，我也能生火箭去尋，慢慢溫熱他的心。現在却難在他並非不愛我，我得到他本極容易，無奈對方不是別人，偏偏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心玉。日待我和親姐姐一樣，難道我就忍心奪妹妹的未婚夫麼，這事算沒指望了，只怨老天太捉弄人，世上許多男子，怎麼我和心玉偏偏看中同一個人，世上萬千女子，怎麼我和心玉偏偏遇到一處，這不是害死人麼，鳳宜想着已然心灰意冷，好像決定放棄對佩馨的愛情了，但是她的爲人意志非常特別。平日自制的能力很，輕易不會動心，好像是個頭腦冷靜，近於理智的人。但是心一動了，她就立刻變成神經質者，對自己的感情，簡直無力抑制，此際她顧着心玉的友誼，決定斬斷對佩馨的情絲，道理是看得明明白白，此際雖然勉力把內心的熱情壓抑下去，但是

好像壓力愈大，反感愈甚，她頹然臥在床上，看外面已在槁木死灰，毫無復燃之意，但心內的熱燄，却越發熾烈。漸漸烘着了她已冷的心，起初只想自己命苦，偏偏愛上了心玉的未婚夫，除了退讓，更無別法。繼而又想到夜中和佩馨的柔情密意，把百種醜態，都獻給他了，即便從今斷絕。也是終身悖繆，半世羞慚，而且心玉和自己親同姐妹，曾有長久相伴之約，自己既和佩馨有了這層情事，將來他倆結爲夫婦，自己若再和他們同居，不特良心上永遠骯髒，而且看着人家恩愛，豈不更痛苦死了，那樣就可和心玉永不相見，一個最知心的姐妹，從此就算犧牲了，自己孤孤單單，這一世怎樣過呢，再想起方才和佩馨在這床上，被他抱住一吻，自己幾乎癱化在他身上。和在院中互相偎倚，自己心中感到忽寒忽熱的滋味，這都是永久不能忘的，最動心便是對他所口喻的話，將來孤居冷寂，雪天獨對火爐的苦況，當時原是點醒他的，如此回想起來，竟好似自己本身的預言，佩馨既不可得，我算心傷已絕，以後萬不一再有別的男子，定然落得晚境淒涼，雪夜孤宵，獨擁爐火的光景。還不是爲我寫照，鳳宜越想越覺難過，越想越加重了佩馨在自己生命中的關係。但最後的斷語，仍是打算犧牲自己，成全心玉，不過她這時的思想，好像都懸空，不着實，才咬牙切齒，自己和自己

掙扎着，喃喃的說，我就這樣決定，再不打擾心玉，再不尋思佩馨了。但是在她才說出這話以後，心中一陣發慌，有些後悔把話說狠了，直想立即加以更正，好像一個父親，因為兒子遊蕩，一時氣情難忍，加以斥逐，但在命令發出之後，他立即覺得有一派天性在心中發動，自悔太忍。又想到將來無子之苦，尋思這一時決意的行爲，將要成爲永久的痛苦，損失是不能補償，雖然能否回心轉意，還是問題。但當時總不能無此回念。她最後想來想去，竟漸漸地基本的定見搖動了，她先將自己 and 心玉比較，覺得心玉是位閨閣小姐，又受過高等教育，自己却在名義上是個孀婦，又沒有學問，心玉的前途甚爲光明，自己前途却很黑暗，再想對於佩馨一面，心玉雖已和他定婚，但相識日子尙淺，未發生甚深關係，倘若心玉失掉了佩馨，未必便是很大損失，而且她將來不怕沒有好男子作她的配偶，但自己却不然了，倘若現在失掉佩馨，以後還有什麼希望，何況自己愛佩馨的心，已然可制，倘遭挫折，恐怕也活不多日子了。大凡女子的心理，都是過於自信，鳳宜也脫不開這條公例，她既愛上佩馨，就以爲誰也不及自己對他愛情之深，誰也不及自己對他需要之切，這種理見，盤踞心中，思想就漸落偏到一邊，再不能作公平的判斷了，他想自己若沒有佩馨，勢難生活下去，心玉對佩馨

的婚約，也許只由於一時感情衝動，倘若毀約，她也許沒有什麼悲慟，雖然自己與心玉親同骨肉，不該奪她的愛人。但是她對這愛人愛的程度，絕不如我來得深，我對佩馨的得失，可以關係性命，她却未必如此，權衡輕重，心玉若念着和我的情義，就應該把佩馨讓給我，再想下去，又生了個更可笑的念頭，以爲心玉人品既高，學問又好，佩馨只是個窮小子，又未受過完全教育，對心玉實是極大悲傷，心玉嫁她，也有些委屈，這婚緣並不美滿，只有自己和佩馨最爲配合，不特心玉爲本身前途起見，應該不嫁佩馨，而把他讓給我，即使我現在把佩馨強奪過來，心玉也不能怨恨，反而該感激，因爲這樣不會是我阻止她走錯步，教她更上一層，重覓良好配偶，才不孤負她的美貌慧心啊。鳳宜想得真可謂離奇而又離奇，偏私而又偏私，她本是明理的人，在平常作夢也沒有這等謬誤思想，但這時理智爲情慾所蔽，既不反省，也無轉念，只以爲自己道理極對，她一樣一來，可就不能再抑制了，坐起身來，向側面的鏡中照照臉兒，見眼圈兒紅得暈到雙頰，好似擦了胭脂，眼中含着淚光，有些發飆，看着這付淚容，似比刻意裝梳時更爲動人，不由對自己的絕世姿容，更覺珍惜，覺得大好青春，若自行虛擲了，真是自己對不住自己，如今便不管終身幸福，只看在這上天賜給的美貌，我



也不能再退却了，想着就立起走出，只爲方才感情震動太厲，只覺身體還軟軟的，脚下似踩着棉花，掙扎着走過大廳，到樓門之前，且不出去，由門旁的玻璃窗，向外張望，就見佩馨仍在大門之旁，蹲在地下，却把手探到甬路旁的土地上，指間似挾着碎石，在地上劃字，一望而知是無聊至極的動作，鳳宜癡癡的看了半晌，佩馨因向着側面，也未覺察，鳳宜溜到他身後，觀察他的神情，好似心已思入微茫，手裏的動作，也似出於下意識的，再看土地上方圓經尺的地方，已被他不知他畫了多少次，土都翻鬆，看不出寫的什麼，再凝眸隨着他手的移動，仔細觀看，才看出他先寫了個難字，又寫了個玉字，又寫了個鳳字，前後總是這三字反覆寫着，鳳宜瞧得明白，心中又一陣火熱，知道佩馨仍徘徊自己和心玉之間，認爲這事很難解決，並非決定只重心玉婚約，把自己視如無物，由此可見自己希望很大，起碼有和心玉均等的機會，真是始願還不及此呢，其實鳳宜這樣解釋佩馨所畫的字，實有些神經過敏，佩馨本意雖然對鳳宜未免有情，但終以心玉爲重，方才被鳳宜驅到院中，又行留住。雖知她出於做作，却已拿定主意，只等待可以開門的時候，就急行出去，再不回頭，最早也得待和心玉成婚之後，再見她的面兒，這樣雖然孤負她的感情，但處在這局面之中，任他弱水三千，只

能取一瓢飲，無論如何，心玉是不能背棄，鳳宜之情，只有報諸來世了，佩馨既抱定這個主意，所以蹲在地下，竭力避免思索夜中情事，因回想當日和心玉初逢的情形，但是鳳宜的影子，還不斷的侵入心頭，所以他手中的石子，畫在在上，也下意識的有了鳳字，才被鳳宜誤會了，鳳宜這時只等佩馨回顧，看見自己，好同他說話，無奈佩馨除了手在地下下意識的移動，通身都好似木雕泥塑，一點也不動彈，這樣相持了好久，鳳宜仰首見朝陽已上，射到樓頂，料着時候已有七點多鐘，外面槍聲久已停息，大約早經平靜，佩馨一聽外面有了行人，必就要走，大好時光，轉瞬便將消逝，自己應該照着原定主意，急速努力，這不是害羞的時候，怎能再遲疑坐誤時機呢，想着就輕輕咳嗽了一聲，佩馨聞聲驚得跳將起來，瞧見鳳宜，更自目瞪口呆，似乎大出意外，鳳宜原是沉着臉兒，和他凝眸對視，但是面上漸漸生出春色，變成似笑不笑的樣兒，佩馨怔了半晌，才冒然說道，我可以走了麼，鳳宜抿着嘴兒，點了點頭兒道，可以，你可以走了，佩馨聞言，就走到門前，又要拔門開門，鳳宜忽叫道，慢着，你別走錯了路兒，佩馨忽然轉身，望着鳳宜，似乎不解她又是什麼意思，鳳宜翻身向內，指着樓門道，你得往那邊走，佩馨更覺迷惑，沉吟問道，爲什麼……我要從後門出去

麼，鳳宜仍微微點頭兒，也沒說話，佩馨暗想，既然有後門，怎不早些放我出去，但這也許是她愛護之意，使我遲走一會，路上可以較為平安，想着也就沒說話，自向後走。鳳宜悄然無聲的跟在他後面，佩馨進了樓門，穿過大廳，因為在院中呆得久了，一到裏面，覺得有些陰暗之氣，不由憶起最初到這樓中，看見何振邦的被殺的情形，又想到自己的遇合，完全起源於這樓中，以前自己只於奉母同居，乾淨受窮，並沒有絲毫波浪，只從到這樓中行竊，才引起許多糾纏，得到兩個女子的愛情，雖然可稱是奇遇，但將來是禍是福，還不知道，今日又意外和鳳宜有了這段瓜葛，以後對此可紀念的地方，再不能進來了，想着鼻中忽聞得一陣脂紛的香氣，原來已走到鳳宜臥室的門外，佩馨見門兒開着，不由脚步略慢，向裏面看了看，只見燈光猶燦，錦衾翠幙，寂寂沉沉，心中又一陣動盪，不忍再看了，就低下頭快走，不料在這時忽覺背上挨了一掌，驚而回顧，只見鳳宜正逼近在身你，面上現出冷肅之容，眼中射着銳利的光，那神情好似一個人預備同誰決鬪，已安了必死之心，表面反而冷靜一樣，佩馨正自驚疑，鳳宜已劈胸把他抓住，隨把身體換了方向，向佩馨用力一推，佩馨就踉蹌的退到她臥室門口，鳳宜又向前走了兩步，佩馨見她來勢洶洶，急忙後退，好在這臥室沒有

門限，他不知不覺的就退入室中，鳳宜仍舊寒着臉兒，向前進逼，佩馨只得繼續後退。直退到床前，鳳宜才回身去把房門關上，佩馨驚疑萬分，起初還望着她，想從她面上看出個原故，及至見鳳宜臉兒繃得沒縫，又禁不住她尖銳的目光，才別轉頭兒，低聲說道，你……你這又是什麼……鳳宜不應，又對立了半晌，佩馨忍不住道，你倒爲什麼，教我走吧，話猶未了，鳳宜的玉指已戳到他額上，咬着牙作恨聲的罵道，狠心賊，你害死了人，就這麼走呀，佩馨正瞠目不知所語，鳳宜忽發狂似的，撲到他懷裏，佩馨立脚不住，就倒在床上，鳳宜半身都伏在他身上，好像有無限的怨氣和傷心，要向他發洩，又好像受了他極大委屈，要和他拚命，頭兒向他撞着，手兒抓着他的頭髮，身體向他揉搓，口內嗚嗚的哭個不住，佩馨可被她鬧得天旋地轉，手足無措，只叫着這是怎麼了，又那知鳳宜是因爲方才已把話說滿，指天誓日的表示不奪心玉所愛，這時要反悔實苦無法自行轉圓，故而索性來個不說話，只用行動來造成事實，這倒是個最好的辦法，佩馨鼻中聞着髮香和脂紛之味，身上接受着由肌肉摩擦的感覺，怎能不意蕩魂迷，起初還能強支着，央告她起來，請求她說話，但鳳宜只作爲沒聽見，一直的繼續哭泣揉搓，佩馨這年青人，如何能在此種局面中長久支持，經過幾分鐘的癡

視，就忍不住抱住了鳳宜的玉頸，掙扎着坐將起來，把她擁在懷中，狂吻不已，鳳宜感覺他擁抱的力量，和吻時的狂熱，暗自慶幸自己終得勝利，才緩緩睜開含淚的眼，偷着望他，佩馨不由心中感動，暗想她一個養尊處優的太太，竟不惜自屈，向我這窮小子獻身，可見她是愛我到極點了，想着就見鳳宜嬌怯怯的，目光現出乞憐的神情，軟軟的嘆道，我這算什麼，你可別……笑話我啊，佩馨看着他，心情又是熱烈，又是淒涼，自思自己本來愛她，如今又迫到不能不愛她的地步，眼見已落在一個難題裏面了，不由微嘆道，何太太，我很感激你，憑我這樣的人，能得你相愛，真是作夢也想不到，可是將來怎麼了呢，鳳宜仰着頭兒，把朱唇一凸，好似小兒女明知自己要求不近情理，而仍撒嬌兒強要如願似的，口中只說出三字，道，我愛你，她的意思，似乎表示我只知愛你，但求實現我愛你的目的，別事都顧不得了，佩馨聽了，也只能說每個男子在這等境遇所必說的話，緊握着她的玉臂道，我又何嘗不愛你啊，鳳宜秋波向他面上一轉，悄然說道，真的麼，你從什麼時候才愛我的，是第二次見面，還是到昨夜才……佩馨道，都不是，鳳宜道，那麼是第一次見面了，那天我賴你作殺人兇犯，難道你不恨我倒愛我麼，佩馨道，也不是，我愛你還是在好幾月以前，你有時在門前出

入，我住在左近，有時遇見，心裏就覺得有些：不過那還不能說是愛，只能說是愛慕，我一個沒飯吃的窮人，怎會對富家太太發生妄想，但是不禁不由的常看到你，而且我心裏還羨慕何振邦的福氣，鳳宜嫣然笑道，看你怪規矩的，敢情也不是好人，從老早就安上壞心了，佩馨，我可絕沒有壞心，這不過是普通人情，除了聖人，誰在街上看見美人，能覺得愛慕啊，若按你這樣說，我第一次進你家裏，還不止安着作賊的心，罪過豈不更大了，鳳宜聽着又橫波一笑，隨即斂容笑道，佩馨，提起第一次見你的事，我的罪孽太重了，方才我把話還沒得說盡，現在告訴你，從我知道你是個孝子，只因母親害病，才逼得行竊，又聽到你母親當夜死了，我心裏真是難過，覺得這是我永世良心上的缺憾，所以在我把你母親埋葬以後，常常到她坟前祭奠，暗暗禱告她在陰間不要恨我，我必然在她兒子身上，補上我這缺憾，稍稍我的罪孽，說着又含羞的看着佩馨道，你知道我打算怎樣補這缺憾麼，佩馨已明白她的意思，只感激得緊抱着她，含淚無言，鳳宜忽將頭兒埋入佩馨胸際，顫聲說道，我啊，我已經把我這人和財產都許給你母親了，佩馨聽到這裏，突然想起當日由鳳宜家脫逃回家，老母在絕氣以前，所說的預言，竟和鳳宜這時言語，互相吻合，不由大驚而起，瞠目叫

道，這真怪了。難道真有這等事，鳳宜幾乎被他推落地下，也大爲吃驚，自思所說的話，並沒有使他過度驚異的，何以竟如此震動，就問道，你怎麼了。這樣大驚小怪，也不管把人吓着，佩馨呀了一聲，搖頭說道，好奇怪。我母親未死以前，好像已經知道今天的事，我當時只認是臨死的人，說話沒有憑準，並沒理會，那知竟一應靈驗啊，鳳宜聽着，忙問老人家臨死說的什麼，佩馨道，在我從你家逃跑了，因爲巷口外有人，就一直跑回家去，進了幾住的屋子，就見後牆已經倒了，母親埋在土裏，只露着半個臉兒，只剩了一口氣，像是忍着死等我，說着流下淚來，又道，我要抱她起來，母親不教，只教跪在跟前，她對我說，她將要死了，勸我學好向上，給祖上爭光，接着就眼珠上翻，像要斷氣，隨又緩了過來，眼中射出很奇怪的光，直直望着，好像看的不是我，而是我身後幾十里外的遠處，她對我說，看見我的將來，以後我必然得到很好的結果，並且娶得很好的妻子，不過這妻子起初是我的仇人，以後才又幫我成功立業，說完才很安靜的咽了氣，你想想，這情節不很符合麼，鳳宜聽了，也覺詫異，但想到佩馨所言，並非虛渺，大約按迷信說法，這是註定的姻緣，既由他母親口中說出，不啻給自己加了一層保障，自然暗覺歡喜，就道，哦，原來還有這事，人們常說歸

死的人，特別靈警，常能看見後來一切，果然不錯，我原來不是你的仇人麼，佩馨道，是啊，咱們的遇合，已然非常奇怪，我母親又能預先知道，更奇怪了，鳳宜道，母親既然這樣有靈，想必我屢次在她坟前禱告的話，她在陰間也知道了，所以指點我們有了今日，只是她所說我幫你成家立業的話，還不知能不能靈驗，反正我從此誠心竭力作你的內助，求着不負母親的希望吧，佩馨這時，心裏已被一種迷信的思想籠罩，似乎完全相信和鳳宜是注定的姻緣，這姻緣是亡母所預定預見的，自己不能違拗，由這一想，便覺得以前和心玉定婚，像是一樁錯事，雖然心玉義不可負，但覺那婚姻好像沒有根據，又太作得鹵莽，幸而自己還沒有和她發生非禮的關係，否則自己便誓死維持原約，也恐怕不能終如所願，反把她害了，也未可知，佩馨只爲一時被奇蹟所動，心理失了常態，竟認定鳳宜是亡母預言之人，把心情全移轉到她身上，鳳宜在這攘奪愛人，成敗未定之際，忽然得了這意外的注腳，助她立於勝利的地位，自然不勝歡喜，兩人默默相視，心中都覺得對方是自己終身伴侶，經過死者預爲證明，比什麼月下老人紅繩繫足，還來得有力，鳳宜自是十分安慰，只佩馨雖認爲姻緣有定，但心中仍感到有些不安，就是日後對心玉的善後，鳳宜忽悄道，我還有一點疑惑，方才想



問你，只怕你不肯實說。現在你可以不瞞我了吧，就是殺死鄭子範的，是不是你，我從聽到鄭子範的消息，就疑惑是你替我作的，到你來是，我會用話試探，你却沒有答碴兒，佩馨聽到這裏，忙搖頭道，沒有的話。我根本沒見過鄭子範，更莫說殺他。再說我也沒作這種事的能力。鳳宜道，若不是你，又是誰呢？佩馨道，這倒難說，祛子範那種人，作惡多端，當然有不少仇家，不一定是我們這一面人殺他。若據我想，倒許是心玉作的，不過心玉也不像個能夠殺人的，鳳宜悚然道，你怎想到心玉，會作這事呢？佩馨道，我就因為她恰巧在鄭子範死的前半天失蹤，至今沒有回來，我想她也許和你感情太深，所以替你冒險作了這事。鳳宜聽了，猛然立起，心想倘若真如佩馨所言，心玉替我報了大仇，我竟在背地裏奪了她的所愛，良心上可萬萬說不下去，倘真如此，自己寧可孤零一世，也不能嫁佩馨了，但轉想又覺不像，就對佩馨道，我看不見的，你真把殺人看作容易事，我所以能殺何振邦，是因為我會親見我父母被殺時，臥在血泊裏的慘狀，這影子常留在我心裏，結成一團兇氣，把我的心磨練成鐵，又好似我父母陰魂常常鼓勵我，兩人正在說着，忽聽外面大門又一陣捶響，佩馨跳起道，這一定又是邵大哥來了，鳳宜也料着，除邵老台外並無別人，他若非在路上遇着阻

礙，回到這裏躲避，便是因着什麼動機，仍回來尋覓佩馨，鳳宜本預備和佩馨作長時間纏綿，並且商定將來一切，很討厭有人攪擾，不由緊蹙了眉頭，但在這時又不好再主張給邵老台吃閉門羹，誑之使去，只得望着他道，倘真是他，該怎樣呢，佩馨十分感動的道，我的邵大哥，一定爲我奔波了一夜，我可不能再藏着了，說着就要向外走，鳳宜拉住道，你一見他，不就要一同走麼，佩馨略作沉吟道，他那人很鹵莽的，我們的事，暫且還不能告他，必須等我跟他慢慢解釋明白，要不然，他只知道我和心玉定婚，看見你我的情形，一定詫異，還怕說出不防頭的話，所以我，是立刻向他走好，鳳宜戀戀不捨道，你走了什麼時候再來，佩馨還未答言，只聽外面門聲更厲，佩馨匆匆答道，我白天在外走路不便，總要夜，才能來，鳳宜道，那麼你一定九十點鐘就來，我一心等你，佩馨點了點頭，又拍拍她的肩頭，表示如約，就向外走，鳳宜緊緊跟在身旁，走着說道，你可一定來，不要空等，還有見着邵大哥，你可哄個詞兒，好遮蓋我方才騙他的話，佩馨道，沒關係，我只說在附近什麼地方破截住了，直至天亮，路上許人行走，才跑到你家來躲避，來時恰當他走後不大功夫，鳳宜走得嬌喘着道，好，只可這樣說，你可記得夜裏來，說時已越過大廳，出了樓門，到了院中，佩馨

因料定來者必是邵大哥，又加感激他終夜爲自己奔跑，恨不得立刻見着他，並且也好教他進來休息，就沒顧得謹慎一些，詢問一聲，忙着把橫門提起，大門開放，就在兩扇門左右分開的當兒，只見一個女子，髮如飛蓬，衣服破縐，將手掩着臉兒，帶着嗚咽之氣，踉蹌踉直撞進來，佩馨因一心想着邵老台，突見來者是一個女子，還沒顧得細看，就忙着向旁一閃，那女子直奔入門內，第一個看見的，反是佩馨身後的鳳宜，她立刻撲了過去，抱住鳳宜，哭叫了一聲姐姐，就痛哭起來，佩馨這時始終沒看見那女子的面龐，但由身段和衣服，已看出是自己念念不忘的心玉，不由驚得怔了，空扎撒兩隻手，似要向前撫問，却又畏怯不前，鳳宜此際也因心玉來得突兀，在驚訝中抱定了她，很快的叫道，妹妹，你怎麼了，心玉抽咽難言，鳳宜忙道，快跟我進去，不要難過，慢慢的說，說着也顧不得佩馨，就攙着心玉走入樓門，佩馨怔怔的想隨着向裏走，忽然聽背後有人喂了一聲，大驚回顧，猛見邵老台正大張兩眼，立在門口，佩馨大呼道，大哥，你來了，邵老台似乎怒氣勃发的答道，我可不是來了，佩馨一聽腔兒不亮，就知道他必疑惑自己從昨晚一直就在這裏，故而動怒，但在此時，已顧不得說謊分辯，就道，你進來吧，心玉是怎麼來的，你看見麼，邵老台沒好氣的走入道，我

怎會沒看見，若不爲她。我還不曾二回來呢。佩馨道，到底怎麼回事，快告訴我，邵老台道，從昨天晚上你出門不久，外面起了槍聲，我知道出了亂子，很不放心，就鎖好門出來，要想到這裏，無奈路上被大兵截住，不許過來，我避了半夜，到天亮才繞了很遠的路，到了這兒，一敲門，何太太說你沒來過。我心裏就發了慌，因爲在路上看見了很多被打死的人，越想越怕，就走向原路，仔細尋找，直找回咱們住的地方，又跑回來，走到南橫街地方，正遇見凌小姐。一個人在路上踉蹌的跑，我忙趕去問她，凌小姐已經不成樣兒，好像失了魂似的。說話也不明白，我想替她雇輛洋車，無奈道上連車影兒也沒有，我實沒法兒，只得扶着她走回這裏，想不到開門的竟是你呢，佩馨聽了忙道，你可知道她遇了什麼事情，邵老台搖頭道，我問她。她沒說一句話，佩馨轉身向裏便走，口中說道，你關上門進來，在大廳歇會兒，我進去看看，說完也不顧邵老台就進了樓門，他本恨不得立刻奔到心玉面前，抱住他問個明白，但走了幾步，想起了方才和鳳宜的交涉不由腳放慢，徐徐向前，將鳳宜臥室門首，忽聽鳳宜在裏面作慰藉聲道，遇到這事，又有什麼法兒，你不必難過，也不必生氣，萬幸能逃出來，過去的事，只當沒有也能，若是忍不下這怨恨，日後總還有報復的機會，現

在就是你哭死也沒用，好妹妹想開些吧，隨開心玉哽咽說道，我這一世再不能作人了，谷中挺那賊害死了我，你說的却是好話，可是我活不下去呀，說完又痛哭不已，佩馨聽着，已明白遭了意外的災禍，由她不能作人和活不下去的話，更料到事體十分重大，並且聽她提到谷中挺，越發驚疑，對心玉湧發憐愛和關切之心，再也忍耐不住，就舉步直入房內，見心玉正倒在方才自己所睡的床上，鳳宜坐在床邊，抱着心玉的頭兒，正在低聲相勸，佩馨一見心玉，形容灰敗，衣衫破落的淒慘樣子，不禁心如刀攪，奔到床前，失聲叫道，心玉，你怎麼了，鳳宜先見佩馨進來，向他看了一眼，就惻然別轉頭去，似乎因心玉現在的情形，很慚愧方才和佩馨的一切，所以作出這冷淡的神情，無心中對佩馨表示任從他向心玉撫慰，自己絕不干涉，心玉正哭得昏沉沉地，猛聽佩馨說話，才把頭兒由鳳宜膝上抬起，瞧見佩馨，突的瞪圓了雙眼，張大了嘴兒，好像看見蛇蝎一樣的驚懼，很快的跪了起來，又突然跌坐下去，噉了一聲，將手掩了臉兒，又撞到鳳宜懷中，銳聲叫道，你出去，我不要見你，接着又把腳踹得牀欄亂響，叫道，姐姐你快教他出去，我不見他，佩馨驚得目瞪口呆，莫明其故，心想她莫非已知道夜裏自己變節的事，所以如此着惱，但她方才進門，怎能這樣快看破，而且她

若知道，也不會單惱我，而仍把鳳宜當作骨肉，佩馨驚疑萬狀，只有望着鳳宜，想從他得到解釋，那知鳳宜也滿面迷惘之色，抱住心玉，望着佩馨發怔，心玉喊着教佩馨出去，連教十多聲方才停止，又嗚咽而哭，却没有再抬頭看他是否走了，這時鳳宜似乎想起了什麼，面容非常慘淡，向佩馨點了點頭，就悄悄推開心玉，溜到牀下，心玉仍自抱頭而泣，鳳宜又向佩馨遞了個眼色，對心玉指了指，就扭頭走了出去，佩馨初尚茫然不解她是何意，繼方才明白鳳宜是不忍看心玉的慘狀，故而躲出去，教自己安慰她，當時也顧不了許多，就坐在牀邊，撫着心玉肩頭道，妹妹，你坐起來，和我說，有什麼事值得這樣，心玉聞聽，突然抬起頭兒將，淚眼望着佩馨，啞聲道，你還……在這裏作什麼，佩馨道，親愛的，你現在這樣兒，我寧死也不能走呀，心玉突然把哭腫的眼臉兒一閉，隨又睜開，目中就露出一種類似瘋狂的光，向佩馨叫道，你說什麼，我死了也用不着你關心，你快給我走，我從此不認識你，佩馨不解她何以對自己如此變態，幾乎疑惑她有什麼測度的能力，已看破了自己和鳳宜的祕事，否則她即使在外面受了任何激刺，只該對我告訴，要我安慰的，怎能這樣仇視呢，想着就道，妹妹，你怎說這話，難道忘了咱們……心玉沒等他說完，已大叫道，咱們怎樣，咱們

本沒有關係，就是有關係，也從此取消，我再不受你的欺騙了，佩馨聽了這欺騙二字，不由心中亂跳，心想莫非她真知道了一切，但自己和鳳宜在房裏的事，她又不是神仙，怎能掐算出來，或者不是因此，而是另有別的誤會，也未可知，想着正要再問，心玉那裏已捶着牀像瘋了似的，喝他出去，佩馨再說什麼，她也不理，而且越鬧越兇，佩馨若再留在房裏，就要把她急死的樣兒，佩馨沒法，只得向後退却，但心中萬分迷惑，而且真不忍離開，及至退到門口，忽覺背上被打了一下，急忙向後看時，只見鳳宜正立在門邊，遮掩着身體，不使房中的心玉看見，努着嘴兒似乎教自己快些走出，佩馨不敢停留，忙湊到她身旁，纔眉苦臉的低聲問道，她是怎麼回事，鳳宜不語，只拉着進到對面一間房裏，把門掩上，才道，心玉這時是急怒攻心，你不要再招惹她，佩馨道，可是她爲什麼……你知道她遇着什麼事了，鳳宜道，她也沒有細說，大概從前天被她一個親戚姓谷的，先騙到一家旅館裏教別的混賬男人欺侮她，昨天早晨，又遷到一家暗娼裏，定要逼她嫁那混賬男人，她拚命抗拒，彷彿……受了不少委屈，直到昨天夜裏，裏外面鬧了亂子，土匪闖進這暗娼院中，打壞了那開暗娼的主人，別人也全嚇跑了，她才頂着槍子兒逃出來，佩馨聽了，覺着心玉所遭遇的，必

有教人不忍設想的事，不由心中慘然，切齒發恨的道，我知道她那親戚姓谷的，定是谷中挺，當日曾要把我報官請賞，最是陰險奸惡的東西，他覬覦心玉的錢財，安心已久，這次不知怎樣把心玉弄進圈套，說着怔了一怔，又向鳳宜道，可是心玉爲什麼對我這樣氣惱呢，鳳宜聽了他的問話，似乎頓生感觸，面色一變，搔着鬢髮，搖了搖頭，才道，你不明白麼，佩馨道，我實在不明白，咱們方才的事，她當然不會知道，只在外邊受了別人的氣，應該受我的安慰，怎能把我當作仇人似的，鳳宜凝着眸沉思半晌，順着佩馨口氣說道，可不是，我也不明白啊，佩馨起先看鳳宜的神氣，似已深知心玉對自己變態的所以，但這時她又說也不明白，心中甚爲詫異，繼而悟到她必有什麼需要隱瞞的原故，不肯對自己實說，就又問道，你總知道些兒，告訴我吧，鳳宜玉頰微紅，把手一揚道，你教我告訴什麼啊，說完便轉過身去，踱到窗前，向外眺望，看她外貌好似十分安閒，但心已悚惶不堪了，佩馨茫然望着她的背影，只有發怔，遲了半晌，才徐徐湊將過去，在後面拍着她肩頭低聲道，鳳宜，我可該怎樣呢，鳳宜這時凝立有如石象，好似並未聽到佩馨的話，佩馨只可再前進一步，轉到她的身邊，這才看見她已變成帶雨梨花，眼淚把前襟都流濕了，大驚叫道，你又怎……鳳宜忽一轉



身，和佩馨對面，似乎費盡全身力氣，才說出話來，又似每一個字都有極大重量，壓得舌尖喉嚨都渾滯鈍重的道，我可以告訴你，心玉爲什麼……心玉這時很想得罪你，使你惱怒，永不和她再見，而且最注意的，是要取消和你的婚約，這不是很易明白的麼，佩馨大驚道，她爲什麼……鳳宜道，你想啊，你想啊，佩馨本是一時矇住，略一尋思，便已明白，點了點頭，又搖頭道，是了，她何致這樣想不開，鳳宜接口道，你明白了，她是極高潔的人，如今忽然落進匪人圈套，在旅館和暗娼裏困了兩天，這刺激有多麼大，而且自覺她的貞操已不能取信於人了，想到其日後被你輕視，還不如及早……鳳宜說到這裏，就不向下再說，只望着佩馨微嘆，佩馨已聽得而髮悚然，悽惶萬狀，心裏十分憐惜心玉，恨不得立刻到她面前，說破一切，並且立誓作她終身不二之臣，但又難在近前還有個鳳宜，不但進退不知所可，而且因爲鳳宜現在和心玉相對的地位，或者鳳宜倒把心玉的禍事，認作自己的機會，所以空有滿心的話，也不能對她說，只有搔頭捩腕，半晌才說出了一句話道，鳳宜，這可該怎麼辦呢，鳳宜苦哭着，悽然說道，我早知道你要這樣問我，我也早替你想出辦法了，你應該去到心玉面前，破釜沉舟的對她說破，表示她無論遇到什麼事，都不能改變你對她的愛情，並且

要求她忘却一切，及早和你結婚，佩馨聽了，大張雙眼的叫道，呀，你……你……鳳宜咬着牙，似乎忍着絕大痛楚的，說道，我啊，這一局沒有我，我和你完了，說着佩馨神色變異，就又正色說道，心玉落到這步田地，豈不正是我的好機會，可是我若抓住這個機會，那就不是人了，方才我也很猶疑，因繫戀着你，幾乎作出狠毒的事，方才你問心玉爲什麼惱你，我先裝不知道，那正是我轉着罪惡的念頭呢，幸而跟着就良心發現，打定了主意，現在我告訴你吧，若是心玉不遇到這種事，我寧死也不放你，因爲她一切都比我高，我從她手裏奪你，雖然不合正理，却還沒有很大虧心，現在她這般光景，境遇已比我慘了，無論如何我不忍在她極痛苦的時候，再加打擊，便是你也一樣，莫看她口口聲聲和你決絕，你若真的從此看開了她，恐怕比殺了她還利害呢，說着又嘆道，佩馨，咱們從此算完了，你忘記了我，盡力去安慰可憐的心玉吧，佩馨聽了，心中極佩服她的仁俠，但經過一夜纏綿，突然又慟斷絕，未免覺得戀戀，只是事已至此，鳳宜尙肯犧牲，自己更無可留戀，何況佩馨原也不忍拋棄心玉，不過由於鳳宜的相逼，又加上迷信的證明，才把心裏暫時移轉，但終以辜負心玉爲歉，如今局勢驟變，使他得免負心玉咎，又出於鳳宜自願，這自然是很好的事，只有對鳳宜的乍合又

離，不勝惆悵罷了，當時他也無話可說，只淒然相望，鳳宜揮一道，你快去吧，心玉正在苦海裏，等你拉她上來，佩馨惘惘然將要轉身，鳳宜終是個婦人心性，作事不能斬截，既然和佩馨絕斷，就該讓他快去，彼此兩不相干也罷，但她此際不知怎的，又惘然動念，覺得應該和佩馨留一個決別的紀念，開口叫道，你等等兒，佩馨聞言方一回頭，鳳宜已走到近前，伸着臂兒，沉着臉兒，把含悲的眼光向佩馨面上一轉，隨又閉上眼兒，佩馨一看這情景，便明白了她的用意，忙將手攬着她的玉頸，低頭吻着她褪紅的唇櫻，鳳宜也把他抱得很緊，一陣熱烈而淒涼的吻過去了，鳳宜才低聲道，完了，這是我一世的幸福紀念，日後無論到什麼年紀，遇到什麼淒風苦雨的日子，想起現在的光景，都可以安慰我，謝謝你，臨分手時給我這樣……說着眼望佩馨，似乎情不自禁，很快的吻了他一下，隨即把他一推，說道，去吧，以後再見就是陌路人了，佩馨此際正在心意迷茫，肢鬆體弛，鳳宜的推他，又是發着和接吻一樣的熱力，佩馨不由就倒退了兩步，正向門際撞去，他的背部感覺撞在門上，但那門却沒有發生彈力，好像並未閉着，也不是虛開着，倒像門後還有什麼救救的物件，同時又聽得似有忍疼的粗重呼吸聲，急忙回身一看，只見門已開着一半，憔悴失神的心玉，正立在門縫之

間，露着半邊身體，面上雖仍淚痕狼藉，但冰冷得不露一毫情感，佩馨大驚之下，料着方才自己和鳳宜擁抱接吻，必然全被她看見了，回憶鳳宜原已把門關閉，心玉是出來尋覓鳳宜，到屋把門推開，突然發現意外的情形，她就僵立在門際，自己被推撞到門上，她必正夾在門和門框之間，把頭兒撞疼，所以發出聲音，這時鳳宜也已看見心玉了，她原本向門而立，論理心玉推門露面，可以看見，但她正全神注着佩馨，在佩馨臉兒以外的地方，雖入到眼裏，他也望而不見，最後還是由佩馨轉身現出驚訝之態，她才隨着佩馨的目光，瞧到了心玉，不由大驚失色，她所驚的，並非因私情洩露，心玉將有什麼反抗，而是立刻想到自己的一片犧牲的苦心，退讓的好意，都是在這一剎那間成爲枉費，而且心玉當然認定自己奪了她的佩馨，證據確鑿，跳到黃河也洗不得了，佩馨也已變成木人一樣，和心玉一度相視，在張皇失措中，急忙回過頭來看着鳳宜，就在這個時候，心玉已悄然而退，走出房去，還似有意無意的把門給帶上了，佩馨這才醒悟過來，呀了一聲，叫道，你別……叫着就要開門追去，不想後面被鳳宜拉住，佩馨忙一回頭，鳳宜唇吻顫動的道，你想怎樣，佩馨道，我得趕過去跟她解釋，她已經看見我們了，鳳宜好似口吃似的，嘴兒動了好幾次，才說出話道，好，

好，你去吧，佩馨一顧不得和她不說，又轉身向外，才拉開門，鳳宜又噓了一聲，等佩馨止步回頭，便又悄然說道，這真冤枉煞我，偏偏在這時候被她看見，這一下恐怕她對我的交誼算完了，你去解釋也未必得她原諒，倘然……鳳宜說到這倘然兩字，就停住了，眼兒望着佩馨，似以下的意思，不能由口中說出，要由眼光中傳達出來，佩馨方才微覺領悟，鳳宜已一皺眉頭，一咬銀牙，伸手把佩馨推到門外，口中低聲道，去吧，只要得她原諒，不必顧我了，佩馨被推到門外，隨聽門兒碎的一聲，已然關上，立着發了會怔，忙向心玉原住的鳳宜臥室走去，一進房中，見裏面靜悄悄沒個人影，佩馨詫異心玉那裏去了，莫非她在發現自己祕事以後，就負氣直出了大門，想着就直向外跑，穿過大廳，將到樓門，見邵老台正在進門的大沙發上坐着，忙問他可曾看見心玉走出，邵老台搖頭道，我沒看見啊，你不是正伴着她，怎倒問我，佩馨聞言，也不及述說情由，忙又回身向裏跑去，到鳳宜之臥室的隔壁，那就夜中鳳宜所指告的心玉臥室，推門而入，就見心玉正在裏面，把幾個包袱，全都打開，衣服什物，丟了一地，看見兒好像要把應用之物，整理到一箱之中帶走，她正蹲在中間，匆匆檢點，佩馨推門時，心玉已聽見聲音，轉頭一望，就又繼續工作，絕不理睬，佩馨在一瞬

間，瞧見她的臉兒，好似和方才換了一個人，悲慟羞愧的神色，完全消滅，變成了冷淡麻木，而又絕望，佩馨向前走近，低聲叫道，心玉……只說出這兩字，底下就不知如何措詞，忙又轉到她前面，又道，心玉，你這是……要收拾走嗎……你怕是誤會我們了，佩馨說道這裏，猛然悟到我們兩字，並指自己和鳳宜而言，其中大有語病，急忙想要改口，心玉已格格的笑起來，但笑着仍不停手中工作，佩馨暗恨自己頭腦發昏，語無倫次，忙又蹲下和她對面道，心玉，我現在敢對你發誓，你不要誤會我，更不要冤枉鳳宜……說着又覺這話說得不妥，而且直叫鳳宜名字，還是要惹她疑惑，不由痛恨自己的嘴，這時怎竟連用不靈了，心中一急，就氣急敗壞的道，我把實話告訴你，昨天我煩邵大哥來送回何太太的戒指，邵大哥和何太太見面，才知道你從前天失蹤，回去告訴我，我十分着急，想尋何太太打聽細情，因為白天不敢出門，晚間才到了這裏，正趕上外面鬧亂，我幫着何太太看守門戶，相伴一夜，那時候……你也許想得出來，在那患難時候，一男一女相處，很是危險，我又記着你的叮囑，沒有對她提起咱們定婚的事，其中……自然……我也不必說了，不是到了不可開交的時候，我只得把咱們定婚的事說出來，何太太立刻就後悔了，正在覺得難堪，你就被邵大哥送回

來，鳳……何太太更覺難過，所以在你把我趕出房外的時候，她就叫我到另一間房裏，正式說說夜裏的事只當作夢，從此忘却，教我盡心來安慰你，她已決心退避，並且預備再不和我見面了。你看見的畸形，正是我們……她和我作永別紀念，這是實情，你總能信我的話，原諒我吧，心玉當佩馨訴說的時候，一直的忙於收拾，好似對他的話一句也沒入耳，到佩馨說完，心玉已把應用衣服收拾到一箱之中，蓋上箱蓋，其餘東西，任其丟散滿地，向佩馨揮手道，請你出去，佩馨道，我的話你聽明白，可以原諒我麼，心玉道，我沒工夫談這閒文，你快出去，我要換衣服，佩馨見她身上尙着已破面衣，就道，我到外面，等會兒，再進來，你也細想想我的話，我一時不得你原諒，就一時不能安心，心玉點頭道，好，你出去等着，佩馨只可退出門外，心玉立刻碎的把門關上，佩馨癡癡的等着房門，過了幾分鐘，忽見門突的開放，心玉由裏面闖然而出，已換了一件青色旗袍，一手提箱子，好像沒有看見佩馨，由他身旁掠過，直奔向外，佩馨這才明白了她的緩軍之計，她教自己退出，只爲換上衣服，立時離開這裏，心中一急，伸手拉她，心玉一閃身躲開，向外飛奔，佩馨只得跟在她身後，哀叫道，你別走，難道還不能原諒我……你等……聽我說……心玉只作沒聽見，直向外走，邵

老台正在樓門口坐着，一見情形，大爲驚愕，心玉好沒看見他，出了樓門，到了門，才放下箱子去卸門，佩馨趕到，又苦苦挽住，心玉面寒似冰，掙扎着把門開放，奔了出去，這時邵老台也已到了佩馨的身旁，拉任他詢問原故，佩馨那還顧得理他，也甩脫了手，追將出去，這時無巧不巧，街上竟有一輛洋車，大約是由夜中被阻在外，不得歸廠，車夫只得拉了車在僻巷中避難，到這早晨才一路歸去，恰恰走到這裏，心玉一出門，就看見了，忙奔了過去，告訴車夫她那親戚家的地名，就上了車，車夫遂猶疑道，我正往那邊走，可不知過得去不，聽說大馬路上還戒着嚴呢，心玉道，你儘拉走，我多給錢，車夫聞聽，抄起車把就走，佩馨早已趕到攔在車前，心玉教車夫不必理睬，只顧前行，佩馨攔阻不住，心想心玉此去必有個落腳之處，自己既挽留不住，只可隨在後面，任她上天下地，我也不捨，就跟在車後，一同奔跑，邵老台料是出了事故，又跟在佩馨後面緊隨，心玉這時已把佩馨恨入骨髓，若在平時，看見他和鳳宜有此情形，心玉或者還能自行抑制，惟有這時心玉含着萬分冤苦，脫險歸來，自己抱着一片純正之心，認爲貞操已不能自明無玷，爲愛重佩馨，自覺此身不足再事君子，所以對他作出極冷淡態度，預備取銷婚約，而且想即使佩馨不肯相捨，誓死相



要，自己也得把在旅館和暗娼中所遭的侮辱，完全說出，再由他作離合的決斷，反正自己不能欺瞞，將已玷之事，騙取他純潔之愛，心玉設想如此高尚，立意如此真誠，而偏偏發現佩馨和鳳宜先已有了卑污欺騙的行爲，心玉怎會不氣憤欲絕，所以心玉，不但憤恨，把他二人鄙薄到萬分，心中別無他想，只想急速離開這兩個卑鄙的人，也離開這個人而變成齷齪的地方，才匆匆奔了出來，她在上洋車的時候，原打算先到那唯一的親戚家暫圖休止，及至聽佩馨一直在後面緊隨不捨，只怕她跟到那親戚家糾纏，就立刻變了主意，悄悄對車夫又說了幾句，那車夫聞言，便轉了歧路，佩馨在後，起初已不知心玉將往何處，此際更不曉她改變計劃，仍和邵老台像作長途賽跑似的，一前一後的跟着，漸漸走至馬路之上，只見光景十分驚心慘目，許多家商店，都現着被搶的痕跡，道上常見死尸倒臥，軍民並有，男女俱全，街口有警察成隊駐守，也有軍警聯隊來回梭巡，眼見雖仍在戒嚴之中，但秩序已然恢復，路上漸有行人，軍警看其行跡可疑與否，作爲是否盤詰的標準，心玉面有病容，坐車帶着箱籠，佩馨等二人相隨在後，他們瞧着，好像是避亂移家，因爲洋車稀少，只教帶病的女子坐着，男子步行隨護，所以軍警並未詰問，就讓他們過去，走了很遠的路，漸漸又入冷靜的態度，佩

馨認識這裏是近數年開闢的市區，以前還是一片荒野，現在建了許多住宅和幾所學校，忽然想起心玉讀書的學校，就在這裏，方悟她此來的目的地，隨見心玉的車，已在一座門面壯麗的學校門外住下，心玉丟了一張鈔票給車夫，提了箱子下車，走上石塔，那學校想是因為地方變亂的原故，大門閉得嚴緊，心玉只得連按門鈴，佩馨趁她等候的機會，上前將要說話，那知那咳嗽得上氣不接下氣的邵老台，怔頭怔腦的趕過道，凌小姐，你是怎麼了，大清早才回去又跑出來，佩馨這樣趕，你也不回頭，這一路把我累死了，你倒是爲……佩馨見他在這緊要時候，搶着說沒有用的話，心中一急，忙推開了他，方叫了一聲心玉，那知門上已突然開了個半尺見方的小孔，露出一隻眼睛，向外視察，心玉正立在孔前，被那隻眼睛看得明白，只聽裏面叫道，呀，凌小姐，您怎單在這日子來了，心玉道，老張，快開門吧，裏面應了一聲，隨即把門開了道縫兒，心玉提着箱子，挨身而入，佩馨這時也顧不得門內是什麼地方，口內叫着心玉，就隨着也向裏擠，不料這時從門內探出一個中年男子，想就是方才和心玉說話的看門差役，他迎着佩馨，問作什麼，佩馨忙道，我是和那凌小姐一道來的，這差役睜眼道，這是女學堂，你不能往。亂闖，佩馨陪笑道，勞駕，你請凌小姐出來，我要和她說

話，差役還未答話，已聽門內心玉的聲音說道，我不認識這個人，你快關了門，不要理他，那差役似乎也明白心玉和門外的人，未必真不相識，其中想有原因，就冷冷的向佩馨道，你聽見了嗎，凌小姐說不認識你呢，說完退入，砰的聲把門關了，隨聞下門上鎖之聲，佩馨只有對着那深黑而又冷酷的大門發怔，眼見這兩扇鐵皮木板，已變成萬里雲山，明知自己要見的人，或者遠近在咫尺之內，但已渺若天涯，對面不能相逢了，正在發怔，忽覺後面有人拍了肩頭一下，佩馨心知是邵老台，仍立着不動，邵老台在後說道，你們到底是怎麼回事，真糊塗死我了，佩馨無話，但向後退了兩步，低頭嘆氣，邵老台蹲在他身旁，自語道，真怪，真怪，一對愛好作親的小夫妻，怎麼鬧成這樣兒，必是佩馨作了什麼事，氣着人家，要不然何致跑到學堂來，說着叫道，佩老弟，你怎麼得罪她了，佩馨仍自無言，只有搔頭扼腕，邵老台又道，你若真作了什麼不防頭的事，得罪人家，那可太沒有良心，簡直不夠朋友了，你想想，人家怎樣救你的命，又屈尊大小姐的身分，嫁你這窮小子，就只落到我眼裏的，人家待你的情義，就屢次感動我流淚，我沒看見的，更不必提，憑人家這份心，倒落得受你的氣，哼哼果真這樣，你真是二號的小羅成黃天霸，我就不敢再交你，邵老台越說越氣，大有爲

心玉抱不平之勢，佩馨聽着，心想這位邵大哥的實心熱腸，早已把心玉的恩惠，鑄入心腑，而且自己和心玉的婚約，也在他腦中成爲鐵案，現在若把心玉決裂的原委，告訴了他，說不定自己當時就挨他幾個嘴巴，而且怕他一衝性子，不定作出什麼事，跑去把鳳宜辱罵一頓，也在意中，那就不可收拾了，想着就決定將真情隱瞞，不給邵老台知道，就道，這事和我無關，只是她們姐妹的交涉，我在中間，還是了事人呢，邵老台哦了一聲道，她們姐妹不是很義氣的，何致鬧出這樣撇拗，又對你也變了樣兒呢，佩馨道，我也不知道細情，大約心玉是一衝的脾氣，她和何太太有了爭競，因氣憤就要絕交，我在中間一勸，她也許惱了我，也許誠心作出這樣兒，攔阻我的調解，邵老台拍着手道，是了，莫怪心玉惱你，你和她是什麼關係，她跟何太太嘔氣，你自然立在她一邊，和何太太反對才是呢，怎能立在中間，不是誠心惹她着惱麼，佩馨只得應道，是是，大約是爲這原故，不錯是爲這原故，不過當時我並不知道她倆誰是誰非，又想她們是要好姐妹，雖然一時拌嘴，終歸還要和好，所以才盡力勸解，沒想到會惹心玉把我也惱上了，現在她既進了學校，不肯見我，我該怎樣好呢，邵老台道，我看你還是叩門，無論如何總得見着她，把話說開了，要不然把心玉氣出什麼毛病，你

可沒法後悔，佩馨聽了想想，也只得依他的法兒，就又走上石階，邵老台道，你給那看門的幾個錢，求他務必請心玉出來，你若央告不好，我拚着老臉，替你說話，佩馨心想，若是心玉出來，邵老台真的代表自己央告，那准保弄得驢唇不對馬嘴，而且要證出自己的謊話，更是糟糕，想着忙道，大哥，你千萬別說話，還是我自己辦好，邵老台道，爲什麼，我說話就壞了，佩馨囁嚅道，我……我們……只說出這兩字，底下便無以爲繼，那知邵老台已由這兩字生出妙悟，點頭道，對對，自然你們夫妻容易說話。



版 出 月 一 年 六 十 三 國 民

一  
夜 春 曉 全書一冊

實價法幣

(外埠酌加郵匯費)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著 者 劉 雲 若 著

校 正 者 周 曉 光

發 行 人 張 瑛

出 版 者 上海廣藝書局

經 售 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上海廣藝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3237B



